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足球梦难圆



## 01 序

1997年5月末，大约是中国球迷的判断力再一次经受考验的日子。很多人搞不清那件东西为什么要来，也很难想清楚它要干些什么，许多人甚至吃不准是不是真的想看见它。我也是。我有点晕头转向，脑袋里乱七八糟。

世界杯不可思议地来到中国，中国也不可思议地承受了这个虚幻的荣誉。那是很奇怪的一个晚上，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某一个大厅，世界杯就放在一个很古怪的架子上面，金杯的身后是涂满颜色的墙壁，那是比毕加索的绘画还要复杂的颜色。世界杯的单纯和背景的喧闹构成了非常尴尬的《足球之夜》，主持人黄健翔头一回呈现了不知所措的表情，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同样有些不知所措了。后来我想，这大约就是中国足球和世界杯之间的距离，它们彼此之间都很陌生，谁都不能判断对方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北京集训的中国国家队的许多球员很关心那个金杯是不是真的，中国人被假冒伪劣产品弄得格外多疑，他们有充足的理由问问这个。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你不必去责怪中国球员的无动于衷。在竞技体育中，痛苦和欢乐只属于那些距胜利最近的人，对中国足球来说，世界杯的形象还没能进入视野，它像初秋的雾一样不可捉摸。

1990年夏天，马拉多纳带着他的同伴走上领奖台。离他稍远一些的地方是马特乌斯率领的德国人。足球始终按着倒叙的方式奖励强者。亚军总是先于冠军登上颁奖台。四年前在墨西哥城，马拉多纳站在台下看着德国人接过银牌。四年后一切都变了，这一次阿根廷人走在了德国人的前面。我们看见这个阿根廷痞子一边哭泣一边挂上银牌，他不肯相信自己会失败，他忘掉了德国人在这一年的确最好，他也忘掉了自己的球队九十分钟之内只有两次离谱的射门，他还忘掉了自己用手把足球“踢”进了希尔顿把守的球门。这个阿根廷痞子只记得自己不应该失败，他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别人，但这一次马拉多纳做对了：他拒绝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握手，这也是只有痞子才干得出来的事情，马拉多纳面对老头子毫不在乎，他还敢骂阿维兰热是“黑手党”。这个令阿根廷人最痛苦的时刻因此染上了幽默的色彩，小痞子对老痞子伸出的手不屑一顾，他非常幽默地替全世界受苦受难的足球绅士出了一口恶气。马拉多纳的哭泣于是变得叫人同情，全阿根廷人都在泪水中看见了马拉多纳的可杀不可辱。

四年后的夏天。在美国那个炎热的球场，巴西人赢了，它在自己的足球历史上写下了胜利的但却是尴尬的一笔，一百二十分钟内巴西人毫无建树，但它终归还是赢了。意大利人输了，巴乔和巴雷西踢飞了点球，皮球飞过球门的瞬间，命运就把意大利人踢进了黑暗。巴雷西哭了，他无法站立，满脸参差不齐的胡子和咧开的大嘴，都使这个三十多岁的意大利人看上去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他的痛苦当然不是一个孩子所能理解的，那是一个优秀足球队员全部梦想的破灭。在那个夏天，我相信所有意大利球员都会终生遗憾，所有意大利球迷都会和巴雷西一样痛不欲生。

我只是想说，世界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无法讲述的故事。每个中国球迷都会有许多心情，但我们始终缺少接近世界杯的痛苦和欢乐。在足球世界里，欢乐和痛苦肯定是最极端的感受，我们在每一次期待之后都发现自己远

离了这个世界的两极；一片茫然之间，中国足球都会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与欢乐和世界杯的存在几乎没有关联。马拉多纳品尝过手捧金杯的欢乐，接下去又尝了失去金杯的痛苦，但马拉多纳肯定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运，他肯定想不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人连痛苦的机会也不曾得到过。或许正因为这些，马拉多纳只能是足球场上的巨人，而在人类生活中却是小丑。

中国足球呢？小丑也不是。这大约很少让中国足球人感到安慰。

毫无疑问，这座“大力神”杯是很多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一生的梦想，它甚至不是这项运动的结果而是某种不可言喻的象征。它从来不属于谁，但胜利者可以在它的身体上刻下自己国家的名字。世界杯构成了特殊的时间和历史，它的背面是一代一代球员拼搏的身影还有亿万球迷的呼喊和哭泣；或许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座纯金铸成的奖杯，他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全世界只有一座，只有绿茵场上的最强者才有资格拥有四年中的一个瞬间，然后是轮回的期待和梦想。

四十年来，中国人数度追赶金杯的光环，演出了一场又一场让人哭也不能笑也不能的闹剧，不知进入 1997 年这些毫无新意的演出是不是到了该落幕的时候。世界杯在这种时候来到中国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它如同一个石油大亨走进了一群拾煤渣的落魄汉中间，激起的只能是自惭形秽和不切实际的狂想；或许还有我们听腻了的色厉内荏的决心和宣言。世界杯就这样来了，它给中国足球一个绝妙的讽刺，中国足球还它一个鬼脸。我想，这大约是本世纪中国足球能给它的球迷一个最大的奇迹了。

世界杯的争夺总是激动人心的，从本质上说是悲伤的。90 世界杯的主题歌《意大利之夏》应该是对足球运动的最好表达，它和我们的《亚洲雄风》的英雄主义截然不同，《意大利之夏》表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更改的共同命运：人类对自身困苦的不断抗争和不能避免的失败；人类在这种抗争中悲壮地迎接这个结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判断，才产生了奥林匹克精神；也才有了不息的努力和没有尽头的失败；也才有了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会流下的泪水；也才有了找着暴发户感觉的马拉多纳和罗马里奥。还有激流勇退的普拉蒂尼和贝肯鲍尔也才有了足球引发的战争和足球带来的短促和平；也才有了足球总理和为了足球的自杀。

足球的世界就是这种形象，我们时而接近它时而远离它，中国足球在这个形象面前始终像一个被毁容的少女一样绝望和悲愤。我们也有欢乐的时光，高丰文让中国足球进入了一回奥运会，他的球队带着“最没有进取精神”的奖赏回了家，但这毕竟是中国球迷唯一可以炫耀的东西了。更多的时候，我们有备受欺骗和羞辱的感受，球迷们的自尊真的让中国足球的这台绞肉机绞碎了。他们学会了世界各地球迷都很陌生的东西——理解球队，宽容球员，忍受中国足协的无所作为；还学会了输球后的默默无语。

’98 世界杯外围赛又开始了最后的决战，中国队不会给中国球迷带来快乐，它只会在球迷受伤的心上再撒一撮盐或者干脆再捅上一刀。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到了大连。我的想法是忘掉该死的世界杯，我的想法是看一看中国职业联赛的冠军球队，看看大连万达的四十七场不败到底能说明些什么，看看大连队面对主场的胜利和国家队的一塌糊涂到底有多少欢乐，我更想看看我们的足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想法，我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平静的旁观者，我只是要让中国足球给中国球迷一个清晰的面孔。做到

这些并不很容易，在中国特色中的足球更加不单纯是足球，剥落它的外衣肯定比让一个中国少女在长安街上裸跑还要困难。但中国足球毕竟包容在世界足球里面，因而我们尚有章可循，我不信中国足球只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表演私欲的舞台，更不相信中国足球丢尽了球迷的脸还老虎屁股不能摸。我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很痴心的球迷，这会让我拒绝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文化面孔；我还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并不具有特别价值，我只是想让更多的球迷听一听他们的同伴对中国足球的诉说，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普通球迷对中国足球的诉说。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这种诉说由声音变成了一种文字，由相聚的谈论变成了一本书籍。

就这么简单。

## 02 1997 年 9 月 13 日大连金州

沈阳球迷助威团在这天早上 3 点 15 分离开沈阳，这一天我起得很早，妻子在门口说：“我也看看这场球。”我说：“你在家替我祈祷，中国队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有些沉重，那或许是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流露这种感觉，尽可能带着希望上路。

车队在高速公路上一点一点拉开了距离。沿途遇见了一起车祸：三辆汽车撞到一起，一辆小汽车的车头已经没了，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很大的洞，洞的边缘呈放射状形成几十条裂纹。我猜测一定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冲破挡风玻璃射了出去，但愿这个人还活着。

到达金州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体育场外面有许多人，其中一些人手里捏着一沓一沓的球票，他们卖得很便宜。比原价格低了许多。二百八十元一张的票只要一百元。入场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我的面包也被警察抓出去丢了。警察还用金属探测器在你身上探测。然后又有警察伸手在你身上摸一遍用口是很糟糕的感觉，跟你心爱的异性摸你完全不同，这种拍抚使你周身都会产生被虫子爬一遍的那种恐怖和恶心。

这一天金州赶上了晴朗的下午，看台上的球迷始终无法安静，鼓乐不时响起，还有人不停挥舞手中的旗帜。足球场是这里唯一安静的地方。绿色的草地和上边蓝色的天空还有看台上密集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致。我已经是第四回坐到体育场看球了。第一回是 1985 年的 5 月 19 日，那时候我出差去南方路过北京，一个朋友给了我工体的球票。

比赛输了。第二次是 1990 年夏天，我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混日子，刘毅然也是很痴的球迷。他买了大约六七张球票，我们一共去了和票数相当的人。比赛输了。第三次是 1995 年秋天，我和赵力群从阜新赶回沈阳，那天辽宁队迎战广州太阳神。比赛输了。一下子就到了 1997 年，张听说他们的总编辑吉明刚打算送我一套球票。

我当然很高兴，但张昕送票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犹豫，我说了前几次看球的不幸。张昕说：“事不过三，这一回肯定行。”一路上我老想着“事不过三”，但心里还是盼着中国队千万别先进球。我更愿意这场比赛以 0:0 结束。

我把这个想法跟同车的一个记者讲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很乐观，认为中国队能赢。我当然也希望中国队能赢，但我不相信能赢，我认为我比戚务生更了解亚洲足球，而且相信我看的比赛比中国球员和教练都多，中国球员和教练的时间都花在比赛和训练上，我则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电视看中国以外的比赛。我对杨一民带回的伊朗队情报深表怀疑，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伊朗队胜韩国纯属偶然这个结论的。

我有点崇洋媚外，对足球尤其如此，我确信德国足球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项目。它不可能选择低能的球员去自己的国家挣钱。代伊、巴盖里和阿齐兹能进入德国甲级球队可不是拉关系走后门的结果，这三个人构成了伊朗队的中轴线，这标志着一支球队形成了最坚强的脊梁。我不知道中国队靠什么去摧毁这条中轴，除非出现奇迹。

球迷们一直不肯安静，一直吹一种怪声怪气的喇叭。

北京来的球迷还在《中国足球报》上发表了倡议，大意是建设一个文明的主场。这一天他们也来了，集中在一个看台上，他们开始齐声喊北京球迷最顺口的“傻×”。口号声一下子把全场震住了，似乎每个北京之外的球迷都无法判断出这句“傻×”是不是文明的标志，他们只能默默地听北京人喊了四五回“傻×”。

此前我不知道北京球迷来了，这一回果真知道他们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了他们在《中国足球报》上的那篇倡议书，然后想到这才真是一伙“傻×”，分明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让全国球迷瞧不起。果然有球迷开始哄，哄得北京球迷很孤独，不是“傻×”是什么？

球赛开始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两国球员进场热身时享受了不同的待遇。伊朗人试图跟看客们交流中伊友谊，但被中国球迷狠狠地哄了一家伙。这没什么可指责的，主客场的全部内涵就在这种哄叫声中了。后来，我在凌晨两点多钟时回到家里。我非常饿也非常渴，我吃了一些很凉的东西然后喝了水然后进了卧室。妻子醒了，她说：“心里边难受吧？”我说不难受。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录音机里只有山呼海啸般的叫喊声，我感觉中一直是赢球时的声音。妻子说：“中国队进球的时候我乐得在地上乱蹦，真有点彪了。”她是辽南人，那一区域的辽宁人把发疯发傻都说成彪了。我没有说什么，心里别扭极了。妻子又说：“怎么能这样呢？让人家一下子进了四个球？”我说我不知道。她又说：“干吗让人高兴呢？莫不如开始就输两个了。”我说是这样。妻子又说：“伊朗队真的比我们厉害是不是？”我说是。这时候已经是天要亮的时间，她又说：“伊朗队员真吓人，眼睛跟狼似的。”我马上想起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伊朗队那个代伊和巴盖里。我还回想起我在动物园里所见到的狼的眼睛，那是一种平静的冷酷的充满寒意和杀气的眼睛，它看着你仿佛你根本不曾存在，它似乎凝视着你身后的某种东西，你不寒而栗。是这样的，代伊和巴盖里就睁着这样的眼睛。妻子又说：“我们进了球怎么会是那样的表情？”我问：“哪样的表情？”“好像受了多大的冤屈终于昭雪了一样。”

“伊朗人呢？”“他们进了球很高兴，像孩子似的光是高兴。”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球员和外国球员的不同了。这种不同使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负重踢球，要想发挥自身的潜能谈何容易？究竟是怪教练还是责怪我们的教育方式呢？

比赛开始了。全场三万多球迷都大声唱国歌，那是一个让人有流泪冲

动的时刻。我看见中国球员手拉着手，他们的脸实在太僵硬了，这不是好兆头，他们应该放松肌肉把力量转移到自己的眼睛里，但我们的球员每一双眼睛都有些紧张的神色，他们的求战欲望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突然附加了别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但我也跟随他们紧张起来。

比赛开始了。伊朗人有些放不开，他们每一次拿球都遭到三万球迷的嘲笑，同时也遇上了中国球员近乎疯狂的抢劫。伊朗人不时把球踢到界外，这使他们遭到更大声的嘲笑，看样子伊朗人有些傻了。但赛后古汉告诉中国人，为了破坏中国队的速度节奏，他指示球员不惜把球踢出界外。这看似发昏的方式果然抑制使了中国队的进攻速度，中国教练员当然不知道这是一种计谋，他和球员及球迷一样被鼓舞了，而我们的体能就是在这种冲击中一点一点消耗了。赛后戚务生把体能不足归结为心理紧张，听起来很有科学道理，但事实上我们没能把握住节奏，而掌握了节奏的人就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在这场比赛中，如果中国队不是意外领先两球，真的就会只剩下输球了。伊朗人本想后发制人，但失球使伊朗人不得不提早改变自己的节奏。可以这样讲，不管中国队怎样提前消耗了自己，但毕竟打乱了客队的战前部署，也就是说中国队在无意识中占了先机。我们就是在这种占尽先机的大好形势下输掉这场比赛的。如果我们的教练和球员有经验，这场球至少不会轻易输掉，我们就有了很好的局面。

比赛结束了。全场没有了声音，所有人都不肯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几个中国球员朝观众挥了挥手，然后低着头走出草坪。戚务生有些发呆，他肯定和球迷一样不愿相信大好河山就这样奉送给了对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体育场外面到处是汽车，它拥挤在金州狭窄的街上，警察格外温和地疏通人群和车流。我一时找不到“沈阳球迷助威团”的车队，我窜来窜去四处打听，但没有人知道沈阳的车队。后来我听到有人叫我，我的心放回肚里，沈阳电视台的体育记者朱挺也同样乱窜呢。再后来我们上了汽车，我渴极了。嗓子干得说话也费劲；还很饿，但吃了一口就吃不下。

中途在一个加油站有许多人下了车，我没有动，实在没力气。我更担心买了水喝得憋尿，天太晚了，停一回车都会让同行者着急。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忍耐几小时，我知道这不会让人死。我让自己努力忘掉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努力想一些和足球没有关系的事情。

后来我成功了，我注意到身边坐着一个小伙子，他一直脸朝窗外。我发现他很年轻。比一般的男人更白些。这时候他回过头来，于是我开始分辨出这是一个女人。我很尴尬，因为我差一点就叫“嗨！小伙儿。”

那肯定会被认为耍流氓了。如今的女人遇着真流氓只会害怕，对惹着她的老实人反倒不依不饶一副抗暴安良的架势。我说：“女球迷可不多。”她说：“我喜欢足球也才近几年的事。”这时候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谈话，没有人谈这场比赛，都谈一些别的。我只是东一个西一个问，他们东一个西一个说，后来演变成几个人相互说明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个女的说她每天都打保龄球，每天都要消费二百元左右，她还伸出手让人看手指上的茧，我不知道保龄球怎么打，但想象中应该磨出老茧。其他人看样子都没有她的那种优势，就讪讪地说些别的。我说：“一般人没法养活你是不是？”她说是。我说我一个月的薪水才八百元，只够她打四天保龄球。她说一般人的确消费不起。这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她肯定不会要求打保龄球的，她甚至舍不得花一百元买一张球票来看球。我于是很激动，想自己没有下车买矿泉水喝是正确

的，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知道妻子可以在晚上去沈阳北站的广场上逛一圈，那里有免费的花和绿草可以观看。还有变幻色彩的灯光广告可看，也不收钱。我们不去想保龄球馆或者 KTV 包房，憋得狠了，在家里唱几首歌也挺高兴。至少。我们有电视可以看，里边经常有很好的电影。

到达《辽宁日报》社时沈阳已经十分安静，我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里边是中国队进球时的狂欢。还有中场休息时球迷唱歌的声音，还有一些球迷的叫骂声，还有我对录音机说话的声音：“中国队现在进了球，范志毅罚中了点球。”“这是中场休息。”“李明为中国队进了第二个球。”接下去再没有解说的了。我已经关闭了录音机。

它里边记录了我和球迷的欢乐。我想在这一天我只须记住自己曾经是多么快乐，我不想让那种从天空直坠而下的绝望和恐惧留在我的生活中。

### 03 猜想大连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当一个外乡人来到大连的时候，你的确找不着更好的说法去判断它，想来想去只能说：“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其实没这么简单。在我的印象里，大连很可能是一个虚荣的城市。我的印象来自辽宁人对大连的概括——“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这句打油诗所选取的物质成分决定了它创作的年代不会太远也不会很近，民间诗人们在今天不会使用“料子裤子”，在五十年代之前也不会使用“料子裤子”。我的猜测是这种评判至少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对一个城市来说，四十年只是某种传统的一个片段，但对于人群来讲，它足以完成几代人的使命。这句打油诗很容易使人想到一个更久远的故事，那也是一个和虚荣有关的故事。故事说一个人用猪肉皮擦了嘴巴然后出去和闲汉们吹嘘自己的山珍海味，他的神话被拆穿的时候他正享受闲汉们羡慕的注视，他的儿子挤进人群说：“爹啊！快回家吧！你擦嘴的肉皮让狗叼跑啦！”大连的当代标志是它的服装节，每年一度已经有了八九度。每一年秋天，大连市的人民体育场便成为展示大连市的舞台。

据说大连人民受益非浅，大连的国际知名度也因服装节而跃升。的确服装节不仅请来了中央级的领导，还请来了一些曾经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如今退了休的名流，比如说基辛格和加利，就如同日本联赛买来了 40 岁的法尔考和昙花一现的斯基拉奇一样让世人惊奇。虽然体育场的草皮每年都要被蹈足欢歌的演出踩死。虽然每次重植草皮要花几十万。但和提高大连知名度相比肯定是小意思。据说大连市有用不完的钱。

对于一个外省人来说，大连的现代神话和我没有关系，我的收获是通过看电视知道了大连有一个能用英国话致开幕词的市长。记忆中当时我目瞪口呆。在那一天晚上，我的耳边一直是中国市长的英文，再也听不见歌星们的歌唱了。我想，市长肯定代表了一个城市最本色的东西，我还讲不清大连的本色是什么。

但肯定不是“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时代变了，苞米面大部分喂猪，料子裤子不再是上品，大约应该是生猛海鲜夜总会两万元的裘皮衣和三千元的月薪还有服装节的礼花。当然，全中国的球迷都不会忘记，大连还有足球。对于球迷来说，大连就是足球的同义词，中国足球的同义词。服装节是大连自己的事情，球迷没兴致评头论足，球迷们关心的是中国足球，而大连足球就天然地成了中国足球的关注焦点。比如万达队的连续不败，比如王健林和迟尚斌，比如大连金州的主场赛事，比如中国足球和大连足球能给球迷什么礼物，比如……大连足球是不是中国足球现代神话的延续者或终结者？

大连在我心里真的有趣了。我希望自己重新拾回十年前对大连的感觉，那种感觉使我满怀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依恋。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正开始成为一个对写作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个对生活开始表达敬畏的老年人，一个把大连当作音乐启蒙导师的心怀感激的学生。那是1987年夏天，那时候的大连还没有顶级球队，这个城市的足球精英都去了沈阳，他们代表辽宁足球横扫中国足坛，正一年一年接近着“十连冠”的最后辉煌；1987年的大连也还没有服装节和讲英语的市长。我记忆中不能消逝的是大连一条叫作兴工街的街道和街道交叉处的一架铁桥和桥下的盲艺人，还有灼热的阳光、嘶哑的歌唱还有额头滚落的汗珠。

记忆保存下来的东西肯定是一个人生活中和命运相关的部分，但我很难说那个夏天的中午和我的命运有什么联系。那个中年男人拉一把二胡，面前放一顶帽子，他唱一支歌。他的声音很哑，但唱得非常投入。

不知为什么我就坐到了他的面前。天很热太阳很毒，他比我幸运，用不着担心阳光灼眼，流浪艺人一般都双目失明。他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冒出来，我也是。我大约听了一小时还多。后来我一边走一边就能唱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流浪艺人。我有预感，有一天会双目失明。这种预感规定了我的生活，我尽可能延迟睡觉的时刻。我什么都看。我希望尽可能多地看些东西，希望陷入永久的黑暗以后能说出光明的样子。在那天下午。我肯定流出了一些眼泪。十年了，我一直都不能回忆出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找只是惊奇：那是我头次听到《橄榄树》，然后就会唱了。这个夏天成了我喜欢音乐的开始，但局限于听流浪艺人的演唱，即便是陪妻子上街我也不会去流浪艺人身边走过去。我并不强迫妻子也听，她可以到就近的商店里去，远一些的更好。我可以挤进人群听他唱和演奏，但我已经不能获得1987年夏天的那种感受。我知道没理由失望，我的喜欢是真实的。我愿意少喝一杯可乐把钱扔进艺人的帽子或者罐头盒。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小声唱《橄榄树》，我的眼前经常会出现居住了18年的土房，我的外祖母就死在那间土房的小土炕上；还有后面的护城壕。城壕上种了玉米和豆角，这种时候玉米都掰了，一群孩子进行着激烈的八路打日本的战争；在护城壕的一端，是日本人当年的碉堡；还有，我家的土房和许多人家的土房都盖在城壕圈定的大平场上，那里曾经是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刑场……我没有理由不喜欢大连，准确些讲没有理由不喜欢那个教会我唱歌和思乡的大连。它肯定连接了我生命中某些已经开始中断的部分，否则我肯定不会来到辽宁，更不会在1997年秋天又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虽然我实知道这一次到大连不再是寻找某一个流浪艺人，也不是为了重唱“我的故乡在远方”，但感觉中1997年的大连肯定是一个让我陌生的城市，一个让乡下人惊悸不安的城市，一个比只会讲中国话的小说家自惭形秽的城市。幸运的是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中国的一



只足球，那只圆得飞不进对手球门的黑白相间的足球。

我头一次面对硬皮本子无所适从。这种硬皮十六开一百页的横格本子一直是激发灵感的可见物质，但这一回我没有把握。在第一个夜晚，《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林建法睡了，他为了替刊物拉赞助去陪某个老板打保龄球。他回到宾馆时已经子夜，后来他睡了，我却用睡不着了。我穿上衣服出去，外面当然很黑。但大连的夜晚显然比沈阳的夜晚多出许多灯光。

站在平台上我可以感觉到海风那种特别的潮湿，我突然有些怀疑这次大连之行的必要性。我想到了9月13日的那个主场赛事，我又一次目睹了中国队先胜后败的惨剧，也头一回看见了大连球迷的平静和无奈。在这天凌晨，我问黑夜还没有结束的大连：一个不折不扣的足球城怎么会如此平静？国家队输得如此难堪，足球城为什么能如此平静？这种平静到底表达了什么呢？是某种成熟还是无奈？是放弃了希望还是学会了忍耐和等待？不管是什么，足球城的平静让我惊讶，不管搞新闻的人怎样去赞美中国球迷，我依旧不能理解这种平静。我觉得这座冠军城市不应该是一座如此平静的城市，它比任何一座城市都有理由产生回响，它有一万个理由对金州的失败爆发出愤怒。让我惊奇的是9月的大连依旧美丽，夜空有灯光折射出的点点水珠，夜幕下有夜总会不灭的欲望之火。还有一件事在我心里萦绕不去，那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十岁儿童，他从山西阳泉到了金州，他想买一只球让国脚签名，我不计较明星拒绝了孩子的敬意，中国球员对人的不尊重并不让人意外，他们的教养还没有教会他们尊重自己。我伤心的是一个宣称“天下球迷是一家”的饭店老板把一只不值百元的小足球卖给了这个孩子，他居然要了两百多元。我猜测足球在这里构成了一条奇特的食物链，但不管怎样我想象中的大连在1997年的9月不应该是这种样子。那好吧，我们去看看万达俱乐部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并不着急。肯定是大连这个宁静的夜晚让我疑惑，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必要了解这支47场不败的球队。我回想起万达和泰国冠军的那场比赛，万达的确赢了，但我总去不掉心中的那份难堪。我觉得朝鲜裁判充当了万达的第12名球员，那不是我理解的足球，更不是我渴望的胜利，就如同我不喜欢中伊之战张恩华得到的那个点球。我宁愿裁判成为我们的放手但我们还能取胜，因此我格外把尊重献给伊朗。万达不败在中国足球引起的反响非常浑浊，大连人的骄傲因此也显得没有根基。

## 04 足球的背景

我的面前有几本书，这是万达队96赛季夺得冠军时出版的一套“大连足球系列图书”；我这里还有另一个统计，金州主赛场的球票全部售出，扣除各种支出，俱乐部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赢利；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万达足球都应该受到称赞。由万达不败得出中国足球不幸的结论也好，因金州挣钱骂万达唯利是图也好，都不值得腾出精力去反击。这些人只是一种“红眼病”的典型患者，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理睬。我在这里想

说的只是万达的两种成功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它除了说明中国足球的低水平竞争还能说明刚刚成为暴发户的农民心态。

这套丛书记录了大连万达足球队职业联赛的历史，它还给球员和教练写了小传，其中有一本书是专门写迟尚斌的。这本书有二十几万字，讲述了迟尚斌的很多故事。作者石雪清倾注了很多感情和精力，他讲出了一个中国冠军球队主教练执教的基本过程，无论怎样评说，这都是一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完成的书。很奇怪，读了石雪清的书以后我发觉迟尚斌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我想象中的冠军队主教练似乎不应该是迟尚斌这种人，虽然迟尚斌得到硕士学位还吃过很多年的日本料理，但我总感到迟尚斌身上缺少点什么。我当然说不清他缺少什么，我希望国家队的十强决战能帮助我了解迟尚斌。后来我认为找着了，迟尚斌缺少的东西也是戚务生金志扬高丰文徐根宝们同样缺少的，也正是因为这个。迟尚斌有理由有资格充当冠军球队的教头。

丛书中提到万达俱乐部和董事长王健林的地方不多，报纸上的王健林有传奇英雄的味道。和大连的朋友提起王健林，他们的反应让我迷惑，他们都回避和王健林有关的话题，还有人告诉我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欠了很多外债，还说王健林的家人都在东南亚的某一个国家。

对政治和经济我始终外行，我只是偶尔从电视里知道一些诈骗和携款外逃的案件。我觉得这些人似乎暗示了电视里的故事，我马上想象了王健林正携款外逃。这种想象使我毛骨悚然，我开始怀疑自己正准备和一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我把这个想法跟林建法讲了，他对足球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很懂改革，他说他也有相似的反应。后来我们谈到了前北京市的书记陈希同，结论是王健林无论有多大的本事也不会比陈希同更大。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至少此时此刻，王健林还是好同志。我的意思是说王健林对足球肯定很热爱，即便他真的揣钱跑了。大约也是因为中国足球真的没了希望，他大约想去揣钱搞别的足球。我只是担心王健林会不会跟他的市长一样会讲英语，如果他不会讲，他在外国的日子肯定比市长在外国还要费劲。我想王健林多半不会讲英语，因此他充其量逃到海南岛或者南沙。用不着担心，我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应该相信万达和它的董事长，东西南北中都在党的领导下，万达集团当然不能例外。最初的想象和恐惧只能表明我对改革开放缺少深刻的认识，这一回我终于接近了本质，我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见见王健林见见迟尚斌见见万达俱乐部，我只需关心足球就够了，其他的由党和政府去管。千万别模糊了自己的角色——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球迷。

任何一个没有丧失记忆的球迷都知道中国人对足球的偏爱起自何时。那还是一个没有桑拿浴和歌舞厅的时代，还是中国球员只拿工资和补贴的平均主义未结束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没有今天这么难以遏制的欲望，足球场似乎是他们唯一可以撒欢和放肆的地方。

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中国队大胜科威特仿佛成了不能重演的历史，中国队先失两球再进四球如今还输给了沙特和伊朗。很有趣的是我们很容易找到自我安抚的方法，球虽然输了，但中国足球从此编织了一个“志行风格”的体育神话。这个容志行如今有一面大鼓一样的肚子和转动也很吃力的粗颈，他一直做官做得惬意，心安理得地让“志行风格”成为自己攀岩的软梯。在1981年，苏永舜和容志行唤起了中国人对足球的热爱，然后苏永舜去了加拿大，新西兰人去了世界杯的主赛场。我记得中国队反败为胜的那天晚上，

东北师范大学几乎成了篝火晚会：许多窗子开了，有燃烧的床垫和棉絮飘飘而下；街上口号声使人联想起五六年前上街“闹革命”的情形。还能记得大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当李富胜扑出科威特人射出的点球时。欢呼声简直把楼顶掀开了。大教室前后不少于 30 米。只有一台 18 寸的黑白电视机，但它足以让正在准备考试的学生们感受一回疯狂和放松了。后来的事情简单多了，中国球迷怀着悲愤斥责沙特阿拉伯人的不仁不义，怀着复杂的心绪迎接国脚的归来。那大约是中国球迷第一次朦朦胧胧地感受了竞技体育的残酷，第一次对胜利和失败进行了模糊的反思。但我们始终没能反思中国体育的弊端，直到何智丽在乒乓球台上的拒绝，人们才真正开始理解体育精神和国家利益、团队利益的冲突。这时候我们再看 1981 年的沙特，你不能不说沙特人还是相当中立的，他唯一的错误就是不该让中国队和新西兰队自己去拼个死活。当然，这只是中国足球自己的看法，多多少少有用“体育精神”的大帽子扣人的嫌疑。

事情毕竟过去了很久，但中国人对足球的热情却从此变得浓烈。也正是因为一只脚已经踩进了世界杯的赛场，中国足球从此变得夜郎自大。中国的足球人多年来一直都认定自己是亚洲强队，毕竟中国队得过亚洲杯赛和亚运赛的亚军嘛。苏永舜直到今天还依旧强调中国足球可以和亚洲诸强争一短长，但苏指导失却了一个很简单的回忆：他带辽宁队之前一直以为凭它的实力掉级属于意外，待去了辽宁才发现队员的水平比最坏的假想还差。其实中国足球整体上的欠缺正如同辽宁队，苏永舜的评判还停滞在十六年前中国胜朝鲜、斩科威特、逆转沙特阿拉伯的那个时代，如今的中国队已经没有当年的那些特长和优势了。不是说我们没有进步，只是因为别人进步得更快而我们进步缓慢。其实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真正的含义应该是进步慢和进步快一旦成为相对的比较，就意味着退步。

或许中国足球的比赛比当年更激烈更残酷对个体的要求更高，但一个时代有自己的时代水准。就如同贝利成为球王而无可争议一样，谁都清楚贝利时代的足球远没有今天这样激烈，对身体的要求也远没有今天这样高，进球的难度也没有今天这样大。完全可以这么讲，贝利的时代不会再有了，如今的足球已经演变成某种复杂的工程，纯粹的个人表演只是在特殊的场合才会找到机会。现代足球似乎正展示一个国家的综合力量，它愈来愈和现代科学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足球比赛在关键时刻变得索然无味。每支像模像样的球队都要配备庞大的后勤和医疗保健，都要事先进行细致周密的情报分析，都要把球队每一个球员重新拆解和组装。即便你是世界足球先生，也只能服从一个整体的作战计划，否则，世界足球先生也同样在场上无所作为。罗纳尔多无疑比许多人有威力，但缺少了队友的全力支持也会显得愚钝。

他在意大利国际米兰的最初几场比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前场有些发呆，在后卫的盯防下总是跌跌撞撞。后来稍好了一些，那是因为米兰的队友给他提供了支援，于是罗纳尔多开始进球。阿根廷自从有了马拉多纳，它的足球便成败系于马拉多纳一人。马拉多纳与其说是阿根廷的攻防核心，莫不如说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和灵魂。其实每支球队都有自己的领袖和灵魂，只不过没有谁像马拉多纳一样不可替代。马拉多纳老了，阿根廷队也显得六神无主，它正在一团混乱中苦苦挣扎。’94 年美国世界杯赛阿根廷队中道而返，1997 年的阿根廷队试图重塑现代足球的团队精神。它已吃尽了苦头，似乎正逐渐脱离马拉多纳巨大的阴影。

没人知道阿根廷在 1998 年的巴黎会是怎样的表现，但一支习惯了依靠巨星的球队很难有大的作为，在欧洲的团队精神面前阿根廷肯定没有机会重现 1936 年马拉多纳鼎盛时期的那份辉煌。

现代足球正在一天天形成拒绝个性的机器，每一个人都是这台机器上的部件。当然，人们还没有忘记挑选最优良的部件进行组装，他们将决定这台机器是否能运转良好并且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这应该是中国足球所面对的足球背景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足球已显得力不从心，我们既缺少巨星也缺少综合力量，因而我们每一次对世界杯的梦想总是破灭。

但这并不是中国足球的末日，可怕的是我们知道这些又不肯去改变。可怕的是我们明明知道自己落后却又妄自尊大。

## 05 开始和结束

'98 世界杯外围赛开始了。我们面对着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这是几支和中国队有很多的历史纠葛的球队。从苏永舜到施拉普纳似乎都有过战胜阿拉伯球队的战例，但每一次都没能冲破西亚人的包围。戚务生战前也曾告诉中国球迷，中国队有对付西亚人的办法，中国队从来就不怕西亚队，对这些阿拉伯人我们保存着很好的心理优势。谁都相信这一点，我也信，问题是心理优势转化为战场优势完全是两码事。而真正的心理优势必须有技战术作为支持。

中国队派出了杨一民去加拿大猎取伊朗人的情报。他带回了伊朗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录像。那本录像带的效果和杨一民的结论同样糟糕。杨一民认为伊朗队并不可怕。接下去中国的舆论界和教练组也认为伊朗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教练为了鼓舞球员采取的心理计策，但总觉得这是很笨拙的计策。中国球员不是呆子傻子，他们看过伊朗队怎样 6:2 狂胜亚洲老大韩国队，他们不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有战胜伊朗人的把握。当一项计策背离了球员的根本判断之时，一场比赛的胜负事实上已经决定了，因此我才会说中国队员并没有输给伊朗，只是我们的教练输给了伊朗。从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队教练根本就不曾想到过中国队会领先，更没有想到会 2:0 领先。突如其来的比分使中国教练所有的部署变得非常荒诞，场上的球员当然不可能很好地应付这种意外的局面。在足球发展到今天的时候，落后两球大逆转的情况并不多见了，但偏偏中国队遇着了两回。

如果说亚洲杯对沙特可以原谅，这一次对伊朗则无论寻找怎样的理由都不能原谅。足球终究不是篮球，大比分不是它应有的规律，稍稍的稳定都有机会扩大优势或者至少保持均衡。2:4 的结果终于暴露了中国教练的无能，也使我知道李传琪赛前的预测和信心是在欺骗自己和欺骗球员。

9 月 13 日中国队主场负伊朗的这场比赛惹起的倒威风潮其实不过是中国球迷对足球失去信心的继续。这场比赛值得中国足球反思的东西非常丰富，只是因为世界杯外围赛还有 7 场比赛要打，球迷们还怀着希望看中国队

创造奇迹。他们还没有精力去探究更多的秘密。

## 06 臭皮匠哲学

苏永舜指出了这场比赛中我们指挥的失误，许多足球人也指出了戚务生的失误，更多的球迷指出了戚务生的低能，但没有谁指出戚务生已尽了全力，甚至说教练组尽了全力。我们不该怀疑戚务生金志扬迟尚斌的能力，他们无疑是中国足坛最优秀的教练。我确信苏永舜想到的、杨秀武想到的、年维泗想到的、曾雪感想到的，戚务生和迟尚斌、金志扬也都想到了，甚至更全面些，但每一个中国教练一旦担当了现役主教练，都会在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上犯相同或相近的错误。身在其外时谁都是明智的和智慧的，但身临其境时又都会陷入同样的困境。这是中国教练员们的共同命运，无论哪一个都不能例外。要创造这个意外也容易，比如说高丰文曾经率队冲入了奥运会，但那时候的中国队赶上了好时候，除了水平下落的伊朗，我们没有遇到真正强硬的抵抗。日本在那时候还是中国队的脚下败将，中国队从来不把它放在眼里。应该说高丰文的例外并不能证明中国教练已经修成正果，高丰文的两个“黑色三分钟”才是中国教头的真实表现。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鲜有趣的东西，但不知为什么给中国足球只带来了金钱却没有带来智慧。新的教练比他的前任教练表现更差但却始终能坐稳国家队的帅位，我在怀疑中国足协的职业良心的同时也想到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古话。

中国足球踢到今天，大约每一个中国球迷都意识到了中国足球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教练员的能力低下水平低下。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水平低下能力低下却又盲目自信不思进取。这或许应该成为这中书首先要涉及的问题，它也是我多年来最生气的问题。

在欧美足球强国，国家队和俱乐部队的主教练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和考核，这大致相当于中国足协搞的“上岗证”。当然，中国足协的“上岗”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都不能带有根本变革的性质。大都是一种形式或者表明有法可依，至于水平如何并不是足协大员们所关心的。我们永远强调特殊国情，这个国情可以使很多不合法规的事情合法化，比如说八一队的主教练庄连胜就没有足协的“上岗证”，但他却能堂而皇之地出席赛后只有主教练才有资格出席的新闻发布会。在国外，即便是贝肯鲍尔也不能没有教练证书而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他只能戴一顶技术指导或领队的帽子。相反，萨基没有足球皇帝的桂冠，但却可以执教意大利国家队。还有尤文图斯的里皮，德国勒沃库森的道姆，他们都没有球星的历史。但都因良好的执教能力而成为大牌教练。总体来说，欧美强队的主教练大部分都入选过各自的国家队，如今率领巴西、阿根廷、德国的扎加洛、帕萨雷拉和福格茨都是当年冠军队的成员。在这方面，中国的教练构成和世界的潮流一致，而问题也恰恰在这种一致中间产生了。

苏永舜、曾雪麟、高丰文、徐根宝、戚务生、迟尚斌、谷明昌、陈熙

荣、胡之刚、张俊秀……所有这些国家队教练都是他们同时代球员中的强者，他们每一个人都代表国家踢过球；还有，这些人都是年维泗时代的后进者，都是在一种足球思想下成长起来的教练。这些人有着他们的后人不具备的更多的吃苦耐劳和为国争光的精神，但他们同时也刻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靠自己的经历去指挥球队，是一些最典型的经验主义者。遗憾的是这些人的经验非常有限。他们也试图总结前任的教训，但总是不得要领。苏水舜没能战胜新西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沙特人放水，还说不适应新西兰人的硬朗打法，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适应不了硬朗的韩国人和伊朗人。抓体能抓技术但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实战问题，看上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上是中国的教练们还不懂现代足球正在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98 世界杯外围赛决赛之前，国家队教练组提出力争小组第一，一次解决战斗，听上去很豪迈，其实骨子里是对澳大利亚人的恐惧；说对西亚有心理优势。其实是因为避开了韩国而窃喜。我们肯定还没有忘记英格兰队来北京和中国国家队的那场热身赛。英国人这一次并没有蛮冲蛮撞高举高打，他们像巴西人那样玩起了地面游戏，其结果是自以为速度快柔韧性好的中国球员被身高马大的英国人玩耍了九十分钟。3：0 的比分是英国人绅士风度的定格，他们最懂得掌握分寸也最懂得做客人的礼节。我们也知道，维纳布尔斯不是查尔顿也不是达格利什，他只是许多英国教练中不错的一个，跟他一样水平的教练在欧洲大陆不会少于一百个。

苏水舜之后的中国教练都演绎了自己的足球思想，曾雪滕的小快灵，高丰文的防守反击；徐根宝的快速通过中场——前后场直接对话——抢逼围；戚务生的防守反击——压迫式打法——451 阵形——防守反击。你不难发现这些人反倒离足球越发远了。他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在进行革命，但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同一个陷阱里挣扎。谁都不能冲破战术本身的局限去探究足球运动内部奥秘和外部成因。作为一个普通球迷，的确很难说清楚足球运动的丰富内涵，但最起码知道足球之所以如此牵动人心，肯定有战术之外更复杂的东西。对于一个足球人来讲，足球肯定给了他许多经验和教训，而这些东西也就构成了一个教练员的智慧储备。于是我们终于接近了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教练员在智慧储备方面存在着不能弥补的欠缺，这也是我们换了一届又一届依旧没有质变的因由。

## 07 胜利的经验至上

我们说外国教练水平高，其根本理由是说国外的足球水平高。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大赛洗礼的教练，他们大都从球员时起就经历了决定命运的高水平比赛。比如贝肯鲍尔，作为球员，他曾经在世界杯决赛中输给英格兰，也曾经战胜过如日中天的荷兰人，他还率须拜仁慕尼黑称雄欧洲足坛，还远离欧洲大陆和贝利一起在美国踢球……他的经历使这个德国人对任何一种比赛都视若平常，他知道球队领先时该怎样，落后时又该怎样；僵持该怎样，形式突变时又该怎样；对待弱队时该做什么，对付强队时不该做什么；贝肯鲍

尔还懂得球场之外该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他的经验都是在高水平的比赛中积累起来的，每一次经验和教训都具有可以重复的价值。而所有经验之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如何取胜，所谓王者之气便是在不断的胜利中形成的。当了教练的贝肯鲍尔几乎经历了做球员时的所有场面，他输给了比拉尔多，又赢了比拉尔多，这使他成为最了不起的教练。

还有巴西的佩雷拉和扎加洛、阿根廷的比拉尔多、帕萨雷拉，还有荷兰飞人克鲁依夫和德国的钢铁后卫如今的老狐狸福格茨，他们都占有了和贝肯鲍尔相同的优势。因而才能率领自己的队伍纵横天下。我们当然也欣赏米卢蒂诺维奇，还有内波姆尼亚维奇，但这些人还没有储备成为世界冠军的智慧，因而他们充其量只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短暂的惊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足球发展到一百年的时候，它已经和人类的其他生活一样形成了自己的特殊传统。经验在传统中会被结晶成智慧，智慧结晶规律，谁都必须首先遵从这些规律。然后才有可能提供新的经验。当我们把“足球是圆的”挂在嘴边时，就是我们对足球规律视而不见的开始。事实上，足球比赛是一项拒绝“冷门”的运动，实力最终决定最强者得世界杯。

韩国人和沙特人可以在世界杯上逞一时之勇。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冷门爆到四强赛里去。

“冷门”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强队自身产生了问题，不具备普遍性，所以说足球比赛最终是一项强者的运动。

回到中国队身上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教练员大部分都是球员出身，这一点不应该成为责备的理由，我是说我们的球员没有经历过真正高水平的比赛折磨，更没有夺取洲际冠军的经历，至于世界大赛，总是没等开始就结束了。他们不知道夺取冠军需要些什么，不知道最终的胜利需要什么，他们缺乏应付大赛的经验，对足球场上出现的突然变化不具备应对的头脑。

我们都还记得亚运会中国夺得亚军的事，那一次中国队进入了决赛，但赛前从教练到球员都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进入决赛。这样的球队是不可能拿到冠军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过去夺取冠军，因为不知道怎样去争夺冠军。看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你不难发现中国队在场上不是争冠军而是等待冠军。比赛之后人们看不见痛不欲生的场面。看见的只是如释重负的疲惫。教练很满意，球员很满意，足协很满意，球迷也很满意。中国女足也是同样的状况，奥运会上得了亚军，高兴得扯起国旗满场地跑，她们就是不懂失去冠军的痛苦。

马拉多纳和巴雷西知道冠军和亚军的区别，更痛苦贴近金杯又远离的滋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队不思进取，透过现象我们看见的是中国足球没有更上一层楼的准备。一旦这种时刻来临，从教练到球员都失去了智慧，他们处在一种智力真空之中，只能打到哪算哪了。

回到'98世界杯外围赛首战伊朗。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戚务生小组在经验上的短缺。

这是一种没有胜利经验的短缺而不是没有领先的短缺，中国队并不是头一次领先对手，领先之后不会踢球看起来是技战术和心理问题，实质上是没有必胜准备的问题。从2：0到2：4大逆转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戚务生在开赛前就没有想到过中国队会如此顺利，他把这场比赛的基调定在保平而后偶然取胜方面。因而我们看到进球之前中国队踢得很好，一种潜意识已经贯穿在全体球员的行动中，他们努力拼抢，主要是遏制伊朗人的进攻，并不是

真心实意地寻求自己入球。张恩华的点球来得突然而意外，这从张恩华呆滞而激动的表情中看得出来。

李明的进球更是额外的馈赠。这时候从球员到教练突然意识到我们可能要赢，戚务生的换人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所有在场的人们。但戚务生肯定忘记了最可怕的一件事：他压根没想到过会轻易攻进伊朗人两个球，更没准备如何保持胜果的战术。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戚务生的无知，实在是因为这一代人经历太多的失败，他们只会打那种被动的比赛或者毫无希望的比赛，面对这种“冷门”，无论是戚务生还是他的助手或者足球上层大员，都没有应付的经验，因而也就谈不到正确聪明的调整。戚务生换人没有错，错在换人后场上的打法反倒乱了套，攻的攻守的守，11个人的整体顷刻间土崩瓦解。伊朗利用了中国队留下的开阔地，从容不迫地对中国大门展开围攻。到这种时候，戚务生已经不能控制局面，球员们当然更不知道如何控制局面，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即将到手的果实让别人抢走。

赛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骂戚务生，但这些人忘掉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的教练员没有谁会料到如此轻易地攻破伊朗队球门，而且两次，我们的球迷也没有想到。局外人说什么容易，那是因为你做事后诸葛，但你如果身在其中你就会品尝到“没想到”的苦果。

而这个“没想到”，便是一个教练员个人经验中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它不在这个人的智慧范畴之内。这种例子也同样适用于日本队的主教练加茂周，如果他不那么快地换下那个日本籍巴西人，至少不会有盯防洛佩斯的李敏成放心大胆地攻进前场并且射入致胜的一球。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和中国对垒，加茂周肯定不会如此调整，但对韩国，加茂周缺乏胜利的准备，这个缺乏是致命的，它最终导致了一次逆转。车范根在世界杯赛场上肯定也要犯类似的错误，但面对亚洲同类，车范根知道胜之战法败之战法。都是因为韩国球员韩国教练经历了连续三次进军决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大赛经验，这也是韩国足球近年来停滞不前却依然能打遍亚洲的根本原因。说到一种信心决心和拼争的勇气，都要有这些宝贵的经验做为后盾才体现得出来。中国战伊朗不能说球员没有拼争的勇气和取胜的决心，但经验的欠缺会造成心态的失衡，被逆转就变得顺理成章。思想政治工作在这里不起作用，宣誓和唱国歌同样不解决问题。

回忆高丰文的两个黑色三分钟，也是同样的问题制约了中国教练的发挥。领先之后的高丰文没能把换人转成胜局，反倒造成意外失球。看上去是董礼强盲目带球进攻反被进攻，更深层的东西是高丰文没有把自己的方针以最坚决最明确的方式传达给球员。在高丰文那里，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都有了，唯独没有取胜的详细战略。高丰文知道防守，但没有搞通防守和进攻的相对关系，球场上出现的局面和这一回对伊朗一样，攻的攻守的守形成了中场真空。

于是我们说有了这些教训，戚务生为什么没有汲取，都说聪明人不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戚务生亚洲杯犯，世界杯外围赛还要犯。我的结论和前边的相同：戚务生不是贝肯鲍尔也不是车范根。戚务生只是在中国的足球竞争中缓慢浮出的继承者，他只继承了他的中国前辈留给他的遗产，但都只是一些失败的遗产，这些遗产他尚需要时间去消化，根本没有可能去吸取外国人的精华。多年来的个体经验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里已经形成不可更改的模式，任何新鲜的东西都会成为他执教的敌人。戚务生也想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亚洲杯期间的“压迫式”打法，比如说对伊朗和卡塔尔时的“451”阵型，但足球思想已经固定了的中国教头还很难理解这些东西对中国国家队的意义，他只是看到了别人使用这些东西的威力。看过和干过毕竟是两码事，德国人压迫对方是因为球员有这种能力，我们压迫对方只能压上去压不回来；英国人的“451”是因为有希勒这种强力中锋有谢林汉姆加斯科因麦克马纳曼因斯这种强有力的中场，我们的“451”只有田径选手黎兵和绿茵场上的病人郝海东彭伟国和光会受伤的于根伟姚夏。戚务生比起他的几位前任既幸运又不幸。他正赶上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这给他提供了开阔眼界的机会。他的不幸在于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从筛选球员到设计战术都能看到戚务生的这种不幸，他注定要成为现代足球的落伍者。

有人说如果国家队打好了，就证明戚务生是好教练。

这是当然，足球讲究胜负，赢家当然是称职的。我想说的是戚务生能打出几场好球，但他仍旧没能力带着中国队冲进法兰西。换一种说法，以中国足球现在的模样，即便冲进世界杯又能怎么样呢？高丰文曾经冲进了奥运会，但小组赛一球没进只顾着从自家球门里拣球，最后被组委会评价成“最没有进取精神的球队”。你能指望戚务生比高丰文更有进取精神吗？高丰文得到了高层次比赛的宝贵经验，但高丰文没能很好地总结，他只记住了“冲出亚洲”是一项功绩，接下去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输球，于是经验反倒成了包袱。戚务生当球员时据说是好球员，但那时的好球员只能在更低的水平上竞争。一个时代的思想使那一代人对外部世界采取了天然的敌视态度，戚务生在执教国家队之初连科学这个词甚至也很轻蔑，他终于开始注意科学的时候，国家队已经在亚洲杯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进步按足球自身的要求来看是不允许的，因为世界杯四年一次，它不允许一个主教练的进步用失去出线权作为交换，这对球迷和球员都不公平，形同谋财害命。日本队的主教练加茂周在日本战平哈萨克斯坦之后的几小时之内就被解职，而且就在阿拉木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卡塔尔 0：3 败给伊朗，卡塔尔足协也马上解除了邦弗雷雷的职务。唯独中国足球在戚务生负伊朗平卡塔尔之后依旧由戚务生指挥余下的比赛。虽然谁都看出戚务生已经乱了方寸，几乎丧失了冷静思考的能力。这的确有些不可恩议，但如果我们了解中国教练队伍的现状，便可以明白中国足协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此前中国足协为何不聘请高水平外籍教练，应该是另外的话题，在这里我只想说明大赛开战之际撤换戚务生只能是自取其辱。

在中国足坛，活跃在甲 A 甲 B 和乙级联赛之中的中国教练很多，但让中国球迷熟知的也就几个至多十几个。

迟尚斌、金志扬、刘国江、殷铁生、徐根宝、余东风、贾秀全、蔺新江、胡之刚、严德俊、杨玉敏、唐鹏举、陈亦明、岳永荣，还有一位在大连万达的后备队伍中执教的李应发，这些人大概是中国现役教头中的佼佼者了。历数之下，还真的很难找出比戚务生更有资格带领国家队的人了。所有国字号的教头全是别人的手下败将，还有谁敢说比戚务生更强？如果说有，那就是半赋闲的李应发，但李应发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得到过决策者的青睐，如今退居二线，更相当于隐居山林了。迟尚斌在日本生活了多年，还带过球队，相比较而言见过一些世面也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阅历，问题是日本足球的水平同样并不很高，日本的教练水平甚至比它的职业联赛还要低。迄今为止日本队给人的深刻印象还是由荷兰人奥夫特执教时形成的，轮到日本人

执教，这支国家队的战斗力便在重大比赛中被削弱了许多。迟尚斌还未能成为日本职业联赛的教头，他还没机会同更高层次的对手较量。因此迟尚斌的学识可能超过了戚务生，但实战经验却只能在戚务生之下。换成迟尚斌执教中国国家队，或许能带来一些朝气，但同样不会改变国家队的面貌。

金志扬和李应发都去过德国，虽然时间很短但都学到了些先进的东西。李应发很幸运，他有机会把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实战中，于是有了横扫中国足坛的辽宁队。金志扬则一直憋了许多年才有机会带队打仗，北京队虽说水平起伏不定，但金志扬的执教能力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问题是金志扬用在国安队身上的那一套并不见得同样适合国家队，打甲 A 的大起大落肯定不允许在国家队身上重现，这表明金志扬还没有消化他在短时期里学到的先进思想，国家队终归不是试验田。

还有徐根宝，他的足球理论说来说去其实非常陈旧，什么两头对话抢逼围，都不是现代足球的命题，都是一些被实践淘汰了的东西，只是因为中国足球一直散、懒、慢，才使徐根宝石破天惊了一回。如今徐根宝那一套在甲 B 也没有多大的威力，更不用说遇着亚洲诸强了。

刘国江在中国被称为儒帅，他的确把八一队和青岛队搞得让人刮目相看；刘国江很看重足球理论的研究，也注重按足球自身的规律去指挥球队，但刘国江缺乏的东西也是致命的，他没有大赛的经验更没有统帅高水平球队的实践，他有些像米卢蒂诺维奇，善于把一支杂牌军带成一支正规军。但还显不出更强劲的实力。至于其他的中国教练，值得人们信任的东西更少，没有哪一个具备了比戚务生更多的优势。

戚务生将执教到预选赛结束，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可恨的是从亚洲杯到外围赛，从奥运会外围赛到世界杯外围赛，中间隔了如此之久，中国足球没有丝毫聘请高水平外援的意向，他们让力不从心的戚务生硬撑着，死马当活马医，把亿万球迷的呼声当作耳旁风，又无端地断送了四年宝贵的时间，也冷酷地耗掉了球员和球迷四岁的生命。

## 08 1997 年 9 月 26 日 卡塔尔多哈

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仅限于足球，它曾经给高丰文制造了一个“黑色三分钟”，把中国队迈进罗马的一只脚踢断了。再一次关注这个国家是 1939 年的海湾战争，它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同对抗伊拉克，还派军队和飞机帮着沙特人一块巡逻。第三回注意卡塔尔已经到了 1997 年夏天，它和中国国家队分在了同一小组，中国足球圈里的人都管叫“西亚联盟”，未等开战就为撤退打了埋伏。这是中国足球界多年来的习惯干法儿，球迷已经不再上当了。

卡塔尔国，位于波斯湾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国土面积 11000 平方千米，相当于中国的天津市那么大，比大连市还要小大约 1500 平方千米。总人口 37.1 万，比大连的金州区要少十几万人，和大连市中山区大致相当。

它的首都多哈占去了全国人口的一半还多，但也就是 19 万多一些。卡

塔尔和别的中东国家一样都靠石油发了大财，富裕过了头难免有些懒，它的球员踢球顶多能跑 70 分钟。就是这样一支球队和中国国家足球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中国教练还不停吓唬自己的球员，说卡塔尔实力并不弱，首战科威特失利是发挥失常。中国教练让伊朗人吓糊涂了，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倒是卡塔尔人张口闭口战胜中国队，弄得中国球迷很丢脸，输赢不论至少不能让人吓死。中国记者还告诉国人，天气太热了，中国球员适应不了。

比赛就是在这种悲观的情绪下开始的。

中国的东北在这种时候非常凉爽，坐屋子里看电视是一宗很慢意的事，但看中国队踢球就另当别论了。卡塔尔入球时我难以相信是真的，但重放的慢镜头让一个老球迷羞愧之极。

卡塔尔的 14 号面对范志毅将皮球一捅，然后从中国足球先生的右边插进去。中国足球先生让对手用最古老的方式突破了。“人球分过”在我们所看过的几百场比赛中也不多见，但中国队替卡塔尔人完成了一次典型战例。区楚良这时候已经傻了，他呈影片定格状站立，卡塔尔的球员射了一脚速度不快的地滚球，区楚良在皮球入网的空隙完成了一次舞台亮相：飞身横跃，比杂技演员还要优美。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有怎样的心情，光是觉得头涨得发晕。这时候妻子说：“我知道球迷为什么要砸电视了，我们也砸吧！”我说：“砸吧！”我依旧盯着电视屏幕。“还是不砸吧，咱们没有多余的钱再买。”妻子说。我让自己放松些，我放松的方法是对着球场骂人。“我给你找几件不值钱的东西吧。”妻子又说。这时候我笑起来，我觉得自己看球的时候就丧失理智，只有比赛完了才能平心静气。用不着提醒自己是干什么的，你只是一个普通球迷，球迷看球总是投入全部热情并且要宣泄自己的情绪，否则，十个球迷至少能憋死九个。

卡塔尔比我想象的还要臭，他们本来可以至少赢中国队两个球，但他们就是进不了球。

区楚良本来有点缩头缩脑，但卡塔尔的前锋更加缩头缩脑。他们一次一次浪费了机会，最终让中国队拿到了 1 分。对交战双方来说，各拿一分都很羞辱，而中国队更加让球迷生气。每个人都看出卡塔尔不堪一击，中国队自己军无斗志。幸亏卡塔尔进球的时间稍早，否则中国队真的要 1 分也拿不着了。

其实输球也没什么，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没有求胜欲望。说天气热，这的确不是理由。

足球比赛从来都不能计较外部环境，这也不适应那也不适应最好不要当球员，最好不要打比赛。适应与不适应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球队的自身调整。对卡塔尔的比赛很明显看出我们的球队事先就把自己固定在“天气太热”这个事实上，因而光想着保存体力，放任卡塔尔狂攻不止。如果说对伊朗的比赛中国队有些盲目乐观或者狂妄冒进，这场比赛则是自缚手足不敢言胜。两场比赛中国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它表明了中国教练班子对球员对自己的信心发生了巨大的动摇。这比什么都可怕。

下半场中国队换上了彭伟国和郝海东，场上的局面有所改观。已经被逼到悬崖边缘的中国队开始了并不十分统一的反击，马明宇的左路传中给郝海东创造了一个并不十分好的机会，但卡塔尔的防守太臭，他们让中国的 10 号从自己的头顶上先顶到了皮球。进球之后中国队马上放慢了节奏，又恢复

了不死不活的老样子。接下去的比赛中国队时而进攻时而让卡塔尔人直扑龙门。终场哨响了，中国队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分，也非常丢脸地得到了一分。

对于一个中国球迷，我宁愿接受中国首战伊朗的痛苦，也不愿意看到次战卡塔尔的一分。后一场对人的自尊心打击太大了，不知道中国球员怎么想，他们真的就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就被播出最后的决胜吗？

卡塔尔在骂他们的外籍主教练邦弗雷雷。阿拉伯人总是这样不讲道理，邦弗雷雷没有犯什么错误，只是卡塔尔球员太臭，这支球队实在没理由取得好成绩，但卡塔尔人财大气粗，他们养成了怨天尤人的坏习惯，输了就骂外教，然后换帅转移矛盾。中国队却不太相同，球员并不差，几乎每一个球员都有能力在任何一支亚洲国家队的首选阵容里立足，我们的问题和卡塔尔完全相反，主教练的能力太差了，正是这种教练把一群狼带成了一群羊。1997年的中国教练格外差，因而最好的一支球队滑落成了一支二流的甚至三流的亚洲豆腐军，这种军队正在失去它本身潜在的战斗能力……接下去在日本的东京，韩国队最后时刻由李敏成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把日本队踢到了地狱门口。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两支队伍都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和取胜的愿望。日本队攻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那个人球的美妙不输给任何一次大赛所评出的最佳进球。韩国人攻进的两个球并不很精彩，但取得了宝贵的3分。这场胜利对于日韩两国的足球来说都有无法言说的象征意味，韩国凭着这场胜利告诉日本人，韩国依旧是老大，日本人则因为失败而失去了超越韩国的口实。作为看客，我对两支球队都产生了敬意，我不愿意任何一支球队是输家。看这种比赛的确让人不能平静，你完全被场上的激烈争夺刺激得热血沸腾。日本队输在教练的指挥下，日本的球员都是好样的。韩国人赢在更坚强的斗志上，胜在“不胜勿如死”的义无反顾上，于是进攻是否完美，进球是否最佳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攻破你的大门。在这种比赛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会使旁观者深感可惜，而任何一方的胜利也会让旁观者惊叹，足球的魅力和它的残忍也只有在这种比赛中才充分地展示出来。

## 09 劫数戚务生

我来大连已经几天了，但一直无法进行对万达的采访。我不是专业的新闻记者，也不是那种会写报告文学的文人，我不知道采访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开始和结束，因此我有些烦躁，我甚至认为大连之行是多此一举。我以为大连万达只是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它的成功只能是中国足球内部的事情，它不能表明中国足球因为有了万达就可以在亚洲不败。出版社的想法更实际些，他们希望这本书更趋向于纪实风格，因而了解万达就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这一点上我和出版社的想法相同：通过万达去解剖中国足球。我私下里的想法则偏离了共同的想法：没有万达我们同样可以说明中国足球，万达在我的诉说中绝不会占据特别的位置。

中国现代足球存在很多年了，职业化也有了几年的历史，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是特别的，因而万达就同样显得平常。

我还是耐住性子翻阅了一些记录万达的文字，我注意到里边缺少有关戚务生的东西。迟尚斌有一本《英雄无语》，张宏根和其他教练也都有专门介绍，唯独戚务生带万达的历史是空白。当然，那时的万达还只是大连队，曾经“星海”、曾经“华录”，直到1994年才演变成了万达。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大连队具备了半职业性质，它第一年拿冠军，第二年丢了冠军，第三年再夺回了冠军，第四年已经成为中国职业联赛的不败之师。

如果我的记忆没出大差错，戚务生接手大连队之后有一个和朱元璋相近的战略方针：“广积粮缓称王”。

戚务生很重视给万达打一个坚实的基座，在几年之后才冲击甲级联赛冠军。后来戚务生就接了国家队主帅的帅印，一直到1997年的世界杯外围赛。应该说戚务生是当时的中国教练中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他有过国家队助理教练的经历，和曾教头共同创造了“5.19”的历史。这段历史毫无疑问使戚务生体会了足球运动的双重性格，他比曾指导和苏指导都要坚强些，所以他敢下嫁到广州白云队当教练。在当年，戚务生能如此只身赴穗，的确让人感受到他对足球事业的赤诚之心。和如今的职业联赛不同，教练们已经习惯了升升降降，其中有对足球的执着，但谁都不能无视金钱和荣誉的诱惑。戚务生毕竟是国字号教头，他下嫁一支地方队确实要有很大的勇气，“能上不能下”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最熟悉的做官方式，戚务生在那时候无疑是足球界第一个打破常规的人。我猜测戚务生从“5.19”汲取了很多东西，他带领广州白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第一个把北方球员引进南方队，试图把足球中的力量和技术融合起来，这是把中国足球置于世界足球大环境中的一种努力。中国足球多年来一直有南派北派之争，谁也不服谁，但北派的代表辽宁队在李应发的调教下大大提高了个人技术，因此辽宁队开始打遍中国无敌手，还拿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洲际冠军——亚俱杯冠军。戚务生的努力已经证明他比他的同行更有眼光，至少他和李应发一样看穿了所谓南北派足球的各自缺陷。后来的陈亦明也做了和戚务生同样的努力，第一年成功了，接下去因为无法引进适合的球员而失败了。施拉普纳兵败伊尔彼德之后国内教练取而代之顺理成章，而国内人选只有李应发和戚务生最具资格，戚务生的最终入选不是意外；李应发更胜一筹，他肯定比戚务生更有魄力和眼光，李应发毕竟亲身体会过德国足球，他执教的辽宁队也正在呈现出德国球队的特征，但李应发的人际关系很糟糕，他注定不能被上层官员看中。

戚务生在大连的历史被他突然入主国家队冲刷了，我很难知道接手国家队之前的大连足球主教练是怎样一种水平，我只能从他带领国家队的过程中去了解了。我只是有些奇怪，大连球迷很少谈论到戚务生在大连的所作所为，这个人似乎伴随着大连万达的47场不败从大连足球中消失了。这或许就是足球本身的要求：人们只记得眼前发生的事，只记得最好的过去。

戚务生毕竟没有让大连成为冠军，而张宏根和迟尚斌如今拿到了冠军并且继续要拿，于是大连人才更愿意看到一本《英雄无语》，更愿意看见迟尚斌的许多秘密，包括他的小黄皮包，包括他的婚姻，关于他的独生女儿……我突然想到，这或许就是戚务生的命运，他注定要在一生的重要阶段成为世人瞩目的热点人物，他注定要成为一个要为一个国家的足球承担责任的人，他注定要以悲剧的形式重复他的先辈经历过的历史。这究竟是他的所愿还是身不由己呢？

中伊之战后全部语言都在斥责戚务生，大连球迷甚至说让大连队上也

不至于输成这样，大连球迷还说戚务生不如迟尚斌，干脆用迟尚斌换下戚务生。中沙之战之后又有报道说是迟尚斌金志扬战胜了戚务生，证明是重新启用了徐弘和首发谢峰。我对内幕新闻和小道消息不感兴趣，对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品格更是长久以来没有信心。球迷讲些气话没关系，记者讲些气话也没什么，大家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谁都有过火的时候，怕就怕打这种比赛出现窝里斗。万达怎么就可以比国家队强？迟尚斌金志扬怎么真的比戚务生强？

这几乎就是信口开河，输球输得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了。凡事都要讲道理，国家队教练换一个又一个，谁都不知道该怎样吸取经验和教训。这些人都是老粗，没读过几天书，如今拿了文凭也不是实打实考到手的東西，他们非常需要社会上更有文化的人教会他们有文化。

用苏永舜的话讲：“文化修养好，吸纳先进的东西就容易就快些，心胸也会宽阔些。”这就是“功夫在诗外”的道理，拿到足球身上，就是“功夫在球外”。可惜中国的文化人要么把足球捧上天，要么就踩到地底下，就是不肯认认真真帮助中国的足球好好理理思路，就是不愿揭开中国足球落后的真面目给国人看看。我本人没条件掌握更内幕的东西，只能就事论事，尽可能透过现象寻本质，麻烦大了。

戚务生的位子难坐，但绝不意味着他不想坐，更不意味着别人不想坐。在中国当教练的人有哪个不想到国家队试试？那里毕竟是一个人最能证明自己的去处。

戚务生迄今为止没有跟人们诉苦，这说明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没有把“难啊难啊”这样无聊的慨叹挂在嘴上，主教练是自己的最大成功也是根本选择，不难也就不是国家队主教练了。比起意大利德国巴西，中国国家队主教练还是轻松的。中国的球迷期望值很高但要求并不高，他们希望中国队进军世界杯，但进军不成也不会搞暴乱。那些足球强国就不同了，球迷不光是要求你赢，而且要求你拿世界杯。球队稍有闪失，主教练就成了替罪羊。大家还记得萨基，得了世界亚军还要给骂得狗血喷头；欧洲杯输给了捷克人，萨基回家下了飞机就挨烂柿子和臭鸡蛋。佩雷拉得了世界冠军也不行，只因为巴西人认定佩雷拉丢掉了巴西的“桑巴舞”，照样被骂成叛徒。反观中国队，曾雪麟之后历任国家队主教练，输就输了，什么损失也没有，徐根宝照旧放冲天炮，施拉普纳还一边执教一边卖啤酒，只有高丰文回家办起了足球学校。

话说回来，谁不想干好？哪个主教练愿意自己的队输球？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戚务生看其他中国教练，大家是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更有本事。万达在国内 47 场不败，但果真遇着了伊朗国家队，照样输球，输得只会比国家队更难看。当然，如果是一场商业比赛，说不准伊朗队会输给万达，就如同桑普多利亚阿森纳输给北京国安。这是有本质差别的比赛，千万不能把万达和国家队相提并论，那未免过于无知而盲目自信了。迟尚斌金志扬可能会看到戚务生看不见的东西，但戚务生也同样会发现迟金二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既然都是臭皮匠，就不要把其中哪一个当成诸葛亮，更谈不上谁战胜了谁。群策群力有难同当才是正路，中国队眼下的实力正需要这种精神，团结一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输赢都是大家的努力，做到哪也就是心到佛知了。当然，臭皮匠只能是臭皮匠，由于大家都只懂同样的东西，凑在一起还是变不成诸葛亮，说得玄些，大家处在相同层次上，思维方式、指挥水平、经验

积累都在一个规定框架中，盲点相同，欠缺相同，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也不能升华出新东西。

## 10 迟尚斌归档

接下去我问自己，执教万达 47 场不败的迟尚斌是否将成为新一代中国足球教练的代表人物呢？答案并不那么清楚，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很多条件，而最根本的条件是迟尚斌必须亲自试一试，他只能用带领国家队的实绩去写出答案。我的疑问因此产生了：四年一次的世界杯，中国真的要四年一回四年一回地进行试验吗？我们对人的生命真的就如此不负责任吗？

我们已经试了四十年，再试下去实在于天地良心有违，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丢掉狭隘的民族主义去寻求更接近胜利的钥匙。为了这个，我们当然要首先心平气和地看看迟尚斌和他的同辈。

中国的年轻一代教练中，有迟尚斌、殷铁生、李虎恩、余东风、贾秀全和郭亿军、左树声，他们中间最成功者当属迟尚斌。这中间贾秀全和迟尚斌有在日本踢球或执教的经历，这或许是他们比其他人更惹人注目的原因。贾秀全带着八一队的娃娃兵连年保级成功，他最大的优势是把八一队变成了甲级球队中最顽强的球队，这表明贾秀全在防守方面有最好的心得，如果他的球队有更强的中场和前锋，他夺取联赛冠军不会让人意外。迟尚斌接手大连万达之后便能让球队保持不败，也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其他的教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更大的才华，李虎恩和左树声都应该是失败者，余东风和殷铁生的执教能力都很平庸，余东风尤其平庸，而郭艺军则属于小学生刚入学堂，还处在启蒙阶段。扳着指头数下去，居然只剩下迟尚斌有话可说了。从年龄结构上来看，迟尚斌比戚务生年轻，比殷铁生年长，这是最佳的过渡年龄，应该最有效地连接上下两代同行。迟尚斌还有他的师弟们不具备的资历：在国家队踢球 12 年，当了 8 年国家队队长；退役后先是到北京部队任了三个月主教练，然后入北京体院教练员专修科；1987 年去日本，期间曾执教过日本松下电器青年队。我们还发现，迟尚斌其实和徐根宝、戚务生、胡之刚、高丰文一些半元老式人物都是队友；从 1972 年到 1976 年迟尚斌一直和戚务生、胡之刚在一起踢球，他的资历比陈熙荣、容志行都要深。迟尚斌在国家队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也就是说，迟尚斌的特殊经历使他很难被划入任何一代教练，迟尚斌因此在现代中国足坛上注定要占据特别的位置。在这段话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必须把迟尚斌从“年轻一代教练”中剔除，也须把他从老教练中剔除，他变成了最特别的一个人。

按中国特色选拔接班人，迟尚斌毫无疑问是最有竞争力的。比起徐根宝李应发刘国江，迟尚斌有年龄优势；比起陈熙荣贾秀全殷铁生，迟尚斌有阅历优势。

最主要的，迟尚斌有冠军教练的业绩，选拔国家队主教练，这是最有分量的砝码。至于金志扬，他的确差得很远呢。足协杯无论怎样都算不得石破天惊，没有外援之前的国安队在十二支甲 A 中充其量是一支善爆冷门的球

队，而这种球队本身就是主教练性格的写照，国家队最需要的是稳定发挥水平，怕就怕抽风一样时好时坏。

我想戚务生之后就该是迟尚斌了，这也是我来大连的决定性原因。我非常想见一见迟尚斌，听一听这个人对足球的谈论。俗话讲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听一个人的说话你总是可以发现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水平，怎样的心思。但迟尚斌一直随戚务生带国家队备战，我根本没有机会。我只能去研究大连的那套丛书，更仔细地去看迟尚斌的那本英雄传。

我只能说非常失望，我没能发现迟尚斌在执教万达队中的过人之处，他的做法他的事迹只是因为夺了冠军才让人注目，否则就变得非常普通。我很想知道迟尚斌有怎样的足球思想，但看不出来；我很想知道冠军教头的胜负观，也没有；我更想知道迟尚斌如何看待中国队屡战屡败，还是没有。我只好把这些书籍搁在一旁，我只能自己去思索一番了，我只能依照一般性原则去考察迟尚斌了。这是相对科学的方法，只是相对科学，迟尚斌的特殊性一旦完全展示出来，这个科学就失去了可依赖性。但我确信这个规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这种统治思想将是时代精英们的精神核心。你很难说迟尚斌不是中国足坛中的精华部分，他不可能挣脱时代的烙印。

迟尚斌代表国家队打了将近三百场国际比赛，他当球员期间国家队换了几任教练，先是年维泗，再是任彬，再是张宏根，又换成年维泗，再换苏永舜，最后又是张宏根。真刀真枪打世界杯是苏永舜，那是迟尚斌运动生涯中最激动人心最刻骨铭心也是最悲痛无奈的经历，此后的迟尚斌便东渡去日本。我们无法知晓迟尚斌从 1981 年的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有一点是不用猜疑的，迟尚斌不会服气，因为中国队是被人暗算而遭淘汰的。那时的中国队在亚洲是一流球队，日本和西亚乃至韩国都不是中国的必然障碍，那时的中国队只是因为缺乏大赛经验，缺乏对付英式打法的经验。迟尚斌如今重返故里，他的志向不会单纯到只是报效父老乡亲，他肯定还有更高的目标。国家队急召他辅佐戚务生，这并不是一个好差事。但迟尚斌还是去了。这表明了迟尚斌要最终成为新一届国家主帅的雄心。可以这样讲，迟尚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辅佐戚务生获得执教大赛的经验，这种经验和当球员的经验不可同日而语，它将成为一个教练员日后执教的最宝贵财富。我甚至善意地想中国足协决策层也有相同的想法，也就是说中国足协压根就没有准备中国队这一次进军法兰西！其他人也没有设想过中国队会冲出亚洲诸强的包围，他们只是尽可能做得更好些，从新的角度去总结失利的教训。

我正逐渐接近迟尚斌的故事的核心，他是在中国足球四十年没有进取的情形下回到祖国的，迟尚斌是在一种不服气的心理支撑下执掌万达的，他是在把万达作为自己向更高目标迈进的跳板的心境下进入国家队教练组的。核心是迟尚斌为了自己的目标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准备，这个核心将决定迟尚斌在万达 47 场不败之后将给中国足球贡献什么。简单说：他能否带领中国国家队取胜亚洲请旅，实现中国足球历史性的飞跃。

迟尚斌只是不服气，但他同样缺少成功的准备，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准备。这便回到了中国足球自身的结症上来，我们共同缺乏的是大赛的经验，更缺乏大赛取胜的经验。迟尚斌也不能例外，他也很难从这个失败的怪圈里挣脱而出。

在日本的八年，无疑是迟尚斌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迟尚斌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在这八年中肯定有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并不是一



朝之间就突然升华的，但人生的转折却往往在一瞬间就完成了。

迟尚斌在这八年中的内容是外人无法猜度的。但仅从公开示人的材料中也不难看到迟尚斌确实比他的众多中国同行更多地体验了生活本身的残酷。和汪嘉伟不同，中国男排在亚洲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亚洲最有魅力的汪嘉伟比中国足球队队长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承认；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两个中国球员都是只身在异邦奋斗，都能体会到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这种特别的体验会使他们比任何一个身在故乡的中国人都更加珍视自己的祖国关心自己的祖国。和汪嘉伟一样，迟尚斌肯定也注意着国内的同行，区别在于日本的排球在亚洲很强，日本的足球在日本刚刚起步。这种区别使他们所获取的营养会有差距，因而汪嘉伟更有条件带领中国男排重夺亚洲排坛的霸主。迟尚斌缺少条件，首先是因为中国足球在八十年代后并没有大的进步，相反，和亚洲强队的距离有拉大的趋势。迟尚斌所面临的足球环境比十几年前要好，但他面对的足球却已经丧失了必胜的信心。迟尚斌在自己的储备尚且不足的情况下想有大的作为无疑是不现实的，他的命运和他的年龄一样，注定只能是过渡角色。

万达在国内足坛的地位肯定是不容动摇的，这个球队中有国内最好的前锋，也有最好的右前卫和右后卫、盯人中卫，还有最有竞争力的自由人。队中的郝海东、张恩华、孙继海、李明、徐弘，都是现投国家队的中坚力量，没有了这些人，中国国家队便毫无竞争力。遗憾的是这些球员在迟尚斌接手万达队之前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孙继海是个例外，迟尚斌是他的发掘者，后者给了孙继海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孙继海的脱颖而出证明迟尚斌的胆识和独到的眼光，孙继海正成为未来中国球员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这种球员在世界足坛中也应该是难得人才，如果能早日投身更高层次的足球环境，孙继海很有希望成为未来的中国国家队的顶梁柱，并且有望带动起一个时代的中国球员。依靠这样一批国家队最好的球员，加上引进的外援，迟尚斌没有理由不出好成绩。在这一方面，他显示不出比徐根宝、金志扬更高一筹的实力。我们完全可以做这种假设，换了徐金二人，照样可以使万达在中国足坛称雄。记得万达在成都客场胜四川之后四名国脚曾夜出不归，被发现后有人放言道：“你们想不想干了？”这应当是足坛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从来没听到过队员这样质问教练的，即使罗纳尔多也不敢如此放肆去质问国际米兰教练西蒙尼。但万达球员这么干了，一方面表明我们的球员狂妄无知，另一方面也说明迟尚斌缺乏强有力的服人力量。国内赛场是检验迟尚斌唯一的场所，但这个场所又实在很难检验出一个教练员的真实才能。我们不是足球的独立王国，我们只能在同外国人的较量中才能知道自己。迟尚斌太缺乏这方面的资本了，他执教的万达只和泰国俱乐部冠军队打了两场，首场比赛的那种反败为胜不知为什么没有让人信服的东西，朝鲜裁判似乎在球场上表演朝中友谊万古长存，他简直成了万达队中最有杀伤力的一员。泰国队输得不服气，但迟尚斌这时候已经随着国家队去英格兰寻找胜利的阵形去了。

在大连，迟尚斌的人缘很好。大约是因为迟尚斌生为长子，从小就养成了宽厚待人的品格，所以迟尚斌在人们心中是大好人的形象。《英雄无语》中列举了迟尚斌在日本时的助人义举，也有在万达为球迷办事的义举，还有诸多义举。迟尚斌的确是一个很仁义很忠厚的人，这也许是他能够统领冠军队的人格威力，但我更想知道他的执教思想。有关文章和书籍介绍过他的训练课程，训练比具体的比赛更容易摸到一个教练员的足球思想，但我看到的

东西都不能说明迟尚斌比他的中国同行更强。于是我想到了大连市长的评价，他说有一个迟尚斌就不怕。我很想知道这个市长对足球懂得多少，他凭什么这样肯定迟尚斌。后来我看到了市长的文章，他说：“原来我对足球了解不多，但这十年来受大连人的感染，我也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市长并不真的是足球行家。他还说：“如果问我为什么喜欢足球，其实很简单，大连人民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我终于听懂了，市长对迟尚斌的评价我们大可不必过分认真。至于市长把足球升华为一种精神，应该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表达，很有政治家的头脑。

## 11 王健林的想法

我更想知道万达俱乐部决策人物的评价，这是身在其中又超乎其外的评价，肯定和政治无关因而更容易走近足球运动的身边。

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看见了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他还是万达足球俱乐部的统帅。我从来没有试过采访的勾当，更不知道采访时该问人家什么。我习惯靠想象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如今是头一遭需要外人的帮助，这让我有些烦。等待的时间越久，我对这种采访就越发没有热情，我主张全靠自己对中国足球的了解去说话，根本用不着什么董事长或者主教练来注释。但出版社还是希望有一些纪实性，见万达的人士就成了不可省略的一环。

刚到大连市和林建法住在海富大酒店，建法似乎跟这里边的人很熟，服务员小姐看见林建法总是很灿烂地笑着打招呼。“我愿意住比较熟悉的地方，有一种在家的感受。”建法解释说。我没有这种感觉，住在家里不会有人跟你耍几百元的床费，更不会一个煎鸡蛋要你两元钱。我们住下了，建法试图和万达的一个副主任联系，但对方似乎很忙。后来我们去了北方大厦，那里边正住了几个搞电视剧的人。我认识他们请来的导演，据说是今涛提出来由我修改这个剧本，剧本恰好是写迟尚斌的，还说是大连市委市政府投资，因此财政方面不会出问题。制片是一个不年轻也不衰老的女人，她一连打几回电话到沈阳，我觉得她的意思是我要不参加修改剧本几乎不可能的了。我知道这些人的习惯，他们想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会把你捧到天上，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没有你地球也要停转了。我还是答应去大连看看，其实我只是不想让今涛的面子过不去，我们好多年前就认识，但都没有合作过什么事。他这一回有这个想法表明了对一个人的尊重，我有理由还给今涛同样的尊重。

到了北方大厦我便讲了不能参加的理由，后来大连台的副台长也来了，我和他谈得没有隐瞒，马台长表示了理解。这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和建法很饿，于是告辞，制片人送我们出来。建法后来说：“他们不吃饭吗？”我说：“你不知道，搞影视的人都这样，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不认识你了，还会给你饭吃？”我们笑了一阵然后自己去吃饭，吃得很饱，也没有什么负担。

差一点忘了，去北方大厦时见着了万达的俱乐部副主任，看了剧本初稿才知道副主任是原著《英雄无语》的作者，他也是编剧之一。我猜剧本和

原著的水准大体相同，做为一种宣传大连足球的样式根本用不着修改，我拒绝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肯定是明智的，也会使我和副主任更容易沟通些。

万达集团总部的所在地显得与众不同，附近没有比它更有气派的建筑，四周似乎正筹划一些新的东西，它意味着万达总部没有市区中心的那种喧闹，它的确静悄悄的。副主任带着我们进大楼，再进总裁的办公室。接下去是我在好莱坞电影中经常见到的场面，先是一个人和副主任接头，这个人请客人稍候，他进里边去通报。等了几分钟，他出来说：“董事长请两枝进去。”我以为进去就能见董事长，我错了，进了屋一看才知道里边还有屋子，我们应该在中间的这间房子里等候。这间房子很豪华也很朴素，有U字型摆开的沙发，还有很具规模的茶几。接待的人给客人倒了两杯水，董事长就在这个时候飘然而出。

接下去的事就是不变的程序，主要是由建法讲述这次写书的目的，然后就轮到我采访王健林了。我不想讲述那些很乏味的东西，我只想讲一讲对王健林的最初感觉。和我想象的差不多，一个很善于讲话和敢讲话的人。我们都不能很放松，但还是谈到了足球，我只想谈这个。我问到了迟尚斌，王健林的评价让我满意，我觉得这个评价才更符合万达的实际情况。

他说迟尚斌善于调解球队内部关系，能一碗水端平，拢得住球员。他还说万达球员的实力有目共睹，徐根宝、刘国江也能带这支球队。王健林说一支球队取得好成绩离不开主教练，但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也同样重要，过高过低评价迟尚斌都不客观。

王健林不是一个很高大的人，但看上去精力十分旺盛，说话时会激动，这很对我的心思。足球是一项让人激动的运动，只有能够激动的人才适合干这项工作。

我们的会见只有两小时，我不可能得到更多东西。对迟尚斌的能力，我依然不能说得清。我突然这样想，中国足协的大员们是不是说得清楚呢？依据几年来国家队选帅的习惯做法，我对他们没有把握。如今通过几年的职业联赛来看，中国足协决策层对中国足球的认识还处在盲目的阶段，他们中间还没有谁看到中国教练整体水平低下的致命伤；或许他们也看到了，但他们更主要的不是对中国足球的发展负责，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政治上坚持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那是一些把体育当做政治桥梁的人，不能指望他们和王健林一样公开发表言论。中国对伊朗比赛之后王健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足球之夜”中，他说中国教练整体水平太低，我们应该加大引进高水平外籍教练的力度。王健林在他的会客室里说：“还讲了许多，让电视台删去了，你看到的只是不那么激烈的一部分。”这一点都不奇怪，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我觉得最能表达自己观点的东西都被删掉，只留下洪峰说头疼听不懂一类最简单最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

迟尚斌在我的这本书里很重要，但他一直若隐若现。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翻查了许多足球强国国家队主教练的资料，还看到了一些没有担当过国家队教练但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教练名单。这次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A组的几个西亚外籍教练同样让我感兴趣，卡塔尔的邦弗雷雷，沙特的文加达，科威特的马查拉，这三个人有两个已经丢了帅印，剩下的一个也是朝不保夕。西亚人没有自己信得过的教练，就花钱请外人。

西亚人财大气粗请了辞辞了请乐此不疲，而中国人缺钱就拿土产货穷对付，但两种方式都没有使足球产生什么质的飞跃。如果用西亚的乱哄哄做

根据，许多中国足球人便会说我们的做法更好，而且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但西亚人可说的话比中国多，他们在外国教练的帮助下得过亚洲冠军还打进过世界杯决赛的十六强。韩国人也有请俄国人执教的经历，他们的想法似乎值得中国人效仿：韩国人这样计算，当外籍教头不能继续把足球新思维带给球队时，输赢都要辞。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他们看轻成绩着重本质，我们也完全可以这么干。西亚人走了极端，他们自视有钱能让鬼推磨而忘掉了自身的懒惰，我们看卡塔尔、科威特球员

## 12 1997 年 10 月 3 日大连金州

出发前天阴下来。我们有点冷。这一回林建法和我一同去看球，还有我的妻子。为了防备到了球场买不到票，林建法从朋友那里弄到了两张。建法对足球的了解无法和他对中国作家的了解相比，有关足球的东西他的知识相当于零。但建法希望自己也成为球迷，“我可以从此参加你们的闹谈。”他说。

汽车快到金州时天上有下雨的苗头。司机是个球迷，他问：“你估计这场球会怎么样？”我说：“下了雨中国队可能会赢。”司机说：“这场球输了就算完了。”

这一天体育场外面没有打伊朗那天热闹，但也看不出很沉网。我们的球票是三个看台的，必须想法子弄到一起。本来副主任满口答应到了体育场会把我们安排到同一看台上，但依我对这个人的感觉，我认为他不会做什么的。果然，我们无法找到这个人。我是看过球的行家，就告诉他们不要着急。后来我们卖掉了一张 5 看台的球票，小暑和建法不懂行情，八十元就把三百元一张的球票出手了。他们不知道 5 看台紧挨着主席台，是一张非常枪手的上等票。然后花了一百元买了两张 16 看台的球票，应该说前边赔后边赚，大体收支平衡。两个球市外行很高兴，他们说：“花二十元买两张球票，比看一场电影还便宜。”我觉得本可以不花钱甚至可以赚回两三听可乐，但也赞同他们的说法，我看重入场前就有这种欢快。

我们入场时间很早，可以在看台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我从椅子中间拾了七八面小红旗分给他们，然后又有了遮阳帽。这时候天愈加沉下面孔，我说：“下雨吧！下大点！”小暑从她家里给我带了一条衬裤，我在火车站候车室就换上了。小暑说到别处去换吧。

我说到哪儿换都会有人，我又不是光屁股耍流氓。这条裤子使我暖和多了，于是我更希望下雨，让那伙子沙特人尝尝天时地利的滋味。这时候前排来了一对年轻男女，那女的从怀里拽出一条白布，那男的抓住一角，两个人一拉白布展开，上面印着红字：“郑州球迷”。

其实整个看台上就他们两个，但让他们一摆手，仿佛我们都成了郑州球迷。大连球迷是我所看到的最可爱的一群人，他们不在乎这个，反倒帮着两个人展示横幅。我把两面小国旗给了他们，女的直说谢谢，男的很憨厚的

一笑。接下去两个人不停地摆手，大约是想进入某架摄像机的镜头。

国家队出场热身的时候大连球迷开始呼喊徐弘的名字。我用望远镜寻找首发阵容，我看见了徐弘和谢峰，就马上回头告诉正在喊徐弘的几个球迷。“真的吗？”他们问。我说肯定是的，先发阵容 10 个人单独热身，排队着呢。

前两场比赛范志毅重压之下有些失常，如果说禁区里犯规给伊朗进了点球可以原谅，在多哈让人家人球分过就说过不去了。后防核心这种状态的确麻烦，相比之下只有徐弘堪当重任，虽然徐弘笨重些，但大局观和场上的预见能力都比范志毅强，他更有条件当指挥官，范志毅冲锋陷阵堵枪眼更合适。论凶狠霸道硬碰硬死拼，范志毅胜过徐弘，两个人同时上场称得上刚柔相济了。谢峰首发我并不看好，这个球员的体能状况中般，如果能下半时登场，收到的效果肯定更大。

可惜的是一贯看重体能的戚务生这一次选入了太多的半场球员，首发谢峰也是无奈之举，有一赌输赢的心思了。

主场气氛和打伊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呼喊声鼓乐声震得耳朵快要聋了。沙特大亨披着白袍子走进球场马上就受到了嘲哄，他到了中圈就马上转身回走，欢送他的是更大的嘘声。两个郑州球迷看见摄像师对着 16 看台，马上又举起横幅摆手，大连球迷善意地笑起来。我说：“开打了可别举，影响看球。”但这两个人在比赛中间也老举。林建法已经进入角色，被郑州人老举弄得很恼火，就用手中的小旗敲那条白布，叫道：“不像话！别人没法看球了！”

沙特人明显不适应中国东北这种寒冷的雨天，雨还越下越大。沙特人的传统配合有些发涩，动作也没有往常的潇洒。中国球员在这种天气里比沙特人要适应，奔跑和拼抢都显得自如些。但从场上看，中国队放得并不很开，攻势虽然不差，但真正有威胁的射门并不多见，总体上还是势均力敌。下半场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中国队更凶猛了一些，但沙特人依旧有板有眼。中国球迷有些急，觉得中国队在进攻上办法太少，一到禁区一带的射程就没有了有效的攻击。这样子下去顶多打个平手，而中国队平也平不起了。

李明那个角球发起来的时候我的神经就绷紧了，张恩华朝上一跳我也跳起来，我高举双手跳起来，这时候皮球进了。全场顿时开了锅一样沸腾，人们只是嗷嗷嗷叫，什么有意义的词也不喊只是嗷嗷嗷叫。我跟妻子说：“你看表，我叫，看我一口气能叫多长时间。”

我就开始叫：“嗷——”直到一点气儿都提不上才打住。我把周围的几个球迷都叫住了，我叫得时间非常久，大约要比南美的足球评论员叫得还要久些，但这时候小暑看球场，根本忘了记时的事，我也马上忘了，开始看球场。有人受伤了。徐弘突然朝看台举起双手一下一下摆手，小暑问：“他在干什么？”我说：“这场球赢定了！徐弘是让球迷助威鼓劲呢。”看台上马上响应徐弘一声一声呼喊起来，很有点像广场晚会的样子。看中国队踢了这么多年臭球，头一回看见中国球员在场上如此放松。虽然徐弘也紧张，但他懂得想法子让队友放松，这才够得上后防核心，也够得上全体的核心。徐弘还有两次插上进攻，几乎前插到了禁区里边了。这也是一种姿态，也是要传递出胜利的决心给队友，因此说徐弘的上场在对沙特的比赛里十分关键，他不仅安顿了防守，还助长了进攻，更主要的，他不停地把信心和决心传达给队友。赛后张恩华的一番话最能说明我的判断：“刚开赛我就扭了，疼得我眼

前发黑。往常早就请求换人了，可一想到大伙早说好的，怎么也得挺住。我一拐一拐朝前跑，回头一看徐弘在那咧着嘴笑我呢。这简直就跟在大连队打联赛一样啦。”我一直为徐弘这两年的退步惋惜，一直为他不能成为比贾秀全更有用的自由人生气，但这场球让我对徐弘重树信心。一场比赛，心理和精神往往比技术水平更有决定性，徐弘能对着张恩华的瘸腿咧嘴笑开，对张恩华的作用超过了止痛药，张恩华就在打联赛的联想下坚持了九十分钟而且攻入了神奇的一球。在这种比赛中能笑出来的球员真的不多，在中国球员中尤其不多，徐弘的笑肯定不是发自内心，更多的是出于策略，他肯定比张恩华更焦急，但徐弘了解自己的队友，他的笑果然安定了张恩华也安定了中国的后防。

比赛结束了，人们都不肯离开看台，大家一遍一遍跟着广播唱夸奖祖国的歌曲，一遍一遍乱叫嗷嗷嗷。这时候天上的雨也适时而住，空气中有一闪一闪的水星。几万球迷都站在看台上唱完了喊喊过了再唱。有一个瞬间，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看着空旷的场地又看着灯光下边的看台，一切都像影片中的放慢镜头缓缓掠过。一种不能诉说的悲伤一下子冲进心里，我几乎就要大声哭了。我使劲忍伎，然后拉起小暑，和建法一同离开看台。此后我就很少说话，一直到车进大连，心情才放松起来。后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难过，就如同受了伤害受了委屈似的，但没有很满意的答案。我想一定有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感受，他也肯定说不十分清楚。

不管怎样，赢球总比输球好，我们尤其需要赢球。

## 13 自我迷失的历史

苏永舜以后，中国足球进入自我迷失的时期。但由于那个时期的亚洲足坛还没有很明显的进步，因而中国足球还不能看见落后的迹象。几支亚洲强队在世界杯赛中的糟糕表演一方面让亚洲足球蒙羞，但也让中国足球人很不服气，他们甚至认为中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不会像科威特和新西兰那样丢人。东亚足球当时和中国队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球队只有朝鲜和韩国，我们和朝鲜是友邦，因此把韩国一直称南朝鲜。朝鲜队败在了苏永舜脚下，而日本队当时还只是小菜一碟。接踵而来的 1985 年是中国足球滑坡的转折点，曾雪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 5 月 19 日成了中国足球最灰暗的日子。那一天我也坐在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比赛结束之后的沉寂无声许多年来一直是我回忆的死角，我只能记得灯光下千万条银亮的雨线直挂而下。后来发生的球迷骚乱我没有印象，比赛之后我很麻木地挤出人群，一个人沿着空旷的街道慢慢地走，回到宾馆大约已经是凌晨。我甚至还不能记起当时住在哪一家宾馆，更大的可能是一家招待所，还可能是一家地下招待所，是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地下招待所呢？实在记不清了。我肯定是想忘掉 5 月 19 日发生的事，我想十几年来我接近了成功，我始终不能清晰回想更多的事情。

## 15 新时代和旧观念的冲突

十几年过去了，这是一段并不漫长却变化飞快的时间。中国向世界敞开了自己的房门，外面的空气突然间涌进了这间封闭许久的屋子，许多东西都风化或者潮解了，人们在无意有意之间就开始追赶外面世界的精彩，但更多的人体验到的却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足球是个例外。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的最大冲击首先是金钱，职业化并没有给足球运动水平带来飞跃，但却给足球运动员创造了暴富的机会。这是一种并不让人意外的结果，每个足球小国都不免要走同样的道路。我们的近邻日本更加典型，球星的收入让人瞠目，但足球水平的上升却落在钱的后面。中国足坛的虚假繁荣和日本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水平比日本的起点要低。

时代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悄悄地变更。把爱国爱党爱人民接在嘴上的肯定不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爱国爱党爱人民就体现在他们的工作中，多余的教诲只会给沉重的生活带去更大的负担。严格讲，体育在这种时代是人们精神生活中唯一可以放松的领域，而足球作为一项集体运动又最容易唤起群体热情。现代生活疏离了人们的联系，人们正越来越走向单独的世界，足球恰逢其时成了陌生人之间交流的纽带。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几乎成了中国人现代生活中唯一可以观看的运动，球星的表演和球队的胜利是平凡人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剂，也是人们忘却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的缓解剂。

这便是当今中国足球运动的背景，也是当今世界足球运动的背景。

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精神内容理所当然不会停滞于年维泗、苏永舜时代，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利益、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荣誉，毫无疑问成了足球人生活中最高的目标，而成功产生的附加效果才是政治宣传所提示的东西。

在新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球员很难理解咬破手指表决心的前辈，面许多前辈也看不惯年轻人的行为举止，他们经常是叹息“一代不如一代”。事实上新一代球员并不那么坏，他们只不过顺应了时代的价值观而已。当然，我们处在一个新旧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古典的和现代的、传统的和创新的、保守的和革命的都正在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许多事情一样，中国的足球也要在这种冲突中付出代价。

比如说这一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国球员是在新闻媒体上才学到了“世纪末最后一次冲击”这样的词汇，而足球官员更是挖空心思要把‘98世界杯外围赛加上特殊的含义。对于球员来说，每一次参加世界杯外围赛都是重大的比赛，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更是难得的自我表现的机会。当外围赛加上“世纪末的最后冲击”，又加上“几代人的梦想”之类的东西时，球员突然间就成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他们的胜负已经暗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荣辱。对于欧洲职业球员来说，这些压力他们很容易承受，因为这些职业球员弄懂了个人荣誉和国家荣誉之间的联系，他们只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就可以交账了。而刚刚进入职业化的中国球员很少有人能像苏永舜时代那样单纯，他们也会“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他们的不幸在于日常生活塞给

了他们更多的东西，而所有的东西还不能教给他们把如此严重的大论题化于无形，他们只能带着自己并不十分理想的思想去参加比赛，所谓心理负担也因此不能摆脱，正常发挥也不可能，更难说超水平发挥了。

这说明我们的思想工作方式已经落后于日常生活，我们习惯于“放之四海而皆准”式的工作方法。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自己已经不十分自信，却硬着头皮去唬别人，当然只能产生相反的心理效应。比赛打不出水平，往往也和球员的逆反心理有关，这便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可悲的是我们依旧死抱着不放，国家队的领队似乎还只是球队的“政治委员”，他的能耐就是喊号子叫政治，就是监督球员的思想，就是动不动说这个意事品质差，那个作风不顽强，起的作用总是相反，无形中和球员演化成一种对立关系，球队的战斗力当然得不到有效的发露，学会在新的体育观念中把握人的心理是足球界上层的新课题，但你根本不能指望已经形成了固定思想价值体系的遗老遗少会有所进步，这是一些注定要成为中国足球发展障碍的人，只能寄希望于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大浪淘沙。

## 16 中国球员的进步

现代体育伴随着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正一天天演变成单个人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个人显示能力的一种特殊方式。足球作为一项集体项目有它相对的区别，它是把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的群体对抗，但关键仍旧取决于单人发挥程度，每个人都有了很好的发挥，一支球队便显示出群体的合力。现代体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个人荣誉和个人尊严，在赛场上每一个球员与其说是为集体的胜利而战，莫不如说为个人的荣誉和尊严拼搏。

中国球迷都记得‘97赛季上海申花客场战国安的场面，雄霸一时的申花被国安的外援摧残得枝叶凋零，1：9的比分不仅是上海队有史以来的输球之最，在中国的联赛上也前所未有。范志毅在赛场上就已经泪流满面了，此后许多天范志毅面对摄像机仍然不能克制泪水，他只是喃喃着：“太丢人了，太丢人了……”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外围赛中国首战伊朗失利，次战卡塔尔幸运战平，中国队只剩下半口气可喘，如果再输给沙特阿拉伯就等于吐出最后一口气了，即便打平也相当于死掉了。中国球员自己和自己说：“再这么打，别说对不起别人，连自己也对不起。”我想这两个例子已经足够了。

“丢人”、“对不起自己”，其实正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在竞技体育中的一种朴素的表达。上海申花输得如此难看，范志毅最伤心的是作为一个球员个人“太丢人了”，这是对自己的个人尊严被伤害的本能反应，有了这种反应的球员，才不会把输球看成是大家的事。相反，他理解为是一种个人的失败。就像孙继海，在联赛中球队该赢的比赛没赢，别人虽有遗憾，但毕竟没哭，而孙继海却一边退场一边就哭了。他的教练喜欢孙继海争胜好强，但他根本没能看到一个新型球员对尊严和荣誉的重视，孙继海其实也把胜负看成是个



人的事情，因而球队的胜败荣辱就是个人的胜败荣辱。我们的教练员们还只会使用自己的经验，他们的个人修养还没有能力总结那些经验和扬弃经验。

国家队的出师不利刺激了年轻人的自尊心，他们突然悟出了最直接的道理：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踢球，国家队踢不好事实上是自己踢不好，受伤的首先是自己的心。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国家队球员，才会想到大家聚拢到一起研究战术，才会把什么“跨世纪”“本世纪”一类的玄话丢到一边。个人的尊严在这种时候很天然地变成了一种集体力量，他们在接下去的比赛中放开手脚拼死一搏才显得浑然天成。国家队的成年人们这一回有些揽旭，他们只是不得不做出赞赏的姿态，但他们的自尊心也受到了损伤。问题是自尊的出发点有本质的不同，一种是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战，另一种是权威受到挑战而羞恼。后者无法真正理解球员的心态，因而此后的日子里他们仍旧要不停地开会不停地重树权威，但漏洞已经出现了，相互间已经失去了深层次合作的可能，本来要求教的年轻人给中年人们上了一课，年轻人也通过自身的团结而证实了自己并非那么低能，并非那样“技不如人”，他们不可能不反问：“到底是谁无能和技不如人？”一支球队最害怕的就是球员对教练的信心发生动摇，更害怕球员因此而产生抵抗情绪。中国国家队大概从未像 1997 年这样出现如此重大的危机，从我的角度看，它恰恰表明了中国球员职业生涯的新起点，一代有头脑重视自身价值的球员正在这种残酷的世界大赛中诞生。世界杯在法兰西的日子大约又没有中国队可以一显光彩的机会了，但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球员迟早要走上一回的。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外围赛留给中国足球唯一的财产了。

在国内，大部分球队只是中国国家队的翻版，都用沿袭几十年不变的思维体系指导着球员的行为举止，但存在比其他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给很少受教训的中国球员造成的迷惑和自信怎么讲都不算过分，他们虽然不得不去开会，不得不听你宣读报纸和文件，虽然不得不讲高政治、高觉悟的话，虽然不得不跟领导们保持相同的口径，但他们有自己更实际的想法：踢好球多挣钱。我们的教育和球员的思路距离如此之大，只能造成管理上的困难，无形中降低了球员的训练热情和自觉性，球员的技术水平在这种状态下当然很难提高。

## 17 金钱是现代足球的双刃剑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非常需要一大批具有新观念、对足球运动的自身规律有所了解的人去指导和管理俱乐部。现代足球已经不是贝利为代表的艺术，而是马拉多纳、罗纳尔多为代表的金钱，这既是足球运动的悲哀，又是足球运动在商品时代的必然结果。马拉多纳在足球比赛中的杰出表演使他成为暴发户，他带给足球的负面影响比他对足球的贡献要大；马拉多纳似乎是一种象征，他无疑成了许多球员的榜样，人们能原谅他的许多恶行，只因为他是一个足球天才。罗纳尔多虽然年纪很小，但他在转会会上花费的精力几至和马拉多纳进出法庭一样多，罗纳尔多比马拉多纳精明，他更知道怎

样才能哄抬身价。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足球在今天正在演变成金钱大战，谁都不可能在这种战争中成为局外人。

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挥霍，但中国足球已经在中国体育中成为首富。我们没有超级球星，但却不乏超级富翁。金钱的起点高出了球员的起点，于是在这种不平衡中球员就更容易丧失进取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常规：人们往往容易同患难却不能同享福，大家都穷时能团结奋发，所谓穷则思变；富了反倒出了问题，都斤斤计较起来，相互争斗起来，不思进取起来，中国足球如今正陷进这个泥潭中不能自拔。这是由于我们误解了商品价值规律造成的恶果，它一旦开始就很难重新调整，它会沿着自己的轨道行进，想中途煞车只能是车毁人亡。可以这么说，足球的改革不如其他领域搞得稳健，它有点像大跃进年代那样冒进，升了虚火，发了高烧，待头脑开始清醒，一切都已形成了格局。我们一直这样宣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砸烂铁饭碗大锅饭的聪明举措，但原封不动移植到足球运动中就要出现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球员的水平和他所得的利益反差过大，一群虚假的球星因此成批地产生又成批地消失，而足球市场却在这种形势下越发失去了控制。足球的整体水平虽然呈上升趋势，但恶性循环又抵消了这种上升势头，我们反倒和亚洲同行拉大了距离。当年的亚洲一流球队如今面对伊朗、韩国、日本、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都显得自惭形秽，甚至和卡塔尔、阿联酋、也门这样的对手作战也毫无优势可言。中国足球从未像九十年代这样让人泄气，几年的职业联赛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正处在最危急的时候。

如果足球人看到了并且乐于承认这个事实，就有必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足球战略。前边提到思想观念问题应该是首先要调整的一环，如果在这种不利形势下给人的价值重新定位，才有可能激发出人的自尊和潜能。

这其中最首要的，是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重新给自己定位，首先纯正自己的内心，然后才好教育别人管理别人，这样或许能早日终止足球市场的恶性循环。如何做好混乱时期人的工作，应该是中国足球界最为迫切的工作，它甚至比冲击本届世界杯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世界杯的冲击一旦成功，中国足球的诸多问题都会被遮掩过去，我们的形势又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我们一下子就成了亚洲强队，我们的职业联赛一下子就变成了最成功的联赛，我们的教练一下子就又成了最好的教练……什么都成了最好的，表面的和一段时间的胜利肯定会使中国足球自满自足，因而更加固步自封更加恶性循环。

因为这个，我也愿意冲击失败，它会使全国对足球关心的人去反思这几年的足球改革，去质问管理中国足球的人都干了些什么，因此足协才有可能真正地检讨自己，真正地感到自己坐在火山口上，这种人只有烈火烧向屁股，才有可能跳起来行动。

当然，这也同样是中国足球的悲哀，最需要做思想工作的对象恰恰是那些给别人做思想工作的人，最该亮红牌的恰恰是给别人亮红牌的人，最该听现代足球课程的人恰恰是给别人上足球课的人，一切都在这种不伦不类的模子里铸造着，中国足球的翻身之日确实实长着呢！但愿本届世界杯外围赛是个转折点。

赢球的感觉真好。

中国队赢科威特的感觉真好。1997年10月10日凌晨的那种感觉真好。中国球迷要获得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容易，这让人感觉格外好。

郝海东的入球大约让所有人都吃惊，吃惊更大的肯定是中国队和郝海东自己。科威特人本来想先发制人，但没想到让中国人抢了先手。他们显然被激怒了，接下去的进攻让球场上助威的中国球迷鸦雀无声。区楚良连续扑出了科威特两次射门，但科威特的进攻反倒更加凶猛，这伙子西亚球员似乎在进行射门表演：远射、挑射、铲射、甚至有很漂亮的倒勾。中国球员又有些混乱，突如其来的进球和对手突如其来的反攻都有点不能招架，很快就让科威特人攻进了一球。

那个失球让我非常愤怒，我大声斥责区楚良。小暑说：产区楚良冲出来了，怪不得他，他还扑了两个球呢。”我说：“扑出二十个球也不能说明什么，你不知道守门员意味着什么。”小暑说：“怎么不知道？”

守门员是半支球队。“你可以看看慢镜头，看！”区楚良冲出来了，他只是做了做样子，仿佛国家领导人在招手致意。区楚良实在潇洒得过分了，他不该如此大度地让科威特人轻易就踢进球门。我一直讨厌这个嚼着口香糖故作轻松的门将，他只是一个在热身赛中才有上佳演出的明星，在生死大赛中他从来都是一个胆小鬼。慢镜头放了三次，每一次都表明区楚良可以阻挡住皮球，但每一次都说明区楚良招手鱼意然后若无其事地目送皮球入网。

科威特进球之后双方又平静下来，中国队的攻势在中场哨响之前有所恢复，科威特似乎满足于扳平，他们开始玩控制节奏的把戏。下半场开局之后科威特球员的表现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是满足于平局，而是体能下降不得不放慢速度。上半时二十几分钟连续不停的进攻得到了收获，但也提前支出了体能储备，他们正在犯中国队主场斗伊朗时所犯过的错误。这一回中国队成了伊朗人，虽然中国队的攻击能力比不上伊朗人，但也足以让科威特品尝“黑色一分钟”的苦果。

下半时中国队打出了戚务生组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好球。中国队的体能优势在后三十分钟充分显现出来，皮球在科威特的后场窜来窜去，每一次拼抢都是白色球衣的中国球员得到皮球。一零讲究技术讲究小范围配合的科威特频频失误，他们不时大脚破坏，一副快战求和的样子。中国队的高峰在进行了几次极其不负责任的跑使之后终于攻进了致胜的一球，此前高峰有些漫不经心，拿不住球也跑动不积极，但他到底解决了战斗，仅这一脚就足以表明他并非一无是处，更表明在攻击力不强的中国队中，高峰是不可弃之不用

的球员。不管怎样批判中国足球，但我首先是中国的球迷，为了这场赢球我盼了很久，于是兴奋得很难入睡。眼前一直是中国队排山倒海般的进攻场面，那的确是一波接一波一浪推一浪，即便不赢也会让中国球迷兴奋一回的。一向谨小慎微的李铁在这场比赛中打出了刚进国家队时的那种气势，他至少有三次直插对方腹地，如果能有更宽阔的视野，中国队就能更早些得益于他的插上而得分，只可惜李铁都没能及时把球分给同伴。孙继海的进攻显得坚决

和有力，他一脚小角度射门击中了门柱，皮球和门柱撞出的声音让人振奋；最后一次进攻中孙继海一直冲向弧顶然后又斜插右肋，一个科威特卫士只能跟随孙继海移动。高峰的机会就这样来了，他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步履蹒跚的防守者，高峰向内突然变线，在对方守卫尚未到位的瞬间抬左脚射门。在国内联赛中，弧顶一带是高峰远射得分最多的区域，他不止一次让国内同行尝到了那种抽射的滋味。他总是一扣一带然后发力抽射，皮球斜刺向大门上方，在临近球门时突然下降，皮球于是向下直冲入大门。科威特门将托了一下，但那种弧度中运行的皮球仍然按预定的轨迹飞向球门，球还是进了。我特别欣赏这种入球，'90 世界杯赛中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就最善于这种大力抽射，他就是在弧顶用这种方式攻破了乌拉圭人的球门。我能清楚地回想起那个人球，塞雷纳护佐皮球然后轻轻横拨，斯基拉奇正好从后杀到，在两名乌拉圭后卫抬脚之前一脚抽射，皮球似乎要破空而去，但在临近大门时突然下降，所有人都目送皮球沿着一条奇妙的抛物线进入球门。这种射门要求突然、大力，并且要踢正部位，还要用正脚背触球并且有一个提拉动作，只有几种力量都综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使皮球按这种奇妙的轨迹运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球员射门时要有强烈的自信心和不能犹豫的果断。

中国队就这样赢了，赢得很精彩也很合理。这就是中国球员都能解放自己的正常表现，他们比起别人并不相差很多，一旦自己解放了自己，和任何一支亚洲强队都有一搏，而科威特和沙特队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强队，他们自身的弱点比优点还要突出，只要抓住这些，我们总是可以战而胜之的。

赢了这场球、中国队的日子又好过了一些，一支成熟的球队的标志就是能把握住机会，把比赛导入自己善长的战局之中；成熟的球队还有一个更难能可贵的特长：它能在困境中保持冷静并且最终奋起。在这方面，德国的足球是我们的楷模，它在大赛中屡屡制造反败为胜的奇迹，更多的是它善于把对手引入自己的节奏中作战，从而取胜。亚洲的韩国队也在这方面有出色表现，中国队距成熟两字似乎还很遥远呢。

接下去中国队就要挑战伊朗，这几乎是一场生死之争了。

我从来不把科威特看成是亚洲一流，虽然他们在 1981 年获得了进军世界杯的资格，但此后的科威特再没有什么更好的表现。如果说不成熟，这是一支最不成熟的球队了，它可以战胜韩国队，但总是不能取得好成绩，它和中国队一样经常阴沟里翻船，这次世界杯外围赛它注定成为中国队的垫脚石。欢迎它来中国。中科友谊万岁！

## 19 大连的现实

大连市一直是中国足球的重点城市，几十年来这个城市几乎成了中国国家队的策源地。

平均每三名国脚中就有一个大连球员，四十多年来这个城市有七十多人入选了国家队，这些人中不乏中国足坛中的风云人物：陈家亮、桑廷良、盖增圣、李应发、戚务生、迟尚斌、贾秀全、马林、傅玉彬，还有正在征战，

98 世界杯外围赛的张恩华、李明、孙继海、徐弘。

在 1984 年的中国足协杯赛中，十六支甲级队中有大连球员八十七人，而这一届足协杯的前四名恰巧是以大连人为主力的辽宁、八一、大连、沈阳部队。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中国足球差不多就是大连足球，就如同基辅足球就是乌克兰足球，莫斯科足球就是俄罗斯足球。

在足球发达国家，各俱乐部之间人员流动很大，人们已经很难把国家足球和某个特定的俱乐部联系在一起，但在那些才刚刚用经济做杠杆去撬动足球的国家，最好的足球城市往往就代表了他的国家队。正是从这个事实出发，我才认定大连万达的 47 场不败在中国足坛没必要大惊小怪，一个在国家队中占据绝对主力位置多达五人的球队理所当然打败天下无敌手；万达还有许多入选过国家队的球员，足足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国家队，试问别人凭什么赢它？它的另一面是，大连的不败大连的夺冠真的那么伟大吗？它不应该对中国足球的整体落后担负更大的责任吗？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分解开始，这或许能让大连人自己也从兴奋中解放一回。

大连市总人口五百多万，其中市区人口两百五十多万，这个城市相当于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总和，相当于丹麦的总人口，比瑞典少比挪威多。大连的足球人口据大连人自己统计达到 28 万，从事足球训练的人有 4000 多人。也就是说，大连是真实的足球城，它甚至相当于一个或几个以足球为主要运动项目的国家。如果大连的足球水平确实很高，它完全有条件组成一支国家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至少可以成为一支在亚洲所向无敌的强队。大连足球虽然为国家队输送了七十名以上的球员，而且仅从八十年代以来就达到六十名上下，但大连国脚照旧没能改变中国足球失败的命运，几乎每一次失败都能看见大连籍国脚的泪水。

大连球迷肯定已经愤怒了：难道大连足球反倒成了中国足球的罪人了？

大连足球对中国足球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谁看不到这个或者故意歪曲只是说明谁的心术不正。就如同当年有人说“十连冠累不累”一样，如今大连万达的不败是靠自己的实力打出来的，不能因为不败就降低自己的水平，“十连冠不累”，“万达还要不败”。万达如果败了，必须败在强大的对手脚下，只是这种对手还没有产生。时下的大连队，只有自己才是敌手，打败它的只有它自己。就像亚洲区十强赛中的韩国和伊朗，车范根说：“韩国队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古汉说：“只要不输给自己，别人就打不败我们。”

差别只在于韩国和伊朗面对的是亚洲诸强，大连万达面对的是中国甲 A 的球队。以中国国家队在亚洲的实力，我们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大连万达的老大只是低水平竞争中的产物，也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意思。

建国将近五十年，还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大连这样占据着中国足坛霸主地位，“十连冠”的辽宁队其实也就是大连队，只不过旧体制把大连足球戴上了辽宁省队的帽子罢了。广东曾经和辽宁对抗过，如今江河日下已经沦落成二流球队；上海也曾得过冠军，但属昙花一现；北京、山东、天津都曾经爆过冷门，但终归不成大气；解放军队一直在甲级驻足，但他们主要依靠的还是大连球员。完全可以让大连球迷骄傲也完全可以让大连球迷心酸，就看你是如何看待大连足球和中国足球的关系了。

当我们把大连足球重新放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中去考察的时候，我们便不能让大连足球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大连只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大

连足球毕竟是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它的水平不可能超出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足球人口的多寡，入选国家队人员的多少，都不能证明大连足球凌驾于中国足球之上，它既代表了中国足球最高水准，就同时表明了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准还相当低下。

我谈到了教练水平整体低下的因由，也涉及了现行体制下人的思想是如何落后于时代，那么，在足球自身的发展中肯定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拖住了中国足球的滚动的速度，要逐一分析清楚的确是太困难了，我只希望抓住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

## 20 民族情结阻塞有效交流

先说中国足球最要命的一个问题：缺少与足球强国的有效交流，足球的闭关自守在各项运动中表现得尤其顽劣。

这其实是一种很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做怪，是近代中国盲目排外在现代中国足球上的延续。我很想把它和民族的东西分割开来，但看样子要分割它如同挖出心脏去检查病因一样荒唐。足球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产品，它没办法挣脱国家、民族和历史的制约，踢球时大家都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规则之外的东西就带着各自的印记，它们甚至制约了一个国家足球的走向和进步的速度。我们也在试图向足球发达国家学习，学巴西，学德国又学英国，但都不能学到真谛，这中间有一个人们不曾注意但却非常重要的因素阻碍了学习——我们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放下架子，并没有真的想从头学起，我们只是“洋为中用”，这种典型的“洋为中用”适用于很多领域，但却很难适用于体育。竞技体育是硬碰硬的东西，它往往简单到“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的地步。它不是哲学不是宗教也不是党派纲领，它是人的精神和技能的结合，而学习的东西从根本上讲是技能，这种学习稍有虚伪便会一无所成。而妨碍中国足球学到技能的深层原因恰恰是精神，这种精神恰恰又不是体育精神，它源于中国的独特历史。这种历史决定了我们对外的心态总是不能平衡和达观，学习时就难免先人为主有了某种拒绝，有了这种潜意识的拒绝，任何学习都只能是事倍功半。

中华民族曾经是文明发达的地域，我们曾经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非常伟大的贡献，可以说古代中国一直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但不知什么原因中华民族在近代就演变成一个落后的民族，曾经是祖先的辉煌使后代过分相信自己的强大，一种有理由的自信妨碍了我们的进取精神，我们用轻蔑的眼光看待同类，把别人都看成“蛮夷”和“奴”，而别人正是利用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他们对中国的皇帝礼拜有加，学去了中国人创造和发明的所有东西，洋人真正领会了“中为洋用”的核心，他们很快便迎头赶上并且超过了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近代史的屈辱正是在这种彼长此消的背景下开始的，而这个时期的中国人还停留在“世界中心”的梦想里不能苏醒。当洋人要求和中国平等对话时，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们的辞典中没有平等这个条目，洋人却在自己的发展中确立了“平等、自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上

去是掠夺和反掠夺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的冲突，双方在这种时候都已经视对方为野蛮和愚昧，胜负只能决定于武器的批判。

战争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血肉之躯和英勇献身并不能抵抗洋枪大炮和铁甲战船。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无论哪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对洋人的仇视转化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直到毛泽东，也还在宣传“原子弹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普通中国人并不渴望落后，只是封建时代的当权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坑害了自己的民族。世界发展史也都表明了相同的情形，腐败的统治得以维持的最好方法是实行“愚民政策”，“愚民”最有效的方法是隔绝人们与外部的往来，隔绝的唯一手段是制造出虚假繁荣和没有参照系的强大。

清政府在这点上登峰造极，它一方面割地赔款，一方面还要保持天朝权威。只是由于中国民众身受洋人之害，民族矛盾才从此深植内心，在此后的百十年里始终对洋人持仇恨、怀疑和排斥态度。在这种民族情绪后面，是我们对洋人的畏惧和害怕。问题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自说自话欺骗自己，而一旦真刀真枪打了，就难免溃不成军。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在近百年来落到了最低点，而当代中国尚未把这种民族自卑情结完全解开；改革开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这种情结，但中国人终于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懂得了要振兴自己就要虚心学习进而大步追赶，国富民强之时中华民族才有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十几年中国的大门真正向世界敞开，我们用一些损失换来了更多的进步。足球当然也是开放的受益者，只是它的进步更多的受到了人为的阻碍，说人为的阻碍，绝不是说足球人都是一些坏人恶人，这只是一批满脑子“自力更生”支配下的爱国者，不幸的是这些人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太过单纯，往往反倒阻碍了自身的进步和强大。

## 21 新时期的叶公好龙和夜郎自大

徐根宝兵败之后，中国足球引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洋教练。虽然中国足协和足球界对这种举措分歧不小，但屡战屡败的局面也确实推动了聘请外籍教练的进程，施拉普纳在中国所受到的欢迎也表明中国球迷对本土教练失去了信心，在那段时间，施拉普纳成为中国足球之神就没有奇怪之处了。随着国家队在伊尔彼德的失利，我们对施拉普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同样正常，比赛的结果最能说明问题，施拉普纳即便真的有水平，但我们确实没看到他如何显示。接下去就换上了本土教练戚务生。这是一个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我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想到的是中国足协在请洋教练的时候并没有发自内心的诚意，稍懂足球的人都知道国家队教练的首选条件是这个人是否有率队参加过大赛的经历，而且必须是很成功的经历。比如说来中国的南斯拉夫人拉德和前苏联的内波姆尼亚奇，他们都有把弱队带进

世界杯赛场的历史，后者还创造了“非洲雄狮”的奇迹。施拉普纳虽然来自足球强国，但他只是德国足坛上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他的曼海姆队的确打上了甲级并且当年就取得了好名次，但接下去施拉普纳就去做生意了。车范根知道施拉普纳，他只是告诉中国同行，曼海姆队的战术简单但很实用，这支球队靠凶狠和身体踢球，一旦强队了解了这种打法，曼海姆队就无法在德甲立足了。据说马克坚一行到德国进行了考察，但我有理由怀疑考察的认真程度和可靠程度。德国的好教练多如牛毛，偏偏选中施拉普纳不能不让人感到疑惑。不管怎么说，施拉普纳的水平显得太业余了些，战术没有，队型没有，只剩下一群小伙子在足球场上瞎冲乱撞。眼界还不那么开阔的中国球迷也不免要问，洋教练怎么这样差？中国教练也不会是这种水平吧？花钱请洋人不合算吧？

中国足协放下了所有的权力，把一切都交给了施拉普纳去管，这是他们第二个让人怀疑的地方，这种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先例，但我们干了。

我的想法是：请洋教练是足球决策层为缓解国奥队失败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方式，是为了平息中国球迷对本土教练的不满而不得不为之，在他的真实方针策略中，从未打算让外国人占据中国国家队主帅的位子；这也是他们为了表明新的领导机构是开放性和革命性的一种姿态。我想施拉普纳的命运早就在这层人士的预料之中，他们只是想由此证明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洋教练并不比土教练强，中国教练在施拉普纳闹剧之后登上舞台就顺理成章。施拉普纳也没有实质性的损失，他原本就是一个商人。在足球上失意并没有影响德国老头的生意，他甚至在中国扩大了他的商业地盘，开始推销施拉普纳啤酒。中国足球却因此受到了格外巨大的损失：开放性收缩了，请外教的呼声减弱了，低水平的本土教练重新领导了国家足球，一切又都恢复了过去的模样。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才更加怀疑这个转折是人为造成的，它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现实和世界足球的现实，它只表明了“洋务”派的失败和“本土”派的胜利，最终是一种保守势力重新掌握了中国足球的生杀大权。我说的保守势力并不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也真心地希望中国足球腾飞，但他们不愿让这种腾飞假他人之手完成，他们更想由自己去完成。问题仅仅在于，这些人不知道足球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是孤立的，它必须融入这个传统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世界的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它的核心是相互间的对话和交流。足球并不能有所例外，我们落后就要学习，这里不涉及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体育有自己特别的精神，我们必须尊重这个精神。

我们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等项目在世界上领先，外国人就想方设法请我们的人执教和参赛，所谓的“海外兵团”正是由外国人的礼聘才形成的，没听到有谁讲过洋人不要脸。洋人在这些方面比我们更有世界性目光，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全球大家庭中的普通分子，不要还抱着旧有的“世界之中心”的玄想过日子，更不该把体育的正常交流看成关于国家民族尊严甚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基本的也是最显著特点就是和外界的交流、向先进国家学习，也就是这个问题才格外受到非议。说穿了依旧是几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包袱压迫着我们，使我们一旦面对了开放就想到“八国联



军”的入侵，就想到了屈辱的殖民史和洋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自力更生”的提出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如今世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并不是由一两个国家就可以主宰世界，中国的处境也有了变化。

我们迫不得已才进行了“自力更生”，如今可以用更便捷更省力的方式得到更大的实惠，为什么不让人庆幸呢？中国的经济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开放和搞活是首要的策略，体育的腾飞同样得益于这个策略。

足球是个例外，它并没能很好地使用这个策略，它还停滞在相对愚昧的时代。只有重新调整头脑中的思想观念，我们才会老老实实真心诚意向足球发达国家学习，才会不再演出施拉普纳式的闹剧。在新的时代下重新理解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重新理解引进和自立，应该是中国足球界最迫不及待的问题，这个东西解决不了，我们依旧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外部世界，我们依然还会在黑暗里摸索许久。

对外国人的仇视和不信任不仅仅存在于高层人士之中，开始的阶段中国球员也有类似的过敏反应。职业联赛第一年，郝海东和广东外援大打出手其实也是同样情绪在起作用；降组后的辽宁队引进了乌拉圭外援、我们的球员在训练中甚至故意踢人而且双脚飞踹，恨不得把人家的腿踢断。情绪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教练员同样这样反问：“洋教练有什么了不起的？”徐根宝就是顶不服施拉普纳的人，肖笃寅也是，陈亦明也是，这怪不得他们，谁让你没能引进真正高水平的外援来呢？问题是这些人不应该由此就认定自己行，你只是面对外国的三流才会有此信心，真正遇见大师仍旧什么都不是。

9月中旬去中央电视台参加他们的《实话实说》，主题是关于甲A是否要引进外援。我有些吃惊，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要讨论这种虚晃晃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有一批人大委员联名写信，状告足球引进外援妨碍了本土球员的生长，还有一个理由是凭什么把钱都让洋人挣了？节目搞了很长时间，播出时就删得差不多了，但基本上反映了讨论的面貌。别说，还真有反对引进外援的，理由恰恰也是那两条。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种大中国的民族情绪起作用，许多人就是从感情上不肯接受引进的现实。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人，但他们的爱国热情用错了地方，他们本可以去大连的金州体育场为中国队加油鼓劲，去同声高唱国歌，那时候的爱国主义才显得更真实更有用处。

主持人是一个很机敏的年轻人，他很客观，这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的特色。中央电视台的年轻人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经常假装着没有倾向性。讨论当然没有结论，但赞成引进的还是占绝大多数，大家只是反对引进“水货”。这也应该看成是对中国足协的指控，如果不是引进施拉普纳，也不致于戚务生赶鸭子上架把国家队糟蹋成如今这副模样。恰好那一天有许多从大连赶到北京的球迷，成都的、襄樊的、重庆的、武汉的，差不多都很激动，都在说要好好学习欧美足球，一定要引进高水平外援。北京国安队的领队还说外援给国安带来许多好东西，中国的年轻球员憋足了劲要赶超外援。杨群还说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球员也会成为别的外援。黄健翔说外援虽然挣得钱多些，但他们给中国球市带来的收益更大；国安的球员要拿工资，还要养老金和住房，相比之下，不能就说钱让外援赚了。毕熙东说挣钱多少有个生活起点问题，外国球员的生活起点高些，我们看他在中国挣得多，但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就不算多。

但反对请外援的人最终还是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只能自己救

自己。”

看看，一下子又把事情扯到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上去了。没有谁把外国人看成是中国足球的救世主，我们只是因为落后才去学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不过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然后才有能力自己救自己。中国足球的发展最终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当然要自己救自己了。

## 22 学学日本抓住我们的机遇

在中国足球的现实中，从根本上改变观念肯定至关重要，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和快，中国足球就能早一些和世界足球的潮流汇合，否则我们肯定要越追越远。

我们的近邻日本是世界上民族意识最强的国家之一，但战后的日本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一个以“大和民族”为世界中心的国家成了一个最善于学习的国家，也成了最能吸纳外人精华的国家，在这种新的国民精神指导下的日本很快就发展成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家，如今的日本的确又重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在足球方面它也不甘居于亚洲中流，它照葫芦画瓢，还是引进。它希望引进能带来自身的进步，日本人花了数不清的钱请了法尔考、济科、布赫瓦尔德、莱因克尔、斯基拉奇、劳德鲁普、斯托伊科维奇，还请了奥夫特、温格一大堆大球星和外国教练。短短几年，日本就一跃成为亚洲的强队，谁碰到它都难说不是生死之战。日本足球如今只欠缺一份大赛的经验，一旦这个方面有所补充，它肯定将是老牌亚洲强队夜不能寐的心腹大患。

不说日本，我们的周边国家都在这么干，其中不乏那些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越南就请了德国人。

其他亚洲足球强国也这么干，沙特、科威特、韩国，只有几个不肯改革开放的国家才拒绝外籍教头，比如说伊拉克。足球发达国家也并不只相信本土教练和球员，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格兰、荷兰，这都是传统的足球强国，但他们依旧把足球搁在传统中，把交流和引进看得格外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比你差的比你强的都这么干，你凭什么就要“自力更生”呢？这种近视的爱国主义实在有害，它最终只能导致我们越发落后越发挨打。

’98 世界杯外围赛是又一个历史契机，中国队出线与否又会给新问题留下两个答案。

如果我们能全面客观地评估自己，中国队出线与否都不能表明中国足球在世界上有了一争高下的实力。我们必须坚定自己的方针和策略，加大引进的力度，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国家队，只有全面引进，我们的足球思想才会有质的飞跃。和王健林的会面很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正是王健林对引进外籍教练方面有十分坚决的态度，我才敢讲大连万达有可能给中国足球做出新的贡献。上海人在这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这或许是上海一直处在中国对外交流的前沿的缘故。上海人在引进外援方面做得坚决，从斯托伊科夫下课到安杰依登台，申花俱乐部彻底打消了本土教练重执申花帅印的念头，申

花等于向足坛宣告：一定要在这方面干到底，甚至可以置申花的现实战绩于不顾。上海不仅仅是申花，其他的几个俱乐部也采取了相同的方略，豫园、浦东都是外籍教练，而且上海舆论和球迷也都表达了他们的支持。遗憾的是其他俱乐部缺少这种革命的环境，他们还是满足于在自己现有的资源下折腾。比如说辽宁队，下了杨玉敏上李树斌，下了王洪礼上杨玉敏，下了杨玉敏上王洪礼；比如说广东队，下了岳永荣上陈亦明，下了陈亦明上郭亿军，下了郭亿军上岳永荣；越是足球历史悠久的地区，这种闭关自守越严重。他们总是在内部换来换去，还是一些老面孔老方式老打法老思想，就是不肯放下架子请外人。在这种地区，他们一直认定“我们有中国最多最好的人才”。这种想法或许不错，但他们就是不愿正视中国足球整体落后的事实，就是不肯屈尊求教于天外之人。

从全国十几支甲 A、十几支甲 B 的实际情况看，我们面对着相当顽固的守旧势力，这种传统势力并不容易就让出地盘，学习和引进只是在有限的几个俱乐部里行得通，大部分俱乐部还认定“中国国情”比足球规律更能决定一切。我们的大部分中国教练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愿有外籍教练带球队，中国助手起到的作用大部分都是消极的，虽然没有谁傻到公开做梗，但暗中拆台的事屡干不爽。从施拉普纳到维尔纳再到浦东的乌拉圭人，都是在莫名其妙中就卷了铺盖，外籍教练的直来直去在中国助手的太极神功面前很快就一败涂地。我敢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中国教练没有真的为球队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中国足球的大计着想，在现实的个人利益面前，他们的爱国主义和事业信念只是一堆骗人的空话。

## 23 关于“特殊国情”

自从中国因政治制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创造了“特殊国情”这一政治词汇之后，许多事情一旦遇到冲突便使用它来解释。随着改革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展，“中国特殊国情”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在足球界，这个概念不带积极意义，它成了向外界学习的一个障碍。俱乐部不能向国外看齐，是因为“特殊国情”；引进外籍教练不成功，是因为“特殊国情”；球员市场混乱，是因为“特殊国情”；反正一旦出现了问题，一句“特殊国情”就遮掩了一切，仿佛“特殊国情”是一个万能的借口，而使用这个借口的足球人几乎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扭曲了“特殊国情”的积极意义，把它变成了保护自己既得利益、不思进取的理论武装。

对足球来说，它虽然因民族特质的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但足球本身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变更。对于同操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来说，他们和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一起构成了美洲足球，它和本世纪九十年代才为人注意的美国足球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战术模式。美国足球更趋同于欧洲，而欧洲足球虽然有拉丁派和力量派，但整体上又区别了美洲。作为一项体育项目，欧洲的强大足以影响世界足球的发展，往往哪一种足球率先进入哪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足球就染上了闯入者的色

彩。比如说非洲足球，它们都和法国式的足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足球既有很好的技术同时也有更强烈的侵略性，这肯定和非洲人先天的生理特点有关，如果说足球受“特殊国情”的制约，往往在这些方面才显现出来。我的意思是说，球员的先天生理条件的不同才是真正意义的“特殊国情”，这些条件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适合于踢哪一种足球。欧洲人的生理特点和非洲人、美洲人都不相同，他们只能使强壮和战术结合得更好才有可能抗衡美洲人的灵巧和柔韧。欧美近百年来一直难分高下，都是因为一直看重自己的“特殊国情”，各有长处又各有短处，谁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对方的长处，谁学得更快更好，谁就会抢占先机。94年美国世界杯赛巴西人能杀出欧洲人的包围夺取冠军，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加强了战术方面的革命，他们学到了欧洲足球的理性精神，放弃了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表演性踢法，它更像一支欧洲拉丁派球队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巴西足球。哥伦比亚人不信邪，它死抱往南美传统不放，其结果是每场比赛都能很长时间地戏弄对手，但最终还是被对手抓住时机一蹴而死。

对亚洲足球来说，近几十年来也正因为师承不同的足球传统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西亚国家还有东亚的日本，他们都把南美足球作为自己的榜样。

对西亚的球队来说，他们学巴西学阿根廷似乎更合适些，阿拉伯人的身体条件似乎天生与南美足球有缘分，也正因为如此，西亚足球才有可能在94年世界杯中闯入十六强。日本人学巴西有些勉强，虽然他们也努力像巴西人那样跳桑巴舞，但总是跳得很僵硬。我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更适合南美人的那种奔放和无拘无束，但他的战绩至少说明他们还没有成功。同是西亚人，伊朗的足球却染上了欧洲的色彩，这是一种更崇尚力量和战术的球风，肯定是伊朗人的身体条件更适合于接近欧洲，因此伊朗足球在亚洲一直是很可怕的力量，如果不是战争不断破坏了伊朗人对足球的注意力，这支球队完全可以像土耳其一样和欧洲的任何一支球队杀个天昏地暗。韩国做事肯定要区别于日本人，他们老早就瞄上了欧洲，早年有车范根独闯西德，后来又有金铸成踢德国甲级联赛，这或许是德国式足球在韩国人心中扎根的潜在因素。韩国人讲纪律重体力热心于战术设计，这使他们能连续进入世界杯决赛圈，虽然至今尚无胜绩，但毕竟一届比一届踢得更好，它还差一点逆转了老师傅德国队。克林斯曼赛后心有余悸，对韩国人的顽强和努力惊叹不已。

轮到中国，马上会发现一个奇怪的足球。我们学巴西、学德国、学英格兰、学匈牙利、学俄罗斯，但最终没能把任何一个学成。从这方面看我们并不着重“中国特殊国情”，似乎我们的国情适合任何一种足球又对任何足球都不适合。我们派出了一支“健力宝”，在巴西折腾了好几年，结果一比赛就显示了它的不堪一击；我们还派了一支国家青年队去德国和俄罗斯临阵磨枪，结果东亚运动会上让韩国人灌了一个0：7。

如今又要重新挑选少年先锋再去南美和欧洲，看样子并不看重“特殊国情”，我们只是在引进时才看重中国国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走出去”只会给中国带来好处，而“请进来”则会直接威胁中国足球平庸之材的生计？“走出去”可以有人享受肥缺，“请进来”则有人要丢掉饭碗。正是因为这个，“特殊国情”才只在“请进来”的问题上生效，而“走出去”就没有了效力。我说中国足球人彻头彻尾强奸了“中国特殊国情”，就是源于对这种特殊现象的存在。我得不出更好的结论。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并不复杂，穿

过冠冕堂皇的说辞你一下子就能看见现实利益的作用。其实中国足球到今天依然在“学习”上左顾右盼，一直用“特殊国情”排斥引进，传统观念只是起了一个引发国人排外情绪的作用，最直接的力量是来自于中国足球人自身的职业危机。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我们就不难看到中国足球不能飞速前行的人为障碍，也不难找出排除这些障碍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按生活发展的普遍规律办事，按竞技体育的普遍规律办事：适者生存，强者生存，优胜劣汰。

如此简单的问题，但真正要去解决却难上加难。一种民族的和历史的沉积又会在新的时代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它很容易掩盖住那些低劣的品质而冠之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和“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去做”。

## 24 走出去和请进来

如果“中国特殊国情”在足球领域里不去计较政治色彩，我们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分析自身的生理特点，从而找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进而知道我们更适合于向哪种足球靠拢，或南美、或欧洲，或者什么都不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踢什么样的足球。在这种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学什么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收获，学什么最终还是一无所成。很简单的原因，一个不知道自己缺什么有什么适合什么人不可能理解老师的意图，照葫芦画瓢不会使一个平庸和昏头昏脑的人成为天才艺术家。中国有句古话“学然后知不足”，也只是告诉后人有了学问的人进一步学习之后才更知道自己的缺陷，它的前提是这个人必须善于学习并且能知道自己的不足。竞技体育和一般意义的读书学习尚有不同，它首先要求先天的身体条件，也就是说作为一项竞技运动，最基本的一点是一个人的生理身体心理有特别之处，否则无论多么顽强多么刻苦都无济于事。对中国人来说，只有找到自身种族的特点，只有在这些与生俱来的特点上去寻找模式，才有可能学到适合自己的足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才格外看重和重新注释足球革命中的“特殊国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才肯定说“引进来”比“走出去”更能加速我们的寻找，更能事半功倍地了却心愿。

“走出去”只是送出有限的一些学生，而这些学生又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化基础的孩子，他们只有感受力而缺乏分析力，他们没有把经验变成理论的能力，回到国内时间一长，又会重新消解到大的足球环境中。

“健力宝”的四名年轻人初进国家队时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很快就无法区别于在国内足球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球员了，刚刚学到一点南美技术很快磨光了，反倒不伦不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每次世界大赛中国足协也组织一些教练走出去，但我以为这种走出去名义是学足球，实际是旅游观光，只有傻子才相信看几场世界杯赛，到哪家足协参观一番就真的学到了真本事。这种走出去都是多花钱少办事和撞大运，于中国足球的长远利益没有好处。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根本不同是前者把高手请进来当老师，一个老师可以教导我们一大群学生，在经济上也比“走出去”划算。比如说施拉普纳，虽然带国家队不称职，但他的管理手法和其他如恢复手段、营养调配等等还是对中国足球传统模式构成了冲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施拉普纳一个人就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是观念上的也是实践上的，他的作用是花了几百万美元的“健力宝”无法想象的。西亚足球原是一片沙漠，但西亚人不输出只引进，虽然有点偏执，但引进高水平教练的成果是西亚足球的突飞猛进。事实上，职业联赛以来我们一直没能给外籍教练创造出自由的环境，对外籍教练的要求往往超出了学生能接受知识取得学位的能力。在这种时候我们不怪自己低能，反倒责怪老师不适应中国国情，我们总是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让高的适应低的，让好的迁就坏的。从维尔纳的下野到浦东乌拉圭人的愤而辞职再到斯托依科夫伤神上海滩，都是这种有悖于常规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非要强调“特殊国情”，那只能是我们自己太不争气太没有进取心了。一种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学生努力适应老师，前提是老师告诉我们的都是先进的东西，而外籍教练大都是来自足球发达地区，他们的执教思想基本上都是领先的。我们因自身的愚顽不能领会却偏偏指责人家不行，这就有些无知造成的盲目自信和自尊。至于思想和灵魂方面的工作，有中国助手去做，没有道理要求外人去做，这才是国情需要的不同分工，我们只学习老外的足球思想和技战术就行。我们的目的是学到好的东西消化成自己的养分，目的是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足球方式，目的一旦明确，该采取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不难把握。因此说请进来不容易丧失自己的特质，而让孩子们走出去却很难保证不培养不伦不类的足球人。一个民族的独特内涵有先天的排他性，在自身的修养尚未达到较高境界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民族气氛中虽然容易感染外族的东西，但这些感染很快又会在本民族的大环境里被排斥，因为孩子们更多地学会了某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足球方式。“健力宝”的孩子们出国留学的成果也不是巴西的足球方式，他们只是学到了一些我们在电视中经常看见的动作，但在正式的大型比赛中，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中国足球：动作僵硬、视野狭窄、战术死板，心理紧张，和成年的中国国家队毫无两样，其中入选了国家队的成年队的四名选手则更是没了丝毫巴西味，整个是退化了的中国式踢法。唐鹏举的中青队也不能学到德国人的精髓，一旦遇到了硬朗的韩国人，不是0：3就是0：7。

“走出去”貌似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揠苗助长急功近利，对打好中国足球的基础没有根本的好处。我们肯定学到一点东西，但比起请进来所能得到的效益，显然要差得多。

据说拉德先生在中国一事无成，他办起了足球学校，如果有这样一批外国能人帮我们做这些工作，肯定比请外国人当国家队主帅更有历史意义。国内球员能力差主要是从少年时代就没有接受过高人指引，他们学习自己的师傅，而这些师傅本身就是平庸之辈，倾其所有教出的徒弟也当然不能摆脱平庸。举个例子，四川全兴的主教练余东风的执教水平之低有目共睹，他也知道这一点，于是想退下去带二线甚至三线球员，乍听上去觉得余东风不为名不为利一心要为足球事业培养后备人材，殊不知余东风此举只能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利，他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可想而知。要培养足球人材，只能选拔那些高水平的教练才是上策，而我们却往往把一些被高水平竞争淘汰掉的末流教练安排去带青少年球队，这实在是本末倒置。正因为如此，本届八运会

才只见拼抢和奔跑而不见技术意识出众的小伙子出现。各个城市俱乐部的二三线球队教练，为人所知的高手凤毛麟角，如今只有高丰文、李应发、苏永舜、刘敏新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帅才能做这方面的工作，而苏指导大约只是个虚名，他的大部分精力是经商或者评球。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就可以把国外一批退休的高水平教练请进来给我们的教练做教练，给我们的足球学校做校长，这种收获肯定比送出十支“健力宝”还大。

当然，如果能派出一千个足球少年出国学习，这种量的积累就可能改变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每年有千，很自然足球人才都可能是留洋博士，也就不必在意国情的条件了。但谁都知道这属于天方夜谭，我们没办法做到。即便真的能办到，国内教练的低水平仍旧会毁了这些少年。除非把中国教练也都派到国外去，这当然更是痴人说梦了。

“请进来”和“走出去”虽然都是改革开放，但在中国的足球现实中，“请进来”无疑是更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方略。本届世界杯预选赛之后，中国足协如不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面临下一届世界杯仍旧铩羽的窘境，中国足球就真的有愧于中国飞速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的大局了，更有愧于球员的拼争和亿万中国足球迷的付出了。

足球在亚洲的进步留给中国追赶超越的时间已经很少，机会也只是四年才出现一回，每一次犹豫和耽搁都意味着一代球员的运动生命的完结。中国足协务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切不可再一度玩忽职守得过且过推诿责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此下去，将落得一世骂名钉到中国足球的耻辱柱上了。

## 25 1997 年 10 月 17 日德黑兰阿扎迪体育场

伊朗人对足球的热爱一点都不比中国人差，十万人的体育场发出的叫声在电视里也听得让人心惊肉跳。

伊朗人一个月之前尝到了大连金州体育场中国球迷的滋味，他们在上半场被三万中国人喊得动作失常，一个月后伊朗人以三倍于中国球迷的吼叫声回报了中国球员。中国球员在伊朗人的包围下显得格外瘦小。镜头里偶尔出现中国助威者简单的面孔，他们在十万张波斯面孔中难免像百十个稀有的动物，我们根本听不见熟悉的中国语音，但还能看见几面鲜红的旗帜。

比赛的当天下午，《小说选刊》的冯敏打电话来说十强赛，放电话之前我们都预测了伊中之战的结果。冯敏说中国队有可能要胜，最差是打平。我说最好的结果是平，输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中伊胜负是大比分。

冯敏说你那么悲观？北京这边的几个朋友都挺乐观。

我说我当然愿意我输，但愿吧。我又说，不求别的，只要打得有模有样就行。晚上，赵力群和刘成伟都来我家看球，后来又来了鲁一玮。刘成伟希望中国队输，他的想法是中国队一旦出线中国足球就再没希望了。我非常同意他的想法，如果中国队出线就又是一片歌舞升平，中国足球又会歌功颂德，又会让韩乔生说：“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一切都好，不是小好是就好

是好就是好，足球在中国又是固步自封老子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不思学习不思进取了。但从感情上，还是不愿意中国输球。谁让你是中国球迷呢？人总是当局者迷，因此还抱着希望看这场生死搏杀。

我们还没稳定住屁股，伊朗就攻破了中国队的球门。

慢镜头一放，大家就有一点心寒，伊朗人这个球进得太轻易了。他们又是依靠肋部的配合获得成功，而此前伊朗队的八个入球中有六个是用这种方式打入的，而中国队仍旧让伊朗人再一次演练成功。我们真不知道后卫出身的中国教练是怎么研究伊朗的比赛的，他似乎根本没有在这个柔软区域给予起码的重视。这个失球看起来是球员失误，但根本责任应该由主教练来负，他忘了伊朗队在这个区域除了 2 号，还有一个 7 号曼索里恩。

接下去的比赛中国队表现不错，孙继海和刘军让人看到了中国队员并不惊慌，郝海东的射门更让我们觉得中国队有希望。我有些担心，中国队太在乎这一个失球了，攻得有些不遗余力，9.13 主场时我们就有点太凶，科威特输给中国也是因为失球后攻得太凶，结果下半场让中国队占了优势。我说：“失一个球没关系，只要上半时不再丢球，下半时还说不好谁赢呢？”这时候上半场就要完了，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区楚良去扑一个不该他去扑的球，皮球不紧不侵越过进攻者和防守者的头顶，然后朝地下飘落，我们的两个球员阻住了伊朗人的路线，伊朗球员这时候也停住脚步，他们也知道这个皮球将归防守者控制，他们打算回防了。但区楚良突然冲出小禁区，他发疯似地扑向皮球，他居然没能扑住慢悠悠的皮球，他的一扑脱手反加大了反弹力，皮球一下子跳过中国后卫的头顶，伊朗队的 17 号莫迪洛斯塔原地不动就接着了如此舒服的传球，一搓，球进了。

这场球输定了。

我的确不想再看下去，我一直写文章呼吁换下区楚良，在 1996 年我就认为区楚良不是一个好守门员，他在职业联赛失球最多，在亚洲杯赛中失误最多，只是在热身赛里才有好的表现。在国内的守门员中，他比不上江洪、江津，甚至比不过符宾和韩文海。他的大赛出场次数并不能遮掩这个人的胆怯和不负责任，他的每一次出击几乎都要让中国队的球门告负或失守，但国家队却一直使用这样的门将支撑半支球队。（赛后，国内舆论界几乎一致暗示这件事的罪魁是英国守门员教练里默，这难免有些无耻了。里默看到的是区楚良的灵敏和技术，他根本无法知道区楚良的心理脆弱，这一点只有中国教练最清楚，但中国教练不敢承担责任，却宁可把这个责任推给外国顾问。）余下的时间里我强拉了赵力群下棋，刘成伟和鲁一玮继续看球，他们不停地叫喊。最后听到了中国队的的一个进球，居然是毛毅军打入的，居然是他打进了唯一的入球，真是天大的讽刺。毛毅军顶替范志毅就如同女足队员顶了男足队员的位置打比赛，但偏偏他就进了球。还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做球的居然同样是平庸的黎兵，正是黎兵的横敲让毛毅军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伊朗球迷对自己的国脚要求得近乎苛刻，他们 2:0 领先之后还要让国脚不断扩大战果。伊朗国脚就是在主场球迷的起哄声中再进两球，直到这时伊朗球迷才回报以大声欢呼。

我说：“输了也好，中国队可以平安无事回家。要是胜了，说不准伊朗人要打黑枪呢。”

伙伴们都笑，说：“这么想对头。可以心中保持不败。”

其实阿扎迪球场并不像国内媒体说的那么差，伊朗队的大范围转移和



短传配合并没有什么失误，中国队的带球疾进也没有发生皮球变向的情况，应该说输球有一万条原因，但实在不能责备阿扎迪球场。

接下去是科威特和沙特的争斗，科威特居然赢了。这一回可真是天下大乱了，谁能想到科威特能打败沙特，但确实就打败了。体育台的评论员一直说科威特一旦胜了沙特队中国队就有一线生机，大家都是同样的心情，但让电视台这么一说，就让人越发觉得咱们自己没面子。让人更讨厌的是远在德黑兰的韩乔生，一直说中国队应该全力防守，力争少输一个是一个，这样可以和对手比净胜球。这简直就是输得糊涂了，在 A 组的比赛中，根本就不存在净胜球的事，除非中国队大分够用，否则没法子和西亚人比净胜球。这是亚洲赛事的常识，韩乔生居然连这个也不懂得。

（赛后，有记者报道说，不能上场的范志毅也对这种说法大为恼火，小范的话讲得更职业：“干脆中国队不来德黑兰算了，也就是判个 2：0，还给国家省一笔外汇呢。”）净是一些胡说八道的足球评论员，让你输球的窝火再加上一股火，想发也没处发。

这一回，中国队又一回失去了先机，但接下去并不等于死定了。还有两个主场可以胜，还有和沙特人一拼的机会。最好是沙特人把伊朗胜了，真正是天下大乱才会天下大治。中国队小组第二出线跟宣判死刑差不了多少，小组第一才是真的活了。伊朗这支球队打中国有办法，但遇上了同族兄弟却很少有好的发挥，一旦有了闪失，中国队有机可乘没准就弄它个小组第一。说来说去，如果主场不让伊朗逆转，伊朗也没有再胜中国的把握，这个把握就是信心。而中国队没了信心，一出一进差距就大了。如果客场拿下卡塔尔，如今也用不着跟在伊朗的屁股后面还要盯着沙特的后脑勺了。中国队的球迷只能坐在家“如果”，国家队肯定也在飞机上“如果”呢。

10 月 17 日的晚上非常不好，它让人感受到某种命运对个人的捉弄，在这个夜晚我猜想中国的许多家庭都会有差不多的感受。让人百思不解的是这种相当抽象的感受居然来自一个小小的黑白相间的皮球，制造这种感受的居然是二十二个在草地上奔跑的大男孩。最形而下的东西往往最接近形而上，踢球者在这天晚上成了命运大师。

## 26 中国足协的世界杯情结

当我们用客观的态度去对待中国足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足球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在各个国家中也同样存在，比如裁判问题、财政问题、赛制问题、打假球问题、球迷闹事问题，但接下去我们也发现别人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自己落后的借口，而且上述问题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国家也都在努力克服自身的缺陷，它们和整个足球的发展大势相比，毕竟是相对容易解决的，而且，一些问题的存在恰恰说明了足球的特别之处。比如裁判问题，即便在世界杯决赛中也会闹得沸沸扬扬，裁判的错误构成了足球运动的缺憾，而这种缺憾反倒让足球在人们心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它表明世界上任何一宗事物都不可能完美，不完美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中国有收“红

包”的裁判，外国也有，但外国人经常要东窗事发，而我们永远是查无实据。区别在于外国人有相对健全的法制，事业规范也更加深入人心。球迷闹事是永远也不可能灭绝的现象，一旦球迷都变得绅士，足球也只能是网球和高尔夫球了。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本来就是最大众化的运动，后者本来就是上流社会的玩物。中国足球迷在闹事方面比不上欧美和非洲，因此说中国球迷是最了不起的群体。它的另一方面是中国足球还没有真正走进市场，一旦有了博彩，球迷闹事也就随之而来，因为输或赢都和球迷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国家的性质也会对足球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方面非洲和西亚表现得突出些，足球在那里是国家和政治的工具，足球如何滚动完全取决于一个首脑人物的转念之间。这种行为无疑会大大削弱足球的力量，比如尼日利亚足球水平很高，但政府的过多干涉使这个足球强国一直没能健康地成长，在世界足坛上也没能得到应得的尊重。西亚也是如此，他们有好的球员和好的教练，但王室成员的颐指气使经常断送球队的前程，以至于他们大笔资金的投入和足球的进步不成比例。

中国的职业联赛从 1994 年开张，已经轰轰烈烈搞了将近四年，但四年过去，我们发现自己除了挣大钱再没有什么让人欣喜的改变。组成一支国家队到外边一打，便是最好的说明。’98 世界杯外围赛全方位暴露了中国足球几年来存在的问题，因此说归纳和总结这次外围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包括它的准备阶段），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足球范围内既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有我们独有的问题，而后者是我们的足球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这应该是两个范畴的事情，但又有内在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但无论怎样，它们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有相当大的破坏性，而这种破坏又往往被表面上的积极进取所掩盖，消除它们的唯一出路是按足球本身的规律办事，正所谓实事求是和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在这方面，中国足协难逃其咎。

职业化还刚刚开始，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非常让全世界都惊讶的目标：2000 年奥运会前八名，2002 年世界杯 16 强。这便是好大喜功的最典型宣言，它从根本上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像 1958 年大跃进几年赶超英美一样没有根由，全凭着一时冲动就什么都有了，至少，是对自己和对世界没有正确的评价，更是对自己和对世界的戏弄。

中国足球严格地讲一直游移在世界足球主潮的边缘，我们从理论到实践还显得相当幼稚。我们的足球理论几十年来都没有发展，充其量是在研究一些细枝末节，比如说：“两翼齐飞”“防守反击”都是用一些很具体的技战术取代了对足球的整体把握，直到 ’98 世界杯外围赛我们还不清楚怎样科学地调整球员的临战状态呢，技战术的研究又有什么可以保证的呢？我们的足球实践就是在这些幼稚理论的指导下摸瞎着打，今天是沉底传中，明天是大闹禁区，后天又是固守反击，大后天再来逼迫式打法。昨天是高丰文的体能至上，今天是徐根宝的抢逼围，到了戚务生手里便是什么都打什么都打不好。所有这些东西几乎都是把细枝末节误会成了整体，把具体战术误会成了战略思想。凭这些想和亚洲球队也难争高下，又何谈冲击世界杯 16 强呢？但牛皮已经吹了，总要想法子试一试，至于能不能成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因为好大喜功，做事就不可能避免急功近利。

(1) 先是引进了德国人施拉普纳。请高水平外籍教练是每个足球相对落后的国家共同认可的成功经验，不仅仅是亚洲，欧洲的二三流足球国也这么干。94 年世界杯中的美国、瑞士、爱尔兰都用的外国人，非洲和中东阿拉伯诸国则更是清一色的外国教练。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短期内提高国家队水平的好方法，但我们在选择施拉普纳这件事上显得过分急切，过分相信德国教练肯定好，更主要的，足协在这方面并没有进行认真地考察，而且以他们的经验也无法确认哪一种教练水平更高更适合指挥中国人踢球。和世界足球强国打交道时，我们的决策层是一些文盲，他们光有听别人讲的份根本拿不出像模像样的计划来应对。

他们甚至连市场行情都不知道，就信口说太高水平的教练请不起，殊不知施拉普纳的要价比那些真货色还要高。在骨子里，中国足协都是一些不很开化的土老冒，他们以为进口货肯定比土产货要好，却不知道进口货里边更多的是人家淘汰不用的东西。就如同中国的电视机市场，其实如今的国产货比进口的电视丝毫不差，但市民们还是相信洋电视，这里边的奥妙在于，真正上等品牌的洋电视并不面对中国市场，涌进中国市场的都是打入另册的产品，也就是说，都是删除了很多功能降低了质量标准的产品。德国老头施拉普纳就是这样的产品，他除了把曼海姆带上甲级，再无其他可以供欣赏的业绩，但我们只看见了“十佳教练”这个年度荣誉，就把施拉普纳当成点石成金的仙人请了进来。

施拉普纳的失败是必然的，他只懂得一些现代的管理手段，对比赛，尤其是国家队之间的比赛几乎一无所知。他更适合做国家队的日常管理工作，而不适合指挥一支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施拉普纳指挥下的中国队成了历史上历届国家队中最混乱的球队，在比赛中没有战术没有技术，几个人在球场上只是乱跑，踢了一种世界上最丑陋的足球。施拉普纳有哲学家一样的额头，有演说家一样的口才，更主要的他表现了一个德国人的敬业精神，这也成了他失败后仍能在中国过好日子的理由。但作为一个主教练来说施拉普纳的能力和水平确实很低，选他做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确实属于失误。

施拉普纳的失败导致了足协的倒退，其实这也是新旧两种观念和势力初试锋芒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回合中，“新观念”者同样只是有感性认识，而急切成功的心态迫使他们匆匆出牌，这使他们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初中生那样最终还要回到家里。中国教练重新执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教练有了可以自吹自擂的借口，施拉普纳成了绝大部分中国教练贬低外国教练的论据。如果中国足协不是这般急功近利，而是让事情水到渠成，98 年世界杯外围赛肯定不会打成如今的模样。这并不是一种事后的假设，而是依照事物进程的合乎逻辑的推理。戚务生之所以一败再败还能坐稳主帅位子，都是因为施拉普纳的失败。没有人再敢提起请外籍教练，当初力主请进来的人士由于自己的失误更不敢旧话重提，更主要的是，谁还敢承担历史责任？谁都知道，98 年世界杯是“本世纪的最后一次冲击”了，中国早就习惯把一切都和政治和历史联系起来，输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戴着“崇洋媚外”的罪名完结自己的足球生涯。

(2) 或许是日本的三浦知良启发了病急乱投医的中国足球，当“健力宝”集团提议出资组建一支青年军去巴西留学深造时，马上得到了中国足协响应。按说这件事没什么不好，至少是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一种尝试，但问题是中国足协把这件事看得过分重要，他们似乎看见了中国足球冲进世界 16

强的希望。正是怀着这种希望，中国足协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这项不能预知后果的工作。在经过了三番五次的人事纠缠之后“健力宝”终于成行，这支球队几乎选走了当时国内最有潜质的孩子，由此可以窥见中国足协在这些孩子身上寄予的厚望。

在我们的统计中，以这种集团规模到另一个国家学习三年的事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但一贯保守一贯左顾右盼的中国足球创造了这个惊奇。

事实上，如果让中国足协出钱，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支留洋兵团。钱是由“健力宝”出，球员由足协选，教练由足协定，真是不花钱又露脸的便宜事，一旦学有所成，足协当然功居首位，并且是开放家的形象。

“健力宝”出去之后中国足协基本上就放任自流，只等着这几年能产生出一流球星。后来的事大家都看到了，“健力宝”真的打比赛一点都不实用，一个个孩子瘦得麻秆似的，九十分钟的比赛只能坚持六十分钟。但就是这支球队，始终在中国足协的决策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可以说“健力宝”莫名其妙地享有特权，由国内球员组成的青年队在预选赛中一路无敌直打进决赛圈，但临近大赛中国足协一句话就换成了“健力宝”，好端端一支青年队说散就散了。结果“健力宝”踢得一塌糊涂，但主教练依旧器宇轩昂，足协依旧厚爱有加。接下去又去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同样踢得臭不可闻。朱广沪照旧趾高气扬，足协照旧用人不疑。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参加世界大赛时这支“健力宝”兵源短缺，位置的缺陷尤其严重，但朱广沪坚持不吸纳国内球员，坚持给替补球员机会却不给国内同龄好手机会，“健力宝”全然成了朱广沪的自家球队，他的权力之大让人膛目。试想，如果没有中国足协的尚方宝剑，凭一个没有丝毫职业成就的朱广沪有何德何能这般独裁？中国足协在“健力宝”身上寄予了太大的希望，这支球队的成败似乎有关他们个人的成败。原本是一种商品广告的举措，如今竟演变成了中国足协的跨世纪工程，而且是不出钱不出力只管摘桃子的工程。八运会后这出闹剧不仅没有停止，反倒愈演愈烈又要增派两支。这一回想来个欧美风格大结合，相当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足协扩大了希望，他们打算由这些人中选出冲击2000年奥运会的队员，只是不知道还想不想进八强。

关于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利弊，我已专章述说，这里只想强调“健力宝”之所以能受到如此重视，根源于人们对中国足球的失望；而足协同样对足球的方向稀里糊涂、他们知道巴西南美的足球肯定要好，但又说不清道不明好在何处。“健力宝”恰逢其时，正符合了中国足协这种心理。“健力宝”青年队完全可以以俱乐部的形式自己出去自己管理自己学习，足协只是从中间选拔出优秀分子进入下一届国家队就行了。而国内优秀球员被排斥在大赛之外，只允许让“健力宝”这支瘦孩子球队在世界级大赛中练兵，则进一步证实了足协的赌徒心理，他们确确实实把中国足球腾飞的宝押在了“健力宝”身上。我不排除这支青年军冲进奥运会的可能，但这并不就表明中国足球有了真实的进步。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职业联赛水平，这是显而易见的规律，来不得半点轻视。日本在这几年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联赛中加大投入，他们宁可请过时的大牌球星来日本挣钱，也不肯送一支国家队的后备军出去留学，日本人弄懂了这个道理：过时球星本身就是老师，他们教给日本球员的东西在日常训练和比赛中就有了，远比走出去来得更直接更实惠。日本足球水平的提高不是由于有了三浦知良，而是由于有了很高水平的职业赛制。韩国的足球水平在近年来呈停滞不前甚至下

滑趋势，也是因为韩国的职业联赛开展得不太好，幸亏它们还有许多大学生球队作后备力量。中国职业联赛虽然还很初级，但对球员和教练的冲击也相当巨大。至少，职业足球的利益和残酷几乎同时迎接足球人，对每个参与者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高，球员之间的教练之间的竞争直接和生存相关，因而也大大刺激了人的潜能。如今的中国球员虽然有很多毛病，但他们的水平一天天在提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有在国内的联赛上多下功夫，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才会有真实的提高，它远比一支“健力宝”冲进奥运会具有意义。说到国内联赛，就不能重新涉及到中国足球的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

(3) 几年来我们一直转播意大利甲级联赛和德国甲级联赛，我注意到每当意大利国家队和德国国家队有比赛，联赛都要歇一周顶多两周，他们从来不会把联赛中止下来去备战世界杯。据我所知，意大利和德国这种足球强国，肯定更看重世界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他们向全世界表现自己的最好时机，不能想象世界杯决赛阶段没有了这两支顶级球队是怎么一种情形，至少，对全世界球迷而言也是一个遗憾。即使如此，他们也照旧以国内的联赛为主，国家队的备战时间很少，但职业球员的共通悟性并没有因为备战时间少而失去战斗力。

这几乎是职业足球共同遵循的模式，我们在亚运会、亚洲杯赛期间也遵循了这种模式，实践证明没有什么不好。但随着世界杯外围赛的到来，突然间又回到老套子中间去了。我们首先有了“本世纪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悲壮口号，然后顺理成章一切都要为世界杯服务，为世界杯让路。对球迷们来说，多一场联赛少一场联赛都不要紧，早打完晚打完也不要紧，要紧的是打世界杯。对足协来说，只有冲进世界杯才是工作卓有成效，否则什么都是白干。但他们应该比球迷们更了解中国足球的实际水平，冲世界杯的梦做了四十年，如今已经该醒过来看看世界的模样。你很难说搞了几十年足球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但他们认定球是圆的，而且比赛不乏以弱胜强的战例。但从备战世界杯和参战的过程来看，中国足协其实没信心冲击这次世界杯，但却有赌一把的心思。一旦成功便是空前的伟绩，为了这个把一切工作差不多都丢到身后了，甚至连甲A重新开战后的主客场地址都没想好，甚至连扩军之后的联赛赛制都没有公布于众，甚至连八运会的足球比赛也放任自流，一切的一切都押在了这支国家队上了。日本和韩国也重视世界杯，但职业联赛照打，虽说一些俱乐部间因为国脚缺阵成绩要受影响，但还是两种比赛两不误。与我们的孤注一掷相比，日本和韩国显示出了长期的职业眼光，而我们为了换得世界杯外围赛出线，什么都可以不管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好，国家队的长期军营式集训已经有悖人性，国家队球员的压力在这种群集中变得越来越大，绷紧的神经一绷再绷，终于在关键比赛中一触即断。中国足协自己播下的种子这一回轮到自己遭殃。如果能用理智的心态对待这次外围赛，我们遭受的打击不会这么大，或许还真有冲出去的可能。实际上这次外围赛的进程已经表明我们一直有很好机会，把握住其中任何一次，都会实现愿望，但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球员的精神正是被中国足协大员的急切心理，被他们的思想工作摧毁了。在九十年代末尾，这些人居然还能导演民主革命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宣誓仪式，但其誓词又让人哭笑不得：“不做懦夫！不当逃兵！不吃后悔药！为中国足球血战到底！坚决打败卡沙科！”你真不知道这些决策人怎么生的脑子，居然能想出这种不伦不类的誓词来，前半截如同现代诗后半截又像去刑场，别说年轻人，上点岁数也会给吓傻了。好大喜

功的另一面就是经不起失败，经不起大场面。领袖们在这次外围赛中的表现比球员差多了，正是这些人首先失去了信心，正是他们首先从精神上放弃了竞争，所谓思想工作只是他们几十年官场习惯的不由自主，也是这些人推诿责任的手段。比如说足协领导一百回都讲一种话，每临大赛这个人都像模像样地飞抵国家队营地，讲他永远的箴言：要认清形势，要经得起磨炼，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胆气，在相信自己的前提下，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做好场上应变，冷静对待裁判的判决。诸如此类，真不如油印成传单每个队员人手一份，比赛中间从短裤口袋里掏出来展开看看，马上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这些人只要球员置之死地而后生，从来不要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好大喜功者的共同特征。

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你遇着了满口真理的人，就可以认定是一个好大喜功者，这种人永远是最胆怯又最自私的人，功劳永远是他的，罪过永远是别人的，因而能官运亨通直上重霄九。幸亏中国队出局早，否则联赛要推迟到 1998 年去，天寒地冻真不知有多少人会去球场，真不知又有多少球员意外受伤，真不知对 '98 赛季产生多大的负面效应，真不知打了两个多月的国脚回到母队还能不能胜任角色，真不知还要花多少冤枉钱听多少大话空话假话。

2. 迟疑不决一错再错施拉普纳之后，戚务生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味道。那时的中国足球才刚刚开始职业化，而那种职业化还带着大锅饭的痕迹。足协似乎无暇顾及 '98 世界杯，那一切还都相当遥远。外籍教练不成功，国内教练又都是败军之将，只有李应发和戚务生两个人似乎具备主教练的资格，还有一个刘国江。戚务生最终能脱颖而出，肯定是由于李应发的目中无人和刘国江的指点江山。戚务生是个很内向嘴很严的人，“5.19”之后戚从未就那次失败发表过任何言论。当领导的就喜欢这种老实人，戚务生也有很好的履历，他的当选顺理成章。中国足协根据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搞了几回竞选，都是走走过场，戚务生比徐根宝还要顺理成章地升任国家队主教练。

戚务生用商业比赛树立了个人威望，一时间国内都是赞扬声。当戚务生得了亚运会冠军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聘请外籍教练的事了，仿佛中国足球一夜之间有了革命性飞跃，仿佛中国的土教练不比洋教练差什么，连新闻界也伸出脖子喊叫起自力更生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商业比赛的价值表示了怀疑，但亚运会的第二名只能使他们闭嘴。虽然沙特和科威特都是二流球队，虽然伊朗队还没有 1997 年这样凶悍，虽然土库曼斯坦用前锋当守门员和中国队打成二比二，虽然乌兹别克斯坦靠一群老臣打了中国 4:2，但毕竟 '94 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头一回得了好成绩。足球比赛历来以胜负论英雄，中国队打得难看，但毕竟比韩国和日本的成绩要好。一些人士对中国队战术打法的批评在如潮的赞扬声中被埋没了，后来的事情告诉人们，戚务生已经很难接受新闻界的批评，他的结论是：我搞了半辈子足球，难道还不如你们记者？别听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奥运会预选赛中国队输得非常惨，我们第一次注意到了戚务生的性格弱点：这是一个承受压力的能力很差的人，也是一个不肯及时反省自己的主教练。赢了球他可以喜极而泣，输了球又可以把责任推给球员。

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德国老头施拉普纳，这老头也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失，总是球员有问题。也就是这次奥运会预选赛，戚务生给了中国足球一个中肯的评价：技不如人。遗憾的是这句技不如人他只用在球员身上，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同样技不如人。实事求是讲，中国教练和中国现役球员相比，他们的能力和水平更差，远不如球员更接近职业足球。

亚洲杯赛是戚务生执教生涯的最低点，戚务生终于准备辞职，但必须申明的是戚务生的辞职绝不是由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不行，而是认定凭中国这些球员，贝肯鲍尔来了也不行。出发点不同，辞职的内涵也不同，这也就是后来的戚务生没有信心的真正原因。很明显，即使不以胜负论英雄，仅仅凭主教练对球员丧失信心这一点，戚务生也不该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他已经不可能满怀信心地带领手下的球员迎接更加残酷的世界级比赛了。

如果此时中国足协能果断地中止戚务生的执教，选择一位水平高些，对球队有信心的教练，'98 世界杯肯定是另一种样子（是肯定，不是可能）。但此时中国足协面对新闻界的质询居然如同市井无赖般问道：“你们谁敢站起来说能行？”记者当然不行，记者的职业是和脚没关系的工作，他们当然不能站出来说我行。在作家圈子里也有这样的无赖，你夸他可以，批评他，他就会说：“你写写看？”谁都知道这是耍无赖，但又真的一下子没法子回答。其实，9.13 首战伊朗之后再换人，中国队仍然有机会调整自己。以中国队员的实力，在亚洲球队中并不真的“技不如人”，我们只是不能把这些球员的能力挖掘出来，一个好的教练无疑在这方面有独到之处。戚务生在这方面低能，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尚停留在“专业队”时期，他对职业球员的理解已经不可能深入，球员对他的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都会影响球队的战斗力。他挂在嘴边的“技不如人”、“传接球技术不行”、“战术素养差”更会打击球员的自信心。而戚务生恰恰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从 1994 年到 1997 年秋天的外围赛，提高球员“战术素养”的任务恰恰是国家队应该承担的，将近四年时间，前前后后经历了亚洲杯、亚运会、“登喜路杯”、中韩对抗、赴英集训，球员的战术素养仍不见提高，只能说明我们教练员的战术素养太差。如果时间短促，中国足协为了稳定而不换戚务生情有可原，但如此漫长的时间足以全面了解戚务生的能力，仍旧不换人，不能不是决策上的严重失误。

撤换主教练从根本上说是改变一种思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撤掉戚务生并不能改换思维模式，无论是金志扬、迟尚斌、徐根宝，都几乎是在相同的思维模式中指挥作战。中国国家队只能由外籍教练统领才有改换模式的可能，但聘请施拉普纳的失误使足协的“洋务运动”消亡，为了顺应“民心”，为了不去承担“崇洋媚外”的政治责任，足协还是明知道戚务生不行也得行。采取的补救措施是请了英籍顾问，又增派了迟尚斌和金志扬。客观地讲，足协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这种做法除了制造混乱之外，更致命的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主教练的尊严和信心，也动摇了球员对主教练本来就日益减少的信任，中国足球队的失败，从本质上说是中国足协决策的失败，有很充分的时间可以使足协修正决策，但足协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少有的顽强和始终如一。因此说戚务生要负的责任其实很小，他尽心尽力做了，教练组也同样努力了，只是他们的能力局限才导致了指挥上的不断失误。

1996 年 3 月，面对国人对戚务生的怀疑和不满，王俊生说：“如果因为国奥队失利就罢免主教练，那么以后谁还肯来国家队、国奥队干？”这是一种相当幼稚和牵强的反问。我还从来没听到过哪个国家因为罢免主教练而使教练席出现过真空。西亚炒教练是世界之最，但从未因此缺少国家队主帅。很简单的原因，对于一个教练员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率领一支国家队，试问哪个中国教练不把国家队主教练当成是自己足球生涯的最高目标？有了苏

永舜、曾雪麟、高丰文、徐根宝、施拉普纳，并没有影响戚务生上台的渴望，如今没有了戚务生，照样有很多人想当这个主教练，甚至败军之将徐根宝和苏永舜也很想重新证明自己呢。

足协常务副主席讲了一番孩子话，不知道他对世界足坛的情况了解多少，但他至少应该知道战绩不佳换人是常规，也是东山再起的唯一希望，但中国足协放弃了这个希望。

同一次讲话，王俊生还说：“这次国奥队失利，责任不完全在于教练，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水平不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赢球，就不是实事求是。”俗话讲“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足协一句话就把责任推到了球员身上，还顺便给球迷和新闻界戴上了一顶“不实事求是”的帽子。这未免有点下作了，至少是大帽子底下开了小差。回顾奥运会的几场比赛，明明是教练员指挥失误导致了失败，却偏偏指责球员技不如人，而足协在保护教练员的时候不惜攻击球员，这难免让人不齿了。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足协都难找到如此说法，中国足协又一回证实了它的“特殊国情”。

王俊生接下去又把话拉回来，他说：“这次国奥队的失利，我作为代表团团长，作为中国足协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失利的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能去责怪教练和球员。”这句话听上去很有风度，也有承担责任的勇气，但实际上王俊生的这番话等于什么都没说，他要承担什么责任？鬼才知道，他只是把官场上的老一套摆出来罢了。我们历来是“责任由我来负”，到头来他还照旧坐他的常务副主席的椅子。真的要承担责任，足协常务副主席就该第一个下台。现在清楚了，失败了就罢主教练，谁还肯于？失败了就罢免足协副主席，谁还肯来干？看样子中国足球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了戚务生和王俊生，再没有人有勇气有才能出山了。王俊生的结论对国奥是满意的，也就是说他对这次失败还是满意的，失败不是教练和足协的问题，是我们不行——不行也要干下去，因为“中国足球经过多次挫折，已经能够经受起失败的再次打击”。真是奇文共欣赏，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就是中国足协的结论性归纳。戚务生稳坐泰山，王俊生稳坐钓鱼台，中国足球可以经受得起失败的再次打击。

随着亚洲杯赛的再次失利，国人对戚务生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而戚务生自己也心灰意冷，这无疑是调整人选的最佳时机。此时距外围赛小组赛尚有几个月的时间，一个有能力的教练完全来得及贯彻自己的思想，况且小组赛的对手毕竟不很强大，以中国队的实力完全有能力战而胜之。面对全国的一片倒戚之声，面对戚务生的丧失信心，中国足协又一回错失良机，而恰恰是这一回延误，应该说最终断送了中国足球的法兰西之梦。我们再一次听到王俊生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从中国队在本届亚洲杯赛的总体上看，教练员在阵容布置、打法安排方面基本上还是准确的，以后的问题是如何把教练员正确的技战术打法思想贯彻到球员中去发挥出更大的威力。”这一回王俊生赤裸裸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什么都是正确的，只是球员不正确。而我们看到的是指挥上的全面崩溃，看到的是阵容布置、打法安排上的全面失误。中国足协大员居然颠倒了黑白，从头到脚卸掉了责任。以后的发展也完全说明王俊生的肯定是多么荒唐可笑，中国队完全放弃了亚洲杯赛上的战术打法，到英国去之后学到了“451”，把一种全攻全守的阵形改良成固守反击的打法，然后又回到了最初的“442”。

在十强赛的这段时间，中国足协也有过几次良机，但他们没有把握住



这些机会，眼看着国家队自毁前程。

与戚务生的情况有所不同，戚务生是没有能力把握住机会，中国足协是不想把握机会，他们对冲击世界杯的信心不足是导致在决策上迟疑不决在行动上一错再错的根本原因。这些人把希望早就寄托在下一个四年上了，“1%的希望 100%的努力”只不过是他们说给球员的，他们从来就没有从心里这样想过，这也是在沙特战平之后戚务生能讲出“1：1 是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的真正原因。谁都知道中国战平沙特就等于失去了机会，但我们的指挥员居然还认为能够接受。沙特人对此大惑不解，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中国队出线了吗？

不知道这一回中国足球的决策者们还说什么，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像个好男儿一样跟全国球迷说一声问心有愧，然后辞职谢罪。

## 27 1997 年 10 月 31 日大连金州

前两天，也就是 10 月 29 日的晚上，沈阳下了雪。那是一种很诱人的感觉，雪花从空中飘落的时候，你感受了很温柔的心情。几十年来的每年冬天都要下雪，第一回下雪我总是要站在空旷些的地方迎接雪花落在脸上。雪花无缘无故就从天上落下来，天空在你的想象中当然是无边无际的东西，雪就是从无边无际的东西中间产生出来的，我总是感到世界的不可思议：怎么就会有雪这种东西呢？我讨厌科学的解释，很简单的原因，科学能解释很多东西，但唯独解释不了自己。就如同气功养生大师传授长寿秘诀，自己却突然不治而死；就如同手相大师能看透别人的命运，自己却出了门就遇了车祸。我只是喜欢每年冬天第一场雪带给我的奇妙感受。1997 年冬天的初雪同样让我心情很好。我在外面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居住的这幢楼对面有一个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样的空地，它属于沈阳话剧切的产业，很平坦只是上面覆盖了很厚的煤渣，只有雪来了这块空地才变得格外干净，只有冬天我才高兴在这里停留一阵子。雪使操场变得干净。非常好。

回到家里，妻子说：“后天下雪就好了，卡尔塔人受不了。”女人总是很实际，看事情的出发点比男人要接近结果。我说：“真主帮了中国好几回了，不下雪也够他们受的了。”妻子又说：“球迷都希望天更冷，雨加雪。挺坏的是不是？”我说：“那倒也不是坏。主客场这东西挺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其实也是公平对等。咱们这里冷，中东那里热，就看谁的适应能力强。强者生存，不光在比赛场上，也在场外。”

妻子说：“你说肯定能胜，我看不一定。”我说：“我前几次预测都准了，不是瞎蒙的，是分析的。”我们又讨论了一番这场比赛的各种可能，我认定只要中国队解决好进攻并且不留后路只进攻，卡塔尔人肯定乱套。千万别让卡塔尔打出气势来，阿拉伯队有共同特点，一旦你让他们疯起来，想制也制不住，必须先把他们的气焰打掉并且不放松。“卡塔尔的后防跟筛子似的，十足的业余水平。”我这样结论，“如果猛攻，大比分是不成问题的。”我补充说：“不过拿大比分比小分更要紧，不能指望净胜球。”

妻子在本届世界杯外围赛才成为看球者，她刚刚对足球萌生兴趣。我对足球的各种说法她肯定不十分买账，她的习惯是我说东她就说西，只是在足球方面还有自知之明。我注意到她也正开始研究比赛细节，虽然她和大多数初级阶段的球迷一样对越位把握不住，但大局感还是形成得很快。据说这是女性球迷的共同特点，她们对规则不在意，更注重哪一方面踢得好看和凶猛，当然，踢得好看和凶猛的球队赢面大些。我们筹划什么时候去大连，林建法已经和迟尚斌联系上了，说好了星期五早晨可以见面。我的想法是国家队这天下午就要踢球，上午和教练会面有些添乱。我是守规则的人，不想在这种时候搞什么采访。我决定还是单纯看球，我希望这场球赢得漂亮些，出线不出线就看运气了。

10月31日这天很暖和，乘坐“辽东半岛”号的大概以生意人和官员为主，专程去看球的乘客在这节车厢里大约只我一个。我担心天气有突然的变化，就没带小暑同行，而且我担心输球后大家心情不好，弄不好归途会闹出很多不睦。为中国足球遭的罪已经够多了，再弄得家庭不睦就更不划算了。

这一天球迷和前两场一样热情，每个人都挺乐观，说几比零的都有。但我突然就想起了“5.19”，那时候每个人也都这么乐观，似乎三分已经到了手，只关心能进几个球，这有点悬，但愿国家队别这么想。

开场的时候中国球员都穿得挺厚，而卡塔尔人却只穿了比赛服。我想中国队是不是热身不够呢？这可不是个好兆头。高峰首发也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高峰可不是那种能始终如一的球员，他的状态是突发式的，很难在九十分钟里有好的表现，他还是下半场的威胁更大。范志毅的突前也有点问题，他还是隐藏在突前前卫身后更有杀伤力。不过既然这么打了，就表明中国队要以攻为守，方略对头。

还是范志毅和高峰首先破了僵局，这么打下去真要大比分了。果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么一变还真打了卡塔尔一个措手不及。还是有点不对，郝海东李明马明宇孙继海都有点迟钝，谢峰也没有打沙特时候的那种疯狂。我马上想到了队员的状态出了问题，这几个绝对主力的状态大大不好。李铁还行，但不知怎么球迷开始喊叫“换李铁！换李铁！”其实李铁还行，失误两次终归没有大的闪失。换人，换谁呢？再没有更好的后腰了，除非拿彭伟国顶上去再扯回范志毅，但比赛历来打得顺手不变阵不换人，现在中国队打得挺顺，卡塔尔人根本不适应横冲直撞的范志毅，他们被范志毅抢得开起了大脚。照这么干，中国队迟早还要进球。

换了李铁，上了彭伟国，拉回了范志毅。

中国队的噩梦开始了。

范志毅肯定还沉浸在冲击敌营的兴奋中，他肯定还想照葫芦画瓢再从卡塔尔后卫脚下抢一个球，再传一个球，高峰或者郝海东再破一次门。卡塔尔没有了范志毅在门前撒野，一下子缓过气来，马上就打进了一球。这时候中国队根本没有像样的逼防。那个干瘦的18号亚赛尔·阿尔奎西回传，同样干瘦的6号达依·阿尔纳依米在弧顶抬脚就踢，皮球又低又急又弹了一下，进了。然后上半时就完事了。

中场休息时广播里又唱《歌唱祖国》，这一回球迷们没有跟着唱，大伙都让卡塔尔那一脚踢了，有点生气也更担心。这会人们都说后卫不好，但很少有人看出张恩华孙继海谢峰的状态已经很差，他们的反应都有些迟钝，孙继海很明显有些疲惫，攻上去回不来，卡塔尔正是从右边形成反击，对我

们来说，那就是左边。

下半场一开始中国队就攻，但不知怎么有点乱营，你攻他攻就是没有像样的配合。彭伟国根本没有像样的组织，范志毅光顾了忙着堵截根本上不去。第 54 分钟的时候，卡塔尔人又是从孙继海那边的真空地带从容传中。江津撇了撇屁股又停住，卡塔尔的 9 号就在中国守门员和徐弘都犹豫的瞬间左脚一推，球不高不低溜过了江津横飞的身子窜进了中国队的球门。

球迷们一边骂一边自我安慰，然后拼命给中国队加油。

刚刚过了几分钟，卡塔尔攻上来，马明宇抢下来，球迷们刚喊“好”，马明宇就把球传到卡塔尔人脚下。

这种事马明宇干了不少回了，但这一回直接让中国队丢了球。20 号接得队友拨出来的皮球，右脚抽射，皮球贴着草皮进了大门远角，江津的长胳膊差一点就摸着了。这个 20 号叫扎麦尔·阿尔库瓦里。

全场都傻了，好半天静得没有生命一样。然后中国队再进攻，球迷们缓过神来，再给中国加了油。有许多人已经哭了，还有许多人说还有半小时，能扳平。这时候没有人再想几比零的事，只希望能扳平，得 1 分也行啊！

徐弘这时候也带球冲上去，他把球分给右边，谢峰没有拖延马上传中，皮球给打出来，范志毅一停然后射门，球直挂大门左上角。83 分钟，至少还能打 10 分钟，如果有奇迹，十分钟能进三个球也不止。攻啊，攻啊！球迷们拼命喊加油加油！

戚务生又用李金羽换下了无所作为的彭伟国。晚了，晚了！李金羽疯了似的跑啊抢啊，范志毅疯了似的抢啊跑啊，晚了，晚了……戚务生再一回把中国队毁了。

一直到了 95 分钟裁判员才吹了笛子。

球场死寂了一会，然后是排山倒海般的喊声：“戚务生！下台！”人们一边哭一边喊。

这时候天已经非常黑了，成千上万人的脸上似乎都有灯光映出的闪亮，他们都哭了，这时候他们只想到了直接造成这场失败的指挥员戚务生，他们喊：“戚务生！下台！”

我觉得自己的心里边空空荡荡的，脑袋里边也空空荡荡的。我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主场打伊朗之后我也是这种感觉，什么都听不见；主场打沙特时还是这种感觉，什么都听不见。

我跟前所有东西都慢悠悠地飘啊飘啊，无声无息地飘啊飘。我肯定是在那里只看见很多虚幻的东西飘过面前，很想伸出手去抓一抓去证实这种感觉，但我觉得没有伸出手的力气。我只是冷，身体冷心里也冷，我甚至能感觉出自己由内向外散发出的寒气，好像结了冰一样产生噼噼叭叭的响声。

看了很多场这样的比赛，我从来没有随着大队人马去声讨主教练，我习惯于在严重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骂人。1996 年初夏我给一家杂志写了大约五万字的文章，题目叫作《我看中国足球》，我分别写了《球员篇》、《教练员篇》、《中国足协篇》、《裁判综合症篇》、《体育评论员篇》、《球迷素质篇》，最后一章是《国家队的前途篇》。我一直斥责戚务生，一直呼吁换外籍教练，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一年多以后戚务生牢牢地坐住国家队主帅的位子，一场又一场导演了悲喜剧。他下台不下台又能怎么样呢？

我离开体育场，连夜回家。我没有随沈阳球迷团一同走，我已经很难习惯这些人的胡乱谩骂，他们经常骂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甚至恨球迷们

为什么喊叫换李铁，当初捧李铁的也是球迷。我甚至恨新闻界，我更有理由蔑视新闻界，一些人不要脸，说戚务生行的是他们，说不行的也是他们。我的意思是同样一个人总是一会说这一会说那，那张嘴巴简直不是嘴巴，讲出来的话狗都不吃。我恨自己，喜欢足球也行，干吗非得为中国足球生气上火呢？真是不要脸不值钱贱种一个。

谁让你是中国人的呢？不管你怎么样与众不同，但你始终是个中国人。

看中国队踢球，提心吊胆已经习惯了，但这次外围赛又多出一份窝囊，民间歇后语最能表现这份窝囊：哑巴让驴日了——有口说不出。

谁都可以想象那种窝囊劲，死活都比它好过些。

天气凉了，海风凉了，可冻着的偏偏是中国队，卡塔尔队偏偏潇洒起来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同情我们的球员，都是一些好孩子，都是一些不要命的硬汉子，但可惜他们同他们的师兄们一样没有好师傅。我想除了几个年轻人，其余的球员又一次完结了自己的足球生涯。从球员的角度讲，不能参加最好水平的世界杯大赛，他的事业便不是完满的，他在国内的所有辉煌都不值一提。只因为足球是一项世界性运动，失去了在世界赛场表演的机会，他就永远是一个平庸之辈，充其量是鸡头。鸡终归是鸡，它或许有比鹰飞得高的时候，但它永远也不可能像鹰一样在天空中飞翔。

我看了二十几年足球，世界杯看了四届。一个人能活多少个四年呢？一个球迷能看几届世界杯呢？就这样四年又四年，生命也这样飞快地消逝。但一个普通球迷又能怎样呢？想开点，不看球也一样四年又四年。说到底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你钟爱某种东西，就意味着牺牲更多的东西。中国有球迷皇帝罗西，爱球迷球到那个地步的人毕竟不多，我至少不会为了迷球把什么都丢到一边，我的安慰还有别的，比如说写作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其他说不清的东西。

还是忘掉 1997 年 10 月 31 日的这场比赛吧，这个世界无论缺了哪一种东西都会照样运转，没有足球的世界也曾经存在了许久，人们照样把生命一代一代繁衍下去。

有了足球也只是给人类带来又一份欢乐和痛苦，收获和失落，和其他事情比较，足球也不会显得更加别致，也不会对世界的改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但是，对于足球人呢？我不得而知。

## 28 亚洲和世界

进入亚洲足球，我想说亚洲没道理获得比非洲更多的名额，那只会降低世界杯赛的档次。世界杯赛不是扶贫运动，它更需要强者之间争夺和表演。况且，亚洲已经占了许多便宜。

没有考察过土耳其弃亚洲归欧洲的原因，但以色列肯定是出于政治原因。归属欧洲足联的还有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前苏联的格鲁吉亚、阿塞拜

疆和亚美尼亚。这些国家的足球水平土耳其最高，以色列紧随其后，前苏联的三个加盟国以格鲁吉亚最高，如果这几个国家按正常的洲际关系回归亚洲足联，亚洲足球的整体水平肯定会上升一个档次。土耳其多年来一直扮演欧洲列强的陪舞角色，但近些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96 欧洲国家杯赛上土耳其的表现让人们刮目相看，只是他们头一次闯进决赛圈，显得缺少经验，否则他们完全有实力走得更远些。这个国家足球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受益于每年都有和欧洲列强争斗的机会，欧洲三大杯赛年复一年锤炼着土耳其足球，他们在失败中开始了自己的职业联赛。以土耳其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你很难相信他们具有如此强烈的开放行为，近些年来土耳其莫不仅引进欧洲球员而且还引进高水平的外籍教练。在最近几年的冠军杯赛事中，我们经常能听到土耳其球队让意大利英格兰西班牙冠军队难堪的消息，他们也有了在欧洲足坛叫得响的球星。他们缺乏胜利的经验，因此在历届世界杯外围赛中总是功亏一篑。尤其是最近两届，土耳其一直有很好的表现，但总是在定生死的最后关头让经验老到的球队扫地出门。

在欧洲，除了几个传统强队，处于二流水平的球队和三流球队差不多一般多，土耳其如今正进入二流球队的行列，也就是说欧洲的十五张入场券有一天让土耳其拿走一张肯定不算冷门。土耳其足球单从技战术的角度讲已经完全具备了和一流球队一争高下的能力，如果这支球队回到亚洲，对中国来说肯定又是坏消息。幸好土耳其人宁愿年年冲不出去年年冲，也不肯到亚洲足坛充当老大。这种劲头让人感慨，真希望对中国足球人有点刺激作用。

以色列的人口不足 500 万，如果按照联合国 1947 年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国土面积只有 1.4 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中国国土面积的六百八十五分之一，如今和阿拉伯人作战赢得了一些兔子不拉屎的土地，但也不会超过中国国土的六百八十五分之一。这个国家处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中，每一个能走能动的男人都是预备军人，女人也会打枪放炮。这个国家几十年间一直和阿拉伯人打仗，它要对付的不止是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叙利亚，还有远在北非的利比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还要踢足球。国际足联不想因为政治和战争导致西亚联盟破坏亚洲的比赛，以色列就顺理成章地归属了欧洲足联。从宗教的角度讲，以色列人也更喜欢自己和欧洲打交道，整个欧洲文明应该说都源于犹太——基督文化，只是犹太人更固执些，他们至今只信犹太教，坚守割礼并且拒绝其他宗教的入侵。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不能理解的民族，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被以种族的形式屠杀和流放，但他们一直没有被毁灭也从来没有屈服过。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犹太人都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宗教思想，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特殊的一群人。几百万上千万的犹太人被无理而残忍地杀戮，被驱赶，但犹太人还是成为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最大的一个民族。他们不仅有《圣经》还有更多的文明果实。据统计：犹太人得到了百分之十五的诺贝尔奖；在每万人中以色列有 135 人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美国是 70 人，日本是 65 人，德国是 28 人；每万名劳动力所撰写的自然科学论文中，以色列 81 篇，是美、英和加拿大的两倍，日本的四倍。而且犹太人中还有人类成员中最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爱因斯坦、卡夫卡、马克思、弗洛伊德，每一个几乎都是改变人类历史的大师。

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用足球证明自己的民族。1994 年之前我们的确不知道以色列还有可以一谈的足球，但那届外围赛让以色列队给人们留下了深

刻的记忆，'96 欧洲杯预选赛和 '98 世界杯外围赛同样让球迷们知道了以色列。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还有法国人都尝到了犹太球队的苦头，如今已经没有谁面对以色列足球敢轻言取胜。

如果土耳其和以色列加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加入到亚洲的争夺，韩国日本沙特也没有今天这样轻松，中国就更难上加难，设想突然间增加了几个虎狼之师，中国球队还不得相会小组就打道回府？

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前苏联也只是足球大家庭中的小兄弟，但在苏联足球的关照下也有一些让人羡慕的东西，比如这些球队战术素养很高，比赛中贯彻战术打法非常坚决，而且有非常出色的球员。他们刚刚露面就让亚洲人惊出冷汗，乌兹别克斯坦打败了韩国和中国拿了亚运会的冠军，但仔细看看中亚足球就发现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成大器。根本原因在于中亚五国多年来一直在大家庭中生活，独立以后并不意味着一个时代精神的结束。俄罗斯如今更具老大的派头，虽然也阵痛不断，但前景看好。而中亚五国的地理环境 and 经济背景都非常不利，优秀球员纷纷留洋留俄挣钱，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出奇的淡漠。这一点和俄罗斯球员完全相同，在重大比赛中，俄罗斯球员宁可不参加国家队的比赛，也要继续留在所属的外国俱乐部效力。

初看是球员和教练之间有矛盾，本质在于奖金和出场费。中亚球员也是这样，多给钱就踢一场好球，少给钱就拒绝踢球。应该说中亚的足球水平并不低，他们缺的只是有效的凝聚手段。金钱并不是唯一的手段，而且奖金多少永远不会是定量，它是无法测定的东西，只能是多了再多，但作为足球的经营者管理者肯定无法容忍无限度的要求。我的看法是中亚人特殊的民族历史使他们对国家的热情低于对个人家族的热情，对自己所生所长的民族的热情高于对斯坦的热情。这使他们有别于东亚人的国家至上，也有别于西亚人的缺乏规矩，还有别于南亚的温文尔雅，更有别于东南亚的唯利是图和偷乖取巧。中亚足球介于游戏和竞争之间，属于那种胜亦欣然败亦欣然的心态，因此在现代足球的残酷竞争中还需学会些心计才成。经济尚未起飞还不是中亚足球时好时坏的决定因素，对现代足球运动的残酷性缺乏准备才是根本原因，而前苏联留下来的诸多经济政治乃至体育问题也不是很短时间就能解决的，这一切都使中亚足球的内在潜力受到限制。本届世界杯外围赛中亚队的大起大落更加说明了它们要进入现代足球的战场还需要漫长的准备期，但以中亚人对足球的热爱，以他们对足球天然的悟性，他们肯定不缺少天才的球员和雄厚的后备力量。应该说中亚足球如今是一群在高原和荒漠上游荡的野马，一旦他们真的进入赛场，肯定会给世人带来惊奇。从现在起，东亚西亚人万万不可沉醉于本届外围赛战胜中亚的欢乐之中，况且，阿联酋也输给了哈萨克斯坦，日本人也在乌兹别克斯坦身上吃了苦头。

亚洲杯和亚运会上，中国队分别输给了上述两支球队。我是说中亚迟早要在世界杯外围赛上从东亚手中夺走一张宝贵的入场券。

当现代足球在欧洲兴起的时候，亚洲和美洲还不知道足球是怎样一种东西。在这一方面美洲人比亚洲人幸运，他们较早地见识了用脚玩球的游戏。奇怪的是美洲人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和欧洲人打得难解难分，发源于欧洲的这项运动偏偏让美洲人占了上风，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欧洲人才显示了美洲人难以超越的整体实力。我是说就最高水平而言，欧美尚难分出伯仲，但在美洲实在找不出像欧洲那样多的优秀球队，南北美洲加在一起也抵不住

一个东欧或者西欧，即便是北欧球队也可以和美洲强队一拼。近两届世界杯美洲队只有巴西和阿根廷可以进入八强，其他六七支球队老早就已经出局了。

非洲是一个和美洲相类似的区域，由于法国人较多地介入早年的北部非洲，因而非洲足球的全面发展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非洲人先天的身体条件和生存特质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法国式的足球，所以英国式的和德国式的足球一直不能形成气候。现代足球在发达国家正逐渐变得娇生惯养，对场地对物质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在非洲，足球是一种最省钱的游戏，也是最容易参加的游戏。在电视上我们可以看见光屁股的小孩子们在沙地上踢球，黄沙在他们脚下飞扬，直漫住了孩子们的身影。非洲足球严格地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就在那种没有规矩没有压力下奔放而来，就在那种饥饿和贫困中欢乐而生。当以专制为主要模式的非洲发现足球可以使他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非洲足球便加入了世界足球的大家庭，便在这个领域显示自己的不凡。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经年战乱，他们缺乏必要的设施，也没有足够的经费，但他们从来就不缺少在沙漠边缘踢球的孩子。或许是出于故意，或许是出于无意，他们的孩子，天才的踢球的孩子都离开家园去了欧洲，他们在欧洲长大也在欧洲成了职业球员。事情的真相是欧洲的足球俱乐部看准了非洲的贫穷，也看准了非洲球员的潜质，他们只用很少的一点纸币就可以买动贫困的非洲孩子和他们所在的球会。就如同当年的贩奴运动一样，欧洲人以合理的方式又一回做了最划算的贩人买卖。或许他们花几百或几千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卡努、一个维阿式的少年，但几年之后就可以卖到几百万上千万美元。不管欧洲足球俱乐部如何赚，但卡努和维阿们还是心甘情愿和感激不尽，世界足坛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球星，除了这两个，我们还知道阿莫卡其、叶博亚、基耶奇、贝利、库费尔等一大串名字，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成了非洲人的骄傲，都使他们的祖国获得了荣誉。

非洲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它们只需要一个良好的和平的环境，一旦非洲不再战事频繁，不再闹人祸，哪怕是封建帝制照旧，也可以使他们的国家队变成一支支富有战斗力的球队。那时，他们就不单纯是爆冷门的角色，而是可以和美洲欧洲分庭抗礼的力量，世界杯不会再是欧美球队分享的果实，非洲人也有能力横刀夺爱了。’90 世界杯有非洲雄狮喀麦隆，’94 世界杯有绿色雄鹰尼日利亚，到 ’98 世界杯，我们已经不能预知哪一支或更多的非洲球队让人们震惊。下一个世纪非洲足球肯定会在某一个夏天手捧大力神金杯站在冠军台上。这不是妄想，非洲足球如今所显示的冲击力和无穷的潜力早就让欧美人惴惴不安了，他们早就放下了架子，早就开始把非洲人当做了自己的潜在对手。’98 世界杯外围赛出线后的德国人，第一个热身赛对手就是非洲的球队。而在 90 年世界杯上贝肯鲍尔就警告他的欧洲同行，谁轻视非洲球队，谁就是自找倒霉。他还说非洲足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部分，他们正在变成一种可怕的力量。遗憾的是足球皇帝没有说亚洲，在那届世界杯赛上贝肯鲍尔的球队把阿联酋踢了 5：1，那大约是最大的比分差距了，’90 世界杯再没有过这么大的输赢。

在 1997 年，贝肯鲍尔来了一趟中国，他不是来踢球也不是当教练，他是作为一个作者替自己的中文版自传做宣传的。据说他给中国同行提了一些建议，但估计也都是泛泛而谈。亚洲足球留给他印象的大约只是韩国，对中国足球，足球皇帝肯定真的如同皇帝那样高高在上，他坐在金銮殿上，不可

能知道瓦房店有个王屯。

在他的那本书里，贝肯鲍尔为中文版的《半世纪魂》写了一篇“致中国读者”：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将首次在亚洲举行。真的，应该是时候了：世界杯足球赛不能总是在欧洲、南美和北美举行，因为世界对足球的钟爱（其中也包括亚洲人的钟爱）越来越深，足球对世界的意义越来越大。

历史地看，世界杯足球赛举办地与世界杯冠军获得者之间，显然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1958年，一代球王贝利首次亮相的巴西队在瑞典赢得了世界杯冠军。此后，只有欧洲的英国、意大利和德国以及南美的阿根廷和巴西得到过足球世界冠军的桂冠。这顶桂冠始终都留在了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洲。

2002年，亚洲会不会出现一个世界冠军球队呢？

也许，还没到时候，为时有点过早。这是因为，足球在亚洲还太年轻，其他国家的足球水平还领先于亚洲。但这种优势是可以赶上的……贝肯鲍尔告诉了亚洲人有关世界杯的简单规律：“这顶桂冠始终都留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所在的洲。”2002年，日本和韩国以它们胜过非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了第十七届世界杯的主办权，但这一次世界杯的规律要改变了，亚洲人无论如何不能把世界杯留在东京或者汉城。这或许是世界杯历史重新改写的唯一地点，也是亚洲人追逐欧美足球强国的真正开始，2002年应该是中国和亚洲知耻而后勇的真正开始。

当印度人跟着英国人玩足球的时候，亚洲的其他国家还不知道足球为何物。据说中国的旅顺口很早就有人玩足球，于是新中国之后的足球一直是大连称雄。日本人踢足球肯定比朝鲜人要早，但日本人受美国文明影响太深，他们更热心于棒球。日本的棒球明星一直比足球明星更让人崇拜，三浦知良被日本人捧在掌上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西亚人更晚，他们玩足球是在沙漠里喷出石油之后，有了钱的西亚皇族看见了足球。英法势力在中东的时代，中东的阿拉伯人顾不上玩足球，他们一年到头忙于部族战争，然后又忙着和犹太人打仗。随着法英退出美苏介入，中东的足球依旧没有机会形成气候。中东足球真正在亚洲占据一席之地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恰恰是后起之秀的沙特阿拉伯给亚洲赢得了最了不起的荣誉，'94世界杯胜摩洛哥胜比利时对荷兰先赢后输，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进入第二轮。其中奥维兰攻入比利时的那个球比起马拉多纳也毫不逊色，他后场发动，一直扑向比利时禁区，长驱将近六十米，晃过五名防守球员最后铲射入网。沙特人使世界足坛看见了亚洲的进步，因此英格兰人想起了和中国人热身，结果一场下来，英格兰人走动踢着球，光凭三转两递就灌了对手二个球。韩国在亚洲始终占据着头把交椅，但他们连续参加三次世界杯赛居然还没有赢过一场球。沙特人赢了，但与比利时人的轻敌不无关系，而且，沙特的战术风格一旦没了对手的逼迫，往往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善于玩脚法的比利时队偏偏不拿沙特人当回事，松松垮垮玩技术，结果被奥维兰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亚洲足球和世界足球之间就如同韩国人与世界杯，沙特人与比利时：你认真了，我就没戏，你拿我不当回事，我还真能让你翻船。

这是很尴尬的角色。如果国际足联单纯从强到弱取舍，亚洲足球有一百个理由被关在世界杯决赛圈之外。但国际足联致力于普及这项运动，才给了亚洲固定的名额。可以这样讲，名额少，也就争夺激烈从而促进了亚洲足球的发展；正因为名额有限，它包含的荣誉也就更高，从另一个方面也刺激



了亚洲各国的竞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足联做出了智慧的决策，它因此把亚洲足球纳入了世界足球的发展轨迹。

亚洲足球就是在这种带有羞辱性的给予中奋力拼杀，认定自己只要有朝一日在世界杯赛场上证明自己的不可轻视，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名额。就像非洲，由于‘90世界杯的喀麦隆，’94世界杯的尼日利亚而使国际足联不得不把第五个出线权交给他们。

但足球水平的提高不单纯是你在世界杯赛中的某一个好成绩，更不是一种数字统计和时间纪元。亚洲足球的落后缘起于这项运动还没能构成完整的系统的工程，它还没有像欧美那样成为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没能像非洲那样提高到政治的国家的地位上去，足球对于亚洲还是刚刚被接受的稀有动物，还只是世界潮流带动下的一种新鲜和时髦。亚洲人和亚洲足球人对足球还缺乏欧美人的那种深入的波及全社会生活的全面理解，还不具备把足球和整体文明统一在一起的能力。也就是说，亚洲足球和世界足球尚存在着隔阂，这种隔阂不单纯来源于它的对抗性，更来源于某种历史文明的差别。完全可以这样讲，现存的体育运动中大多数集体对抗项目都源于欧洲，这和整个欧洲的社会发展规律相对应，而现代欧洲的发展模式更强化了合作共生的原则。人们在现实生存中早就习惯了在整体中表现个人的方式，足球运动只不过是这种生存方式在竞技体育中的特殊表现。美洲人尚不能完美解决个人与整体的关系，这就使得个人技术出众时拉美人不能在足球场上取得理想的战绩。非洲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因而它们空有一大批在欧洲足坛上可以威震四方的球员，却不能在世界杯赛场上克敌制胜。他们可以打几场好球，但到关键时刻却总要输在整体协调更加出色的欧洲球队身上。巴西人和阿根廷人很聪明地领会了欧洲足球的深层奥秘，这得益于他们的教练和球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欧洲足球环境中来。巴西是最成功的学习者，他们最起码懂得集体主义在足球比赛中的重要性，加之巴西从不缺少天才球员，他们只需要把天才融进集体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了。但一个巴西和一个阿根廷不能挽救整个美洲，欧洲足球不可避免地要在足球世界中扮演主角。而亚洲的问题要比美洲非洲严重得多。

日本一直是集体主义精神至上的民族，但他们效法的却是自由主义至上的美洲足球。如果能协调好两者的矛盾，日本无疑将成为亚洲足球率先抗衡欧洲的后起之秀。问题是西方文明并没有完全吞食日本的古老传统，而日本的传统又在世界文明的冲击下逐步丢失，这种民族精神的痛苦肯定要在足球身上得到同样的反射。在比赛中，日本球员要么让集体湮没个人，要么使个人游离于整体；他们一方面在欧洲思维的影响下注意自己的理智，一方面又受美洲足球的浪漫和自由的蛊惑，时而精密而如同战车，时而松散如一群游勇。日本足球因经济的强大而获得了更多的向欧美学习的机会，但也因此而自大妄为。日本的足球迅速兴起得益于它的巨额投入，它的虚假繁荣受害于不能分析自我。一旦日本人能解决好自己的定位，就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得到真实的进展。但足球并不就是经济也不是文化，这一届韩国队保留了自己的拼命劲头，但更有了冷静的整体战术，他们不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死拼，而是针对不同风格的手制定出不同的战术打法。有以攻为主的，有以守为主的；有打开局的，有打结局的；有力争的，也有放弃的。每场球打下去，都给人以新鲜的感觉。韩国足球的深层次上的进步肯定不是日本联赛的火爆所能抵消的，正相反，韩国已经学会把欧洲足球纳入自己的民族性格

中，他们只是保留和强调了自己最独特的精神支点：死也要死在球场。

我们还记得亚洲杯赛伊朗人 6：2 大胜韩国队的那场球，比赛还有一段时间，主教练已经泪流满面。或许正是这个失败，使韩国人第一次最清楚地意识到只凭精神是不够的。新一代足球人车范根或许正是从前任的失败中得到了革命的契机，车范根成了韩国足球第一个以理性精神统帅球队指挥比赛的人，这标志着韩国足球飞跃的真正开端。

西亚足球和日本、韩国的发展完全不同，这是完全建立在金钱之上的足球，这使得西亚足球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成为亚洲的代表势力，但同时也暗示了西亚足球不会有更好的前途。

西亚人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看重民族和国家的尊卑荣辱，但它看重胜负对王室的面子，因而西亚足球还不能真正成为贫民运动，它只是王室家庭中的某种玩物。它可以花数不清的钱请最好的教练，花数不清的钱建设最好的设施，但它们却不能让每一个球员树立起刻苦和奉献的精神。西亚球员和西亚足球一样都是用美元培育出来的，过分富有和过分贫困都会摧毁人的意志，而享乐和刻苦总是不相容的东西，西亚人的暴发户历史决定了这个世界正培养着一群不劳而获的人。这种特殊的发展史注定了西亚人要一天天失去人的自然属性，而足球运动从本质上说是人类自然属性在现代生活中得以保存的有限机遇，它对人的极限具有特殊的挑战性。过分安逸和奢华的生活对西亚人来说理所应当，踢球只不过是刺激的游戏。这种思路会帮助西亚人踢出很美妙的巴西足球，但不能促使西亚人像巴西人那样把足球当成生活和生命。西亚人认准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但他们忘记了球是人踢的。自上而下的足球运动使西亚足球比东亚人更早地接受了先进的足球思想，但却一直不能帮助西亚足球得到质的飞跃。很简单的原因，西亚公众还不能把足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运动，他们还只是赶时髦，只是想用足球证明自己的富有和权力。简单中又包含了十分复杂的民族的历史的原因，这是经受了游移之苦突然暴富之后的自然选择，也是宗教束缚过分严厉之中唯一可以放纵和自由的选择。

阿拉伯人在足球场上得到的虚荣虽然很少，但在场外却得到很多。足球是他们很少的享乐之一，文化生活的过分单调使足球运动更加游戏化。按说这种趋向容易使西亚足球抵达很高的境界，但不幸在于现代足球已经异化，它正一天天演变成商业活动，演变成职业球员为生存而进行的战争。这种背景下的欧美足球肯定具备大的杀伤力，而西亚人还没能悟出其中的道理，因此他们一旦遭遇强敌，便会未战先败，一泻千里了。西亚人想用足球洗涤物质的污垢，但却一直在用金钱建立纯洁，这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统一在西亚足球中，使得他们的足球如同他们的生存环境一样：既富贵又贫穷。

完全可以这么讲，现代生活的残酷竞争决定了足球的现代属性。背离这个规则搞足球，只能是一种自娱行为，想加入世界的竞争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取胜。今天的西亚足球尚可以在亚洲形成一股平衡力量，一旦东亚和中亚全面行动起来，这种平衡就会被破坏。’98 世界杯外围赛的结果已经有了暗示，东亚足球独揽亚洲或者和中亚足球花开两朵的局面肯定会形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98 世界杯的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可能取得 ’94 世界杯那样的成就，取代它有威胁的强队将是韩国和日本。

南亚足球既缺少西亚人的娱乐热情，也不具备东亚人如此强烈的荣辱感，他们很难会把足球当做自己的第一运动。印度历史中能产生圣雄甘地和

尼赫鲁肯定不是偶然的，只有这种性情的民族才能格外喜欢壁球和曲棍球，也只有这种体育才更符合圣雄甘地的精神。

南亚足球虽然五十年代在亚洲称雄，那只是因为东西亚还没有更多地光顾足球，即便在那个时候，真正让世界知晓亚洲足球的也不是印度而是东亚的朝鲜和南朝鲜。南亚足球注定要扮演陪舞的角色，主角跳累了，陪舞也就该休息了。

东南亚足球在亚洲比南亚的处境要好，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但东南亚人需要很长时间才有可能赶上东西亚的水平，这首先取决于东南亚人体魄的改变。现代足球对人的体魄要求越来越高，以东南亚队的灵巧无论怎样都无法抗击东西亚大汉的冲击。做为集体项目，单纯的个人灵巧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局。看东南亚球员踢球，我们很欣赏他们的努力，但也同情球员的矮小，高大的东西亚球员面对他们如同重量级拳手和轻量级拳手对垒，后者固然灵活，但前者总可以施以重拳。很简单的原因，灵活也好，笨拙也好，总是要面对面交手的，光跑光躲肯定不能获胜，而一旦形成面对面对抗，东南亚球员的劣势便暴露出来了。

另外，东南亚人热衷的赌博也毁坏了足球的健康发展，两者相加，规定了东南亚足球难成大器，它注定要受东西亚足球的欺凌，无时无日无了无终。

我们的亚洲足球就以这样的构成产生了国际足联的 36 个会员国，当世界杯参赛名额扩大到 32 支的时候，南美洲得到 5 支，北美和加勒比得到 3 支，亚洲得到 3 支半。这大约最能说明亚洲足球在世界足坛的地位了。

我不想说这是国际足联歧视亚洲，因为亚洲在世界杯史上的战绩的确让人脸红。和非洲人相比，亚洲甚至不配得到第 3 个名额。从人种的角度看，亚洲人和欧洲非洲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使亚洲人在对抗中处在下风，但近几十年来随着亚洲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口的素质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加之众多人口中总有优可选，因此在体质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而且足球和其他大球项目略有不同，对身高的要求并不苛刻。放眼世界足坛，190 厘米以上的成功者屈指可数。但足球对体壮的要求却是同样高，而在这一点上亚洲球员正一步步赶上来了。在 '94 世界杯赛上，韩国球员的体能甚至比德国还要好，德国球员历来是不知疲倦的，但在韩国人的追赶堵截下也疲倦了。韩国球员在场上的奔跑向世界表明亚洲人同样适合踢足球，如果韩国人不是瞎跑无谓地浪费体力，他们肯定能更上一层楼。而恰恰是这一点，也告诉人们亚洲的足球还处于很天真的时代。韩国人解决了体能问题，但没能解决技战术问题。在相同的体能条件下，技战术水平就成了决定胜负的砝码。韩国队在大赛中并不是显得不堪一击，但他们就是不能赢球。'94 世界杯沙特人赢了球，这是因为沙特人早就学会了先进的技术打法，他们在这一次特别强化了体能，因此储备了足够在小组赛使用的能量，但接下去沙特人又输在体能上了，他们和北欧球队瑞典作战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很快就在瑞典人的快速攻防下土崩瓦解了。

正如中国足球缺乏胜利经验一样，亚洲诸强对世界列强也同样缺少胜利的经验。但亚洲足球对欧美强队已经减弱了恐惧，日本、韩国、西亚经常要和一流二流强队对阵而且屡有胜绩，但世界大赛的性质完全不同，各强国重视程度当然也有所不同。一到这种生死之搏，亚洲球队便表现出了经验的不足，这种经验不足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它需要漫长的时间。一方面

提高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偶尔获胜，量的积累终究要产生质变。一旦把自己和对手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就能发挥出水平了。因此说给亚洲足球定位并不意味着比赛时就认定了要输，比赛和学习完全是两码事，亚洲足球学习欧美绝不是甘于落后，在学习中也要超越。也就是说，抱着学习的态度踢世界杯完全是胡扯淡，踢世界杯是争取胜利，要说学习，也只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们说亚洲足球的落后是整体的全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亚洲没能把先进的足球理论和自己的特点结合起来。由于亚洲足球还处于启蒙阶段，因此这种学习要么是全盘照搬，要么是盲目排斥，要么东一头西一头学习了这个丢那个。日本人学巴西，西亚人学巴西，韩国人学德国，如今西亚人又学欧洲，总是不得要领。

因此说，亚洲和世界之间尚有距离，还需要很艰苦和曲折的努力。

## 29 1997 年 11 月 7 日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体育场赛前读了前线记者的报道，觉得国家队没有赢球的打算，首先是教练班子已经从内心里放弃了希望，有记者计算出了几种出线可能讲给教练员听，教练员的表现是摇头和叹气，也就是说“1%的希望 100%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口号。

比赛前一天有一家电台的记者问我怎么估计这场比赛，我反问他怎么估计。他说中国队能赢。我要根据，我不喜欢没有根据说话，足球本身是圆的，但足球运动可不是圆的。记者说中国队一直有心理问题，怕输打不好，想赢也打不好，这一回没有了任何包袱和压力，放开了打，肯定能赢。原因之二是中国打沙特从来不惧。

我的看法正相反，我认为中国队的确没了包袱，但我们和卡塔尔不一样，卡塔尔队没了包袱但多出了一份自尊心，我们丢了包袱之后一定把自尊心也随便扔了。这很不一样，虽说都可以放松，但我们的放松是应付比赛，不输就不错。原因之二李传琪已经代表教练组说了话：“保平争胜，”这种战略指导思想就是以不输为最大利益，赢球就是额外的赚头。这种思想肯定会影响球员的积极性。妻子的看法也是认为中国队能赢，她只是希望中国队胜利，很少去分析原因，这不奇怪，她只是从这一年的九月才开始看足球的，她只是为中国队的胜利高兴。不管怎么，我们都要守在电视机前边等待开场哨。足球在这个家庭里如今占据了很特殊的位置，当然中国国家队的比赛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德甲、意甲和英超只是偶尔才成为两个人的共同节目，妻子在这段时间里一般都是转换频道寻找外国影片，她格外喜欢看那些凶杀侦破片，最好是现代都市里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洛杉矶和纽约。西部片正逐渐退出我们的生活，我也不再看戴牛仔帽的西部枪战片了。

利雅得球场看上去比科威特的卡迪西亚体育场朴实些。卡迪西亚球场弄得花里胡哨，球员和皮球都被草坪古怪条纹弄得模糊，就如同电视屏幕出现了水波纹一样不舒服。利雅得球场很朴实，也像阿拉伯沙漠一样单纯。

穆瓦利德很轻易就打破了场上的平衡。区楚良总是抓不住皮球，或许他的手太小又没有力气，他总是脱手，而且第二反应非常慢，而且还发呆。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格外想念傅玉彬，这个越到大赛发挥越好的球员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的球门前面，区楚良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也是没商量的事。这一次他又脱手，穆瓦利德跟上去一挑，球就进了。此时开战不到四分钟。

应该说中国队失球后打得不错，在第十三分钟时就扳平了。谢峰拼命追上皮球，传球之后谢峰直摔向写着洋文的广告牌，这是重放慢镜头时才注意到的，当时我的目光一直跟随皮球。皮球很低很急，直向门区掠去，这时候白色身影一闪，球进了，然后我们都知道了进球者是病秧子郝海东。郝海东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生病，到了球场上踢一会就弓起腰很不行的样子。

这个球员有很高的天分，射门时有准头，而且他失控的时候不多，在这方面郝海东比范志毅强，范球星老是让人提心吊胆，在自己的禁区一带范球星尤其让中国球迷捏着一把臭汗，求观世音大慈大悲保佑范球星别犯规。

应该说上半场中国队踢得不错，按这个架势打下去，中国队这一回能打赢。我们总说体能上比西亚人好，几场比赛下来还的确占点上风，只是和伊朗人的第一场有点问题，行家说一是因为紧张，二是因为分配不合理。这一回如果能在上半场保平，下半场就该争胜了。一到下半场，科威特、沙特很难顶住中国球员的反复冲击。韩国人打西亚也做不到这一点，但不知怎么回事，中国队就能。这大约也是一物降一物吧，就像法国队，一遇着德国队就完蛋，就像叶钊颖一遇到王莲香就脚软，王莲香一遇着龚智超就没戏，中国队遇着伊朗没电，伊朗遇着沙特也没电，沙特遇着中国还是没电。

但下半场有点不对劲，沙特队手里有 10 分好像比中国队还想赢，而只有 7 分净负 5 个球的中国队反倒想平。

后卫拿了球来回倒脚，区楚良开门球总磨蹭。这可不是争胜的架势，分明是保平。教练组就是说出花来也不会有人信，想赢的人绝不会是这种样子。沙特人的体能好像突然好起来，莫不是又吃了兴奋剂吧？中国队有点疲于招架，跑动明显慢了，动作也有些跟不上趟。

张恩华那个点球根本不是什么大意，明明是动作有点慢，生生让沙特球员绊到脚上。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队的几个球员大约忍受不了这份窝囊，自由人徐弘也冲到前边去了。说来这一回戚务生继续出昏招，用姚夏顶替了高峰。姚夏和高峰比差得太远，光会瞎跑，一溜烟贴着边线往底线窜，不出界不回头，没形成一回传中更别提威胁了。

沙特人这场球踢得挺积极，但优势不如前几年那么大。高丰文那一届中国队虽然 2：1 赢了沙特，但那时候有傅玉彬。沙特人致命的射门有七八个，都让傅玉彬挡了。这一回区楚良挡住了一个点球，其他时候失误频频，只是沙特球员没抓住机会，还因为这场球中国队的后卫线发挥得不错。按说保平争胜正是好时候，沙特人一直压到中圈，中国队得球之后的机会挺多，但不是越位就是前边没人，大部分都是前边没人，一个大脚踢到沙特人脚下，人家拿住了再组织进攻。

终场前的一段时间，沙特队有恃无恐的模样，除了守门员，都参加了对中国队的围攻。

球打出来又给打回去，好不容易在中场得了球又让人家抢走。中国教练员这回不知道怎么想的，一定是盯着大钟看时间，盼着快点完事千万别输球。其实球迷们已经不在意你输了赢了，连卡塔尔也能输，输给沙特又有什

么要紧。

只是想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打出点人样来，能不能在十强赛中发挥一场。

这一回大家都可以松口气了，据说踢完卡塔尔中国球员就有说有笑了，这也是松一口气的表现，只不过稍微早了点。按 A 组的情况，输给卡塔尔并不就是完全没了希望，后两场结果能全胜，还有可能进军法兰西，至少可以跟 B 组老二干一架，输了还有和澳大利亚一拼的资格。就这么平了，就这么回家了。

稍晚些时候，卡塔尔人在多哈凭借恩纳吉的两粒入球败了伊朗人。6 号巴盖里终场前吃了第二张黄牌，当这个年轻的波斯小伙走出场地的时候，他的主教练古汉像中国主教练戚务生一样面目呆滞。说起来伊朗手里的 12 分有一半是从中国队身上拿的，而在同宗兄弟身上，伊朗队总共才拿了 6 分，它自己让沙特拿去 4 分，科威特 2 分，卡塔尔 3 分。古汉的无能已经不能掩饰，他肯定知道自己的命运比巴盖里还要糟糕。

果然，伊朗足协几乎在当天就解除了古汉的职务，巴西人瓦尔代尔·维埃拉接过了帅印。至此，所有西亚队都换上了外籍教头。卡塔尔队是哈吉（此前是荷兰人邦弗雷雷），科威特是马卡拉，沙特队是德国人普弗斯特（此前是葡萄牙人文加达）。如果伊朗在平了沙特之后马上换帅，肯定不会在最后一战看卡塔尔和沙特的眼色了。我觉得伊朗的情况和我们至少有一点相似：球员（主要球员）对主教练逐渐失去了信心，他们对主教练的能力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这无疑是一支球队最可怕的内在败因，这样的球队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哈吉只是改变了卡塔尔球员的精神面貌，他只是让球员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在技战术上，哈吉只强调了抢。看卡塔尔球员踢球，真比欧洲球员还要拼命，下脚又狠又快，总是在中国一带就阻止了对手的进攻。打中国队时他们也这么干的，一直以为自己硬朗的中国队被卡塔尔人逼抢得大乱方寸，不输才怪呢。

伊朗踢法硬朗，他们打中国时就凭这个取胜，面对卡塔尔就显得过分文雅了。

卡塔尔出线也好，不出线也罢，但亚洲人终于看到了卡塔尔人不好欺负。赛前被所有人视为弱旅的卡塔尔队在第二阶段直杀得同组球队人仰马翻，谈卡色变。

仅凭这一点，卡塔尔人就可以骄傲和自豪一回了，他们甚至可以说，早些换了哈吉，早些除去外国球员，A 组第一的应该是卡塔尔。

中国球迷怎么想呢？如果首战败阵之后就换教练，中国队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差吧？如果新教头的信任危机没有产生，三军一心用命，至少拿 13 分不应该是白日做梦吧？现在的情形说什么都晚了，中国足协在这件事上比婆娘还要婆婆妈妈，他们不换戚务生说到底是自己问心有愧，因此戚务生才敢说：“我负我该负的责任！口气中表情上没有丝毫不安和愧窘，相反，倒有些忿忿不平。

中国足球，就这么几十年没有答案。

’98 世界杯外围赛全面检验了中国足球,排除主教练的因素、我们还能从球员身上看到与韩国、日本、伊朗、沙特的差距。究其原因,当然是中国足球多年来闭关自守不思学习,但不能找到中国人自身的特点应该是足球不能进步的根本原因。我们也学习先进的足球理论,也研究先进的技战术,也知道体能和技术缺一不可,但每种东西我们都不能做得好些。

我们一直走弯路,一直犯相同的错误,但我们一直没能从自身寻到独有的原因。’98 外围赛结束之后中国足协搞了一个总结,王俊生说了一大堆,但都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所指出的败因,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一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同样难以解决的东西。“适度唤醒球员潜在技能和发挥这些技能的尺度”、“知己知彼方面出了差错”、“战术打法设计不足”、“局势分析基本正确,但也有出入”、“临场指挥”、还有什么“十大值得借鉴的经验”,任何一大任何一因都缺少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东西。我相信德国人’94 世界杯兵败回到德国也不会比中国国家队的这个总结更全面更深刻。我们的经验中还有让世界足球也要惊叹的一条:“国家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开展”,我们还有一条让世界同样惊奇的说法:“本届亚洲十强赛期间,卡塔尔、伊朗、日本、沙特、哈萨克斯坦五支球队都更换了主教练,而中国队没有换。原因有两点:一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环境、制度和管理方式与上述国家不同,不一定强求一致;二是从 12 日中国最后一仗对科威特的比赛也是主教练指挥的,国家队有其值得借鉴之处的。”

大概世界足球应该给中国足球单独制定一些规则,这样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制度和管理方式,否则中国足球就永远没机会走向世界赛场。遗憾的是足球是全人类的体育,它不单纯为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存在。体育在中国足协那里被硬性规定了政治,这肯定不是中共中央的说法,只是中国足协的说法。这种说法其实很是曲解了我们的环境和制度,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误按老习惯顺口说了,这种话可能让很多人不敢再问下去,再问下去他就要反问:难道你想让我们改变社会政治制度吗?

中国足球不振有一百种原因可以寻找,但眼下如果不解决足协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国足球学习什么都难,中国足球向世界杯冲击还会只是梦想。

说中国足球和亚洲强队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指导思想上的差距。足球人都想努力,但领导者的指导思想和足球自身的发展规律一直相距甚远。不能说这些人反对冲击世界杯,但他们只是把冲击世界杯当成一项政治任务;他们不是不想学习外部经验,但他们把这种学习总是和中国的社会环境制度对立起来;他们不是不想从娃娃抓起,但他们的官场习气使他们总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完全可以这样讲,一支国家队战绩不好,主教练难逃其责。这届外围赛中国队丧失了一次又一次良机,戚务生难逃其责。但职业联赛开始四年之久中国足球不进反退,就不能不向中国足协讨个说法了。体委的另一位大员煞有介事地搞了一个“定位”说,只不过是把有识之士的告诫时隔许久才拿来重复,但这个重复只是想告诉中国球迷输得合理输得正常。她的高论如果成立,真想不出中国队参加这次外围赛干什么,难道是为了自取其辱不成?这个大员忘记了竞技体育一个最起码的常识,那就是为胜利而战,

还有为失败而战的吗？给中国队定位不意味着心平气和接受失败，而只能意味着抓住机会以弱胜强。

这次外围赛中国国家队完全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而不是因为对手如何强大，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出今天的西亚队已经不是 1993 年的西亚队，中国队完全有能力战而胜之，只是我们在指挥上屡犯错误才导致全盘皆输的。输了也就输了，偏偏搞出这样一大堆胡搅蛮缠的东西来糊弄球迷，中国足球真的没什么希望了。

在王俊生的总结中，居然有这样的一段：“伊朗的 2 号进一球传一球……进了，等于攻进了一个半球。”

我在金州体育场看了那场比赛，马达维基亚下半时 23 分钟左右接连晃过几名中国后卫面对区楚良挑射，球入右上角；第 40 分钟，马达维基亚右路疾进，马明宇体力已经不支没能形成阻截或干扰。2 号抢脚就射，区楚良象征性挡了一下，球这时候已经飞进了中国大门的死角，马达维基亚还传了致命一球，应该是进了 2.5 个才对。这就是我们的代表团团长，我们的专职副主席，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随队指挥的，更不知道他看没看中国队的比赛，至少，对金州惨败不该如此轻易忘却，在最后总结时出这样的大笑话。

我们一直说中国足球整体上有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真正拖了中国足球后腿的恰恰是带领中国足球的人们。他们在敬业精神上更差，在足球理论上更空白，在宏观运筹和微观调配上更加无序和低能。中国足球的改革，最要害是由上至下，先把上头改革清楚，中国足球才能步入阳关大道，否则，足球无论怎么努力也都要毁之一旦。

如果逐段逐句分析评述中国足协和体委大员的奇谈宏论，真能让敏感的人气破肚子。但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所谓“对事不对人”是多年官场习气留下的最丑陋的东西，任何事都是由具体的人去做的，不真正追究责任去泛泛而论，还有什么规则可言？对毛主席我们还能实事求是进行批评，怎么轮到输球反倒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说到头追究责任就意味着追究中国足协的失误，要承担责任的不是王俊生，还应该有许多在里边起作用的“专业人士”。追究责任就意味着引咎辞职，而辞职意味着丢官，这些人什么都忍受得了，就是忍受不了丢官，这难道也是社会环境和制度的优势不成？王俊生说了一大堆对不起，负责任，就是不肯说一句自己不合格，不肯辞官，在这种人的意识中，说了对不起就已经对得起了，说一声承担责任就已经是高风亮节了。靠这样一些人，中国足球还会有什么希望？

回到世界杯外围赛中来，我们发现中国队不仅仅技战术简单呆板，而且一直自傲的体能优势也荡然无存，除了个别场次（主场对沙特，客场对科威特），在场上跑不动抢不动攻上不去撤不回来都是我们。也就是说，对西亚是以勤补拙，一旦勤没了，拙也就显露无疑。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面对韩国和日本会怎么样。

我们搞 12 分钟跑，搞大强度训练，但都没能真正改变半场球的状况。别的暂且不提，仅靠这种体能如何抗衡强队？A 组最后的结果中国队排名第三，但这也并不是真正的排名。

卡塔尔最后一战非胜不可，他们破釜沉舟猛攻不歇，但让沙特人打了一个反击。如果卡塔尔不思进取首先想不输球再争胜（按中国队打沙特的那种犬儒思想），他不会把积分落在中国后面。中国足球在这个小组中自毁前程，却又为主场取胜科威特沾沾自得。他们忘记了那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比赛，



其含金量比一场高水平的商业表演赛还要低。科威特人只是提前一天到大连，人也刚刚够替补，人困马乏军无斗志让中国队打了 1：0。中国队只是赢了没价值的比赛，足协头目却还要说：“国家队有其借鉴之处的。”鬼知道有什么借鉴的，只有这些人自己知道。

中国球迷并不是一群糊涂人，他们很清楚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地位，他们只是不能接受糊里糊涂的失败，更不能接受失败后的敷衍塞责。从十强赛的备战到决战的两个月时间，中国足协一直跟着感觉走，一直没能形成一项正确方略，但还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指责球员并且把一些技战术上安排的失误也归结为队员的受伤：“由于姚夏、于根伟受伤及卡沙科双内锋的能力很强，451 的战术在部分场次未能起作用（其实大部分场次没用——笔者注），而 442、541 的打法，尽管是在 451 基础上转变过来的。但运动员在熟练程度及运用上都显得准备不足。”这就是我们的指挥员，因为两个球员受伤就解体了“全面准备”的打法，也就是说中国球员只有只会瞎跑的姚夏和几年来一直有伤的于根伟可以支撑这个“全面准备”，这已经不是实事求是的总结了，分明是硬把不是当理说。“全面准备”难道不包括球员受伤后的补充？姚、于的位置真的如此重要就更需要多准备替补人手，就如同守门员必备替补一样简单的道理，居然就没有准备；还有什么“双内锋”，这三支球队也不是今天才有双内锋，它们几乎一直这么打，即使才这样设计，但这三支球队首轮作战时的对手并不是中国，我们难道一点没发现？还有 422、541 打法。如果说中国球员打不好 451 谁都相信，这是因为我们在平日的比赛和训练中都不知道 451 是怎么回事，中国足协的一个大员考察‘96 欧洲国家杯回来写了一个报告，居然把在欧锦赛上风行的 451 弄成了 352 或 532。中国队只在英国集训了那么短的几天就“全面准备”了 451，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中国球员别的都可以不会打，但打 442 可是几十年的老套子，虽说不能达到全攻全守，但防守反击还有威力。

哪个人都知道戚务生组队就这个阵形。靠它起家发家败家，每个国家队球员踢起 442 来都比踢其他的要熟。

就这样，也还不忘了自己来点阿 Q 的精神胜利法，也忘不了来点辩证法：“如果从全力准备世界杯，争取出线的过程来看，我们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与收获，这也是这一届国家队教练组以及中国足协对国家队今后如何更快冲出亚洲提供的宝贵经验。”然后就是十大借鉴，除了虚头虚脑的东西，除了一万年也是同样问题的问题之外，没有一条是真正让人能看出和这次十强赛有直接关系的经验和收获，也就是说，十条中有九条都是现代足球运动中的共同问题，德国队、巴西队、意大利队同样要面对的问题。“党的建设及思想政治工作”是特殊国情，和世界足球没有关系，说收获和经验，这大约是唯一的。

中国足协就这样一直把球迷当傻子。其实球迷和新闻界的正直之士早就看见了足协没穿衣服，只是他们喊出了“他没穿衣服”之后被骂成了疯子。足协甚至可能管报刊，体委甚至可以制定舆论口径，这真是天大的丑闻，更丑闻的是新闻界就老老实实听了。

中国足球和亚洲足球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中国足球和亚洲足球如何才能共同飞跃，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何体委官员说：“人家冲击世界杯，五六十年冲出去还不算长，中国才多少年？人家职业联赛的历史多则百年，少则几十年，中国才几年？人家足

球人口，小小国家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我们 12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刚刚从改革前的注册运动员 2000 人扩展到现在的 7000 人，如此薄弱的基础几脚就能踢进世界杯？即使踢进了，不是偶然又是什么？”

初读觉得这人真了不起，这么大的事让她几句话就说得头头是道，你不免想真不该踢进世界杯，也没资格踢进世界杯。但睡不着觉的时候又重新想起这些话，怎么想都觉得是胡说八道，这话如果是普通球迷说倒能理解他是在自我安抚，光伤心没用，总得找点理由让自己的伤心平缓一点吧。但出自体委大员之口就觉得有愚弄公众之嫌了，很简单，这个人玩弄了逻辑学上偷换前提的手法，让人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时常遇到这样胡搅蛮缠的，和这种人争吵，你不能生气更不能激动，否则他的话就成了真理。

首先，有许多国家的足球都冲不出去，这是可以统计的领域。世界杯决赛名额 1982 年起才有了增加，但也不过 24 个。冲不出去的当然是多数，中国足球在这个多数里，你或许还可以骄傲呢！我想马尔代夫比中国大约两百年也冲不出去，这个比法本身就有点不知羞躁。话说回来，亚洲冲出去的不只有韩国和沙特，还有科威特、阿联酋、朝鲜、印度、日本、伊拉克。你为什么不跟人家比呢？

然后再说职业联赛历史。在亚洲出线的球队我还没有发现有几十年职业联赛历史的，大家差不多都是近十年来才开始学习欧美搞联赛，为什么人家能冲我们就不该冲？其实这位大员关于联赛的说法根本和冲进决赛圈风马牛不相及。职业联赛历史悠久的国家都是要进决赛圈去争冠军或者进入前八名前四名的，而中国只是想冲进决赛圈见见世面。起点不同要求也不同，与联赛历史长短何干？此外，足球比赛不是数学，日本人搞职业联赛的时间不长，美国人搞职业联赛更短，1990 年哥斯达黎加和喀麦隆干脆都是业余球员，打完小组赛球员居然要跟自己单位续假的。完全可以这样讲，职业联赛的历史悠久只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足球有条件争夺奖杯，并不意味着就能进军决赛圈。俄罗斯、瑞典、葡萄牙、乌拉圭、希腊、土耳其、威尔士都没能冲进 '98 世界杯，但牙买加和亚洲的韩日沙特都冲了进去，这只是告诉我们不同水平地区的足球淘汰不同水平的球队，牙买加和亚洲队无论如何都不能和欧洲那些落榜球队相提并论。但外围赛都是各个区域内的自我争夺，和欧美的足球比个什么劲儿？中国联赛不长，其他国家也不长，拿中国比亚洲说得通，比欧美完全是把亚洲的外围赛想象成了欧洲预选赛，我们面对的简直就是意大利德国南斯拉夫西班牙保加利亚俄罗斯英格兰比利时荷兰罗马尼亚了。真是笑死人了。

第三说是足球人口。其实和上边要说的一样，还是把不同的事物进行了不适当的类比，犯了如此幼稚的逻辑错误还振振有词，真的让人不知如何是好。说来说去说定位，敢情是让球迷们认输，让中国足球认输。

我们谁都知道中国足球问题多多，但具体到一届外围赛上，能解决好一两个实际问题，中国队也不至于打得如此窝囊如此让人心寒。如果说“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回到‘初级阶段’”，如果说这次冲击世界所犯的错误是“前些年我们所犯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定好位”的重犯，就已经把一项体育运动的发展机械地同国力的发展等同起来了，我以为恰恰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达。为什么排球篮球田径游泳还有别的对抗性强的项目可以上去，偏偏足球不能，试问还有哪个项目比足球的投入更大，

还有哪个项目已经和国际接了轨？其实还是在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没做好。如果足球完全取决于国力，非洲的许多国家干脆别搞足球光去赤着双脚跑马拉松得了，美国和日本干脆捧大力神杯得了。足球运动有自身的独特性，按足球本身的原则去搞在中国并不是真的没出路，问题是我们一直没有重视足球自身的规律，反倒把精力花在诡辩和政治宣言上，当然永远只能是“初级阶段”了。

无论如何，关于“如何给中国足球准确定位”是花了心血，唯其如此，也更让人恶心。

中国足球或许和亚洲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是中国人不适合踢球，它的不同来自于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和世界足球有过认真的交流。我们一直没能把足球和锦标相联，大部分时间都把足球当成文化交流的使者、直到“文革”结束，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争锦标至少不比交流友谊缺少价值。但我们又走了极端，把足球向世界杯的进军看成是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的大问题。遗憾的是这种极端并不真实，它只满足于宣传和口号，还没能像伊朗人和日中韩国那样真正当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荣辱事业，因此说中国的这个极端比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还要远离了竞技体育。

当我们说中国球员的意志品质差，心理素质差，不能拼死一搏，不能正常发挥水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忽视了中国足球指导思想的转变和迷失。我们试图用爱国主义激励球员，但并没有把这种精神贯穿在球员的日常生活和训练中。当钱是唯一动力的时候，球员的努力韧性很容易就会松弛。在这方面，韩国人和日本人比我们做得更好，他们的球员都能在面临绝境时拼死一搏，越是在压力巨大的比赛中，他们越能超水平发挥。我们的球员恰恰相反，越到关键时刻越乱越紧张，当然要打败仗了。

另一个方面，中国足球的对外交流曾经培育了一大批优秀足球人，但“文革”把这种交流中断了，中国足球由亚洲一流球队滑落到二流球队。在“文革”刚刚结束还看不出来，那时的亚洲足球水平都低，也就是说许多亚洲国家的起点远远低于中国，比如西亚和日本，那时候还只是中国足球的臣子呢。严格讲，这种交流的中断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产生质变，十几年的内耗造成的最大恶果是中国的足球遭受了无法估算的破坏，使中国一下子就变成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而就是在这期间，东西亚都在大搞经济建设，都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发展足球。1981年的中国足球尚未感受到这种超越，那些五十年代的足球人记忆中仍旧是中国国家队的英勇无敌。1985年中国足球的落伍已经开始明显，但小组未能出线使我们没机会和亚洲强队直接对话，我们把一切都归于轻敌；1989年的所谓“黑色三分钟”把中国队挡在世界杯之外，但中国足球人没能总结自身，而是单纯强调“关键时刻”的失误；1993年的失败更没有进行反思，只是导致了开放和引进的煞车。而’98世界杯外围赛时的中国足球又有了进步，但这种进步并不迅速，冲击的失利仍旧没有使足球决策者从根本上发现我们的问题，还在强调“关键时刻、关键位置、关键场次”。这是相当愚蠢的判断，在重大比赛中，时时处处是关键因而也就不存在“关键”，关键是在平日的准备中。

如果1985年的失败能使人们认真地反省我们足球发展进程中的问题，1989年的“三分钟”就有可能避免；如果1989年的失利能清醒我们的头脑，也不会导致1993年的伊尔比德；如果能在1993年之后全面总结，也不会有

这一回的惨败。应该说我们一直处在很盲目的状态中工作，一直以得过且过的态度“敬业”，一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把足球这个综合项目肢解得凌乱不堪。

冲不进决赛圈在这种状态下既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说合理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实力有限，说不合理是因为在亚洲还没有超强队，即使韩国也只是对中国有必胜把握，对西亚则没有值得夸耀的战绩。我们的落后并不是一无所长，如果战略和战术都能设置得好一些，在 A 组出线——甚至以头名出线并非天方夜谭。

出了线，虽然不能证明中国足球有了质的飞跃，但至少可能给足球改革注入新的动力，给中国球迷一次安慰。

### 31 1997 年 11 月 12 日大连金州

这是本届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 A 组中国队最后一个主场，也是中国国家队的告别赛。从比赛的真实内容来看，是中国和科威特的一次表演。胜也好败也好。

对双方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有一万多中国球迷站在寒风中给中国队送行。中国球员需要进行一场认真的比赛，当然赢球比输球要好，球迷们至少不会在最后关头还要受气。

这一天我犹豫了好久，还是把那张制作精美的门票扔了。票价是 280 元，相当于我的三分之一薪水。就这样扔掉这么多钱的确心有不甘，但想到要去金州那块伤心之地，还是认定扔了好，权当让窃贼偷去了。这样吧，相当于资助足球的希望工程了吧。想是这样想了，但还是心疼。我于是知道自己很贫穷很普通的，花钱只愿意购买欢乐而不是痛苦。做为纳税人，确实有理由要求这个，但谁让你热爱中国足球，谁让你是中国人的呢？

科威特人比在自己的主场要差些，他们肯定也沉浸在被淘汰的苦恼中。都说中国球员心理素质不好，但从这场比赛看，中国球员的承受能力比科威特人要强。

他们很投入，奔跑积极拼抢也凶，直把对手压得透不过气来，攻门的次数很多，但科威特门将表现得非常好，他在上半场至少扑出了三个必入之球。马明宇远射中的，这个人球对马明宇来说晚了点，如果……没有如果。马明宇肯定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个如果，因此马儿进球之后没有跪在地上高举双拳，也没有展开双臂绕圈飞翔，他只是举了举一只手，然后迎接了队友同样苦涩的祝贺。

孙继海是给这场比赛带去激情的唯一球员，他带着皮球从后场一直冲到前场，在那个瞬间，我依稀看见中国足球下世纪的希望。这个国家队中最年轻的球员一直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求胜欲望，和他的队友相比孙继海更有资格穿着中国队的球衣。但愿他的同龄人都有这种精神，二十一世纪的冲击就不会以这般无奈和委屈的形式结束。

1:0 或许是最好的比分，3:0 或 4:0 只能是一种讽刺。我们赢了这

场无关痛痒的比赛，严格地讲已经和自尊无关，我们让自尊过早地从脚下溜走了，只有靠下一代国家队球员用自己的脚去追回了。郝海东们不会有更多的机会洗刷自己的耻辱，许多年后重新回首 1997 年的日子，他们或许能悟出失败的根由，我猜肯定不是“技不如人”，但他们肯定也能理解和原谅主帅的无能，但他们肯定不会原谅中国足协决策的愚蠢。

当中国球员向在场的万名观众挥手致意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非常疼痛，我不知道该恨他们还是同情他们。

其实这些年轻人已经尽了全力，只是他们的教养使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尽力。他们挣了比普通人多几万倍的钱，但他们一贫如洗。这就是人生的悖论。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一次成了中国足球无能决策的牺牲品。

## 32 十强赛回顾

第一场：中国——伊朗 1997 年 9 月 13 日

背景：中国国家队此前去英格兰集训，调整身体状况、演练阵容、确定打法。在英格兰赢了许多超级俱乐部队，国内媒体对此行战果表示怀疑，认为此时英超正在进行，中国队的比赛质量会大打折扣。但总体上国内舆论很有信心。国家队的“451”阵型也惹起许多人的怀疑，更多的疑问是人员的配备。这是媒体和球迷呼吁国家队调备人员的开始。赛前，国家队最后两场热身一平一负，0：0 平韩国，3：1 胜哈萨克斯坦。势头很好。媒体报道：国家队信心很足，这来自于杨一民去加拿大带回的情报，伊朗队在比赛中没有留后手。国家队领队赛前对新闻界表示，此番决战中国队会力争取胜。队长范志毅说：伊朗队攻强守弱，我们的速度会为我们赢来机会。但他最担心的是巴盖里。

在 B 组，韩国主场 3：0 胜哈萨克斯坦，日本主场 6：3 胜乌兹别克斯坦。中亚的神秘面纱揭开，他们成了 B 组三强抢分的目标。

结果：中国队 2：4 先赢后输，重演亚洲杯 3：4 输给沙特的一幕。

古汉说：中国队是跑不动了，体能不行。空中优势差些，守门员矮些。三条线中场弱了点。上半场伊朗队主场是不适应客场气氛，主场的观众过分热了。下半时适应了，放得开了。

戚务生：中国队一向不会打顺风球，领先后反倒不知所措了，我们总想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但最后还是跳不出来。这是队员们缺乏调节能力的表现，在那一刻，他们的心理一定发生了倾斜。反胜为败的关键一是技术不过关，二是心理不过硬，队员们对比赛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范志毅的犯规是致命的。这场比赛已经成为事实，再总去想也没有用，得赶快跳出这个失败的坑，后面还有七场比赛要打呢。

比赛简况：上半时 41 分钟，中国队队长范志毅点球破门；下半时第 10 分钟，李明右路接孙继海斜传铲射破门。不过五分钟，范志毅推倒阿里·代伊，巴盖里点球命中。第 22 分钟，中国队换人，隋东亮入替 12 号于根伟；23 分钟，伊朗队 2 号攻入一球。第 25 分钟，李金羽入替姚夏，第 40 分钟、

42 分钟，伊朗队 2 号和 17 号分别攻入一球。

赛后：数百名中国球迷聚集在大连金州开发区的东方大厦前，喊：“戚务生下来！”

北京时间 9 月 15 日凌晨：沙特队主场 2：1 战胜科威特。

第二场：卡塔尔——中国 1997 年 9 月 26 日

背景：卡塔尔一直被视为 A 组最弱，荷兰籍主教练召来尼日利亚人入卡塔尔籍。他认为中国队和从前一样没有进步，战术僵化。中国队没有从香港去迪拜，而是绕道乌鲁木齐经沙迦，滞空时间比前者要长十小时左右，原因不详。国内舆论对中国队首场失利进行有分寸的批评，虽文章铺天盖地，但对戚务生采取了保护性评析，球迷们也放下金州惨败，寄希望于国脚能在多哈重拾信心。舆论普遍认为卡塔尔和海湾杯时相比状态明显下降，首场 0：2 败在科威特脚下就是证明。中国队英籍顾问在中伊之战后一度失聪。中国队让媒体担心的是补充新球员的问题。戚务生担心卡塔尔的高温会影响中国队的战斗力。李传琪发表谈话：国家队会克服重重困难，并有信心打好这一仗。

9 月 19 日，伊朗与沙特在德黑兰战成 1：1 平。

在 B 组，阿联酋 4：0 主场胜哈萨克斯坦，主场 0：0 平日本；韩国主场 2：1 胜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 1：1 言和。

中卡战果：1：1。中国队先输后平。郝海东带病上阵，为中国队争得一分。

焦点：“451”阵型解体，彭伟国重担中场组织重任。

戚务生：对比赛结果既满意又不满意。天气影响了体能状态。从自身来看，队员们在场上的应变能力与赛前的准备存在较大的反差。单纯谈心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在场上的被动局面，正所谓艺高人胆大。中场休息时，进行了人员调整和局部战术调整，即主要强调坚决打边路、中场的组织传接要更合理。这一点在赛前已作布置，但上半时的效果较差。下半时队员贯彻了这一要求，并收到了效果把比分扳平。

邦弗雷雷对比赛结果十分恼怒，他有理由恼怒，全场比赛卡队获单刀球有三次，但都不能入球。赛后，卡塔尔新闻界联手倒邦。

中国国内舆论既不满又庆幸，以平静的目光看待中国队多哈之战，还有随军记者称赞“戚务生在进步”，并且替国脚的辛苦作了大量报道。但更多的文章对戚务生的执教能力提出质疑。“451”的解体也是国内很高兴的话题。

第三场：中国——沙特阿拉伯 1997 年 10 月 3 日

背景：沙特队一胜一平，积四分。中国队两战积一分，主场一战许胜不许败。沙特人包机前往中国大连，沙特教练认为中国队的水平较之亚洲杯期间有所下降，因此对战胜中国队充满信心。中国队领队李传琪说中国队整体实力不如沙特，但也不是没有机会。

中国队会克服重重困难，打好这场比赛。新闻界对这场比赛的说法是“最后的赌注”。

B 组，韩国队先输后赢，2：1 逆转日本队，日本队陷入困境，韩国直奔小组第一。

阿联酋客场 3：2 战胜乌兹别克斯坦，也是先输后胜，积分超过日本。

B 组：伊朗客场平科威特，多赛一场积分领先。

中沙比赛结果：1：0。中国队下半时攻入一球。

戚务生：这场球我们应该赢。

文加达：我们今天失利，不是因为下雨，我不愿意以此为借口，我们应该在任何天气下打好比赛。中国队今天胜了也不是因为天气。

焦点：10月3日大连天降中雨，气温下降。

赛后国内舆论盛赞中国球员，对戚务生不置可否。同时对中国队伤兵增多又不能及时调整表示不解，中国队不能上场比赛的队员日渐增加，但教练组没有动作。

第四场：科威特——中国 1997 年 10 月 10 日

背景：科威特与中国队积分相同，都不能有失。马查拉认为踢球不是量地图，中国队不一定赢了沙特就肯定能胜科威特。中国队又一次对中国记者关上大门，国脚又一次严守纪律闭上嘴巴。中国教练组对出场阵容和打法产生分歧，执三种不同看法。国内对国家队客战持乐观态度。科威特当地气候也很凉爽。

日本输给韩国之后，主教练加茂周辞职，由其助手冈田武史接任。

中卡之战结束以后，邦弗雷雷被解职，由波斯尼亚人哈吉出任主教练。

战果：1：2。中国队胜。

焦点：中国队给科威特制造了“黑色一分钟”。

马查拉：这就是足球。马查拉老泪纵横，被助手搀出新闻发布会。戚务生、李传琪、陈成达都对记者发表了谈话，国家队主力球员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国内媒体对中国队的这场胜利给予高度评价，戚务生头一次受到称赞。中国队前景突现光明，中国足协主席也在上海说：中国队能否出线，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中国队能解放思想，立足于拼搏对手，中国队获得世界杯决赛入场券并非没有希望。

客场败给中国的同一天，沙特主教练文加达虽然主场以 1：0 战胜了卡塔尔，但由于场面上被卡塔尔围攻，惹起球迷的不满。王室成员当即召开会议，决定解除文加达职务，接替者为德国人普菲斯特。

中国队电召吴承瑛直飞德黑兰，而国内对国家队的阵容严重不整十分焦虑，对只召吴承瑛一个人入队深感不解，他们列举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球员供国家队挑选。

第五场：伊朗——中国 1997 年 10 月 16 日

背景：因为国家队在情报收集方面的落后，造成“黄牌”债务，主力球员不能参加中伊之战。国家队又恢复每日两会制。伊朗主教练古汉：“我想中国队会堵在家门口死守，他们拿到一分也是不错的结局。如果中国队放弃进攻，伊朗队会异常头疼。与卡塔尔比赛我们就在与耐心做斗争，中国队后防线从力量到身高都比卡塔尔强一截。如果中国队放出来进攻，我还不担心不进球，那时候伊朗的传切配合就会发挥威力。”戚务生没有就比赛发表言论。

国内舆论认为中伊之战不求全取三分，能拿一分也是成功。战果：4：1。伊朗队胜。

戚务生：我们对这场比赛准备很充分，直至赛前运转均很正常，然而在比赛过程里遇到不幸。在这种大赛里再次暴露了队员心理素质差的弱点。三个老队员被停赛，年轻队员好像缺少了主心骨。个别位置的失误导致全盘皆输，这种失误把全队的注意力都弄垮了，以致出现大比分失败的结局。中

伊两队实力有差距，我们技不如人。

伊朗主教练没有出席新闻发布会，赢家光顾庆贺而不出席发布会在国际赛事中实属罕见，戚务生兵败之后又受此轻待，但还是在酒店前对中国记者发表了上边的谈话。

焦点：区楚良的称职与否终于头一次引起了新闻界的重视。

国内舆论对这场失败持客观态度，但对主教练和领队发表的言论表示不解，他们认为从中能看出中国队的作战意图很盲目并且自相矛盾，守门员教练英国人里默似乎也受到了责备。总体上看，球迷对戚务生的不满在加剧，新闻界则帮助中国队分析成败因由，并且计算分数分析中国队前景，认定打好余下的三场比赛还是可以出线。

同月 18 日，日本队重现生机。韩国队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被哈萨克斯坦斩下，日阿两队只差一分，主场若胜阿联酋，日本以第二名出线几成定局。

第六场：中国——卡塔尔 1997 年 10 月 30 日

背景：科威特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入两球战胜了沙特队，中国队又一次从死亡线上回来，中卡之战真正是生死之战。中国队教练组为国脚提供宽松环境，全队返回大连后放假一天，并且接受队员的建议减少了训练次数。但教练组空前紧张，每晚研究方案到深夜。国内舆论普遍看好中国队，卡塔尔被看成是“副班长”的当然人选。球迷们也认定中国队必胜，且大比分。戚务生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认为：中国队正在进步。中国队所剩几场比赛都将分外残酷和凶险，必须战胜卡塔尔队，对沙特的比赛更加至关重要，最后一战的时间安排因时差关系对中国队都将十分不利。

因为在中科之战结束后六七个小时，才开始沙卡之战，沙特队可以根据中科之战的结局，从容与卡塔尔“沟通”，到那时，卡塔尔队很可能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而乐得做顺水人情。为了不再看别人的眼色，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队在后三场比赛里，不能再输一场球。中国队多次在失去公平竞争条件下，与世界杯赛擦肩而过。现在中国队还不具备韩国队那样的实力，对赛制的关心，并非我们以君子之心去度小人之腹，需要的仅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10 月 24 日，沙特队 1：0 战胜伊朗队。伊朗舆论对古汉重炮齐轰。中国队也重陷困境。

在 B 组，日本战和阿联酋，比分为 1：1。前途一片黑暗，而韩国队已经提前获得法国世界杯入场券，乌兹别克斯坦胜哈萨克之后 B 组后四名分别积分 8 分 7 分和 6 分。

卡塔尔提前来中国适应气候，哈吉率队战胜科威特被视为大爆冷门。哈吉认为卡塔尔队现在非常团结，战斗力和状态都在回升，对中卡之战只要能打出 25 日对科威特一战的水平来，中国队就没戏了。哈吉还说：摆在卡塔尔面前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胜利。

中国队主力球员看好自己的主场，认为中国队可以胜利。29 日，中国队在常务副主席王俊生的率领下起大早到国旗下宣誓：“不做懦夫，不当逃兵，不吃后悔药……为中国足球血战到底，坚决打败卡沙科！”戚务生认为卡塔尔并非弱旅，只是前一段状态不好，就中卡两队的实力来看，不论胜负都是正常的结果。我们决不能轻视对手。现在许多球迷都认为一定能赢卡塔尔，这种观念要改变。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卡队身上决不是单纯拿小



分，多胜球的问题，关键是要调整好队伍，拿下3分。当李传琪赛前向新闻界表示此仗要“争取胜利”，有记者问：“如果中国队失败了，足协应该怎么办？”李传琪反问：“你们说该怎么办？”又转而说：“我认为如果失败了，不能出线，我们也只有继续总结，总结经验教训……”

焦点：解放范志毅，中国队许平许胜不许输。

结果：2：3。中国队再次先赢后输。

戚务生：我不认为换下李铁是中卡之战的转折点。我们的队员表现得与卡塔尔有差距，90分钟比赛的结果是正常的。我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现在还不到时候。

在赛前的准备会上，教练组强调要打好三点“拼、快、静”，但这三点在这场比赛中都没有发挥好。整场比赛，中国队都打得拖泥带水。在领先的情况下，中国队重犯了退守后场不思进攻的毛病。前锋想继续进球，后卫想保住胜果，将中场让给卡塔尔队。卡塔尔在领先的情况下没有退守，反而全力进攻，最后保住了胜利果实。这一点正是中国队的短处。这场比赛中国队三名解禁球员谢峰、范志毅、李明都上了，这可以说是当天中国队上场的最佳阵容，在这种情况下主场输球，回去后得好好总结。

哈吉：我对中国队了解不多，只知道他们的速度很快，而且队中有许多优秀选手，但防守不太好。上半时结束后，我就告诉我的队员，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能赢，因为我找到了他们的弱点和利用这些弱点的方法……卡队队长说：上半时结束时，我们的教练告诉我们，中国队要顶不住了，我们一定要赢下来。中国队的5号经常回防，他使我们的进攻很困难。中国队换人后，范不能像5号那样回防，他总是进攻，我们就打他那个空档，我们成功了。中国队轻看我们，但我们的攻击使中国队吃了大亏。

哈吉：中国队先攻入一球，如果他们的后卫更好一点，结果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干我们这一行，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

赛后，球迷们齐声喊“戚务生下课！戚务生下台！中国足协解散！王俊生混蛋！这是中国球迷不满的一次总爆发，中卡之战的结果比中伊之战的2：4更不能让人接受。戚务生已经变成了中国球迷心目中最不受欢迎的人。

在韩国汉城，日本队背水一战，2：0战胜韩国；阿联酋在自己的主场0：0被乌兹别克逼和，日本队柳暗花明，重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科威特在客场0：0战和伊朗，A组形势再度混乱。

第七场：沙特阿拉伯——中国1997年11月6日

背景：在国人普遍认定中国队出线无望之时，科威特逼和伊朗，中国队又有了一争高下的本钱。沙中一战中国队如能战而胜之，中国队就可以重获主动。而沙特的形势比中国略好，但也只有取胜才有把握出线。

国内舆论对国家队重寄厚望，但对国家队的精神状态和决心却深为忧虑。他们纷纷发表文章鼓励国家队为尊严而战。李传琪说：“我们对沙特的目标是保平争胜。”然后解释说中国队场场进球，场场失更多的球，如果把失球减为零，我们能拿下多场比赛。另有随军记者报道中国队士气低落。沙特队新任主教练普弗斯特说：“沙特队肯定会赢，我们在主场至今三战全胜，这场也不落空。”沙特球迷和媒体普遍看好主队。中国足协在此时已经排定甲A重战日程，拟12月16日续战。

焦点：中国队是否为尊严为荣誉而战。

结果：1：1。是役双方各射失一记点球。

戚务生：中国队在第七轮作客利雅得，面对去年亚洲杯冠军，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沙特的战术，总体来看 90 分钟是非常成功的。中国队下半时体能有所下降，最后组织反击因心理上的问题造成传球时间和分量上不足，丧失了几次入球机会。综观今天的结局，总体看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

普弗斯特：我们今天的运气不好。平局我并不失望，因为我们的球队表现出良好的势头，我们已经拿了 11 分，我们会继续为出线努力。

此战过后，中国和科威特一起被淘汰。

B 组日本队 5：1 大胜哈萨克斯坦，韩国队 3：1 胜阿联酋，韩国出线。日本将和 A 组第二名争夺另一张入场券。日本人此番大难不死。

国内舆论已经针对十强赛对足协提出批评，但一直不敢直言。

卡塔尔在中沙之战后 2：0 战胜伊朗。伊朗主教练古汉被解职。

卡伊之战的结果让中国球迷更加伤心不止。

第八场：中国——科威特 1997 年 11 月 31 日

背景：已经是友谊赛表演赛。

焦点：卡塔尔对沙特一战的胜负更让中国球迷感兴趣。

戚务生：……马卡拉：……结果：1：0。中国队靠马明宇远射奠定胜局。

戚务生：比赛赢了，但我认为中国队在总体的传接球战术素养要低于科威特队。科威特一些配合打比我们流畅，如果我们的传接配合能达到科威特的水平，我们的实力要上一个台阶。从这场比赛看，如果中国队能够调整好心理状态，发挥整体实力，中国队还是具备一定水平的。中国队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心理不稳定和战术素养不高。

马卡拉：这场比赛前两个队都失去了小组出线的机会，这自然会有些影响。

国内舆论对戚务生及中国足协的批判声日益高涨。中国国家队十强赛全部完成。

#### 附录

（1）俄罗斯客场 0：1 负于意大利惜别法兰西，俄罗斯国内激起千层巨浪，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表示俄罗斯被淘汰是“无法容忍”和“令人愤慨”的。俄足协主席科洛斯科夫反唇相讥：“这样说的不公平的，没必要输球后就横加指责。从 1992 年后，我们就没有从政府那里拿过一个戈比。”俄罗斯运动委员会主任（相当于中国国家体委主任）特亚加切夫决定在 12 月份召开一次工作会议，以讨论确定俄罗斯足球的未来。主教练伊格纳季耶夫和足协主席科洛斯科夫免职的呼声空前高涨。

（2）匈牙利遭受历史性的惨败，总分 1：12 被南斯拉夫痛打出局，在政府的压力下，匈牙利足协包括主席在内的全体官员计划于 12 月底辞职。

（3）伊朗主教练古汉被解职之后，伊朗议会众多议员建议副总统兼体育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塔巴辞职谢罪。

此前，塔巴在小组赛结束之后曾批评球员“在场上没有很好地贯彻教练的战术意图，被寄予厚望的阿齐兹更是没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议员的发言人奴里 11 月 10 日在报上发表谈话：“50 名以上议员主张兼任体育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塔巴副总统下台。”他说：“足球是伊朗国民自豪感的源泉。足球对于政治也具有重要意义。”他解释说：“当 6000 万伊朗国民在祈

祷伊朗队获胜时，足球就已经超出了体育范畴，而成为国家的大事。”奴里指出：包括副总统在内的体育官员在议会召开会议之前，应该尽早提出辞职。言下之意是免得到时受苦。

（4）中国队痛失出线权之后，中国国家队和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说要与新闻界恳谈，给全国球迷一个交待。结果是差一点就把责任推到媒体和球迷身上了。

体委官员说：“赛前，可以说，新闻界的预测、球迷的判断、足球界的估计（这个“估计”用得好，我们的专业人士对各队的实力和自我实力靠的是“估计”——笔者赞）都很清醒，……新闻界赛前预测，几乎只有一种声音：出线很难，可能不大……”“尽管开赛以前方方面面在定位问题上都很清醒，可是开赛以后，随着比赛胜负的起伏（语法有病——笔者注），在定位问题上便开始摇摆。尤其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主客场分别战胜了沙特和科威特后（这里有心虚的嫌疑，胜“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那么输是通过谁的努力呢？——笔者注），机遇降临，定位便开始升高（记忆中国国家队一直和新闻界少有接触哇——笔者注）。而当我们主场输给卡塔尔、客场平沙特队后，眼看着来之不易的机会稍纵即逝（这又是好词，不说没有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而只说机会稍纵即逝，用得好，用得高妙绝伦——笔者赞），谁都不愿面对这个现实，谁都不愿接受这个现实（这两个“谁都”更显示了水平，国家队能面对能接受这个现实，中国足协能面对能接受这个事实，体委官员能面对能接受这个事实，这个“谁”只是球迷和新闻界和业内的一些好生气的人了。两个“谁都”没有指名道姓，典型的“对事不对人”，政策水平之高让人佩服——笔者赞）。在定位问题上又摇摆起来、似乎认定我们完全应该出线，绝对可以出线。”

这最末了一句虽然有点歪曲球迷和新闻界（球迷和新闻界从来也没说过“完全”和“绝对”，只是说有很好的机会但被我们丧失了），但也只能靠这个才能批评大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说到责任，体委官员说了：“定位问题非常重要，只有准确定位，才不至于靠偶然性实现理想，才能从挫折中看到必然，才不至于把失败把责任仅仅归于某个教练、某个队员、某些场次……”

这个人没敢说“归于中国足协指导不力”。还有谁也搞不懂这个“定位”怎么就成了中国足球前进的唯一前提，这个人使用了一大堆条件复句“只有……才能”，又加上了两个哲学术语“偶然”“必然”，真是写天书，只有成仙的人才读得懂。作为一个凡人，我只能读懂文字之间的诡辩和推诿责任，骨子里透着不诚恳不虚心光想指点江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幸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否则我这样评论大官儿的语录，不枪毙也要判无期，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我也永远跟着邓小平奔共产主义。

现在和明天的发展是，中国足协里该怎么做官就怎么做官，四年一回的外围赛败就败了，再等下一回，正如体委官员说的：“十强赛让中国足球重新认识了自己和世界，认识到必然和偶然，中国足球还是有希望的，尽管这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多么感人肺腑的信心和决心，只是一家伙就支出几十年上百年去了，咱们球迷只是要你在亚洲区出线，又不是让你拿世界杯，等那么久，真有理由怀疑这中国足球还要不要踢了。不过仅就文章而论，官员引用的是观众的来信，人家不用自己的话说，用球迷的话做结论，这就叫政策水平，从这里得出了必然和偶然，也是从这里才说中国足

球需要漫长的时间。事情到了官员嘴里，说变就变，你能怎么样？戚务生说得好：我要负责任，要由组织上决定。行了，我还是闭嘴吧。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还叫唤什么？

（5）维纳布尔斯愿意和日本队争夺半张入场券，但日本人击垮了伊朗，澳大利亚不得不直面刚刚上任的巴西人带领的波斯大军。十八岁的基维尔在第 19 分钟接队友难杜卡传球，左脚斜射皮球入网。41 分钟，阿齐兹终显亚洲最佳球员价值，射穿了澳大利亚门将波斯尼奇把守的球门。下半时，伊朗人发动了潮水般的进攻，波斯尼奇左扑右挡力保不再失球。90 分钟哨响，维纳布尔长出了一口气，他终于等到了回墨尔本的机会。但伊朗人的能力证明澳大利亚不愿碰伊朗并非假话，波斯大汉如果能保持住主场的势头，鹿死谁手的确很难判定，更何况巴盖里解禁出征，无疑能使伊朗队的攻防更加成形。澳大利亚实力本在伊朗之上，但多年来难遇强手，充其量四年才有机会碰一碰真正的对手，生死之战时澳大利亚球员的大赛经验让人怀疑。但球员大部分在欧洲踢职业足球，应该能处理好这个环节。维纳布尔斯的能力肯定在巴西教头阿尔代尔·埃维拉之上，他也更熟悉澳大利亚球员，按理论在墨尔本澳大利亚 23 年之后有望进军世界杯决赛圈。但伊朗球员没有了古汉，反倒心情舒畅斗志高涨，打日本时输在体能和运气，打澳大利亚时无论气势还是体能都占了上风，况且十强赛期间伊朗队打客场的能力比打主场要强，此番做客墨尔本很难说不会创造奇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伊朗队输掉比赛，埃维拉的帅印肯定也保不住，他肯定继古汉之后退位。维纳布尔斯如果主场兵败，用不着澳大利亚足协说话，他自己就会主动辞去职务谢罪。

胜者王败者寇，足球场上的铁规矩。

（6）'98 世界杯外围赛中北美洲赛区全部结束，墨西哥队 4 胜 6 平以赛区第一名夺得巴黎入场券，但由于墨队在后三场比赛一场未胜，前南斯拉夫人米卢蒂诺维奇于 11 月 26 日被墨西哥足协解职。从人情世故上讲，这属于拉完磨杀驴，但墨西哥足球在中北美一直是龙头老大，他要求以辉煌战绩出线，有些像亚洲的韩国足协，仅仅出线不行，还必须漂漂亮亮出线。这不难理解，不同的目标产生不同的要求和标准。

对中国来说，这或许是个好消息。米卢蒂诺维奇不是没人要的角色，但中国足球对这个浪迹天涯的人肯定有相当的吸引力，如果能早些请他来，给他多一点时间去了解“中国国情”，我相信他会教给中国球员和中国同行许多东西。以迟尚斌的为人和志向，担当米氏的副手无疑最为适合。但愿中国足协金州定位之后能来点真实的行动。

（7）1981 年，苏永舜兵败新西兰之后心灰意冷，只身悄然离开祖国远赴加拿大；1985 年，曾雪麟北京工人体育场被香港队 2：1 击败，中国球迷发生骚乱，警方拘留逮捕了一些球迷，这便是有历史含义的“5.19”。曾雪麟引咎辞职，从此离开球场进了商场。1989 年，高丰文创造了两个“黑色三分钟”，中国队“只差一步到罗马”，高丰文继续率队出战北京亚运会，但四分之一决赛被泰国以 1：0 挡在门外，高丰文非免职非辞职属于国家队的使命已经完结。1992 年，徐根宝率国奥队再次折戟，当时的徐根宝集国奥队主帅于一身。

兵败之后徐没有辞职亦没有被免职，他担当了施拉普纳的助手，但把国奥队的帅印交给了拉德。后因徐根宝并不服气施拉普纳，便回到上海发展。1993 年，施拉普纳率领中国国家队赴中东约旦争夺 94 年美国世界杯入场券，

0：1 输给也门，小组未能出线，施拉普纳没有被解职也没有辞职。1994 年，戚务生由国奥队主教练上升为国家队教练，施拉普纳丧失指挥权，合同到期便返回德国，后又重回中国发展，足球啤酒两不误。

1996 年，戚务生的国奥队未能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入场券，在亚洲杯赛上也未能获得冠军，其实连前四名也未能进去，其实前八也是因为叙利亚人帮了一把。

戚务生萌生去意，但受到足协领导的严厉批评和教诲，戚务生继续执教国家队，小组赛出线，决赛阶段在 A 组的五支球队中名列第三，如果卡塔尔最后一战不是唯有取胜一条路，而是像中国客场战沙特那样对战平而出局完全可以接受，中国队最好的名次是小组第四。戚务生也会同高丰文、徐根宝、施拉普纳一样不清不白不明不白随国家队的解散而回家。也就是说，从 1985 年到现在，只有曾雪麟一个人执行了国际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曾雪麟在人格上是唯一值得球迷们尊重的一个。非常悲哀，一切都在和国际接轨，场地广告费、资金、包机、派队留学、引进洋教头、职业联赛……只有主教练问题上坚持“中国特色”，只能说明是强词夺理。到底是什么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我们起码知道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绝对不是主教练低能还要留任的原因，我们如今的政治环境肯定不是为庸才提供避难所的腐败之地，肯定不会因为临阵易帅就影响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形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足协没有能够做到问心无愧，恰恰相反，他们有愧于中国日益改革开放的良好政治环境，应该说中国足协才是这次外围赛失败的真正责任者。他们必须有所交代。

另：伊朗和日本的附加赛如期进行，90 分钟踢成 1：1 平，加时赛第 28 分钟，日本队替补球员补射入网，“金球”淘汰伊朗。伊朗队不得不在 11 月 20 日对澳大利亚。

结果伊朗在主场 1：1 战平。11 月 29 日伊朗在墨尔本板球场举行的二回合比赛中创造了奇迹。澳大利亚人先攻入两球，但伊朗在下半时第 30 分钟和 34 分钟连入两球，入球者是解禁出场的巴盖里和 1996 年亚洲足球先生阿齐兹，据说阿里·代伊也有上佳演出。裁判员补时将近 9 分钟，但比赛终是要结束的。两回合双方战成了 3：3 平，伊朗队以客场进球多的优势气走了英格兰著名教头维纳布尔斯率领的澳大利亚队。

此前，全世界的舆论都认为这最后一张入场券非澳大利亚莫属。

在某种意义上讲，我甚至比看中国队还要高兴地看伊朗队出线。这是由亚洲一批最优秀球员组成的球队，他们一旦有了最好的教练，就有可能在世界杯赛场上为亚洲争得一些荣誉，他们甚至比韩国和沙特更有希望出线。

上篇完

## 33 序

随着十强赛的结束，这本书的上篇才刚好完成。两个月的时间应该非常漫长，我的写作速度也和赛程同样缓慢：那边打完一场，我写完一章。我

耐住性子让自己心平气和看比赛也心平气和“诉说”，我一方面期待着中国队出线，一方面盼着他失败。我甚至更希望后一种结局早些到来，我以为中国队一旦出线就会掩盖掉许多东西，只能听见欢呼而更加容不得批评，对中国足球的进步没有半点好处。但真的不能出线还是让我伤心，我毕竟是中国队的球迷，它的不幸肯定就是我的不幸。理智不能代替感情，但感情使人更像一个真实的有活力的东西。

无论如何，还是结束了。我终于可以把法兰西丢到一边去，关心一下国内重新开战的甲级联赛，关心一下徐根宝的去留荣辱，关心一下谁能升到天堂谁又下地狱。国内联赛毕竟是国家足球的基础，只有它才能最终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走势，也只有它能准确暗示又一个四年来到的时候中国球迷将迎接怎样的命运。

### 34 从赛制看中国足球的战略布局

在记忆中，我们先是有甲乙级球队，然后设置了甲 A、甲 B、乙级，事实上甲 B 早就是乙级，而乙级则属于丙级。据说是效仿英格兰的超级联赛和甲级联赛，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英格兰这么干大约是因为足联和足协之间有争端，纯属于为了相互较劲才有此举动。

中国没有那么多的组织，因而不存在谁抗谁的问题，据说只是为了调动乙级球队的积极性，大约也是为了刺激乙级赛事的竞争性。从球迷的角度讲，大约看甲 B 比看乙级好听些。我所能想到的好处大抵如此，不会更多。

从 1998 年开始，中国的甲 A 球队将增加到 14 支，它的最大好处是使中国球员在一年中多打几场比赛，而赛事过少一直是我们的球队缺乏连续作战能力的根本原因。在欧洲足球强国，18 支甲级队是它们所能接受的最低限额，每支球队除了每赛季的 34 场联赛之外还有足协杯和其他比赛。前几名的球队首先要解决好球员的状态问题，这中间涉及到相当复杂的科学手段和措施；还要求每支球队必须有足够的球员去补充伤病员和状态不佳的主力球员的位置，这就要求俱乐部必须储备大量的后备球员和三线二线球员，因此每个赛季我们都能发现一些新鲜的面孔。

中国球队的赛事相对要少许多，因此上述两个关键问题多年来一直并不急迫，这也是我们的赛制缺乏活力造成的，它使新星涌现的机会减少，对科学管理方面的要求也就显得并不急切。对中国的甲 A 球队来说，二十几人组成的队伍就足以应付一年的所有比赛，用不着为兵源和恢复调整操更多的心。

在甲 A 扩军问题上我们迈的步子大小太慢，“世界杯情结”直接导致了连续几年扩军不成，无形中对中国足球尽早和国际模式接轨产生了消极影响。我们的官方借口是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不高，扩军导致甲 A 竞争程度的下降，会对球市产生负面影响。事实是 1998 年扩军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有了质的飞跃，但竞争程度和足球和整体水平没有内在联系，竞争是足球本身所具备的天然素质，足球水平则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抗衡时的表现。国

内联赛的竞争程度永远是相同的，就像甲 B 竞争同样残酷同样激动人心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级别的竞争，竞争本身意味着争取不同的名誉和特权，都是足球赋予的内在含义。

如果我们能尽早些使甲 A 联赛的队伍扩大，中国球员也就能早些适应大量的比赛，俱乐部和教练员也就能早些进入高层次的管理殿堂。你不能指望他们事先就学会这些东西，只有面临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才有可能面临学习和使用。比如说大连万达，只有一方面要打国内联赛，一方面又想打好洲际赛，上述问题才显得迫在眉睫。此前我们的球队只想在国内证明自己，而对出国比赛不很重视，放弃的俱乐部洲际赛不是一次两次了。其根本原因就是球员适应多场次大密度比赛的能力不强，俱乐部的后备球员水平不高，一旦两头都打就两头都打不好，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放弃真正有价值的国家间比赛，把力量放在国内联赛中。

这种情况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用赛程的冲突做借口放弃如此重要的比赛呢？除非这支球队不想拥有球迷的支持和尊重，否则没人会这么干。多特蒙德在 '96 — 97 赛季伤病号满营，但仍旧以冠军杯为主要目标而不惜置国内冠军于脑后，国家的荣誉比在国内争冠军更重要，反过来也使俱乐部赢得了更大的荣誉。沙尔克也采取了相同的战略，没听说德国足协和球迷有什么不满意，国内冠军谁都可能当，但欧洲俱乐部冠军却不是谁都能争到的。

可以这样说，甲 A 迟到 '98 赛季才扩军，也并没有使足协所说的竞争程度提高，深圳平安、武汉雅琪、沈阳海狮、广州松日仍旧是这个赛季降组的首选球队，他们比今年降组的两支甲 A 球队水平还要低。难道说 95 年和 98 年中国足球一下子具备了相近水平的球队如此之多吗？根本不是，95 年和 98 年并没有质的改变，只是 98 年的做法给更多的球队提供了高层次比赛的机会，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锤炼。也就是说，95 或 96 年这样干就可以使更多的球队多出了两年三年的提高机会，可惜的是我们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也使俱乐部进入高水平管理无端地推迟。这个损失其实在本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就已经看到了：中国教练们不知道如何调整球员状态，不知道两个多月的连续高强度大压力赛事会对球员及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不知道怎样去调整阵容。他们的管理思路还局限在国内联赛的水平上，当主力球员状态不好水平下滑时他们既没有能力调整也想不到换人，只能被动地等待球员自己恢复。他们不知道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在这种比赛中要发生许多微妙的变化，甚至情绪的波动都会直接影响比赛状态。我们没有在国内经历过这种比赛，因此我们的教练除了找球员谈心领球员宣誓不会做别的。有的教练甚至把某些球员的不稳定归结为意志品质不好，他们根本不清楚球员可能只是过度紧张或过度兴奋，可能只是心情上有些反常，可能只是这一天想起了什么事情，可能只是为即将来到的比赛操心，有许多种可能，但没有一种可能会和一个球员的意志品质有多大联系，谁都确信没有哪一个球员在这种比赛中不会为国家为球队拼死一搏。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高峰，国家队教练组的某个成员以为高峰的意志品质有问题，但谁都看见上场以后的高峰拼命奔跑拼命争抢，平时在国内高峰很少回防，但在外围赛中高峰只要上场就非常尽力，在对方压力加大时经常能看见高峰一路连抢追到自己的后场。

我们的教练员没有机会去发达的足球国家学习，即使金志扬李应发这些人去了德国，也只不过学习了短短几个月。回到国内他们使用的大约只是

战术原则，在球员的指导方面也还是传统的老一套。至于兵源问题，从来就不是中国教练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他们只是根据已有的兵力做能做的事情。一旦兵多将广，反而不知道如何搭配如何使用。如果他们能更早地面临欧美球队教练的问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就有可能早一些掌握先进的手段早一些积累下实战经验。在足球比赛中，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一个教练员的智慧还有实效。只有身经百战的教练，才有可能对场内场外的突发事件做出最直接最有效的判断。这大约就是大学教授和足球博士也不能指挥球队的原因，理论替代不了实战，而实战的总结却能升华为普遍的理论。由于比赛少，不仅仅使我们的球员能力不高，我们的教练员也同样提高缓慢。

所以说我们的赛制初看起来是根据中国足球的实际水平而定，其实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小农意识在起作用。初看起来是稳步前进，其实是决策者对足球的特殊性缺乏了解，他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说得难听些，石头一直就露在水面上，但他们一直伸手弯腰从水下面去找，骑驴找驴，有点糊涂。

我们不能动不动就用自己的落后和不成熟做借口，更不能说日本和韩国的职业队也很少我们就必须少。韩国的职业队是不多，但这些球队一年打的比赛却比我们多，况且韩国的大学生球队承担了给职业队和国家队输送新鲜血液的任务。而我们的甲 B 球队却很少在这方面有所贡献，这也是和我们的战略布局有关，它直接影响了职业联赛的战略效果，变成了单纯的升降组之争，除此之外看不出更多的内容。

现有的 12 支甲 B 球队和欧洲的乙级球队有很大不同。

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乙级球队主要是为甲级球队准备力量，当然也同时竞争有限的甲级名额。我们的乙级球队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因此它们更主要的是依靠甲 A 淘汰的球员打天下，力争冲进甲 A 再重新调配力量，然后那些甲 A 老臣再回到甲 B 去打甲 A，这是种恶性循环，它使甲 A 球员的兵源出现明显的不足，也由此引发了管理方面的矛盾。甲 A 球员永远不存在丢饭碗的危机，他们在这里不行到那里还可以打主力。

根本原因在于甲 B 球队在定位上出现了偏差，而这种偏差恰恰是由于足协的战略不明确造成的。甲 B 球队本身没有错误，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升入甲 A，俱乐部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它们在投入上甚至比甲 A 更庞大，一切都是为了冲入甲 A 之后得到更大的回报。如果能在我们的赛制上更灵活更讲究实效性，就应该把甲 A 和甲 B 的规模扩大，把升降的名额也同时扩大，如此一来，赛事的增多和比赛的战术性有所加强，新鲜力量的涌现和“甲 A 老臣”的淘汰都会加速。

各俱乐部培养后备力量就成为它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用不着足协用行政命令和法规的形式去要求了。足球运动内部形成的机制应该拒绝竞争本身之外的东西，机制没能很科学地建立，任何规定和干预都不能使俱乐部自身自下而上出发起作用，到头来还是你规定你的我干我的，两下最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为了升级而升级为了保组而保组，与足球的整体上升没有大大的干系。

赛制的确定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仅就这个扩军问题就有相当的意义。很多事情都会由于其中一件事情出了问题而产生连锁反应，我上述的想法只是想说明赛事本身的多寡甚至就涉及了足球整体水平的升降。足球恰恰是由诸多具体构成整体，有时候，看上去最简单的部分就具备了最根本或最有价



值的整体意义。

我不知道中国足协，98 赛季开始的战略布局是否有明确的意图，但这种开局本身就已经给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只是仅仅关照了甲 A，对甲 B 还没能从战略上做出好的布置。甲 A 不是独立存在于中国足球中，它的发展甚至要取决于甲 B 的发展。也就是说乙级队是甲 B 的基础，我们现在所作的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事情。甲 A 无论怎样热情，缺乏了甲 B 乙级丙级的支持都是虚假繁荣，都是缺少了内在活力的联赛，对中国足球的真正提高肯定事倍功半。

在 '97 赛季的甲 B 联赛中，被淘汰出局的两支球队都是以年轻球员为主力的球队，而升入甲 A 的球队中都是以老将担纲的球队。沈阳海狮和广州松日或许是个例外，但沈阳海狮的中坚力量是朝鲜的三名外援和老将李强，松日则是老将高洪波、李红兵和俄罗斯外援拉德。深圳平安是由一些老将打天下，进了甲 A 之后要大换血，否则，董礼强、傅博这些老将根本打不了日趋激烈的甲 A。如果甲 B 的赛事也多起来，这些老将就在自然淘汰之列，平安也就必须考虑新人的培养，至少不会让朱波也上场充数了。天津万科和火车头是真正意义的甲 B 球队，但在这种数量很少的比赛中他们既得不到更多的锻炼也显示不出年轻的优势，他们只能看着老球员升入甲 A 再重新回来打甲 B，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前途随着球队的命运变得没有指望。如果甲 B 球员一年打上三十几场联赛，情况肯定就大不相同。

年轻球员得到提高的机会就多起来，实践会使他们加速赶超的速度；而老球员要想保持优势，就必须学会保养自己的身体，保持自己的状态；俱乐部也会一方面加大对培养年轻球员的投入，一方面也会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良性循环就会在频繁的赛事中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也才能够建立起来。

一年一度的足协杯都采取和国际惯例接轨的赛制，但我们还没能把这项赛事纳入到正规化的竞争中去。由于人们对它的热情不高，由于比赛的认真程度和甲 A 赛事不能相提并论，它的含金量也就低得可怜。各俱乐部都把足协杯只简单地当成甲 A 间隙的训练赛去对待，球队借此机会演练阵容或者调整主力球员的身体及精神状态，只有个别球队才把它当成夺取锦标的大事，因此足协杯的竞争性和实战价值只对几支球队有意义。这不单纯是观念问题，更主要的是中国足协本身对这项重要赛事重视不够。在足球进入市场之后，投入的力度肯定决定某项赛事的价值。如果足协能在这项赛事中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我相信它对各俱乐部的吸引力也会加大，自然而然地各球队的管理水平也能相应地得到提高，球员适应比赛的能力当然也随之提高。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很让人失望，除了北京国安和济南泰山，几乎所有的球队都把足协杯视为鸡肋，甚至甲 B 球队也只把它当成打好联赛的训练场。以这种内容进行的杯赛，很明显地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而球队也并没有真的获得练兵的机会。我不相信几场比赛就能达到演练技战术的效果，否则，中国国家队十强赛之前的几场热身赛也就能够达到目的了。足球比赛的不同性质告诉了我们一个最简单的真理，练和赛不能划等号，只有把练放到赛的高度，这种练才有意义。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把赛降低到练的档次，于是赛也就失去了价值。

再看乙级联赛。它本应是甲 B 的基础，但我们在赛制上的混乱使这个基础变得若有若无。分区赛再集合到一起比赛再决出一些预选队打决赛，看上去热热闹闹，但由于缺少对甲 A 甲 B 那样的重视和组织，一年一度的乙级

联赛充满了混乱。在升入甲 B 的争斗中，年年都要闹出裁判风波，年年要解散一些球队又新冒出一些球队，但散来组去，还是原来那帮子人马，最可悲的是本应是年轻人的领域却更多地聚拢了一大群从甲 A 甲 B 淘汰下去的球员，恶性循环真正始于乙级赛场，甲 B 甲 A 也变得顺理成章了。在这个级别中，不知为什么中国足协失去了铁腕政策。它本该在乙级赛制中做出一些硬性规定，出发点是有利于甲 B 甲 A 的健康发展，但足协让乙级赛场放任自流，这不能不表明足协在战略上缺少全局眼光，他们的急功近利才是各支球队急功近利的根源。

我可以这样预测，乙级联赛的问题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最终甲 B 和甲 A 都要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根本上的，它最终影响的是后备力量的培养和涌现。指望天才自己冒出来是不现实的，你必须利用足协的战略使他们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足协过分看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然后自然地把过多的精力物力投入甲 A，相反更需要投入的部分却让它自生自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疏漏，它意味着有朝一日我们将重新受到历史的惩罚。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被动地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中国足球已经具备了横向吸纳的条件，为什么不及早行动呢？

欧洲各国的联赛都是跨年度进行，其中德国的冬歇期过长，很影响国家队进行大赛前的备战，如今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中国的联赛因为场次少，跨年度有些勉强，但更主要的还是我们习惯了旧有的赛制，按着惯性打了几十年，虽说改动并不费事，但搁到足协身上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旧赛制有相当多的坏处，最大的坏处是经常和洲际大赛世界大赛冲突。

这个冲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搞得我们要么拒绝派队参赛，要么停下联赛一停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多。加之中国纬度跨越幅度大，也无形中耗费了俱乐部有效的经费，搞得俱乐部怨声载道，球员也容易因气温的巨大反差生病和受伤。只有和国际惯例接轨，我们做起事来才方便，球队和俱乐部也更方便执行自己制定好的计划。否则，大赛一来，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战略也就由这些具体措施的笨拙而显示它的低劣的。

## 35 从几件事看决策的非理性随意性

我们不会否认中国足协为足球的发展所进行的努力，但也必须看到这种努力会常常前功尽弃。

我很难看清深层的原因，但具体事件折射出来的意义还是让我对这些决策者们深感失望。他们似乎经常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经常出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法规，也经常用权力嘲弄自己的政策，还经常比一个外行还要外行地总结和规划。形象些讲，中国球迷所面对的是一群有阵歇性狂躁性精神病患者：你无法预知他们什么时候会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

据说中国足协自 1997 年开始召集了各俱乐部老板会议，当然是讨论中国足球的发展大计，第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就发生了：中国足协的主席肯定要讲话，他居然不清楚中国的甲 A 联赛有几支球队。他说了 8 支，然后

又觉得有差错，“是8支吧？”他问。常务副主席小声回答：“12支。”如果是在英格兰或者西班牙，的确不好记牢，今天22支明天18支后天20支，弄得谁都难免出错，当然足协主席可不敢出错。但中国的顶级球队实在太少，而且12支球队存在了许多年，当然中国足协换届的时间很短，才刚刚四年。

第二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有些突然。干足球的人有些担心为打世界杯停联赛会有坏处，足协主席很生气，说什么联赛不联赛，一切为了世界杯。于是就这么定了，联赛一停就是六十多天，各俱乐部受到的损失很大，国家队也没能进世界杯。这与后来的“定位说”很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只表明了决策者在对待足球上存在着过多的足球之外的东西，它有意无意间伤害了足球。

第三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更早些的时候。海埂春训采取军营方式，有军警站岗，还有军犬护院。足球拒绝记者的介入，更不允许球迷的介入。于是在海埂差不多天天演出闹剧，今天记者和门卫吵架，明天记者被驱逐，后天有人被短时间拘留，大后天新闻无新闻。

这种事情确实有些离谱，足球拒绝新闻界的理由似乎是担心球员训练受影响，真不知道我们的球员在足协官员的眼中是些什么东西，难道球员真的就这么幼稚？事实上是管理者的不可思议。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足协对新闻界的警告和惩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我知道党中央大约不会提倡足球成为独立王国。

第四件不可思议的事一直在发生：12分钟跑测试。这么干的结果是每年的春训变成了田径训练，而且愈演愈烈，发展到1997年春训的每天一个万米跑。马俊仁听到男足通不过12分钟跑非常震惊，他说踢球的12分钟跑不了3200米还怎么踢球？我的女队员也比他们能跑。在这里我想告诉中国足协，足球场上的跑真的和田径场上的跑不一样，前者无氧跑动更多，后者有氧跑动更多；足球运动员对短距离的冲刺奔跑要求更高，对柔韧性和突然性要求更高更强。洋外援中的绝大部分都对这种测试表示惊诧，也表现出十分的不理解。虽然韩国人特别看重体能训练，但韩国前辈崔殷泽也同样对中国足协的12分钟跑感到莫名其妙。

国内的足球人对12分钟跑大呼头疼，但中国足协的命令还要执行。整个海埂基地倒也热火朝天，但足球运动员却在向马家军学习每天一个万米跑（马家军是一天一个马拉松，海埂还需要加量）。哪个球员跑不动了，走也要走完一万米；哪个球员缺了课，俱乐部也要一起受罚。技战术的事迟些再说，一切为了体能测试，如同一切为了世界杯。结果是几十天的大好春光就这样跑掉了，职业联赛几年并没有使球队的技战术水平得到几多提高。

第五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不早不晚的时候。大约是球员挣钱挣得猛了，中国足协没有和出钱的俱乐部打招呼，几个人核计核计就出台了一项法规，搞了个工资和资金的限额。制定好了才想到征求老板们的意见，据说当即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足协可从来不管别人反对不反对，它决定的事死活也要做。于是文件照发，于是各俱乐部根本不执行。足协弄得满脸灰土，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搞得低下。其实很明了的事，足球已经进入市场，一切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情。哪家俱乐部也不愿意多花钱少办事，但球员资源有限，价值和价格的背离就成了不能避免的事情。这就如同艺术品市场，全人类就一个毕加索，他的画由几十美元卖到几十万几百万也就顺理成章，据说他的一幅画在今天最多能拍卖到六千多万美元。如果有一千个毕加索，很显然卖

不到这么吓人的价钱。中国足球现阶段的球员价格肯定偏高，但只有在好球员多起来之后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用法规形式搞硬性规定，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规律，人家不能明着反你，但私下里我行我素就成为必然。各俱乐部要对自己负责，它不可能为了执行足协的疯子原则而毁了俱乐部的基业。你足协张开嘴巴就说了，让俱乐部跟着倒闭，除非哪个董事长也患了同样病症才会照办哩。类似这种说了不做或说了没办法做的事情很多，但足协一直没能让自己理智起来，于是它的威信和可信赖性一天不如一天。到了'98世界杯外围赛失利之时，人们不由自主地要联想到发生过的许多荒唐事，中国足协真的是人提人骂不得民心了。

第六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大约也是发生在这一年里。中国足协召集全国体育新闻单位开会，会中都议了什么不十分了解，但知道给各新闻单位提出了很多要求，或许是上级指派了足协干这件事，但无论怎样足协干这种事是贻笑大方。足协的职权范围从未听说可扩大到管理舆论界，足协是管踢球的，它应该受到舆论界的监督，如今反过来了，足协监督了舆论界。而新闻界真的就老老实实接受了监督。其实中国的新闻界已经非常老实听话，批评足协的事很少发生，顶多大捧小骂，但还是让足协不满。中国足协领导居然敢当面指名道姓斥责一家专业报纸“添乱”，而这家报纸居然屁也不敢放一个，散了会也只敢抱怨“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足协领导不是党中央也代表不了党中央，这么干确实有点“定位”不准，把自己看成老子天下第一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拒绝过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一个国家和政党要想不断进步，就必须有面对尖锐批评甚至辱骂的勇气和心胸，否则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和信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体育项目的专业组织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利，有记者写了《中国足协十问》，结果这家载文的报纸就得检讨，写文章的人就要穿小鞋。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体育协会简直成了衙门，这种情况十分不正常，和日益民主的时代精神相去甚远。我只能说是中国足协自己误会了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把自己定位成了一流的党和政府。

真有必要就这些事咨询一下国务院和国家政策办公室，让人们清楚地知道中国足协在中国的政治中到底是哪种角色。

足协在各支球队的训练方面管得太多，甚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也要介入。每年一度的海埂集训之所以能沿袭至今，恰恰表明足协在观念上没能跟上职业化的需要。足协管得太多看上去似乎是为俱乐部帮忙，其实真正的效果是显示足协的权威。在职业化的过程中，足协角色的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足协一直不肯适应这个必然，他们用“中国国情”为借口在拼命维护曾有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球员的工资奖金管不了，教练的任免管不了，我还能控制你们训练和比赛，如果连这个也管不了，还要足协干什么？我们难道都是吃干饭的不成？从这几年的情形看，发展良好机制健全的俱乐部顶讨厌搞什么全体集训了。这种集训的最大弊端是消解俱乐部的职能，一切由足协来管，一切由足协来办，俱乐部只剩发奖金和为演练阵容操心了。从竞技本身来看，十几支球队本来都要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人员，设计战术，诸如此类需要保密的东西都统统作废。一年的联赛开端就没有悬念没有戏剧性，这个功劳应该记在海埂集训上。一年的联赛如同一出戏剧，只有不停地出现悬念才有味道，但集训的环境决定了每支球队都没有秘密，包括引进的外援也会在这么长的集训中被对手了解透彻。没听说国际足联规定每个洲每个国家采取什么方式训练，也没听说哪个足球发达国家的足协要管理俱乐部的

训练。足协在许多方面可以行使权力，唯独在这些方面不该说东道西。说得具体些，没有哪个足协官员比俱乐部老板比主教练更了解球员的情况，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对训练发表指令。更没有哪个足协官员比俱乐部老板和主教练知道缺什么少什么，只有他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足协的这种做法不单纯是行使了不该行使的权力，更主要的是破坏了职业足球的规则，不知道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如果国际足联也是一群四处伸手的人，恐怕真要制裁中国足协了，但国际足联的一贯做法是进行原则性指导，从不干涉一个下层足协的具体实施手段。中国足协至少也应该学习国际足联，只管原则就行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足协从不接受批评和建议，一直就顽固地坚持这个愚民政策，'98 赛季之前依旧老套子照搬，只是把军犬撤了，据说是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实际上军犬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根本内容没有变化，集训的弊端依旧。中国足协经常开会，为什么不召集各方面人士开会好好讨论一下中国足协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呢？

国奥队国家队主教练人选问题历来是各个国家足球的重要部分，按照国际惯例，至少要事先有个民意测验，同时还要有新闻界和专业人士在一起研究讨论，然后才能圈定几个人选，最后由专家进行考评确定，也就是说要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很复杂很周密的酝酿才能形成决定。但我们这方面依然是长官意志，几个人坐下来议一议就可以拍板决定。据说徐根宝又要入主国奥队，我不知道真的选中徐根宝有什么根据，只能说明徐根宝深得足协官员的赏识。他的业务能力和水平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眼见着比职业化未曾开始以前还倒退了一大步。想当年年维泗时代国家队国奥队重新组阁还搞了一个象征性的竞选演说呢！至于徐根宝究竟是不是新一届国奥队和国家队主帅的合适人选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足协在兵败十强赛之后并没有从深层次自我反省，他们依旧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处理这件对未来国家队至关生死的大事。

1993 年中国足球发展十年纲要设想的东西——打进 '96 亚特兰大奥运会和 '98 法国世界杯——都成了笑谈，这就进一步使 2000 年和 2002 年的远大目标变得充满讥讽意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了解足协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就不会对他们急三火四讨论主教练感到奇怪。也就是说“定位”归定位，但他们还是要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反省的情况下用新一届国家队国奥队进行赌博。这是一些只想对自己的官位负责而并不想对中国足球负责的人，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十强赛打成那个熊样子，中国足协居然总结出了十条经验，而败因只有四条。即使吴承恩从坟墓中跳出来亲自操刀捉笔，恐怕也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

涉及到中国足协的时候，我总是没办法生气，只是心中一片奇怪。我觉得这是一群没有理性却习惯颐指气使的人，失败并没有使他们的霸气受到丝毫打击，他们照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怎么也想不到足协新近又出台了转会细则，这个细则属于最典型的拉倒车。

比如它规定各队严禁球队与球员进行私下交易，先不说球队和球员会不会遵守，单纯以商品交易的角度也无法说得通，又不是封建社会娶老婆嫁汉子，进了洞房才揭盖头。说穿了这是市场经济的一次反动，是计划经济在足球领域的死灰复燃。问题是足协的这个章程又要形成一纸空文，他们这么干也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执行不执行，只要做得不明显，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算了。接下去的转会规定是球队当年名次将决定购买次

序，这更荒谬得离谱，它几乎是扼杀了转会，也扼杀了整个足球的良性循环。中国足协做事像有意和球员和俱乐部过不去，12月22日公布首批转会名单，到一月底国内球员的转会就宣告结束。如此短的时间对足协来说真是分秒必争，就像讨论主教练人员一样雷厉风行，但对转会本身来说，造成的混乱肯定会在以后的时间里显现出来，人财两方面的盲目投入肯定会造成无谓的损失。你真说不清楚中国足协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老是干一些心血来潮想当然的蠢事。我一直寄希望于中国足协能按科学理性精神做事，但想来只是决定足球进入市场这桩事干得符合足球规律。但足球一旦进入了现代模式，你发现我们的领导者却不是由现代思维构成的集团，他们一方面试图改变中国足球的旧有规范，一方面自身的修养又使他们不能适应突变的形势，进而产生出抵制情绪。单纯从一个转会问题上闹出的风波就连续数年没有平息，怪就怪在他们经常有机会出国考察，怪就怪在经常会有考察报告，怪就怪在时时刻刻要向世界先进的足球管理模式靠拢。

‘98赛季的前途已经由新出台的转会规程决定了，它甚至不如前几个赛季那样有活力。世界杯外围赛失利的阴影本来可能依靠国内球坛的活跃去冲淡，然而足协的规定和继续集中春训的决定再一次使国内足坛陷入一潭死水之中，实在让人齿寒。

足协在这些年干了许多类似的事，我只记住了上边几件最让人震惊的事。我不想把这些简单成数字的罗列，我只是想从中看到中国足协工作上的问题，这样干大约不涉及党纪国法只涉及足球运动自身的健康发展，对我对中国足球都容易接受些。

我想说中国足协的决策层或许有良好的出发点，但他们还不习惯从行政命令转向市场管理的新规则。足协能发布许多执行不了的法规，体现的是良好的愿望和实践效果之间的误会，也表明这些人对足球进入职业化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他们当了多年的专职干部，但却刚刚涉足职业领域，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无知和充满偏见。在我所列举的几件事中，有因无知造成的混乱，更有偏见造成的笑话，其中除了第一件事属于无知，其余的都是两者的混和，你几乎无法定义于单纯的范畴，因此随意性和武断固执不计后果便成了足协几年来经常显现的面目。加强自身的职业修养应该是足协决策层的当务之急，否则足协本身将是中国足球进步的最大障碍。更深层次的革命要来自人的观念，他们只有早日从官本位的思路中走出来，才会像世界各国足协那样把自己的根本位置定在为本国足球为各俱乐部为球员服务上面，然后管理、协调、指挥职能才会有理性的发挥出来。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国际足联，它们哪怕是推行最微小的改革措施，也都要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然后还要进行民主表决，即使通过，还要有很长的试行期，直到被证明对足球运动的发展确实有益处，才最终定为法规。比如说越位规则的改变、背后铲球的判罚标准。

不许回传球给守门员的规定、比赛多球制的试行、扩大球门的动议、脚发界外球的尝试、双主裁判的建议，都是用这种方式解决。我们既然要服从国际足联的指导，为什么不能学到一点国际足联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呢？更主要的，这种思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完全一致，都是用“实事求是”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指导的工作作风。我们可以说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但不可以说违反职业规范的做法更适合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新时期的中国从来就不拒绝外来的好的和先进的东西，从来不赞赏自毁

前程的借口和措施。

身为一个中国作家，我虽然并不满意中国的前进速度，但我深知一口吃不成胖子的朴素真理。相比较而言，中国足协在新的形势下无论怎么辩解都不能摆脱落后和缺乏知识的嫌疑。一个担负着世纪使命的体育组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一项运动都只能是一个国家使命的组成部分，而这个部分又不能混同于政治和国体，它只是一个公众性团体。因此这种团体的领导者也只能在公众的推举中自然生成，甚至国家体委也没有理由指定由什么人担当领袖。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但不是说我们因此不要民主。记忆中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也是通过差额选举产生的，但中国足协的领导机构连这个过程都省略了。所以我说中国足协的决策层并非由业内人士中的最优秀者构成。最近足协说马克坚是优秀的实干家和不可多得的人才，那只是足协官员的看法，至少球迷们不那么看。我并不认识马克坚，和他没有丝毫个人恩怨，但从他对国家级裁判黄钢的袒护上还是觉得让人讨厌。

当然，我的好恶并不说明马克坚不称职，我只是说马克坚也同样不是业内人士推举产生的官员，这一点上他和其他主任主席没什么两样。

我们经过了许多的政治经济变革，体育界在这方面给了全世界一个全新的印象。但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足球界的形象呈不如以往的姿态。我们在排球篮球以及其他球的世界性组织中都占据了很有力的发言位置，唯独足球经常受气。许放先生逝世之后替补亚足联副主席和争办亚洲杯主办权，都给我们留下了羞辱的回忆。足球界一些人把这个归罪于国家贫穷，但我却以为主要原因是中国足球越来越远离了亚洲强队的行列，更直接的原因是现任足协的官员们缺乏国际公关的经验、学问和能力，有时候有关人员的气质和风度甚至都可以产生巨大的交际效果。我看电视，从电视上见过足协主席及其下属，我注意到这些人的面孔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绷得紧紧的，目光很少直视总是躲躲闪闪；说话要么嗯啊断断续续很沉思费劲的样子，要么捧着稿子平平淡淡地读，中间也还改不掉“这个这个嗯啊”。这种样子的确有点让人害怕，没有丝毫搞体育的人特有的那股子热情、率直和活力。马克坚或许是个例外，他有活力也有脾气，但却表现得不是地方。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他红头胀脸反击外国教练替中国裁判翻案，非常爱国主义的模样。好歹他有勇气直接面对亿万球迷说话，总算是一种体育风度吧。

足协只会家里横，一登上国际舞台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没理由嘲笑自己的同胞，他们的职业历史只不过是运动员，并没有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会讲英语并不是学问的标志，现在的孩子也有许多会讲英语），改革开放对文凭有了要求，于是很多人都拿了文凭。我在一所专科学校当过教师，并且给干部专修科的干部讲过课还当过监考官，我知道这些人是如何拿到文凭和为什么拿文凭的。我猜足协官员的文凭至少和周明一类教练员的含金量不相同，在足协官员中大约找不到周明这样的知识型人物，也很难找到陈运鹏这类学者型前辈。中国足球界文化层次普遍不高，中国足协应该是很典型的部门，因此他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最后自己也稀里糊涂就不应该让人奇怪了。如果中国足协早日认识到没学问对自己对足球的坏处，就应该尽快充电，尽快把精力多放一些在学习上。可怕的是心里知道这一点又不肯承认，更可怕的是武大郎开店一茬不如一茬，中国足球恐怕真的没有翻身之日了。我不否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我也怀疑

他们的所谓经验大部分都已经过时，也正是这些过时的东西给足球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障碍，中国足协当真到了考虑自身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业外人士，我认为中国足球必须由一些真正充满改革热情的有才华之人去领导，必须由一群懂得现代足球规律的人去统帅，必须有一批把足球放在首位把球迷放在首位把自身荣辱置之度外的人构成核心。足协不仅仅是管理机构，更是研究院、情报站、联合企业……所有这些，靠老一套肯定无法达到，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构成。

本届世界杯外围赛失利之后中国国家队在金州搞的那个见面会，更让我感到中国足协是多么需要来一个根本的改变。最后一场比赛结束还不到24小时，王俊生就拿出了洋洋万言的总结，体委官员报功般地跟全国球迷说王俊生和戚指导几乎一夜没睡。我当时想，如此漫长如此多变的外围赛，国家队每场比赛都有非常具体的东西，失败和成功都有非常具体和特殊的原因，况且从小组赛到十强赛都忙得不可开交，你王俊生难道在比赛之前就写出了总结报告不成？除非王俊生是旷世天才，否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在赛后的第二天就能拿出如此全面如此深刻的总结来。看完整个见面会我才感到了受骗，这只能表明中国足协并没有诚意，只是为迅速平息球迷及舆论界的不满而采取的对策。这的确让人心寒，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却装得如此庄重？怎么可以如此虚无缥缈却扮得实实在在呢？我只能说这是一些对中国足球并不负责任的人，只能说这是一些关心自己的前程超过关心中国足球前程的人。当我们批评球员不敬业的时候，我们赞同了足协的许多想法，比如体能测试，比如严明纪律……今天我们不得不说说足协的一些官员不敬业，他们比起球员似乎更应该受到惩罚。我们首先需要敬业的人去搞足球，当然更需要领导搞足球的人更加敬业。据说中国足协最近要召集国家队教练组成员进京总结，我于是更加疑惑金州东方大厦的那个场面。新的总结肯定不会推翻王俊生的结论，肯定要在“定位说”的指导下进行，那么这个新的总结又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呢？净干一些这种没头没脑没思想的事情，什么都随便说随便搞就搞了，这种工作态度和方式怎么能够服众？怎么不让人对中国足球的前景愈发忧虑呢？

## 36 又见王健林

大连这一天下了雪，但它们在空中差不多就融化了。大连人说这一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必须穿上厚毛衣才抗得住。我和建法住进了万达国际饭店，这地方比我想象的要差些，主要问题肯定是那扇大门转动起来非常吃力。门口站着高个子年轻人，他替进出的客人开门，他必须使很大的力气才能让门转动起来，看上去他不是开门而是在推动一台巨大的风车。每进出一次我都想到了推磨，我是中国农民的后代，首先想到的总是推磨，风车的联想属于阅读洋人小说的副产品，有些附庸风雅的意味。这是个性缺陷，很难一下子就改变。

和头两次不同，这一次我们当天就接到了通知：晚上七点钟在富丽华



大酒店大堂咖啡厅会面。

此前，和迟尚斌通了两次电话，迟尚斌似乎不愿接见。他的确真忙，第二天要主场出战太阳神，当天晚上要开庆功会。他说上一次有时间但你没有来，现在没时间呢。他说的上一次是中国队主场出战卡塔尔的时候，建法和迟尚斌通了话，迟尚斌说上午可以谈谈。但我想迟尚斌毕竟是国家队教练组成员，下午就要打比赛，上午我这么干有点添乱了，于是就没有如约去金州，大概这使迟尚斌有些不高兴。我猜要采访他的记者肯定非常多，他能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接见我已经很给面子了。我还得感谢徐小斌，她和迟尚斌已经很熟，建法通过徐小斌才得到迟尚斌的电话。

我解释了失约的原因，后来迟尚斌说过一会再联系，他此刻正在汽车上，球队正去训练中心训练，结束之后再联系一次。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又通话，最后商定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时通一次电话，他只有在庆功会完了之后才有一点时间，5日早上又要带队去济南打比赛，然后还要去上海和北京。

其实我的耐心比迟尚斌差远了。按我的想法，我的这本书有谁没谁一样写，我的着眼点是中国足球的整体，万达也好，迟尚斌也好，只需看比赛看媒体的报道完全可以得出我自己的结论，根本犯不着搞这种采访。况且我也不是追星族，对谁都没有很大的兴趣，我要见迟尚斌和王健林，完全是因为出版社方面的愿望。按我的个性，早就拍屁股走人写自己想写的去了。

事情的变化来自于我对中国足球的全面观察，我觉得有必要见见王健林，把我对大连万达的想法告诉他，也算是我作为一个球迷对万达所寄予的厚望，为了这个也情愿等一等。

晚上七时整，王健林准时到达。我和建法先是由富丽华的朋友陪着在商场里转了一圈，评论了一番根本买不起的西装和休闲服，然后坐在咖啡厅边上等候王健林。

王健林第一次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回的印象同样很深。我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王健林虽然对在中国搞足球感到失望，虽然对许多事情非常愤怒，但还是非常热爱足球。我认为这一点格外重要，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一直干他们并不热爱的工作，这使他们免不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如说有一些搞足球的决策人士就根本不爱足球甚至对足球抱有偏见，这种人就更不会把足球和自己的生活命运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王健林确实热爱足球，而且对足球的理解也有别于一般的专业人士。他毕竟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这使他考虑问题更符合市场规律。我们交谈的当然不是如何赚钱，主要是有关万达俱乐部，更多的是从整体上谈论中国足球。

我们一直到十点钟时才分手。我视力不好，没看见王健林打哈欠，建法看见了，就提出告辞。其实我还是有点兴奋过了头，而且自己是夜猫子就把别人也当成夜猫子，他完全可以直通通说我们换个时间再谈，打哈欠让人难堪。我想王健林也有犯混的时候。这个想法让我高兴，突然间觉得这个四川大连人挺可爱的，鲁迅说南人北相北人南相，王健林两下都占了，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

王健林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尖锐的表达，我们在评析中国足球上有相当多的共同点。我的难处是光骂一顿不行，必须要说理，而且要尽可能地提出一些建议。我想最主要的建议是中国足协应该有王健林这种集团老板，应该有王健林这种对足球很痴迷的人，应该有王健林这种有话敢讲不玩官场手腕的人。当然，能经营好万达俱乐部的老板经营中国足球也不会很吃力。

问题在于足协还不是一个善于广纳人才的好去处，王健林这种类型的人大约正是他们又恨又怕的，不想法子让王健林们穿上小鞋大约已经是很值得庆幸了。我的猜测是，王健林只有搞好万达俱乐部一条路可走，他只能在自己可以支配的领域里施展能力。如果万达有一天能打遍亚洲无敌手，王健林对中国足球的贡献肯定要超出中国足协的所有成就，将为中国足球的起飞做出最了不起的贡献。到那时，中国足协或许也进步到可以自由选举的程度，王健林或者王健林们能众望所归当选常务副主席也未可知。但眼下的王健林还只能扫好门前雪，他最急迫的任务肯定是把万达真正纳入国际轨道，这才是万达做大贡献的唯一选择。王健林说：“万达到底什么水平没人能说清楚，这一回打亚冠是个好机会，我就是想看看万达和韩国和日本打成什么样子。输了也罢赢了也罢，行家一眼就能看出两支球队有没有差距。如果万达真行，就意味着中国足球并不真的差那么多；如果一打真的不行，就得琢磨怎么快点提高。”

王健林说：“明天打太阳神估计是赢了，这就是提前5轮夺冠。作为俱乐部当然高兴，但搁在全国就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低水平竞争拿100个冠军又怎么样？”

打不了亚洲，万达就没有道理翘尾巴。”

这中间我们一直喝王健林的咖啡，其实我已经有几天没有休息好，连续十几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状况搞得我非常疲乏，头昏脑胀注意力难以集中。我连续喝掉王健林一壶咖啡，大致相当于运动员赛前服用兴奋剂。建法的情况稍好些，但他肯定一直惦记着保龄球。

在离富丽华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保龄球馆，几个朋友在那里打保龄球，他们一边打一边等我们和王健林会见的结束。建法肯定早就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对足球不感兴趣，完全是为了陪我采访才一遍一遍地听这些关于足球的谈话，那肯定是让他深感乏味的声音，我猜他比王健林更想打哈欠。

在没有见到王健林之前，我的确想单独写一写万达俱乐部，但和王健林两次见面之后，我告诉自己还不是时候。这只是某种直觉，按说根本不存在时机问题。

俱乐部是一个存在，什么时候都有理由成为某一本书的主角。但我还是觉得不是时候，直觉或许来自某个瞬间，而一个特别的瞬间肯定具有特别的意思。我很少分辨意义是什么，只是让自己服从直觉，多年来直觉从不欺骗我，我料想这一回也不会有什么意外。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不是直觉起作用，而是由四次赴大连积攒起来的细节作出的决定。我来这座足球城之后的总体感觉有些混乱，它越来越云里雾里，也越来越相互排斥。我还不知道它们的来源，但至少感觉到某种精神、观念和情感上的距离。

这应该说很糟糕。我要写的是足球，本不该进入这些更虚幻的领域，它容易偏离足球的轨道进入人性的领域，这肯定不是我所希望的，也是足球业内人士要愤愤不平的。

王健林说：“我也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万达要实现的东西最后还是取决于中国足球的大环境。”王健林补充说：“我会时不时有放弃的念头，这个念头让我非常难受。”

我想我知道他难受什么，像他这样难受的人肯定很多，比如说青岛的刘国江，上海的郁知非和吉林人洪峰，这些人感到难受的东西大致相同，但都无能为力。他们所能做的是搞好俱乐部带好球队写好他的书，每一项工作

都应该是有价值的，俗话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这个，我想自己受一些冷遇还是应该的。我的写作生涯在这一年突然有了新的内容，这让我很高兴。足球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只是1997年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当我开始写文章给《球报》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喜欢那块绿色场地和黑白相间的皮球。我能回忆起自己曾经有过踢球的梦想，甚至认定会比那些国脚更智慧；我还曾经设想自己指挥国家队征战亚洲的情形，自信比现有的教练更有谋略。当然只是想想，想和做毕竟两码事，就如同说和写是两码事一样。我还想过如果中国的教练有

## 37 万达夺冠之夜

见迟尚斌比见王健林还要难些。这天下午，万达队2:0胜了广州太阳神。比赛还没有结束，万达球迷就已经齐声呼喊：“冠军！冠军！”比赛结束时万达将士绕场一周，他们一同将一条横布拉开，上面写着“感谢家乡父老”。对大连人和万达人来说，1997年12月4日的下午肯定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他们的51场不败，他们的卫冕成功，他们的提前5轮夺得‘97赛季冠军。这一切当然是让人兴奋的。当天晚上《足球之夜》用了相当长时间讲万达。这就是《足球之夜》的说法，使人想到了当年辽宁队的“十连冠”：“大连连续51场不败，对大连足球是一个荣耀，对中国足球是个悲哀，对甲A其他各队是个耻辱。”

我和建法是在晚上十点半时见到甲A冠军队主教练的。此前，我们一直在恒元酒店的大厅里等。据说市长和书记都来这里给万达庆功，非常后悔没能请王健林批准我们旁听庆功会，或许还能聆听大连市长的英语贺词。庆功会开完了，我们看见迟尚斌出来送了几回客人。建法打算马上过去自我介绍，我说还是按规则来，先打电话后见面。建法连续打了七八回电话，一个姓于的人接电话说迟指导一直没上楼。十点钟时于先生去找迟尚斌，这一回迟尚斌接了电话，说：“稍等一会，我马上下去。”过了一会建法又打电话，迟尚斌说：“正在看《足球之夜》，马上下来。”这时候我已经非常疲劳，坐在沙发里几乎就要睡了。我说：“打电话跟他说一声再见吧。”建法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他说已经来了，怎么也得见上一面，说几句话再走也行啊。他又打电话，迟尚斌说：“上来一起看吧，边看边聊。”我们上了13楼，在一个人声嘈杂的客房里找到了迟尚斌。

我当时觉得整个事情有些滑稽，我们其实是相互并不需要的人在搞公关游戏。迟尚斌没必要非见洪峰，洪峰也没必要非见迟尚斌，但事情就这么让某种奇怪的暗力推着使两个并不需要对方的人碰了头。迟尚斌大约出于礼节不好不见，洪峰是因为已经来了不得不见，这跟生活中的许多事差不多，你自己有时候不由自主，骑虎难下。

无论如何，迟尚斌是一个很诚恳的人，我根据他的神态和讲话方式觉得迟尚斌很诚恳。

他说：“确实没时间，等这一段忙过，我一定跟你好好谈谈，我有很多

事要谈的，咱们可以掏心窝好好谈谈。”建法又一次提到徐小斌，我也说到赵玫，迟尚斌说：“到时候你们一起来，一切费用我包了。”我没有名片，就把电话写在建法的名片后面。迟尚斌说：“我9号以后大约能返回大连，一回来就给你打电话。”他又说：“不管怎么说，得冠军大伙挺高兴。我也喝了不少，现在想谈什么恐怕也是难。”这时候“恒元”的老板已经等了好一会，他请迟尚斌和球队的其他官员宵夜，但所有人都等迟尚斌，主教练不走，他们都不动身。告辞是最有眼色的行为，我们就告辞了。

回到万达国际饭店，石雪清就打电话来，我们聊了一会。石雪清在体育新闻界里是一个很活跃的人，还写过小说散文，就此而言石雪清写出《英雄无语》并不让人惊讶。他说他正在读一本禁书，并且说下回来给你看。我说：“你别总不露面，下回我一个人来，只和你说话，可别弄得吃没得吃住没得住的。”他说：“这回忙完了，剩下几场比赛好打。咱俩可以整个晚上都在一块聊天了。”我们约好了八九号联系，他大概八号就可能提前回大连。我们又说了一会他的那本禁书，弄得人恨不能马上就看一遍，但这时候已经将近午夜，实在太晚了点。

我和建法决定第二天中午离开大连回沈阳。小兄弟周？说：“我估计你和迟尚斌谈不上，得了冠军对万达是大事，迟尚斌的时间已经不是归自己支配了。他也以为9点半以后能有点空闲，怎么能呢？”这家伙年纪不大但一直在官场里混，这类事肯定有经验，只是他这时候才说让人生气。

我躺在床上回忆这几次大连之行，一点点感觉出事情有点古怪。万达似乎各管各的，甚至连王健林也不会帮助我们联系一下迟尚斌或者别的。而涉及董事长，你也听不到任何具体的东西。仿佛大家都单线联系，联系都有自己的密码，这大概就是集团模式。我们一直接老习惯和万达打交道，结果处处不顺利，仿佛总是云里雾里不知道找谁不知道去哪。我觉得事情一开始就出了差错，出版社一开始就应该和万达的主管部门达成一项协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单凭建法的热情、不懈和吃苦耐劳去坚持。我想如果没有建法在中间，我肯定早就撒手不干了，我有自己的敬业目标和方式，肯定和记者们有本质的不同。但建法的努力让我感动，我于是下决心把这件事做好。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和石雪清王健林迟尚斌交往的次数只有一两次。我希望除了足球之外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有时候光听人说话不行，必须要看人怎么干和干什么。这大概也是我有耐心坚持到底的原因。我觉得我肯定有机会知道足球之外的东西，这取决于我执怎样的心态和方式。

周五的中午，建法一个人回沈阳，周？要继续他的冒牌考核，马窦突然决定在大连滞留一天，我临时决定去一趟瓦房店。小暑去他哥哥的医院看毛病，约好通电话但没通，我担心真的会有什么大毛病，于是就决定不回沈阳。我和建法一同到了车站，他汇同林昌军乘“辽东半岛”，我赶一趟火车去瓦房店。瓦房店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站前广场使这个鸡肠子形状的城市有了一点城市的味道。这天下午很暖和，街道两边的人穿得很少，相比之下我穿得明显厚重，谁都能看出是一个来自北方的人。

小暑生了带状疱疹，这种毛病不难医治但如果不及时医治就有危险。1997年这个家里是个多事之年，断断续续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一天天觉得疲劳，疲劳来自身体和心理两方面，这种状况对我的头脑和情绪造成了许多损害。为克服突如其来的烦躁付出了我相当的精力，我几乎很难安安静静想一些事做一些事，觉得时间和生命在意识到的状态里飞逝。糟糕极了。能

下决心接受这个出版合同，肯定是这种情况下的唯一选择，我可以忘掉小说而把思路进入足球。相比较而言，写足球毕竟和写小说不同，它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而不急于思考人的生活和人的命运之类的无尽无止无法想清的问题。

我打算在瓦房店住几天，然后和石雪清联系，这样可以免去一些旅途的劳累。

准确些讲，此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我才下决心一个人去大连。我想知道一个人去干这种不习惯不喜欢的“采访”勾当会怎样，还想知道以我的方式是不是同样尴尬，还想知道没有建法在身边我是不是同样能沉得住气，能保留住耐心。

这很有吸引力，对于一个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刺激的尝试。

## 38 从球队看我们的现实

当中国'97职业联赛的冠军球队在济南把不败纪录增加到52场时，当济南的女评论员把泰山队0:0平大连说成“突破”时，北京国安在客场2:0战胜了日本的川崎贝尔迪。据说三浦知良、前圆真圣、北泽豪悉数上阵，北京国安排出了451阵形，上半时顶住了川崎的猛烈进攻，下半时开始反击。周宁第47分钟接传中球头顶破网，第70分钟，冈波斯远射把比分定格在2:0。

我们还没能看见比赛，还不知道国安的取胜是否侥幸，但不管怎样国安胜了。万达接下去就要面对韩国大宇，这两支冠军队之间较量更具特殊意义。金志扬所表现出的雄心在这场亚洲优胜者的比赛中已经有目共睹，而迟尚斌能否证实自己的能力也要看他与大宇的交锋结果。对于万达来讲，这种比赛是真正意义上的较量，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志扬和迟尚斌之间的比赛。

这两个国内最抢眼的主教练在世界杯失利后才迎来证实自己的机会，当然球员的状态和支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两个人半斤八两。

在中国的现役教练中，最受舆论界推崇的是青岛海牛主教练刘国江，最有新闻效应而且最有运气的是广州松日的徐根宝，最有喜剧色彩的是金志扬，最稳重的是殷铁生，最受舆论界嘲笑的是戚务生，最让人同情的是余东风，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盖增君，最有脾气的是杨玉敏，最没脾气的是庄廉胜，最潇洒的是陈亦明，最没准头的是广州太阳神的麦超，最孩子气的是蔺新江，最能表决心的是郭亿军、最单调的是迟尚斌，最丰富的是安杰依，最乏味的是严德俊，最深刻的是崔殷泽，最幸运的是沈阳海狮的李强，最不幸的是河南建业的王随生。还有其他一些教练，辽宁双星的王洪礼、天津三星的陈金刚、沈阳海狮的徐永来，还有胡昌柏、殷立华、胡之刚、张宏根，人们还没能给他们以更多的关注。

'98赛季。甲A队就要增加到14支，除万达和申花国安，其他的球队都在相近的水平线上争斗。新升级的四支球队无疑会给老甲A球队带去更多

的悬念，但保级的压力肯定要轻些。我倒认为这会让各俱乐部在技战术方面有所侧重，可以使他们在相对放松的心境中把球队的整体能力提高一层。至于四支甲 B 升甲 A 队伍，他们的首要任务肯定是保级，这种求实目的会使他们加大力度招兵买马，也会场场奋死一拼。可以这样讲，扩军后的甲 A 战场肯定比此前要好看许多，在无形中足球的整体水平就会有所上升，如果早一些这么干，我们也就能早一些使甲 A 老臣提高水平了。

几十年来，中国足球的整体布局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标志是大连足球一马当先，广东足球和辽沈足球滑坡，天津足球青岛足球还有阵痛，上海北京四川争当赶超者，辽宁广东南北对抗已经转变成群雄并起。在这个奇特的背景下，逐一考察十几支甲级球队，或许能从最前沿看到中国足球教练及其球队球员的现实水平，或许比抽象议论中国足球更有趣味。我曾经评述过甲 A 十二强和甲 B 球队，但都带有某种偏激的情绪。

经历了世界杯外围赛的失败，每个球迷都变得心平气和了许多。当人们发现只有解决了足协决策层的问题才能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时，对各支球队和人员难免不多出几分同情和谅解。

我也执同样一种心境，但这种心境并不会使我放弃自己的看法。总体来说，通过分析一线教练和球队，才会发现各自存在的不同的问题，每个地区或每个俱乐部都有自己亟待解决的部分，绝不是毛病相同药方也相同。正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打算分别谈一谈十六支球队，它们是北京国安、广东宏远、广州太阳神、天津三星、四川全兴、济南泰山、延边敖东、八一、大连万达、上海申花、前卫寰岛、青岛海牛、武汉雅琪、广州松日、沈阳海狮、深圳平安和它们各自的主教练及主力球员，我希望我能按自己的眼光得出自己的结论。

此前，我有必要先谈一谈其他情况。在前面已经讲到过甲 B 和乙级的事，现在主要是说中国的甲 B 成了养老院和幼儿园。在正常情况下，甲 B 处在甲 A 和乙级之间，正应属于过渡性联赛。由乙级球队给甲 B 输送大批年轻力量，这些人经过甲 B 的锤炼之后逐渐进入成熟，接下去顺理成章成为甲 A 选秀的对象。就如同欧美足球发达国家的乙级球队一样，每年都能有在甲级联赛中一鸣惊人的升班马，每年也都能从乙级球队中培养出新星进入甲级球队。我说中国足协的战略决策有问题，说它们在决策上有极大的随意性，其中包括了对甲 B 联赛的不重视。其实足协最该管得细管得严的恰恰应该是甲 B 和乙级，在这两个层次的球会赛事及其构成方面才真正需要足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足协错过了最适当的时机，而把手段错误地施展到甲 A 赛事中，很明显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方法。在这两个级别中才应该在球员的年龄、薪金、奖金等方面作出有利于甲 A 发展的规定，按照欧美的管理模式去规范球队。如今出现了极其反常的情况，甲 B 的一些球队在薪金奖金方面比一些甲 A 球队还要高，致使一些本可以在甲 A 比赛的球员倒流回甲 B。在球员资源稀有的中国足坛，这无疑是釜底抽薪，不利于提高球员的职业意识，也使球员的敬业精神很难得到强化。而中国足协“人往高处走”的规定只在甲 A 球队中执行，恰恰不利于联赛水平的提高。按国外的“选秀”模式，都是实力弱些的球队有优先权，如今中国的转会规则无形中造成强的更强弱的更弱。按说如此简单的问题不该糊涂，但偏偏就糊涂了。

从'97 赛季甲 B 的情况看，升入甲 A 的四支球队面临着兵源质量不高的问题，如果按中国足协的转会规定，他们无法转入好一些的国内球员，因

为和其他甲 A 球队争夺球员时，他们没有优先权。它们如果想保级成功，就只能在外援上做文章。还要想办法用老将挑大梁，新人永远也难有出头之日——因为在冲击甲 A 的过程和保甲 A 一样不敢轻易使用小将。

也正因为如此，舆论界才会对八一在大胆使用新人上大唱赞歌，但他们哪里知道八一队自己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呢。

还是让我们首先看看 '97 赛季的四支升班马吧。

## 39 武汉雅琪

湖北足球有过一小段值得回忆的历史，但进入职业化以来就变得让人不可捉摸。按说这个地区不应该有过多的历史负担，它既没有过广东足球的风光，也没有辽沈足球的辉煌。足球人才也并不过剩，但不知为什么始终内耗严重。几年来，曾经有过几员国字号球员的湖北足球再也没能出现过灿烂的球星。这支球队也始终在甲 B 中沉沉浮浮，直到 '97 赛季才表现出了它应有的面目。应该说，主教练殷立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队中的主力球员肯定是殷立华最坚强的支持者。在雅琪队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蔡晟，这个身高 190 厘米，曾经几次入选国奥队和国家队的年轻人几年来一直想离开矛盾不断的湖北，但最终还是留下来帮助球队冲甲 A。应该说有蔡晟上场的雅琪队让所有对手的后防线吃紧，他的扯动也造就了年轻的雷军。'98 外围赛戚务生圈定的国脚大名单中蔡晟榜上有名，一定更加激励了他的斗志，但我的看法是蔡晟不及宿茂臻也不及王涛，他甚至和辽宁双星的张玉宁相比也没有优势。

从 '98 年外围赛进程来看，戚务生的大名单属于聋子耳朵——摆设，其实应该拉出更长一截的单子，让更多球员享受一下虚荣，让更多的球队受益。

都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但雅琪队还没能表现出它的难缠难斗。应该说雅琪在前卫晋级之后才感受到羞辱的，而这支球队中的许多球员都是当打之年的好脚，除了蔡晟，还有王军、余捷、张斌，这些球员即使在甲 A 中游球队也能争夺主力位置，但他们在甲 A 一混就是几年。'98 赛季的甲 A 联赛对他们肯定是非同一般的检验，毕竟还要靠国内球员支撑大局，外援最多也只不过 3 个。'97 赛季雅琪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其他竞争者在赛季之初没有把湖北佬放在眼里，殷立华的低调宣传更加加重了对手负担。平安、金鹏、松日、佛山都是升 A 的热门球队，最后的结果是平安松日升 A，金鹏功亏一篑，而雅琪在开赛之初就力挫这四支球队，加上第一阶段四胜两平的战绩，一下子就把其他球队甩在了身后。

等其他球队感受到战略上的失误，注意力也只能转移到相互间的克制上。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几乎每一支球队都希望雅琪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希望雅琪为自己扫清道路。雅琪当然可以更加从容地打好最后阶段的比赛，因此说雅琪的一支独秀并不能证明它在甲 B 的真实能力。这就不能不称赞主教练殷立华。大家还记得雅琪出战佛山时队员都患腹泻。但殷立华有效地封

锁了消息，并且指示球员开场就力拼，结果是空城计生生吓住了佛山佛斯弟，比赛打完之后才后悔不迭。

应该说武汉据长江要冲，自古称“九省通衢”，其开化度和对外界事物的吸纳能力都有优势，如果以长江为界区分南北，武汉正介于其间。应该说自然环境和条件对一个区域的人文影响巨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比起南方球员，这支球队拥有身体优势，在拼搏和对抗中吃香；和北方球队相比，它又多出一些细腻和油滑，往往能偷袭取巧而制胜。长江中游一直也是古代兵家的战场，也是现代史中的兵家必争之地。武汉人自古就受战乱洗礼，天性中有一股子蛮劲。两支队伍相遇，很多时候取决于各自的勇气。雅琪队在不利的环境下往往能豁出命去拼一下，而其他球队输给雅琪并不是实力上的差距，差的只是一股拼劲。天性中存在的优点如果能分配得恰到好处，在球场上自然就是不可小视的实力。打南方球队时，殷立华要求要“狠”，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搞抢逼围，弄得南方人传接带都不能舒服；打北方球队，殷立华在狠之上又增加了巧，这无疑有点使奸使诈，北方球队时不时让雅琪的慢功夫算计，输得窝囊又不得不承认自家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雅琪的新对手不再是甲 B，殷立华的新对手不是王宝山和张惠康，他们将面对大连万达、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和济南泰山，靠老一套只能说方针对头但实施起来恐怕并不容易。回顾‘97 赛季，雅琪队的狠并不是贯穿全程的精神，这支球队的精神状态总是起伏不定，幸运的是开始阶段他们打了对手一个冷不防，积分和威望一夜间扶摇直上。如果开始阶段对手们的思想准备充分，情报工作细致精确，我能肯定雅琪的日子不会如此好过。

至少金鹏建业甚至辽宁双星也有可能取而代之，因此我说真正幸运的是殷立华。

湖北自林强之后还没有出现过更夺目的球星，和谢育新同时期的涂胜桥已经沦为替补，如今只有蔡晟尚现一丝光亮，但巅峰时代已过，虽有大志但才能有限，在新一个赛季中也不会有更大的作为。雷军虽有灵气，但也只能在低水平的甲 B 球队中偶露峥嵘，到了甲 A 赛场，我不信他的光芒会遮住王鹏和胡云峰。王军虽说在雅琪独挡半壁江山，但他从来就没有达到当年大连王军的水准，进了甲 A，王军也不会给雅琪的中轴加固添钢。以雅琪现在的实力，即使引进了三名高水平外援，也难以在甲 A 站稳脚跟。红花虽好，还需绿叶，雅琪的本土球员质量偏低将是他们保级的致命伤。好在广州松日、深圳平安的日子并不好过，雅琪总不至于上了甲 A 的船就翻身落水。但‘97 降组的任何一支球队重返甲 A 之后，雅琪降组的可能就变得现实起来。因此我说湖北足球的翻身之日还没能真正到来。武汉虽然有丁石三或者林强或者殷立华，但在中国近百名上上下下的教练中也属平庸之辈。带着球队打打甲 B 或者乙级尚可一战，但和甲 A 中最低劣的余东风相比也还要差一个档次。余东风带着全兴队四年职业联赛不降组，虽然有“保卫成都”的闹剧，但毕竟是经历过甲 A 大风大浪的水手，单凭着呛水功夫，殷立华恐怕也不是对手。

‘98 赛季，雅琪能否保级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咬紧同时升班的患难兄弟，除此之外，任何非分之想都将造成雅琪和湖北球迷一天高兴三百天痛苦。

‘98 赛季前景保级成功。

焦点殷立华到底行不行？



## 40 沈阳海狮

辽沈球迷一直不能接受沈阳海狮，这种情况在几十年里没有改变。我一直呼吁球迷忘掉“十连冠”的辉煌历史，但辽宁队的存在始终让球迷们对它情有独钟。在辽宁，许多人始终不能认识到过去的辽宁队就是现在的大连队；始终不能意识到职业化的开始就意味“辽宁”这个名称就应该消亡；如今的辽宁人已经没了争王称霸的可能，它的存在只能是对辽宁足球的反动。在某种意义上讲，辽宁队如今只是为过去的回忆而存在，对辽宁球迷来说，这种回忆早该演变成对沈阳足球的关注。如今的现实是沈阳海狮终于取代辽宁队成为大连之后的又一支甲 A 新军，按辽宁足球深厚的积淀，沈阳有充分的理由在中国最高层次的联赛中占据一席之地。

沈阳海狮在 '97 赛季的最后一轮冲甲 A 成功，许多辽沈球迷不远万里奔赴深圳替沈阳队加油助威，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它是否意味着辽沈球迷正在把热情移向海狮呢？我们还要看看再说。海狮能冲甲 A 成功，和三名朝鲜外援的正常发挥有重要关系，球员兼教练李强的作用也不能抹煞。但徐永来的存在应该说给年轻的海狮增加了几分理智和稳重，他比起脾气火爆的李强，更适合担当调谐降温的角色。这本来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组合，但李徐二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使教练班子的指挥变得非常顺畅有效，这是甲 B 十二支球队中最独特的教练班子，也应该是让他们的同行羡慕的最佳配置。

东北历来是逃难和挨饿的人们最理想的去处，吉黑辽三省拥有最肥沃的土地和威猛的人群，但这个区域也是受日本人侵略最长久而斗争最不激烈的。它出了赵尚志、赵一曼和杨靖宇，还有八女投江，但和关内燕赵相比，毫无疑问是日本侵占中国的大后方。我的意思是说东北民众具备了非常矛盾的双重性格，他们一方面凶悍尚武，一方面又逆来顺受，一方面豪爽大方，一方面又狭隘自私；一方面乐善好施，一方面又冷漠寡情；一方面能团结对外，一方面又内讧不停。这些不能相容的就这样以日常生活的形式统一在东北这个独特的区域中。

我说不好在足球领域里这些东西都起到了什么作用，但从海狮和辽宁队的沉浮中应该不难找到这些双重的东西。好在职业化决定了历史的记忆将逐渐淡漠，辽宁队不管曾经多么辉煌，迟早要让出老大的位置。只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了一些，它使辽沈球迷经历了过多的痛苦和失望。海狮在 1997 年应该是十分惊险的一年。如果在这一年它不能冲回甲 A，我敢说它在辽沈球迷生活中将比辽宁队还要让人沮丧。一直是辽老大沈老二，海狮想翻身甚至比辽宁队重返甲 A 还要难。但 '97 赛季海狮队很幸运，它在其他对手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理顺了内部关系，而且关键场次遇着了贵人，如果金鹏不是见好就收，如果平安不是坐稳了老二，海狮队 97 年根本别指望能时隔三年之后又进甲 A。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海狮队的确比辽宁队更有资格进甲 A，从任何一个方面相比较，海狮进甲 A 要比辽宁进甲 A 更有理由。也更有利于辽宁足球的发展。完全可以这样讲，海狮的成功应该看成是足球职业化的成功；海狮的

进步、应该是辽沈足球在观念上和操作能力的进步。从辽沈足球的根本大计着眼，辽宁队存在的理由远没有海狮的存在更充分。但辽宁队毕竟半死不活地赖在甲 B 里，没有谁可以毁掉一个球队，只有它自己在今后的竞争中自然淘汰。以大中城市为基地的足球俱乐部才会拥有真正的主场，而这种主场的意义远非单纯地拥有球迷，它意味着各个城市有了自己的无烟工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海狮没理由在职业化深入进行的过程中成为过客，只是因为辽宁球迷还不习惯于“沈老大”，更因为辽宁足球发展不很平衡，造成许多大中城市的球迷只肯爱辽宁队而把海狮冷落了。如果辽宁队也有自己的城市做为基地，它的日子肯定要好过些，但无论如何它不该再用“辽宁”这个名称去装扮自己，因为它早就不能代表辽沈足球，更不用说辽宁足球的真正代表是大连万达了。

海狮的情况简单明了，它只是沈阳足球的代表，它虽然还不是一个很规范的职业俱乐部，但比起四川全兴还是进了一大步。

回顾海狮一波三折的成长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现下这种模式恰恰很适合海狮这样一支由东北人组成的球队：既有传统的权威——体委，又有经营得体的企业——金客。但这种模式最终还需改变，否则，随球队水平的上升，许多辽老大经历过的痛苦海狮还要重新感受，那时恐怕就要重蹈辽老大的复辙。

在海狮中，三名朝鲜外援无疑是海狮冲甲 A 的最大功臣，这也说明海狮其他球员还不具备很强的实力。在海狮的所有比赛中，一旦三名朝鲜外援的状态有问题，比赛的成绩就明显不好。这种情况在甲 A 赛场上出现的次数恐怕要更多，海狮 '98 赛季的前途就变得凶险。

此外，三名朝鲜外援和中国球员有同样的痼疾：心理调节能力差，打主场好些，打客场紧张。这大概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属于很难治愈的病症。因此说海狮要想更上一层楼，还须在引进外援上多下功夫。只有那些有高水平职业比赛经验的外援才有可能帮助海狮适应甲 A 赛场上的紧张和残酷。也就是说，李昌河三人打甲 B 如鱼得水，打甲 A 就不见得游刃有余。海狮切不可对甲 A 球员的水平估计过低，吃了亏再想寻外援恐怕要和辽宁队一样瞎扑乱抓最后掉了级还没找着像样的外援。

既然足球进入职业化，就必须一切都按市场的规则做事。多年来辽沈足球总是内耗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情关系网和市场规律相冲突。东北人很看重人情很讲究知恩图报，有时候明明出了问题也死抱着这种人情恩怨不放，结果是一误再误，出了大问题之后，人情恩怨又变成敌对情结，于是便形成恶性循环。从海狮的现实看，李强徐永来的确劳苦功高、但以他们的经验和能力，还不足以和甲 A 球队的众教头相抗衡。李强在场上踢球可以指挥若定，但到关键时刻就显得比普通球员还要急躁。虽然一个多赛季的磨炼使李强成熟了许多，但他给人的感觉还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李强在场外的一招一式显得有些四不像，你看了总想笑。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李强的位置肯定不是指挥甲 A 球队。从球员一步登天做主教练无论如何太快了些，李强还不是那种天才，但比起老辽宁队的孙伟和马林已经是很大的奇迹了。海狮炒掉李应发又辞掉张彬之后的真空成全了李强，而李强秉承李应发的衣钵成全了海狮，接下去李强很显然缺乏足够的储备。以他的年龄踢甲 A 已经勉强，以他的经验和学识指挥甲 A 征战就更加勉为其难。所以说海狮队尽早聘请一位好教练是当务之急，它甚至比调整球员更显迫切，否则，

海狮在 1993 年结束的时候又会跌进甲 B 的乱营里去。

海狮必须意识到自己对辽沈足球的价值，从自身生存的角度讲，海狮只有在甲 A 站稳脚跟，才有可能取代辽宁队成为辽沈球迷的主队。一旦掉队，刚刚聚拢而来的球迷又会奔向辽宁队，海狮就有可能万劫不复了。辽宁队 '98 赛季仍旧没有可能重返甲 A，这意味着它将逐渐失去民心。不管球迷怎样对老辽宁队深怀情谊，但面对一支永远不能给人带来欢乐的球队也会失去耐心。沈阳海狮已经有了千载难逢的外部环境，'98 赛季将是决定海狮命运的关键之年，望他们好自为之。

重点人物：陈波这个年轻人有很强烈的进攻欲望，他的一侧往往是海狮队突然袭击的发起点。陈波有身高抗冲撞，但他的身后经常会在进攻失败之后成为对方袭击的目标，有许多次失球都来自于陈波回防的落后。陈波的行动有些迟缓，这和他的年纪很不相称。

此外，陈波在比赛中缺乏紧迫感，这将成为 '98 赛季陈波受人戏弄的理由。甲 A 的前锋不是甲 B 的前锋，他们将利用陈波的高大对海狮的球门形成致命的攻击。现在的问题是：陈波的运动类型似乎已经确实，他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场上的预见能力，这或许会弥补他转身缓慢的缺点，但甲 A 赛场恐怕不会给他留下实习的机会，几场失误就会危及他的主力身份。

杨常进这是海狮的一个新收获。杨常进的自信心随着进球数的增加而增长，他的入球应该说是很有灵性的。但这个年轻人的最大缺陷还是经验，他能在快速反击中一击得分，也能把必入之球踢出门外。这或许是中国年轻球员的共同缺陷，但在海狮这种没有本钱的球队中杨常进就显得缺少竞争，这肯定对他的成长不利。新的赛季杨常进肯定更多地当替补，这应该是年轻人努力进取的好时机，但愿杨常进不是庄毅。

李强在甲 A 征战了多年的中卫在球场上的经验不会输给任何对手，但分心教练球员肯定使他在球场上有些吃力。打甲 B 的李强已经显出疲态，打甲 A 李强肯定会成为对手攻击的重点。甲 A 悍将不会在乎李强是十连冠球队的关键人物，他们懂得适者生存的规则，他们将盯住李强不放，直至李强犯规吃牌或者抽筋倒地。如今的李强最好的选择是全力以赴踢半场球，但中卫的位置实在不好经常换人，所以说李强当助理教练最好，他一方面可以在关键时刻上场稳定年轻球员的情绪，还可以抽空学到更多的执教学问。

'98 赛季的前景保级成功。

焦点能否找到更好的教头。李强不行，徐永来也不行。

## 41 深圳平安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大概再也找不出比深圳平安队更适合这句戏文了。想当年胡传魁“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就当“忠义救国军”司令，到如今中国甲 B 赛场有了平安队这样一支让人啼笑皆非的球队。

“深圳速度”即是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写照，也是深圳平安队连升三级的背景。就这样一支球队，曾经在中国足坛造成奇迹，没有球员也没有丝毫足球

基础，只靠购买一些过时球员就打进了甲 A。一方面说明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不高，另一方面也说明球员资源有限，还说明经济真正开始成为左右足球市场的杠杆。

深圳队想在甲 B 混日子并不十分吃力，但要在来年的甲 A 站稳脚跟却比登天还难。它只有引进高水平外援才有可能在天堂地狱之间有搏杀的机会，但马洛维奇、泽尔科、热尔科已经是不错的人物，想要引进更好的外援，想来平安保险公司还没有北京国安那样的气魄。话说回来，一支球队毕竟要靠十一个人在场上踢球，一条中轴线再硬朗没有其他球员的支援也没有用处。如今董礼强、傅博在球队中起的作用不小，但到甲 A 赛场，这些老将就难以潇洒了。傅博在辽宁队只能是半场球员，他的体能比彭伟国还要差；董礼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力不从心，除了犯规再无惊人之举。平安队有江洪范育红，但也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守门员是半支球队，但面对甲 A 射手，'98 赛季的江洪也只能以泪洗面。

在所有甲 B 球队中，平安队最有时代的影子，但却又是最新鲜的创造，因此这支球队升升降降之式也就变得十分正常。在甲 B，它是一个平平安安的升班热门，在甲 A，它又是一个平平安安的降组热门。但随着各支球队的提高，这种无源之水迟早要干涸。

从长远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同广东的其他球队相抗衡，深圳不管怎样“速度”，也终归属于移民区，既没有足球土壤，也缺乏足球人才。大概他们能和梅县联姻是很聪明的出路，但我确信梅县足球少年的首选俱乐部应该是广州太阳神或者广东宏远，至少是广州松日。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感情，想移情别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同辽宁队一年比一年差劲，一年比一年更加不是东西，但辽沈球迷还是对它旧情不忘，还是为它流泪为它高兴为它呼天抢地。足球在球迷眼里不单单是体育，它更是一些人的精神食粮和情感支柱。深圳平安在足球传统悠久的广东要建立起自己的基地确非易事，加之平安俱乐部用短期行为指导运作，更难以得到广东人的信赖。而球队构成也决定了这支球队缺乏职业球员的那种主队意识，他们踢球多出了职业化特点，但却没了乡情乡恋，因而在许多时刻战斗力并不强大。当广东兄弟有难时，他们并没有出于乡情伸出援手的理由。这种情况又会恶化球队和地方的关系，如此循环只能使球队舅舅不亲姥姥不爱，在大部分场合都是尴尬角色。'97 赛季甲 B 最后一轮松日在死亡线上踏步，实指望深圳平安能力搏沈阳海狮，据说当地政府官员也召见俱乐部官员陈大义，俱乐部也信誓旦旦愿出一把力。但比赛的结果是沈阳海狮 4:2 大胜，气得深圳球迷大骂“假球！”大骂路建人“下课！”弄得路建人靠警察保护仓皇退场。而场地上平安球员在比赛结束后主动与海狮队员握手，祝贺对手冲 A 成功。倒是上海豫园死拼河南建业，让徐根宝靠乡亲的帮助死里逃生。其实深圳俱乐部想帮徐宝根一把，但球员可没有那份义务。他们完成了最大的任务，也就是功德圆满，明年还要踢球，干吗和一支誓死要胜的球队死拼？弄不好让逼急了客队踢断了筋骨，踢不了球事小，养家糊口的事大。你松日又没有替平安做平安保险，哪个为这种没利益的事命也不要？

在所有体育竞争中，都不能排除地区性和亲情的因素，甚至不同的政治观念也会造成竞技场上派系的划分。如果东亚球队可以联合，他们会不用研究就让西亚不利；如果有机会，西亚球员也绝对不会放过整治东亚的机会。卡塔尔放水给沙特或者科威特用不着官员去劝说，就会不由自主地让东亚队

或者伊朗伊拉克吃哑巴亏。在国内，当年山东和辽宁联手挤掉上海，都说是假球，其实是小题大作了，某种天然的联系就会让场上的球员自动形成认同。

同样，广东球队也不会放过联手整治北方球队的机会，这和假球和体育精神既违背又符合，也算是体育不能脱离人类整体文明的证明。

深圳平安俱乐部缺少的不是钱财，它缺少的是公众的支持。更主要的是它没有尽快建设起自己的入选基地，而且选取深圳作为主场本身就是失误。如果深圳想成为前卫寰岛第二，就必须重新选定一个足球并不发达但群众热情很高的城市，比如说湖南、浙江或者山西。照平安这种模式发展下去，它只剩下用球队作广告了，想要达到俱乐部具备造血功能，简直是痴人说梦。

重点人物：江洪我总觉得江洪是国内心理素质最好的门将。比起国门区楚良，江洪更具备打硬仗打恶仗的勇气。或许是当过军人的缘故，江洪是属于那种服从命令听指挥同时又能审时度势超常发挥的战士。如果这一届十强赛是江洪而不是区楚良把守球门，中国队至少不会被西亚人十几次洞穿球门。有人说江洪有点发胖，但江洪的身手十分敏捷。没有江洪就没有深圳平安的今日，没有江洪，中国球迷也很少能品味左扑右挡的真切含义。或许江洪的直率和坦荡让戚务生不满，因此江洪壮志难酬。如果江洪能不断自我激励，在‘98 赛季里使自己的状态更加出色，我敢肯定江洪重新把守国门的机会有超过韩文海江津区楚良。深圳平安不是江洪的久留之地，中国足协荒唐的转会规章恰恰给他提供了到高水平俱乐部一显身手的机会。我相信至少有十几家甲 A 球队渴望得到江洪。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也为了珍惜自己有限的运动生命，江洪必须意识到 1998 年是他决定性的一年。

路建人当球员时就以稳健著称，他把守的北京队国家队大门既没有意外的凶险也没有意外的收获。他的球迷肯定比不上李富胜和傅玉彬那样多。路建人在球门前的中规中矩肯定是性格所致，意外之中当了深圳平安主教练也算中规中矩。他的情况和李强不同，过渡性的角色似乎早就确定了。无论怎样，一年的指挥生涯他获得了许多人不曾获得的成功，即使马上下台也有理由抬起头挺起胸目视前方了。

‘98 赛季的前景降级。

焦点如何重组阵容。肖笃寅靠高丰文的提携当了三天半国家队助理教练，自己也觉得威风八面。我对他历来看不起，平安交给肖先生无疑自毁。因此才敢断言 ‘98 赛季平安降级。

## 42 广州松日

这支球队最初的模样像是旭日东升，‘96 赛季在甲 A 摔打一年后跌回 B 组，但由于徐根宝的加盟，没人怀疑它会重返甲 A。以广东丰厚的足球历史，多出一支松日并不让人惊奇，但分割得如此之快还是有些出人意料。我认为广东足球虽在中国足坛占有一席之地，但并不见得比辽宁多出许多人才。事实也是如此，广东宏远和广州太阳神尚觉兵源不足，如今又分出一个松日，就更显得僧多粥少，大家伙都过半饥半饱的尴尬的日子。

在松日队内，如果没有了高洪波和李红兵，这支球队简直称不上球队，但就是这样一支球队在'96赛季却堂堂正正升入了甲A。

'96赛季应该是松日暴富的一年，它的重返甲B也算众望所归。'97赛季松日俱乐部加大了投入，千恩万谢请到了上海申花的徐根宝，徐根宝又招来了嫡传弟子高洪波，带来了干儿子一般的高佳和拉德。松日俨然成了升A的头号明星，但一年下来，松日借他人之手才得以重新升组。但愿新赛季松日能吉星高照，再有一回谢天谢地谢人。但好运气不可能总照顾松日，在这种大家都难以度日的联赛中，终归还要靠实力。甲A的争夺比甲B残酷，大家都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安杰依统帅下的申花恐怕也难得帮徐根宝，广州太阳神自己的日子也难过，恐怕更难顾及小兄弟的死活了。

高洪波在松日度过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甲B最佳射手的荣誉不会让这个志存高远的年轻人感到快慰。高洪波属于生不逢时的人才，瘦弱的身体给他的足球事业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当国家队主教练不知道如何搭配天才时，高洪波注定要在遗憾中告别球场。应该说高洪波是中国球员中可遇不可求的奇才，他总是能把皮球刁钻地送进对手的球门，那种举重若轻的感觉让人觉得高洪波不是踢球而是在把玩时空。和高洪波的灵性相比，高峰和郝海东都显得愚钝；和高洪波的致命一击相比，安德烈斯也显得华而不实。高洪波是我最欣赏的球员，也是最不幸的球员，他脸上的那种忧郁记录了一个人无法完美也诉说了命运有自己的一套法则。他的同门李红兵就显得平庸多了，甚至在甲B也呈现力不从心的模样。而广东仔黎梓菲和高洪波相比，只能算作一个未出炉的夹生烧饼。拉德呢？只有极少的时刻能成为高洪波的助手，大部分时间里他只能是一个刚刚跨出校门的学生。

在某种意义上讲，广州松日是广东足球内耗的副产品。它的最好选择还是应该为太阳神或者宏远锤炼新手。一旦易帜独立，它的后劲不足经验不足就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球迷在广东的品位很高，他们和大连球迷一样只肯为高水平的比赛掏钱。广州松日无法与太阳神和宏远争夺球迷，在经济收入和队伍士气两方面都是输家。和沈阳海狮不同，海狮原本就具备了和辽宁队一争老大的本钱，职业化给他们创造了条件，即使这样，他们也还需要加倍努力才行。

重点人物：徐根宝在我的印象中，徐根宝始终是个新闻人物。如果中国也有《新闻周刊》或者《花花公子》，徐根宝至少有四五次登上封面的机会。要知道，中国的教练大多是一些面子窄的人，和新闻界打交道一直难得主动。但徐根宝是个例外，他和新闻界的关系越来越好，甚至一直呼吁国家队礼聘外籍教练的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也有意无意之间替徐根宝制造起舆论来：一个有关徐根宝的短片把徐根宝描绘成中国足坛上最可爱的人物。

《足球》报还断言如果进行民众选举，徐根宝的支持率肯定会最高。

踢球时的徐根宝是拼命三郎。徐根宝自己回忆说，年指导说根宝什么都不怕。应该说在现役中国教练中徐根宝是最敢说的一个，但他和刘国江李应发的敢说不一样，徐根宝从来不针对上级，他只是对自己干的事情敢说，什么都敢说。因而他虽然一直在风口浪尖上起起落落，但和顶头上司的关系一直相处很好。

在这一点上，徐根宝是上海人的后代，做事很少真的让自己吃亏。我的意思是说，初看有北方人那种耿直的徐根宝在骨子里还是上海人，他最知道掌握分寸火候，最知道怎样做别人得利自己也受益的事情，这应该是很高

档次的公关艺术，并不是谁想学就学得到的。

徐根宝执掌国家二队时就搞抢逼围，只是没有申花的抢逼围质量高。这种设计几乎贯穿了徐根宝的全部执教生涯，也正是这种设计，使徐根宝一次又一次成为新闻中心。我不知道专家们怎样评价徐根宝的抢逼围，但依我的看球经验我始终觉得抢逼围既不是新的创造也不是科学的继承。对多年来体能不佳的中国球员来说，这套战术的确有效，'95 赛季上海申花就是凭这种近乎蛮横的打法击退国内诸强登上了冠军宝座，而一旦其他球队也有了很好的体能，这种打法就会受遏制，'96 赛季上海申花的战绩下滑便是证明。徐根宝一直争辩说他的抢逼围不是不要技术，但徐根宝自己对抢逼围中运用技术也没有良策，他自身的才能充其量能把一种或两三种手段综合使用，再进一步就显得力不从心。技术型球员申思在他手下一直难登主力位置，不是徐根宝有偏见，而是徐根宝不知道如何发挥申思的特长。

到了松日的徐根宝依旧热衷抢逼围，但打了几场就剩下让别人给抢逼围了。徐根宝不知道广东球员的身体素质先天有缺陷，又缺乏北方球员的吃苦精神，徐根宝那一套根本很难推行。这说明徐根宝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教头，他只认死理。

上边的例子能说明徐根宝性格中倔强的一面，准确些说是顽固的一面，他认准了的事无论怎么也要干下去，这应该是干事业的人很难得的素质。但同样是徐根宝，留给人值得思索的是他并非真的那么刚强那么义无反顾。

徐根宝带国奥队宣誓：“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这在国家级教练中还是首例，当即引得舆论大哗，弹者赞者都有，但大多数人还是为徐根宝的决心和勇气所震动。中国人历来都讲含蓄，有了目标和决心也只是在肚子里叫唤，很少有人会从嗓子里吐出来。说穿了中国人干事都特别在乎面子，万一失败了让人抓住话柄，脸都没处搁了。所以我们国家队主教练赛前习惯于低调处理，先给自己留下后路，免得到时丢人，万一胜了，还可能说兵不厌诈，属于谋略。比如戚务生打越南也要低调，待到十强赛非胜不可的时候也要说胜负都是正常的，我们技不如人。徐根宝在这一点上没有戚务生乖巧，他不留后路，愿意承担压力。但决心是下了，落实到行动上才能真正体现决心是真是假。谁都知道徐根宝的口头禅：“练什么打什么不走样。”这应该是所有球队共同遵循的准则，但到了大赛迫在眉睫的时刻，徐根宝心里没了主意，急三火四调入一批南方“技术型”球员，结果是国奥队已经成型的打法被迫改变，结果把一盘满有胜算的好棋下输了。该固执时不固执，该倔的时候不倔，这是徐根宝性格中最可悲的成分，它天然地妨碍了徐根宝进入更高境界。

在申花时也是如此，抢逼围在开始阶段不顺利，上海倒徐根宝的呼声高涨，徐根宝又一次君子识时务。幸亏接下去胜了一场，而再胜又胜才重新让徐根宝坚持下来。徐根宝的倔强和不服输只有在顺境中才体现得充分，一到了逆境这种精神就让位于明哲保身，因此说徐根宝仍旧是中国社会环境中适应造就的教练，只有到了要紧的时候才暴露出他弱不禁风患得患失手足无措的一面。带国奥队如此，带松日时尤其如此，什么“不干教练”只是一种宣传，他自己也知道不干教练没得可干，因此注解道：“我只是不当主教练罢了，只是不干一线罢了。”就是垂帘听政也不失为一种形式。滑稽的是从新闻界到球迷偏偏相信，正儿八经地闹什么“挽留”“保帅”“拯救”一类的勾当，由此可见我们的球迷和新闻界是多么单纯和天真，他们真就忘了当年

“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徐根宝没能出线不是照样风云上海吗？谁还记得徐根宝不服老纳，主动离开国家队，跟新闻界发表了一通感人肺腑的谈话，下决心要按邓小平同志的号召“从娃娃抓起”要回老家搞“02俱乐部”，这个“02”就是2002的意识，一定要为2002年世界杯时的中国队培养出后备人才。这个卫星放得不低，新闻界和球迷好一顿感慨。结果徐根宝突然间取代了王后军，“02”的事也就让它02去了，徐根宝也从此走出国奥队的阴影，再一次成为中国足坛的风云人物。真正“从娃娃抓起”的是前国奥和国家队主教练高丰文，他和老伴一起在东北沈阳远郊建设了一所足球学校，从此默默无闻。而徐根宝放完第二颗卫星之后仍旧不管回收，他的使命和性格似乎只会放卫星，至于这颗卫星溅落何处并不是他所关心的，徐根宝要的就是放出卫星时那种感觉——纯粹的强者勇者的感觉。高丰文也好，苏永舜也好，曾雪麟戚务生也好，甚至能言善辩的德国老头施拉普纳也只能望其项背。但奇怪的是徐根宝偏偏就能蒙住许多人，他的口碑的确一年好似一年，到了戚务生输了球还不肯认错的时候，徐根宝重新出山的呼声顺理成章就高起来。或许好了伤疤忘了疼是球迷和新闻界的共同特点，他们只记得徐根宝放出过的卫星。

应该说徐根宝在中国现役教练中是很有热情和激情的一个，在这方面只有金志扬可以和他打个平手。徐根宝的这种个性毫无疑问更容易得到舆论和球迷的偏心，就如同网坛上有麦肯罗、阿加西这种“坏孩子”存在才有生气一样，中国教练中实在太缺少徐根宝这种言出无忌大呼小叫的人物了。我想说的是选教练毕竟有别于选演员，我们还必须很理智地对待一个教练员的真才实学，这个东西才是我们唯一的取舍标准，性格这东西，属于选取教练之后的佐料，它有可能使一支球队更有滋味，但不会改变它的营养结构。

还说抢逼围。这是徐根宝赖以成名的法宝，这个法宝也确实给中国足坛注入了活力。但前提是那时的中国足球还在“技术型”和“体能型”之间争论不休，谁都没有说服对方的根据，徐根宝先行一步，他坚决推行自己的抢逼围。徐根宝在那段时间的确抓住了中国足球基本的弱点，技术不行，体能更是疲软。或许是韩国人在世界杯上的表演提醒了徐根宝，或许是输给韩国人让徐根宝对精神力量的作用有了格外重视，他才后悔自己带国奥时不该放弃抢逼围，他想用新的实践去证明自己同时也批判自己的软弱。但实践告诉我们申花的抢逼围只是昙花一现，当其他球队也抢逼围的时候，徐根宝只有注入新的营养才有可能使申花更上一层楼。但徐根宝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他的足球阅历还不可能告诉他更深层的东西。其实尽管徐根宝不肯承认自己已经计穷，但申花的实战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上海申花俱乐部也好，上海球迷也好，都是一些口味极高的人，他们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才有了徐根宝不再续约的一幕。安杰依上任之后的申花队也抢逼围，但外行人也能看出申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徐根宝无法完成的，也是其他中国同行不能完成的。这不是徐根宝个人的无能，而是徐根宝一代人共同的无能。今天重估抢逼围，我不想否定它对中国足坛的冲击，它毕竟使中国的赛场变得激烈起来，使球员们变得拼命起来。它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进入'96赛季就已经完结，要想进一步提高中国足球的技战术水平，就必须有新的足球思想新的战术模式。徐根宝不能提供，其他人也还看不出更好的苗头，或许有些人满腹经纶，但由于他们不会利用舆论也只能默默无闻，也正是从这一点上看，徐根宝应该是他的中国同行学习的楷模。



无论怎样给徐根宝加冕大造舆论，都不该拿国家队主教练的帅印当礼品。我们面对的中国足球屡受相同的冤屈，无论如何到了排除感情用事的时候。徐根宝的性格魅力无论如何代替不了他的真实水平，徐根宝身上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在中国同行中高出一筹。足协主席刚刚说过中国教练的水平整体低下，具体负责足协工作的人总该听得进去，仍旧盯着徐根宝当成宝贝，我真的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

’97 赛季徐根宝在甲 B 遭遇的难堪，从根本上说是他的技战术的落后造成的。他的抢逼围从来就不应该是一种战术思想，任何一支球队都不可能不去抢逼围，它只是全攻全守得以实施的手段，对球员的体能和战术意识的要求格外高。徐根宝能帮助球员提高体能，但由于自身的局限却不能提高球员的战术素养。如果他用这套东西带国奥队，必将又带出一群光会拼光能瞎跑的莽汉出来。人们都说徐根宝带队时的球员如今都是国家队的主力，如果我们看看他的那几个爱将在十强赛中的表现就知道徐根宝确实只能培养出壮汉莽汉但培养不出灵性十足的年轻人。抢逼围本属于先进战术思想下的手段，徐根宝却本末倒置把它做为自己足球思想的核心，我不能不说徐根宝对现代足球的理解有相当的距离。肯定有人说徐根宝干了一辈子足球还不如你一个书呆子懂足球？戚务生就这样教训过新闻界，中国足协对新闻界抱有敌意，肯定也源于这种想法。我想说的是：还真别这么说。踢球书呆子真不行，说起对现代足球的理解，还真的就比中国的教练强出许多。足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就是因为能参与其中者众多。局外人因为身在其外，反倒能看到身在其内的人看不到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些东西容易成为业内人的盲区。

从一般的规律讲，徐根宝也没资格入主国家级球队。论足球理论的修养，他不如刘国江，论战绩他不如迟尚斌，论年纪他也属于旧时代人物，只有论起新闻人物他才是首屈一指。徐根宝当然不是最差的，甚至可能是最好的。但我们知道戚务生高丰文曾雪麟也是最好的，还不是一遇着韩国队就输，一遇着世界大赛就输，况且，徐根宝也是输过来的人。我在上篇中着重讨论过“胜利经验”的问题，徐根宝同样没有这份最宝贵的经验，他同样突破不了他的同行的局限。即使说到徐根宝在国内的执教，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明显呈下滑之势，’95 赛季得了冠军，96’就丢了冠军，到了 ’97 在甲 B 也是靠同行的帮忙才得以保全颜面。我实在想不出徐根宝还能凭什么耀武扬威，总不能为了出新闻而弄出一个什么国奥队国家队的勾当让人心焦吧。

说徐根宝不行绝不意味着我讨厌徐根宝，恰恰相反，我对徐根宝始终充满敬意，他的性格特点使他能给一潭死水般的足坛带来许多活气，也能让我觉得中国的足球教练还有什么话都敢讲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不愿意松日冲 A 失败，我生怕从此徐根宝从台前退到幕后，那时的情形肯定无趣。足坛毕竟是人们当众表演的舞台，以徐根宝的性格，躲在帘子后面还不如让他从此做生意，那可真要了徐根宝的命。

从国家二队到国奥队，从国奥队到甲 A，再从甲 A 到甲 B，徐根宝一直试图作一个“全能战士”，但我们很容易就发现徐根宝的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相反却露出了执教有特点但很一般的破绽。他的足球思想在他的《国奥春秋》中就该让中国足球人清楚他的前途，而几年之后的徐根宝虽然略有进步，但和足球的进步相比这个进步显然太缓慢了。在中国足球界各种新鲜的东西纷纷呈现的时代，进步的缓慢就意味着退步。中国足球可以等待徐根

宝去证实他的“抢逼围”将在外战中有效，但中国足球可不能再四年去作试验。申花用抢逼围打过韩国天马一和，也打过旅游的 AC 米兰，还打过甲 B 的老汉和孩子，都没有显示出丝毫过人之处。若用徐根宝这一套东西再去统帅新的国奥或国家队，只能表明中国足球多年来的学费打了水漂，只能是中国足协的决策人想把中国足球进一步推向深渊。

（在本书即将付印时，徐根宝经过一番波折，已离开松日队执教万达队。）’98 赛季前景降级。

焦点徐根宝又丢下了一副乱摊子，新教头怎么收拾呢？松日毕竟不是申花，徐根宝在上海滩的屁股好擦，在松日则后患无穷。

一年下来松日越发不伦不类，谁接这个班都要替徐根宝背黑锅。徐根宝又一次从中受益，又一次让人们叫唤“中国足坛不能没有根宝！”然后去发行他的《徐根宝——中国足坛的巴顿将军》。

### 43 济南泰山（’98 赛季将更名为“鲁能泰山”）

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讲过“闯关东”的故事，如今的东北人有相当部分都和这种故事相关。据说我的祖籍是山东蓬莱的赵各庄，似乎是为了逃避族杀而到了辽宁的义县。大连一带和吉林省通化一带的人都讲很难听的方言，去过胶东的人都知道两种地方的口音很接近，那肯定有人种的联系，所谓东北大汉一定是山东大汉的后人。但山东和东北形成了很特别的东西，其中最相近的东西便是保守。东北人的保守和生存环境富饶的关系很大，人们活起来容易，进取精神也就受到限制。而山东地域大部分都很贫困，但人们同样革命性不强。如果说吃苦耐劳克勤克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山东人汉中人就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活化石。

中国人最知名的先哲便诞生在山东，如今的曲阜已经成为中国现代人最值得一观的去处，那里的孔庙和孔氏家族的族谱差不多和万里长城一样沉重和漫长。山东人固有孔夫子这样的先人而自豪，也因为孔夫子的思想耳濡目染天长地久而变得既固执又宽厚，既坚决又退让，既渴望变革又恪守中庸。

我的家人都住在济南，这使我的济南之行带上了省亲的色彩。

我的消暑喜欢这个历史名城，我还特意去看了看大明湖，但已经想象不出明清小说中的大明湖。济南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有两件：一是吃早餐很便宜也很实惠，一两元钱就可以吃饱；二是在济南购买云南烟很困难，那里只卖山东自己的烟，比如说“大鸡”和“将军”。

地方贸易保护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突出，只因为吸烟是我的日常内容，感受当然也就深刻。当时我就联想到了“济南泰山将军”，它不引进外援肯定不只是经济上的原因，千百年来积攒下来的潜意识中对外来的东西有天然的敌视，更不用说这种外来的东西是活生生的洋鬼子。

这支球队在几年的职业联赛中一直是让对手头痛的角色。它很难有大的作为，但却往往决定其他球队的命运；它年年摇摇晃晃，但每个赛季都早就完成保组任务；年年处境艰难，但每个赛季都能一路平安。泰山队就跟

自己的祖先一样，过着贫困而又自足自信的日子。虽说不能有南方人那种大贫大富，但也不会穷得跟吴敬梓一样绕着城墙跑步取暖。我一直对泰山队有亲人般的感情，但更多的是憎恨它的平庸。我很不理解由一群国内最好的年轻人组成的球队踢起球来为什么那样老气横秋，为什么那样只有死到临头时才奋起一搏。谁都称赞过泰山队的潜力，这支球队的大部分孩子都是国家级青少年的首选目标，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加，反倒平庸起来。它们可以拿全运会冠军，但始终不能在甲 A 球队中得到更好的成绩。泰山队年年保级成功，也年年在足协杯赛中有好的表现，但它始终够不上一级球队。我不知泰山队的战绩是否和齐鲁历史有联系，但泰山多年来的不进不退肯定会影响它的内部活力。泰山队的球员都很平静，但这种平静在比赛中却变得毛糙和没有热情，因此我更加弄不清这种矛盾是如何统一在他们的精神里边的。与这种队伍作战，你无法轻敌但也无须有更大的担心。平局对泰山队来说从来都是很满意的结果，他们有自己的准则，宁得一分不失三分。因此中庸之道从本质上说是最实用主义的思想，小富即安也就成了这种思想的直接后果。想让泰山队打出北京国安那样疯狂劲头根本不符合他们的性格，想让泰山打出大连万达那种稳定又不符合他们的实力。应该说泰山队踢球更是中国人踢球，你从他们身上能看到中国足球的面孔；不死不活也死也活。

你眼见他死定了，他忽忽悠悠又活过来；你认为它活过来了，他忽忽悠悠又迷糊了。

其他球队在形式上比泰山队更富有侵略性，但一遇着强敌，表现得一点都不比泰山更好。我这样想，有一天泰山迸发出了激情，有一天泰山队不顾头不顾腩地进攻，中国足球也就到了飞跃的时候；有一天泰山掉了组，有一天泰山不得不面临解散，中国足球也就到了飞跃的时候。这是同一件事物的相反表现，无论哪一种有所表现，都意味着中国足球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重点人物：宿茂臻宿茂臻有非常顺遂的起点，他差一点就能在英格兰踢球。如果宿茂臻的梦想成真，他肯定不会几进几出国家队，也肯定不会总是自我批评不会总是说自己不如其他国脚。宿茂臻是中国现役球员中敬业精神最好的球员，这大约和他所受的传统教育有关。

我的意思是想说明传统教育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为我们培养了一种尊老爱幼讲礼貌懂规矩的品性。这些东西会使一个人很容易理解敬业是怎么回事，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干什么就要对得起什么。宿茂臻在这一点上做得有些死板，因此他一直在泰山队里当主力，这很限制了他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宿茂臻成了职业球员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他把个人价值和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压抑，但也有某种自我完善的快感。完全可以这样讲，泰山既成就了宿茂臻也限制了宿茂臻。他已经习惯了泰山队的打法，这支球队一直以他为中心设计战术，但到了国家队宿茂臻就失去了这种待遇，这种时候宿茂臻就没有办法找着进攻的感觉，他平庸得像一个机器木偶，连跑动也变得迟钝起来。我曾设想过这个山东老乡到了其他球队会怎么样，结论非常悲观。放眼中国足坛，高中锋有王涛蔡晟和黎兵，宿茂臻无论如何算不上高大。他的头球不错，但没有绝对高度；脚下技术在进步，但远不如郝海东和高峰；宿茂臻的速度也并不很快，对抗能力同样一般。或许只有泰山队是他最好的选择，到其他球队宿茂臻很难成为核心。宿茂臻还不具备成为一流球星的条件，他过分拘谨的性格影响了他的才能发挥。宿茂臻不需要谁去保护和督促、他最需要的是教练员进行心理上的指导。如果宿

茂臻能稍微易怒些，或许就可能成为更有危险的杀手。在这方面范志毅的暴烈是宿茂臻的榜样，宿茂臻光会着急却不会发火，人压抑久了容易患抑郁症，那将使一个人对周围的环境多有担心而少有乐观。

李小鹏这曾经是最欣赏的中国球员，也是山东球员中少有的满身灵性的青年，三年前的李小鹏甚至有成为中国队未来中场核心的趋势。他的技术和意识在泰山队中非常突出，泰山队因为有了李小鹏而能闪现出欢快的瞬间。但如今的李小鹏肯定退步了，他还能拿得住皮球，也能突破对手的阻拦，但很显然李小鹏在球场上正丧失空间感，他更多的时候拖慢了泰山队的反击速度。他不能在突破之后将皮球塞进空档，往往让队友白跑一趟。李小鹏大概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后退，他每一场球都努力地表现自己，但每场球他差不多都证明了自己越来越不成器。和宿茂臻相反，李小鹏如果能到另外一支更有激情更讲究技战术的球队去，肯定会重新拾回场上的灵气，我们肯定能重新看见一个有能力带动球队攻击热情的年轻人，李小鹏入选国家队的日子也就顺便到了。

邵延杰一个勤勤恳恳的工兵型中场，他就像胶东的农民一样任劳任怨。但邵延杰不是那种光会傻跑不会射门的人，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在场上的自信心也很强。他属于那种不易为球迷注意但对球队却至关重要的人物，这人物往往是一支球队的真正核心。有他在时你觉得平平常常，一旦缺了他你就会察觉泰山队失去了平衡。遗憾的是邵延杰没能进入国家队打十强赛，我确信他比李铁硬朗比姜峰更勤奋，对国家队软弱的中轴一定会起到加固作用。

殷铁生据说踢球时的殷铁生很讲究技术，似乎场上意识也非常突出。殷铁生还带过国家青年队，泰山队的主力球员大部分是他的嫡传弟子。殷铁生带国青时战绩不错，带山东队也应该说劳苦功高。在各支队伍都引进高水平外援的情况下，泰山队是没能引进外援的两支球队之一。山东人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的自尊重视到了变态的程度，他们和解放军一起拒绝购买洋货，因此也和解放军一起每年为保级而战。殷铁生带着清一色的齐鲁弟子和其他队伍抗争，虽说年年历险，但也最终逢凶化吉，还可以凭心情左右哪支球队的名次甚至降级。’96赛季济南泰山北上延边，当时敖东队在死亡边上挣扎，如果不能战胜泰山，这一年大概就是延边球迷给家乡球队送行的一年了。泰山队无冠军的缘分又已提前保组，虽然实力和状态明显好于敖东，但还是以1：3输了。敖东从此走了阳关道，不知延边人是否感谢泰山队，但’97赛季泰山队从延边队身上拿了6分，而且后3分对泰山队的保级也同样至关重要，甚至不亚于’96赛季延边战胜泰山。

殷铁生在甲A教头中属于少壮派，但他的稳重丝毫不输给元老派，许多时候甚至可以让许多元老派猴子似的乱蹦乱叫他仍旧稳如泰山。古训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殷铁生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子弟兵，使他的球队一如他自己。殷铁生很有心计但缺乏年轻人的锐气，他总是先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上去看对手，大连万达和广东宏远在殷铁生的眼里都很可怕，因此制定的战术都是稳定反击，泰山队遇强不弱遇弱不强便是这种一成不变的战术思想导致的必然后果。大打攻势足球对殷铁生来说仿佛就是自杀，他做梦也不会去想。泰山队的真正实力并不像殷铁生想的那样差，问题的症结在于殷铁生没有教会球员如何赢球。在殷铁生的战术思想中不输似乎比胜利更重要，这大致相当于中国队一贯的指导思想：保平争胜。按理说不输球永远是胜利的

基础，但从竞技体育的本质上讲，平局和不输永远让位于胜利。一个勇于胜利善于胜利的主帅才有可能带出一支勇于胜利善于胜利的球队，才有可能激发出球员的潜能为胜利拼死一搏。以防守为指导核心的球队会在长期征战中逐渐消磨掉球员的激情和信心，取胜的欲望也将远离他们年轻的心。泰山队的球员原本是中国同龄球员中最有战斗力的一群，但在殷铁生的影响和指导下这些人似乎提前衰老了。当申花队涌现出祁宏、谢晖、吴承瑛、申思的时候，当万达队出现了孙继海和王鹏吴俊的时候，当北京国安有了南方李洪政的时候，当延边敖东有了黄东春三星有了邵庚于根伟孙建军迟荣亮的时候，泰山队的前国脚精英们正一点点丧失年轻人可爱的进取精神。都说性格即命运，徐根宝的性格决定了他永远不甘寂寞，做梦也能领先别人一步；殷铁生的性格则决定他只能做别人的陪衬，你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殷铁生也不会说出“我赢定了”这种话。殷铁生并不缺少才华，他缺少的只是一份不碰南墙不回头的倔劲。

殷铁生不是没有山东人的倔劲，但这种倔只在保守方面牛也拉不动。如果殷铁生天性不安分，他至少会在自己的球队保级成功之后重新设计技术，把攻势足球在余下的无关痛痒的比赛中好好演练一番。殷铁生连这一点也不敢做，只能说明这个年轻人已经成了保守思想的奴隶，甚至在潜意识中都丧失了进取的念头。

殷铁生要到德国的科隆体育学院进修，不知能学到什么东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人只对他感兴趣的东西接受起来容易。但愿殷铁生对胜利重新萌发兴趣，在防守方面，殷铁生的心得比任何人都多，他最需要学习的大概是日尔曼足球那种无往而不胜的王者之气，最需要学习的大概是德国足球那种血战到底的精神。其实施拉普纳在这方面已经干得不错，永不言败在施拉普纳的词典中的重现率很高，殷铁生完全有必要找施拉普纳促膝谈心，听施大爷讲一讲足球以外的东西。当然，不是如何卖啤酒，而是德国精神为什么可以常胜不衰。

殷铁生终归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自己主动要求离开球队去进修，他大概已经悟出一点东西，是什么东西只有他自己清楚。我清楚的只有一点：殷铁生继续带泰山也会毁了他自己，殷铁生的确定得恰逢其时，他对泰山都是良好的新开始。我猜随着时间的推延，山东足球会重新评价殷铁生，但不管怎样，殷铁生对山东足球处在低潮时能把泰山留在甲 A 还是尽了全力，这当然是山东足球重新崛起的首功。

‘98 赛季前景保级应无大碍。

焦点新任主帅能否给泰山带来新的战术风格。

## 44 青岛海牛

在山东足球中，青岛足球的地位就如同大连足球在辽宁足球中的地位，但青岛还没有大连那样成功的球队，它也一直没能在战绩上压住泰山。虽然两支球队交战青岛队胜多负少，但论起在国内的综合成绩，青岛却一直在泰

山之下。可以这样讲，多年来青岛为山东足球和解放军足球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但自己却一无所有。如果不是职业化的开始，青岛足球恐怕永无出头之日了。和大连相比，青岛的足球人眼光欠远，大连人早就在人才储备上留了后手，因此职业化一到，大连足球顺理成章取代了“辽老大”。青岛却没能做到这一点，教练人才更是奇缺。

刘国江是青岛人，也是国内修养最好的教练，他重回青岛的意义很大，应该看作青岛足球取代泰山的开端。这个开端在‘97赛季之初已经有了收获，但接下去的比赛青岛输得一塌糊涂，打到第20轮时，已经陷入降组集团，生死难料了。

“家丑不可外扬”一直是中国家族关系中最有特色的说明。谁都知道青岛足球圈里屡生事端，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谁都知道青岛足球业内人士经常打得不可开交，但到了外面根本看不出刚刚撕破了脸皮；谁都知道青岛足球有很大的潜力，但没人知道这种潜力为什么一直发挥不出来。在中国的甲A球队中，青岛队的内部管理最难。球员间的冲突，球员和教练员之间的冲突，球员和球迷的冲突应该是最突出的表象，但青岛人把盖子捂得严严的。他们永远也不会讲给外人听，他们更愿意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问题是他们一直办不好。

我不认为青岛连连输球是实力不济，更不认为刘国江已经江郎才尽，我更倾向于只是青岛足球内部出了毛病。如果‘97赛季青岛真的重新降组或许是件好事，这或许能使他们下决心从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上做一次真正的调整。但有刘国江在，他不可能让青岛降组，于是一切问题又可能被掩盖起来，到了新赛季的关键时刻又会重新出现，青岛足球真的就陷入恶性循环了。

和济南相比，青岛一带的开放程度明显大些，而且青岛正逐渐显示出国际化城市的苗头。从来都是沿海城市领先于内陆城市，但不知为什么青岛在内部运行上总是落后于其他沿海城市，大概齐鲁传统格外光顾青岛，即便有良好的开放口岸，也只能在经济方面带来效益，人的观念和习惯仍旧是内陆的和齐鲁的。否则，真的不能解释青岛足球为何多灾多难了所有十二支甲A球队中，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便是青岛海牛重新跌回B组。那肯定是青岛人痛苦异常的日子，也是青岛足球刚见曙光又陷黑暗的日子。事情毕竟是在变化中的，以青岛深远的足球历史和雄厚的足球后备力量，青岛足球迟早会在中国足坛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我想，它如今的情况大约和中国足球相似，急需更新决策班子，换上一批把足球当生命而不是把足球当权力当本钱的人士。青岛足球的前途取决于青岛人自我否定的决心和勇气，也取决于青岛官方少管闲事少插手。像青岛官方对足球的那种重视，对职业化的足球来讲，实在是一种限制和破坏，别提多让人讨厌了。

重点人物：刘国江他肯定不适合当军人。军人的天性是服从，而刘国江总爱发表不同意见，因此刘国江当年被八一队解除职务丝毫不让人惊奇，不解除才让人惊奇呢。刘国江也不适合当国家队主帅。

中国足协虽然不是军队，但他更喜欢听话的人。刘国江和李应发一样都不很听话，而且刘国江还著书立论狠命也批判中国足球在指导思想上的弊端，所以刘国江比李应发更没有希望入主国家队。在中国足球教练的文化素养普遍低下的环境下，我相信相当多的同行对刘国江的书不屑一顾，他们对刘国江‘97赛季的处境肯定有些幸灾乐祸。舆论界一直推崇刘国江，但随

着青岛海牛战绩下滑，他们也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按理说足球场上以胜负论英雄，但刘国江在青岛就属于例外。这时候新闻界应该深入青岛做一番认真调查，了解一下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遗憾的是新闻界多年来已经养成了吃现成饭的坏习惯，养成了多拜年少败兴的坏习惯，他们只保留了事后指手划脚的权力，其他权力都扔了。刘国江其实比任何人都需要帮助和支持。

徐根宝的出言大胆和刘国江不同，徐根宝从来不对中国足球说三道四，他只是讲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话，关于十强赛徐根宝更是出言谨慎，但丝毫不掩饰对主教练承担责任的看法，他说自己敢于承担责任。相比之下，戚务生的确不敢也不想承担责任。

刘国江大概是现役甲 A 教头中唯一批评十强赛的失利是中国足协决策失误的人，可以想见他是多么让大官们讨厌了。我的意思是说中国足坛真正需要的是刘国江这样的人，而不是徐根宝这种形为大胆实为胆怯只善于哗众取宠的人。徐根宝的《国奥春秋》和刘国江的理论著作放在一起比较，你就不难看出两个人在目的上的区别，不难看出两个人在追求上的区别。正是从这些方面看徐刘二人，我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刘国江的敬重和对徐根宝的蔑视。

刘国江带八一时的困难众所周知，但他硬是把一群毛头小子带上了三甲。无论怎样贬低刘国江的能力，都不能无视这个人的确非同凡响。应该说刘国江在理论上提出的东西并不属于真正的领先，但在国内普遍忽视理论的情况下，刘国江的努力无疑有很现实的作用也具有历史性意义。可惜由于足协的领导者也是对理论避而远之的经验主义者，他们除了嗤之以鼻再无别的反应。这些人只是把套话总结演练得纯熟，谈起足球理论来还比不上一个念过书的球迷。刘国江似乎注定了自己的命运，他无法真正推行自己的战略构想，甚至同行们也不能理解他的用意。如果刘国江真的建立起在世界足坛上领先的理论体系而不为人所理解还不是悲哀，现在的情况是他只是就中国足球的发展提出了初步设想也被业内人士所忽视，这就是莫大的悲哀了。这种悲哀不是刘国江个人的，而是中国足球人全体的。我们的教头们实在太缺乏一般性的教育，他们拿到的文凭和学识毫无关系。

刘国江运气一直很差，他始终不能执掌一支球员能力很强的球队，这使得他不能实施“攻守平衡”的构想。在八一队，他把人才推向市场，但球员的实力使刘国江的设想变成了形式，而本质上八一队仍旧靠防守反击打天下。到了青岛队，刘国江连控制中场积极防守的设计也很难实现。但明眼人都看到了海牛的变化：讲究技术讲究配合，攻防转换很有秩序，落后和领先都显得不惊不躁。似乎只有大连万达才有这种风度，但万达可以赢球，海牛却不能。说到底还是两支球队的实力有天壤之别，而非刘国江的执教出了差错。

刘国江在青岛海牛似乎也附加了许多额外的工作，这使得他不能专心于技战术方面的演练，球队内部以及青岛足球的小环境正在消磨刘国江的生命，不知道刘国江的信心是否依旧，但年纪不饶人，精力和体力不济最终影刘国江的前景应该是不容怀疑的。不知道青岛海牛的球员们怎么想这件事，但球员的运动生命远比教练员的运动生命要短，他们有理由更加珍视在刘国江麾下踢球的机会。现在看球员在场上的表现，他们还是相当努力，于是我们开始怀疑球队和球队以外出现了老毛病。这些毛病肯定不是刘国江有能力解决的。

刘国江的存在是中国足坛的幸事，他至少是中国教练们很好的参照系。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刘国江让他们领略了中国儒帅是怎样一种风度，这种风度不仅仅是带队的成绩，还包括这个人讲话时的方式，充满哲理，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思辨色彩，还有那种荣辱不惊的平静。

‘98 赛季前景依旧。

焦点青岛足球环境的改良。

## 45 八一队

在所有十二支甲 A 球队中，最该掉级的球队就是八一，但八一年年不掉级。每到最后关头，八一总是能战胜比自己强大的球队，每次都能拿到保底分数，每次都能欢送别人掉级。

还应该是中国足坛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球队，是一支无论外面怎样天翻地覆我自岿然不动的队伍。如果中国职业联赛开始之前八一队不降级应该是最普通的事，它有其他球队不具备的选材特权，可以突破户口的限制从全国各地选中好的足球苗子。职业化已经把八一队的这种优势消解为无形，它的年轻球员虽然很多，苗头也很好，但始终不成大器。按说它早就该到甲 B 去混日子，而且每年都有这个趋势，但每年都站稳了脚跟儿。八一队得过全国冠军，更值得一说的是从未降过级。人民给八一提供兵源，八一给国家队输送国脚，无论如何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的八一队在职业球队中反倒是小米加步枪对抗飞机加大炮，两条腿跟汽车轮子赛跑，和任何一支甲 A 球队相比，从球员到指挥员八一队都更像是一支杂牌军，但就是这支杂牌军凭着蛮打蛮撞偏偏就能和正规军打得难解难分。李富胜总是说这支球队代表了全军的荣誉，不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受到损害。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都这么说了，八一也真就保级成功了。98 年有了四支升班马，八一终于能缓口气了。应该说，97 赛季是八一队的生死劫，渡过这一关，八一队从此又可以继续脸不红心不亏地在甲 A 过日子了。

我的想法是职业化的本质特点是足球进入市场经营，但八一队很不愿意这么干，它死抱了所谓“解放军的传统”把球队看成国粹的样板。八一队只出不进，闭关自守，一切都是早就被人抛弃的专业队模式起主导作用。这样的俱乐部在正常情况下很难生存，也很难在强队中立足，但八一队就是能生存能立足。我想“中国国情”在八一队保级和生存上真正起了作用，球场以外的东西肯定起了作用。这个作用让十冠王也只能在甲 B 混日子，也能让早该降组的八一娃娃队在一流高手中比比划划。既然球场外的力量更大，就不用着打肿脸充胖子，更不该信誓旦旦要捍卫荣誉。在球场上争荣誉靠的是实力和公平竞争，别让大家揣着明白装糊涂，反倒降低了信誉让人从心里瞧不起。

如果说八一队有价值，是说它能使年长的人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长征二万五，打日本打老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山挖河铺铁路，抗洪抢险抗地震，血战喜马拉雅珍宝岛，肉搏老山者阴山……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这张单子一列，凡是中国公民都觉得八一



队差是差点，但十几支甲级球队只有一支这种杂牌子也无大碍，就让它在里边呆着吧。体育精神终归敌不住革命传统，别的球队也是百姓，大家就相互支持支持，百姓也该来点自我牺牲，一切就摆平了。

我担心的是职业化毕竟有自己的规律，迟早有一天谁都不肯牺牲了。但愿过了‘97 难关的八一队能启开门缝也和市场接上火，俗话讲流水不腐，八一队的前景就会让人看好。那时候李富胜再谈传统不迟，再说捍卫不虚，再说荣誉不假。

重点人物：郝海东已经走了，刘国江已经去了，在八一队已经找不着名副其实的重点人物了。胡云峰差远了。

‘98 赛季前景老一套。

焦点八一队本身就是焦点

## 46 前卫寰岛

在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中，前卫寰岛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是职业化初期培育的一个怪胎，它的内部存在着先天的营养不良，但随着自身的建设和调整，应该可以逐渐变得健康。

和其他俱乐部相比，我以为寰岛的经营者是相当有头脑的人，他们懂得利用别人的冲突，也知道何时下手才有收获。它能把姜峰高峰赵发庆徐弢弄到自己的球队，利用的是球队和球员之间的缝隙；更使一个高峰带回一个姜峰，一个徐弢召来一个赵发庆；韩金铭的转会更是寰岛的得意之作，它使处于低潮的韩金铭有知遇之恩，上了场就拼命。寰岛还知道怎样讨中国足协的喜欢，用施拉普纳当教头是个证明。谁都知道施拉普纳有点志大才疏，是中国足协大员马克坚走了眼才把他请来当国家队主教练。寰岛用施大爷其实是帮了马克坚一把，直到施大爷实在没法子保证寰岛在甲 A 立足，才换成了中国大爷严德俊。应该说施拉普纳能在中国呼风唤雨如此之久不能不是中国足球人的悲哀。我有理由怀疑对施拉普纳的考核是否用心是否正心，无论怎么说施拉普纳也不适合做一个国家队的主帅。我一直鼓吹请洋教练，但还是不能容忍一个卖啤酒的商人在灾难深重的中国足球身上再踩脚。让人生气的是施大爷一直受到了最好的礼遇和保护，还时不时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感慨施大爷对中国足球的热爱。

除非施拉普纳自己见好就收，否则他会一直在中国足球圈子里大摇大摆。中央电视台去德国制作节目，施拉普纳忙前跑后，于是报道说施拉普纳的名声确实不小。贝肯鲍尔来中国卖他的《半世球魂》，中国记者也问到了施拉普纳。这一回全中国球迷听清楚了，足球皇帝对施大爷的评价相当不错。我猜足协大员一定感激贝肯鲍尔，他的话等于给足协大员下评语。我偏偏不信这个，德国人不会当着外国人的面贬低自己的同胞，在这方面德国人不知道中国“同行是冤家”的俗话，他们不会互相拆台而从小学到的就是合作。贝肯鲍尔的评价和德国球迷的话只能姑妄听之，至少是半信半疑，我们要看的是施拉普纳的真本事。

施拉普纳的真本事在生意场上更大，足球是他推销施拉皮啤酒的广告牌。论起在足球场上的能力，应该说比中国土教练好不了多少。徐根宝戚务生不服施拉普纳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这两个人是老鸦落在猪身上，光瞧着人家黑忘了自己也黑。

从足协到球员都说施拉普纳敬业，这只能是我们自己不敬业的感叹，也是中国人讲话藏藏掩掩的习惯方式，话外的意思是施拉普纳的能力确实不怎么行。如今施大爷真的离开了寰岛，也相当于离开了中国足球，前提是他自己瞧准时机全身而退，并不是中国足球人把它赶走的，于是施大爷不失面子，中国也不失礼仪之邦的名声。但愿施拉普纳闹剧能使中国足协聪明起来，不再出这样的丑；更希望中国足协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请一些哈吉、内波姆尼亚奇、米卢蒂诺维奇这样物美价廉的人物来。

寰岛一夜之间组成的华丽阵容不知最终归功于何处，我们无法了解暴发户的脸是怎样涨红起来的，我们只能感受到某种不能抑制的力量在中国足坛内外的张扬；我们只能听见和振兴足球关系不大的钱币之音，看到的是靠足球扬名立身的一局豪赌。

即使如此，我也希望前卫寰岛能打乱甲 A 的格局，希望施拉普纳能在俱乐部重新证明一回自己，更希望寰岛现象成为职业化进程的促进剂。我注意到这些希望大部分都要落空，施拉普纳并没能战胜肖笃寅暧昧的微笑。他一方面卖啤酒一方面和肖笃寅较劲一方面打攻势足球，于是有些灰溜溜下台。打乱格局的设想只能是 '97 赛季的空想，寰岛只能为保级而战了。其实严德俊并没有施拉普纳那般深厚的足球基础，但他的优势是懂得国情和人情，无过便是有功成了严老先生的座右铭，寰岛保级的代价是放弃先进的战术思想再回到防守反击的老套子里面去。严老先生指挥的战斗一成不变，看上去热闹但只是高峰一个人搅和；进攻的热烈只是做做样子，实际上只是机会主义式的偷鸡摸狗。寰岛的对攻战总显兵力不足，究其原因还是施拉普纳的全攻全守让他们吃了苦头，因此严德俊因地制宜。'97 赛季前卫寰岛能保级成功严德俊功居至伟，但甲 A 球队里又多了一个不死不活的角色，济南泰山和八一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再寂寞，他们又多了一个赛场知音。

正是看到这些，我突然对施拉普纳生出敬意，他的一意孤行马上呈现出可歌可泣的悲壮来。我想施拉普纳不必为自己的失败痛心疾首了，更不必为自己卖啤酒而问心有愧了。他传播的毕竟是现代足球的种子，他终归没有为了自己给德国足球抹黑。

这种突然产生的矛盾让我心酸，我意识到这是前卫寰岛的悖论，是中国足球的悖论，也是我自己的悖论。要施拉普纳是攻得凶输得也凶，要严德俊是好死不知赖活着。寰岛只能选择后者，而中国足球可以不选择后者但多年来一直选择后者。'98 世界杯外围赛照旧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意味着我们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所演绎的农民逻辑将长时期左右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国足球还将长时间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吃屁。这个责任当然不能由寰岛来负，它只是为自己的生存着想，怎么干都没话说。我只是愿意寰岛能凭借自己看不见的那种力量建设一支能攻善守的球队，能广招精兵良将，组成中国的“梦之队”。这是一个刺激，中国足坛就是缺少刺激，一潭死水几十年真让人闷得半死。前卫寰岛为什么不试试丢块大石头呢？既然已经撕破脸皮混进了绿茵场，索性大打出手，中国足球一旦乱哄哄起来，就真的有救了。

重点人物：高峰寰岛的绝对主力，但还不是核心，寰岛的真正核心应该是英格兰外援保罗。高峰在球队里是一团燃烧的火，能点亮球员的激情，但他自己却不能燃烧始终，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就熄灭了。高峰的速度和灵敏比郝海东还好，但他缺乏郝海东那份信心和耐心。高峰经常越位，一方面是队友传球晚了，但更多的时候是他还没有撤回来。在国家队高峰打不上绝对主力，肯定也和他踢球不很精明有关。他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速度，也白白浪费了队友的精力。高峰是一个在顺境中有精彩演出的人，在逆境中往往成为球队的负担。我不赞成国家队官员对高峰的评价，官员说高峰意志品质差，我看任何一个国家队球员的意志品质都比那几个官员要好。高峰的问题是他大容易受环境和情绪的影响，这是一个心理问题。

有许多潜意识因素在起作用，拿意志品质去套只能更加打击一个人的自尊心，而且只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外围赛中高峰的表现证明了这个年轻人的成长，更证明官员的评价毫无道理，他只是戴着正统观念的有色眼镜去看高峰，高峰于是一无是处了。

高峰属于那种缺陷和长处都非常醒目的球员，这种球员的前程只有两种：要么辉煌要么毁灭，他无论如何不会陷入平庸，关键还要看当教练的如何指点。高峰的自律能力很差，心理方面显得很不成熟，他自己又缺乏这方面的教养，因此说高峰能否成为中国足坛的天才球星还有艰难的路要走。如果此番高峰能去英格兰闯荡一番，肯定会大有益处。人往往在举目无亲只能靠自己的时候才会调动出内在的潜力，人也在这种调动中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应该说比进大学读书还长学问。如果继续在国内这种缺乏高水平竞争的环境里再拖几年，高峰真有可能成为自己缺点的牺牲品。

姜峰曾经是最喜欢的球员。在辽宁队打右后卫的姜峰的确不同凡响，他的每一次助攻都显得举重若轻潇洒之至，而且每一次都能制造出可怕的杀机。姜峰的平庸应该归罪于戚务生不能人尽其才，正是他使姜峰变得日益笨拙乃至在球场上迷失了方向。当然，姜峰的自我要求也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宽松，他的确懒得迈不动步子，大球星的表象学了不少，踢球的本事却越来越差了。转会寰岛应该是姜峰重塑自己的开始，但姜峰依然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从国家队的正选后腰到被剔出国家队，姜峰过早地走出自己的高潮，这对他来说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心平气和。光不服气不行，光发牢骚更不行，姜峰需要的是刻苦和勤奋，有了这个，以他的天赋，完全可以在新的一届国家队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但关键是姜峰必须让自己的动作快起来，凶起来。

姜峰是中国球员中潜力最大的一个，只是没能很好地发挥，这主要怪他自己不争气。

严德俊职业联赛给这个默默无闻的人提供了明星的舞台。严德俊取代施拉普纳标志着中国足协第一次洋务运动的终结。黑脸上总是笑容的严德俊应该比他的同龄人幸运，但我们也必须说明严德俊比他的同龄人在心理上更年轻。当苏永舜曾雪麟只当批评家的时候严德俊成了他们的代表，半个多赛季证明了老一茬教头还有活力，也证明了中国新一代教头还嫌稚嫩，更证明了现代足球思想在中国不成气候。

严德俊的最大特征是含而不露， he 可以和施拉普纳相处平和，也能让小字辈高高兴兴，这大概得益于他多年援外的经历。见多识广虽不能提高足球方面的修养，但球外的功夫肯定有助于他对足球的理解更深刻些。说到底球是人踢的，如何处理好人的关系相当重要。严德俊在这方面相当老练，但

老练不是奸诈；严德俊给人的印象是律己宽人，因此寰岛队内部始终充满乐趣，球员之间的问题也不那么突出。寰岛由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球员构成，它比起任何俱乐部都难以理顺人际关系，能协调好各地球员各等级球员的关系，使他们在球场上齐心协力甚至比技战术训练还要重要，做好了这个工作，一个主教练的任务就完成了大半。仅仅这个角度看严德俊，也只能让人说一声了不起。我说寰岛的决策者有能力并且聪明，在选择严德俊当主教练这件事上就可见一般，更不用说选定重庆作主场了。

球队的成绩由多种因素构成，但主教练的能力肯定是最根本的东西，同样是带一支杂牌军，严德俊所显示的能力要高出徐根宝许多。寰岛提前保级不靠任何外界的保护，更不用靠别人替自己打天下，严德俊用不着谢天谢地谢人，他只须谢谢寰岛给了他晚年发光的机遇。

严德俊虽属老派教头，在足球理论上也没有建树，但他懂得人尽其才，懂得足球比赛靠的是集体力量，还懂得 11 个人搭配好了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在这一点上严德俊不仅压倒徐根宝，也赢了刘国江，不输给迟尚斌。

’98 赛季前景保级。

焦点引进高水平内援。刘国江或许能使它更上一层楼。

## 47 北京国安

这支皇城根养育出的球队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王者之气，也少君子之风。当电视给国安球员特写镜头时，你看到的只是凶巴巴的脸和“不给中国人丢脸”之类的宣言，好像只有国安才给中国人长脸，别人都给中国人丢脸似的。你闹不清国安队踢什么样的足球，更弄不清哪来的那么多气要生，国安踢球要么一团糟要么像是和人打群架，怎么看都觉着别扭，真不知道该不该与皇城根的风水联系联系。问题是我讲什么文化，如果说到文化，那里只能是酱缸文化，多好的孩子都给你弄得呱呱呱侃天侃地天花乱坠，就是干起什么大事都要依靠外地人，连市长也得要外地人当，更别说搞科研了。幸好有个北京国家队，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京娃子，地地道道的京人代表。

曾雪麟时代的北京队的确不错，所谓小快灵也独领过风骚。当时的北京队可谓人才济济，光入选国家队的就是四五个。后来就不行了。职业化以后国安也不怎么行，但它一直挺惹人注意，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主教练金志扬，一方面也要归功于北京是新闻界的中心，一提到国安，调门就不由自主地高些。我在北京住过几年，知道许多外地人都想法子学京腔，弄得舌尖直也不是卷也不是。京城记者不管哪里的根儿都想让京城人伙同，不光是想法子卷舌尖甩高腔，在宣传金志扬和北京国安上也不遗国力。不过北京台那个宋建生挺不错，评球时虽然也有点偏向，但语气和用词都挺规矩，比大连台那个评球的强多了，光会指责裁判嘲笑对方球员让东北人听了也觉臊得慌。

国安踢球靠气势，气势打出来了，天王老子也敢拼，气势瘪了，什么都能输。总的来说就是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和国安队容易飘飘然有关，他们一旦赢几场球就不知天高地厚，连说话也要不伦不类起来；输了球又要泄气，

只有金志扬能鼓动起来这伙子年轻人。这种球队打好几场球容易，一个赛季都打好就难了。

大比分输大比分赢都不是正常现象，只能产生新闻效应。球迷挺喜爱新闻，对球队并不见得喜欢，但国安肯定喜欢，这是国安让人注目的简洁方法，至少能得新闻和口号冠军。

国安队也有可爱之处，打上海申花和大连万达最上劲，真有一种拼命的架式。人们都说这就是国安精神，我也同意是国安精神，但我理解的这个精神可不是“永远争第一”，而是看不了别人第一，容忍不了自己比别人差，即便事实已经证明比别人差，也要阿Q精神胜利。新闻界也阿Q精神支持国安，客场战万达明明是指挥上有错误，却偏偏说为了中国足球能进步。得，京城球迷也高兴这个，金志扬反倒成了英雄，比迟尚斌还要风光无限。

主场战万达胜负应是平常事，却偏要让自己戴上结始者的桂冠。这时候万达已经拿稳了冠军，注意力早在亚俱杯上，你就赢了人家又有什么可说可道的？不行，偏要说意义不亚于拿冠军。这其实已经有点不知道丑俊了，谁听着都觉得有点胡说八道的味道。舆论却也跟着胡说八道，全扭了。想法子争第一是好事，但把争第一误会成第一就有点可笑。打万达也好，打申花也好，胜负都不能说成意义多么重大。一年22场比赛任何一场都重要，只是那些自己已穷途末路的球队才有必要谈哪场比赛意义重大。比如宏远'97赛季打到末尾一家伙赢了大连，我想宏远人不见得就真的跟当了冠军似的高兴。你只不过赢了一场球，人家该当冠军还是当冠军，但降组还是降组，有什么可牛×的。

这联赛冠军可不是治气拱邪火就能拱出来治出来的，也不是北京球迷骂一阵“孙继海”！

傻×”孙继海真就“傻×”了。孙继海张恩华年纪虽小，但比起国安球员来可绝不是是什么“傻×”。如果孙继海张恩华没教养，回嘴骂你，你才让人家骂得没法子还嘴呢。足球比赛这东西靠骂人不行，还得靠脚下说话，在这一点上，国安难免有点气短。

骄和躁是国安队这几年的常见病多发病。京城球迷其实也该承担一些责任，开口闭口成千上万的人骂客队“傻×”，实在有伤京都文化。如此，也就别不知羞臊地在报纸上发表什么倡议书，光号召别人建立文明赛区，却把自己的赛区弄得骂声连天。京城记者也有不知羞的，还在报纸上写文章把“×”文化了一番，我想不通的是你怎么文化也离不开女性生殖器，越文化反倒越不文化，跟流氓强奸妇女偏要说妇女穿得少一样蛮横无理了。北京有那么多女权主义者，不知道为什么能听得下去。女作家里面有球迷在北京住着，不知道是不是也跟着骂“傻×”“牛×”。这种事想想就觉得有点奇怪，北京怎么搞的？黑的也能说成白的，如今差一点把生殖器说成嘴巴了。北京国安在这种环境能弄得挺红火，的确挺不容易。

每个国家的京城都有那么一两支球队，但战绩却不一定都好，中国京城的国安队应该觉得正常。足球并不是中央政府，只不过是一种运动项目，群众基础不同，实力状况也不同，咱们老老实实夹几年尾巴，有劲往脚上使（当然是踢球不踢人），嘴上的功夫也就差了。这一升一落，京都足球的日子就用不着吆喝，自然而然能好过起来。

当年京都有人问辽宁十连冠累不累，现在真盼着你说一句：光叫唤累不累？

重点人物：胡建平据说胡建平是中国球员中学历最高的一个，不是那种假文凭，而是实打实的大学文凭。好像正读研究生就来踢球了，为了胡建平的归属，报纸上还闹腾了一阵子。

这个球员是那种不显眼的角色，一个球队没有了这种角色就不会完整，胡建平就是那种使一支球队保持完整的球员。他踢球的天赋看上去不高，但却表现出十分难得的稳定和清醒。我猜这和他的真文凭有关系，真文凭使胡建平能对足球有特殊的理解，因此上了球场的胡建平才能在比自己水平高的球员中站稳脚跟儿。胡建平在北京国安的作用我不太清楚，但我能看到有胡建平在场的国安少了一丝浮躁。大约他的文凭和年龄让年轻队友产生信任，胡建平无形中就能影响到他们的情绪。胡建平这样的球员多了，中国球员的头脑也就能清楚许多，不致总是犯低级错误，更不会动不动就骂人打人了。

邓乐军这个身体条件不十分好的球员其实有很好的天赋，只是因为这几年中国足球陷在体能误区里把邓乐军忽视了。邓乐军的体能并不差，只是个头稍微矮了点，但作为中场球员，身高并不是决定因素。邓乐军作为特别一例还是应该被委以重任的。

但国安在邓乐军的使用上一直拿不准主意，'97 赛季主场战万达给邓乐军提供了表演机会，他在后腰的位置上踢得非常称职，在少有的激烈对抗中邓乐军不输给任何人，简直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邓乐军在球场上很有活力，也初具大将风度，和韩旭的粗野、南方的疯狂、周宁的慌张、杨晨的日渐平庸相比，邓乐军可以说是逐日上升，取代曹限东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准备，就看金志扬怎么端平这碗水了。

谢峰这是个大器晚成的球员。由一个前峰到一个后卫，谢峰完成了自己成为球星的过程。十强赛之前的谢峰虽说已经给国安的右路突袭提供了远程火箭，但他的价值直到中国队主场挑战沙特时才被确认，而这时候谢峰已经年过而立了。在右后卫中，谢峰的确最具杀伤性，他传中的质量比魏群高，过人技术比孙继海有效，谢峰唯一的缺陷就是体力稍差，他的进攻随着体力下降而显无力。因此谢峰属于那种下半场球员，而且是改变球队命运的球员，在这一点上，他和前队友高峰极其相似。谢峰的进攻是异常坚决的，而且他并不一味直奔底线，谢峰总是想办法在自己成强弩之末以前完成传中。谢峰奔跑起来充满激情，他带动着国安的球员直扑对手的球门。应该说谢峰是国安队也是国家队的取胜之钥，一旦谢峰的进攻受阻，整个球队的右边就失去了活力。

金志扬和徐根宝一样，金志扬也是经常要被《新闻周刊》这类杂志推上封面的人物；还和徐根宝一样，金志扬也是敢说话的人。和徐根宝不同的是他至今还没担当过国家队的主教练，这大约是金志扬最大的遗憾，也是他最不服气的地方了。金志扬有理由不服气，每一届国家队主教练都是败军之将，金志扬顶多也就是败军之将，大家至少半斤八两，你徐根宝戚务生那两下子大家也领教了，真就比金志扬强么？和许多中国教头的悲观相反，十强赛的失利反倒让金志扬更加不服气了。和大连叫板，叫川崎血战都是这种心态下的较力，只是没能战胜大连，只是战胜了如今在日本 J 联赛排名落后的川崎。用金志扬的话说：“赢了川崎贝尔迪，进入亚优杯四强，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心里很踏实。”金志扬不服输的劲头无论怎么讲都是可贵的，我甚至推测他死拼日本川崎也是对的。“定位”说的不满，想用实战的结果告诉足协官员：中国足球没差到人见人欺的地步，我们只要敢打善打，跟谁都可

以争个高下。在这一点上，我给金志扬打 120 分。

金志扬讲话比徐根宝更有激情，但我总是觉得金志扬的激情有点夸张。本来挺普通的一场比赛，到了金志扬嘴里就变得有些生死攸关。几年来金志扬的讲话简直可以整理成格言警句大全，而且和足球的关系不大，都是一些涉及国家荣辱民族危亡的格言警句。让一个演说家和金志扬练嘴，恐怕也要自甘下风。

金志扬的战前动员也有特色，他能把三元里抗英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三光政策和足球比赛联系起来，说也怪，还真的能让国安球员振奋起精神。金志扬这样评价自己的球队：“国安还是一支不太成熟的球队，尽管有激情，但一定程度上还欠缺理性。”我想国安欠缺理性是因为金志扬欠缺理性，他使用的方式并不是克服心理障碍的首选方法，但金志扬自己克服障碍也只能靠唤起仇恨。我不知道日本的川崎队怎么战前动员，大概不会说我们当年杀中国人杀得痛快，今天你们踢球也要像当年南京大屠杀那样毫不留情；大概也不会说我们有历史罪责，对国安这场比赛是我们赎罪的机会。把这些东西塞进体育，狭隘的人会很高兴，也会称赞金志扬有爱国主义精神。但我却认为金指导有点小题大作，竞技体育总是有胜负的，川崎贝尔迪输了也不就是日本人输掉了精神，国安赢了也并非意味着中国人就长了志气。具体到一场球上，胜负的因素很多，比如说川崎贝乐迪不把国安放在眼里就是主场输球的重要原因，此外，川崎如今是一支实力下降成绩下滑的球队，三浦知良赛后心服口服：“我们输给了一支实力更强的球队。”俱乐部的实力毕竟不是国家足球的实力，胜了固然好，但日本出战法兰西世界杯终归是不争的事实。国安在“工体”分别战胜过几支外国强队，那是来自意大利、英格兰和乌拉圭最著名的球队。金志扬“宁可站着死”的格言便是从那些比赛中逐渐丰富和升级的。日本侵略过中国，意大利和乌拉圭人没有，用一个“外国人”作为整体敌对对象进行战争动员，我怎么想都觉得历史被戏弄了。一场球赛莫名其妙就演变成“三元里抗英”和“狼牙山五壮士”，我真弄不懂这里边和体育精神有多少联系，是丰富和发展了体育精神还是歪曲和破坏了体育精神？如果中国教练都用这种精神去激发球员的斗志，我想中国球员大约都会扮演暴徒了。播种仇恨不应是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得以生存的明智选择，同样也不是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教练员取胜的理智选择。应该说这些东西无助于提高竞技水平，它只能逞一时之快，最终伤害了人类的友善也扭曲了人性中最美丽的东西。体育精神中有更快更高更强，更有人类成员通过同场竞技沟通对和平对欢乐的共识，无论哪一种，都拒绝用民族仇恨作为基点。

让我百思不解的是舆论界在这种事情上充满了欣喜和赞扬，总不是外围赛输得惨了，也丧失了理智吧。我倒不在乎日本人怎么看咱家的报道，我只是想全世界怎么看中国，我实在不愿意中国人在世界面前扮演好战和仇恨的角色，更不愿中国人被别人说成一群疯子。从金志扬那里我推测他想不到这些，他这么干只是一种心理和精神手段，但这些手段很明显地带有旧时代病态政治的烙印。那都是二十年前中国人最习惯和最有效的愚民手段，它给我们自身的发展带来的后患一直或多或少地浮现在如今的生活中。金志扬的方式表明他的思想观念系统还没能进入现代生活，他的激情和力量还在依靠那些陈腐的和过时的东西支撑，离开了这个，他大概就失去了调整球队状态的能力。

开句玩笑，金志扬让我想起当年那几个德国教授，金志扬比起他们更

有喜剧色彩，更能让人联想到黑色幽默小说。

或许金志扬苦干没办法激发球员的斗志，这也说明球员的思想素质太差。他们只有在这种激发下才能产生出斗志，也就是说只有唤醒了人性中最狭隘的仇恨心理才会拼死一搏。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离走向世界的目标恐怕就越发远了。打伊朗也好，打韩国也好，打意大利巴西乌拉圭捷克波兰荷兰土耳其尼日利亚喀麦隆摩洛哥……你总不能把所有对手都和中国人受欺负的近代史联系在一起吧？更何况足球本身就是外来货，你干脆拒绝这项运动不就一了百了吗？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不是来得更坚决更彻底吗？

德国人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使世界遭受了最大的伤害。战后的德国足球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如果凡和德国有过战争的国家都把德国球队当作仇敌，我想象不出足球场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德国人也同样敌视全世界，同样不能想象它又如何生存。体育就是人类情感沟通和连接的最有力环节。体育精神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战，胜负都是为了尊严，这种尊严并不涉及他的国家和民族，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对参加竞技的运动员提出额外的要求，运动员也不必给自己增添那些额外负担。你只需对你自己在人群中的行为负责，你的一切都将是你自身价值的一部分，你赢得和丧失的只能是你自己。作为一个球队，每一场球都是一个球队自身荣誉和尊严的竞争，你要胜，就要建设起捍卫球队尊严的信念，就要建立起为球队荣誉而战的决心。同样，集体项目的特色就是个人尊严和荣誉体现在整体之中，这才真正接近了精神动力的核心，其他都是偏颇和勉强的。每个人的决心和信心在其中具备着决定性力量，集合起来就是团队的战斗意志和取胜的欲望。说一支球队对外战而胜之，人们送给它很抽象的荣誉：“为国争光”。我说它抽象，是因为人们把胜利的意义有目的地夸大了，让战胜者享受国家级待遇，但千万不可误会成真的就是国家和民族了。在当今世界，政治还不能被驱逐出人类生活，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以“国家队”为形式的体育竞争，但无论怎样为国争光也都是以体育精神作为出发点的，否则，奥林匹克大家庭就意味着世界性仇杀的战场，体育的存在只能是一种罪恶了。

我理解金志扬还没有认真想过体育的真实含义，金志扬还只是就事论事，他是万般无奈中的选择，但从制造新闻效果树立个人硬汉形象方面金志扬无疑是成功的。两场亚优杯和几场商业比赛，新闻界就给国安戴上了“外战内行”的桂冠。从“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方针出发，“外战内行”肯定是最高的评价。它暗示了大连万达的不败也没有什么价值，联赛冠军也不如国安进入亚优杯四强。金志扬达到了目的，国安俱乐部也达到了目的，这就是新闻炒作的力量，这就是舆论宣传的作用。’97赛季无所作为的国安在这一年末尾突然间就成了中国足球的真正代表了，金志扬呢？一下子就成了中国教练中最伟大的一个。在主场战平万达之后，金志扬说：“这场比赛谁胜谁负意义不大，堪称是甲A经典之作。双方的射门机会和次数都不错，如果保持这种打法，中国足球就有希望。国安队今年最重要的仍是足协杯。我们还要多向冠军队学习。”此前，万达主教练迟尚斌说：“对比赛结果感到满意，比赛相当精彩，万达队学到了很多。”在这场比赛之前，金志扬说：“国家队主力后卫万达队占了三个，另一个朱晓东也是国家队水平，前场有高有快还有一个新人王鹏，都能得分，中场李明是国家队的，还有两个高水平外援，还有一个韩文海，这样的球队很难失球，很少失常，主教练大迟也是国家队的。”还说国家是要锻炼队伍，备战足协杯，又说：“谁都想终结万



达不败，这是正常的，如果遇到万达因对手强大而放弃，这实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金志扬最终的宣言是“即便是以卵击石，我们也要撞上去！”就这一句话已经足够了，金志扬胜也罢败也罢都无关紧要了，似乎全国球迷就想听这句话了。金志扬最让我钦佩的就是这个：无论怎样都不会输在嘴上，他总是能恰逢其时恰到好处讲出铮铮誓言，让人听着就激动不已。无形中金志扬的形象分就涨起来，他成为下一届国家队主教练的呼声也一点点高起来了。迟尚斌在这方面显然不是对手，他甚至不会强调自己的困难。其实万达的状态明显不如夺冠之前，但迟尚斌就是不愿用这个事实嘲笑金志扬，更没有说自己的球队要着力准备亚俱杯。迟尚斌的性格历来宽厚，在争夺国家队帅印的过程中也显得平平淡淡，眼瞧着金志扬吆五喝六地领先。但事情总是多侧面的，谁能知道两个人到底哪个笑到最后呢？

说起金志扬的执教之道，的确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供欣赏。有舆论就说金志扬的性格使他多年来壮志难酬。但当了主教练之后的金志扬也只是宣言上的成就超过执教成就，足协杯冠军就成了金指导唯一的寄托了。谁都知道中国的足协杯是怎么回事，强队不好好打只为练兵，弱队不好好打只为练兵，只剩下几支不上不下的球队瞄准了足协杯，毕竟是仅次于联赛冠军的荣誉，毕竟也是冠军。泰山队瞄着足协杯，不能夺冠的申花也瞄着足协杯，国安既然要争第一当然也要瞄准足协杯。而且国安这种忽冷忽热的球队尤其适合打这种杯赛，决赛一场定生死，上天入地都压在一场球上。金志扬又善于鼓动，说不准又搞出什么誓言激励国安将士，申花队的安杰依肯定不善此道，在气势上要压住主场作战的国安真的比登天还难。如果金志扬胜了，又意味着他的行情见涨。

12月28日，国安果然胜了。金志扬很激动，虽然语无伦次，但他永远也忘不了吹牛，忘不了给自己的执教天平上添上砝码：“我的用兵是成功的……如果不是门前操之过急，我们不是2：1，至少是3个4个。”其实双方用兵都谈不到高明和失误，北京国安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它有了中国最有进攻力的球员：安德列斯、卡西亚德、冈波斯。当然不是说金志扬是无能之辈，但他的才能和他的球队一样，一会天上一会地下，很不稳定。从这个现象看，金志扬也是一个少见的天才，但这种天才让人不敢放心，尤其你不敢把一支国家队交给一个和球员一样浪漫的老头。

当年的北京队在曾雪麟的率领下得了冠军，还有了“小快灵”战术风格；徐根宝带申花队，弄出了“抢逼围”也得了冠军；迟尚斌什么三字经也没有，得了两回冠军。金志扬想出了一个“抢快活”，其实版权属于曾雪麟和徐根宝。金志扬大概也知道有些盗版嫌疑，因此如今很少提它，只是把力量放在“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上面。这是相当聪明的策略，人们正忘掉国安的真实水平而记住了9：1大胜申花，两个回合3：0胜川崎贝爾迪，还有客场玉碎大连金州主场血战大连万达。’97赛季国安和金志扬给中国球迷制造了连续不断的新闻，也使新闻界在沉重和伤感的12月有了吸引读者的菜肴。但所有这一切还不能证明金志扬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最能说明他的水平的是国家队在金州东方大厦那次记者见面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国家队为什么客战沙特时提出“保平争胜”的方针，这是金志扬第一次很逻辑地论述一场比赛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思想。这一回金志扬露了馅，他对失球和取胜的论述让人瞠目结舌，我无论怎么低估金志扬也想不到他对胜负的理解会如此机械和愚笨，他哪里是在讨论一场比赛的战略战术，

分明是有点发烧讲胡话了。“中国队场场能进球。”“中国队失一球或不失球的比赛至少是平局。”“中国队战沙特如果不失球或失一球，我们至少可以战平。”“这就是保平争胜的战术基础。”谁能想到金志扬会总结出这样一条不伦不类的规律？谁能真的相信场场进球和失一球不失球之间会是必然结果？谁能相信保平争胜居然是缘于这种总结？这真是创造性地发展了足球比赛的胜负规律，堪称世界足球理论中的一个奇迹。但金志扬器宇轩昂理直气壮说了，说得所有在场和不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以至于几个月过去，人们还是反过神来，绝了。京城人的能言善辩无理辩三分被金志扬发扬光大为无理辩真理输家也赢家了。

戚务生就不行，他只会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只会说我是有组织的人，怎么处理有上级决定，只会说还有法律渠道嘛，明明白白一副输了你把他怎么样的面孔。金志扬就精明多了，他有主意能把输了弄成合理输了也是赢了。我想足协大员们肯定高兴死了，老金真有一套。

金志扬和徐根宝一样都是透明的谜语，但许多人就是看不见谜底，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帮着他们搅浑了谜底。或许是中国足坛平淡得让人乏味，金志扬和徐根宝属于活跃足坛的人物，有他们在，中国足坛不缺新闻，更会多出几个有头没尾的故事。已经是很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了，金志扬和徐根宝应该是这些小说的创作大师。

无论怎样评价金志扬，都不妨碍他在中国的执教，作为一个公众性人物，金志扬的最大长处是留给了人们许多可以说三道四的故事，他的故事不像徐根宝那样浅白，里边包含着更多的东方式内容。在金志扬的慷慨激昂后面，是一种曲线救国式的无奈，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讲，金志扬是一个很难得的好人，只是他的偏激掩盖了他的善良，使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好战分子。大约是中国足球大让他失望了，大约是他的同行太过含蓄了，大约是他的球员太不争气了，反正金志扬这么干有他的理由，而不论怎样的理由，都使金指导显得很理智，使得他的深刻变得浅薄，也使他的激情染上了喜剧小品式的滑稽。

不管怎么说，金志扬这种教练对中国足坛来说都是宝贝，他的存在让中国球迷从此不再寂寞，如果说足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游戏，金志扬就是球迷的快乐之源。

’98 赛季前景争夺第三名。

焦点还争足协杯冠军。金志扬是否有新的格言和警句激励国安和国人。

## 48 上海申花

我分别认识一些上海的和北京的文化人，发现京沪人之间从来互不买账。你要东我偏要西你要西我就偏要东，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就把自己看成文化前沿。我推测所谓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化便是在这种互不买账中命名的。依我看两种东西都只区别于细枝末节，说到底也还都是中国的，在本质上实在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但京沪人就是不肯合流，在什么事上都要争

个你高我低，于是两军相逢总是笑嘻嘻地打拳，一下一下往死里擂毫不手软。

如果按时下的说法把足球也算一种文化，便有了“国安永远争第一”和“申花永远领先一步”。相比之下，倒是冠军俱乐部不知道该怎样论第一，只剩下连续多少场不败了。’95 赛季徐根宝把申花带上了冠军领奖台，最不服气的不是万达，而是国安的金志扬。’96 申花没能拿冠军，国安却得了一个，虽然不那么值钱，但也算争了一口气。’97 申花替徐根宝还欠账，一家伙让国安打了一个 9：1。简直不是踢足球而是打篮球了，羞得范志毅想起来就要流泪，觉得自己的球队和自己没脸见人了。申花让上海人丢尽了脸，而北京球迷从此有了领先的谈资。本来京沪人都能言善讲，但这一回只剩下北京人讲话的份。上海人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只待有朝一日报仇雪耻了。但足球毕竟不是篮球，申花想赢国安 9：1 属于神话，正如大家所说，9：1 空前绝后，日后申花即便赢了国安，国安人也会说：“有什么了不起，我赢过你 9：1 呢。”按说踢足球的胜负和下围棋的胜负一样，胜半目是运气，胜 1 目半就是实力，胜 100 目就是对手出了什么毛病，赢家和输家都不会觉得正常。但如果对手之间要赌气，胜多胜少就变得重要了。赵治勋看不上王立诚，每下一盘棋光赢不行，还偏要大赢，结果有大赢的时候，也有翻盘子的时候，弄得不出一盘名局。国安和申花之间的比赛也从来不出名局，双方在场上就是拼气，人仰马翻激烈异常，就是很难有上佳的技战术演出，谁是赢家都要想法子大赢才出气。’97 的申花成了大输家，给中国职业历史写上了空前一笔，弄得灰头土脸没法子做人。

其实申花没有 1：9 那样糟糕，也没有“永远领先一步”那样好。

“大上海”的自恋情结和“皇城根”的自我膨胀同样是两支球队自我发展的障碍。谁能先走出这个窝子，谁就有可能真的领先真的第一，只是眼下还看不出谁有苗头。’95 赛季的冠军冲昏了申花人的头脑，他们不满足于粗疏的“抢逼围”，但却由“抢逼围”带来了成绩。也就是徐根宝的“抢逼围”，使上海足球险些成为毁灭足球天才的葬身之地。申思在中国新一代球员中属于十分难得的天才，但由于徐根宝“抢逼围”只需要祁宏张勇一类的莽汉，才华横溢的申思只能做超级替补，如果不是安杰依，申思很难说有出头之日。红极一时的抢逼围很快就暴露出它的浅薄，’96 赛季的申花只是靠’95 余威才得以保全颜面。几乎所有报道都有申花的 1：9 败北归咎于斯托依科夫，我以为讲这种话的人要么心术不正要么是一些糊涂蛋，说灭中国人威风的话，斯托依科夫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上海申花，他其实是在替徐根宝回收这颗摔烂的卫星。徐根宝又一回放了卫星不去回收，自己利利落落走人，留下一群光会瞎跑的年轻人跟着保加利亚人重新学习现代足球。在斯托依科夫的调整下，申花已经慢慢开始讲究技术讲究理性，但球员们对足球的理解有偏差，强调了技战术又偷懒不练身体，反倒责怪洋教练不狠。如果不是俱乐部被’95 赛季意外夺冠冲昏头脑，不给斯托依科夫施加太大的压力，申花原本可以慢慢进入轨道。其实申花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只是这些变化首先需要克服徐根宝留下的后遗症。成绩下滑本该是料想中的事，但俱乐部还是不能容忍，而斯托依科夫也同样承受不住了。

安杰依能使申花恢复活力，根本原因是俱乐部及时检讨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于是安杰依有了宽松的环境更有了来自俱乐部的信任和鼎力支持。说到斯托依科夫的性格软弱，其实这并非保加利亚教头的幸，而是我们中国球员的不幸。一个活生生有血肉有头脑有脸面的成年人，为什么非得让人喊

着骂着才肯卖力呢？难道咱中国人是天生的贱种不成？安杰依上任比徐根宝还要严厉，但老头子不靠骂人，他靠的是自己的真才实学。申思逐渐被培育成场上的核心，球员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如今的申花队踢起球来既勇猛依旧同时又讲究战术配合，应该说是所有甲 A 球队中最有模样的一支。比起国安，现在的申花队是那种激情和理智交融的球队，假以时日，它才是唯一有资格和万达叫板的球队，而且根本谈不到鸡蛋碰石头碎了也要撞，它正逐渐具备挑战冠军的实力。

就我个人的好恶而言，一直喜欢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说到球队，我更喜欢申花的“洋务运动”讨厌国安的“爱国主义”。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上海申花称得上改革的前锋，他们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洋务运动”，很自觉地把自己和世界融为一个整体。国安其实也想洋务，但偏偏要摆出一副民族自尊的假面孔来。胜申花 9：1，洋人打进了 8 个，如今又花了天价买进一个加拉伊，也不知道加拉伊替中国还是替巴拉圭争光，也不知“绝不向外国人低头”还算数不算数。体育这东西，一旦和政治口号连起来，就免不了自己抽自己嘴巴，不尴不尬让人反倒瞧不起。申花就没这些坏毛病，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让人觉得挺磊落。

以大上海的经济文化实力，以上海人的精打细算，以上海滩的开放搞活，我确信申花最终能在职业联赛中花开一朵并且真正能有所领先。

重点人物：申思我已经把申思圈进了新一届国脚名单。年龄不应该成为申思的障碍，重要的是申思别跟谢晖一样昙花一现。申思还需要增添一些霸气，没有霸气的申思将很难摆脱奶油式的形象，有时候人的外部形象也会影响他的精神。申思的问题是随意性太多而刻意追求的成分太少，这使他踢球经常造成最无谓的失误。如果在自己的禁区，申思在更多的时候要给自家大门带来灾难。和他的同龄队友相比，申思是在安杰依上任之后才成为绝对主力的，值得称赞的是徐根宝时代的申思并没有放松自我约束，他因此表现出了一个年轻人少有的成熟，这种成熟恰恰是一个中场指挥者所必需的。他的国奥队友李小鹏曾经比申思还要出色，但李小鹏一直没能获得申思这样的成绩，究其原因还是环境使然。如果说“抢逼围”不适合申思，只能是那种粗糙的打法限制了申思的想象力，其实申思的体能并不差，奔跑拼抢也相当积极，只是他比队友更愿意拿球，无形中使徐根宝的速度受阻。徐根宝对“快”的理解和他的同代人一样机械，这使他无法容忍申思的“慢”。如今申思在安杰依的指挥下有了用武之地，他的才能得到了发挥，申思甚至比范志毅更有大将风范了。

范志毅据说范志毅最有希望被英格兰的某支球队相中，这真是大好事。以范志毅的能力，他早该闯进欧洲去见世面显身手了。

十强赛是范志毅足球生涯中的最低点，他的犯规导致中国队主场失球，客战卡塔尔又让人家入球分过丢尽了脸，战沙特的点球不进大概是最大的打击了。回到申花队的范志毅努力表现，但他一定发现自己的核心地位在悄悄动摇，申思正用自己的灵气和上乘的脚法逐渐挤开范志毅，范志毅只能更加卖力更加勇猛，但无论如何，他和申思相比，反倒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了。应该说是徐根宝造就了范志毅，范志毅也树立了上海足球的新形象。他自己说除了守门员的位置，哪个位置都喜欢。这也是事实，几年来范志毅几乎踢过除守门员之外的所有位置，但在每个位置都没有获得过最佳感觉。范志毅的能力很强，这一方面使他变成球队的中心，另一方面又使他成了球队的

急救站，哪里有麻烦就要他去哪里解决麻烦。范志毅的作用被发挥了，但他的专业才华却被分割了。他无法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专心致志，长此下去范志毅就可能成为王东宁第二，样样行，样样松，范志毅一定要清楚这一点：现代足球中绝对没有真正的全能战士，全能战士听起来美妙无比，实际上是万金油的另一种说法。

由中国足球先生到在俱乐部队作用的减弱，并不是范志毅的过错。几年来范志毅被国家队的不合理使用弄得自己也舌了分寸，一个球员不停地变换自己的角色，要进入角色会越来越难。

十强赛期间范志毅只在一个场次的前二十几分钟找到了自己的感觉，那就是主场出战卡塔尔踢前腰的二十几分钟。在申花范志毅也是在这个位置上踢的最好，他的足球先生就是靠这个位置获得的。打后腰踢盯人也行，但范志毅身上的暴力倾向使他经常犯规，而且经常犯很粗鲁很没头脑的低级错误。我真盼望范志毅能在英格兰踢球，他将在那里接受真正的职业教育，也学到真正的现代足球。他自己怀着更大的希望，希望出去学几年然后回国当教练。

以范志毅的品格和他的聪明，我确信他有机会成为新一代中国教练的佼佼者。

刘军亚洲区十强决战是刘军成名的时刻，他或许是十强赛中少有的发挥出色的球员。刘军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而且他似乎天生就是打大赛的球员。和国家队其他球员相比，刘军的资历和经验都是空白，但上了场的刘军却比沙场老将还要自如。刘军在球场上敢拿球敢突破，传球的时机好，场上的视野也开阔。

刘军在申花队也没有在国家队耀眼，想来想去是我们的国家队集体发挥失常，而初登大场的刘军正常发挥，一落一平，也就出现了高下。刘军告诉我这样一个道理，宁可选用心理承受力强的一般性球员，也不用心理脆弱技术高超名气大的球员。一支由平常球员组成的心理素质上佳的球队往往能超水平发挥，而一支由高手组成的心理承受极低的球队往往是最没有战斗的。

11个刘军组合在一起肯定比11个李明马明宇更有战斗力，放松和紧张应该是衡量一个球员全部实力的重要依据，所谓热身赛型和比赛型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中国球员中热身型大多而比赛型太少，不知道该不该去研究一下刘军，从他身上找出一些医治心理疾病的方法来。

在申花队，刘军属于那种不很抢眼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和申思一样入球不多，但却能给队友创造出许多得分的机会。刘军强过申思的是他有更好的整体大局观，进攻之后的防守刘军高出一筹，这表明刘军比申思更有责任感，也比申思更让人钦佩。相比较而言，申思还是那种喜欢炫耀的年轻人，他有必要拜刘军为师，好好学学如何把个人和整体协调起来。

祁宏把这个毛头小伙子搁在申花的重点人物之中，还真让我有点犹豫。我一直觉得祁宏是徐根宝式的莽夫，除了拼抢别的没有长处，但安杰依接手之后我注意到了祁宏的变化，他似乎更有灵性踢球喜欢动脑子了。作为前场人物，祁宏的入球还不够多，但他的跑位和穿插扯动给队友开拓了很大的进攻空间。论天资，他远逊于谢晖，但祁宏比谢晖更懂得职业球员应该如何做事。当谢晖沉醉于自己优美的步伐时，祁宏依靠不停的奔跑不停的冲击得到了队友和教练的赞许。如果祁宏能保持住自己的激情，再进一步提高自己把

握机会的能力，随着入球数的增加，就可以慢慢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杀手。我们知道世界足坛上有几种类型的杀手，莱因克尔和博比奇和希勒维业利属于同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球员最大的长处是善于把握机会，祁宏的努力方向就在这里。

朱琪这也是国奥队的一员主将，在申花队里更是不可或缺。他和老大哥成耀东一起构成申花的防线，成耀东的经验和朱琪的大局观融合在一起，使申花队的攻守日益变得均衡，和成耀东相比，朱琪的失误更少些，他的进攻能力也更强些，进球数也在申花队里名列前茅。

但朱琪不能让自己的注意力长时间集中，这似乎是申花队球员的通病。申花队失球经常莫名其妙，一些不该丢的球说丢就丢了。朱琪需要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如何把后防线的指挥重任从成耀东手中接过来，如何帮助老大哥补上年龄造成的漏洞。朱琪是那种注定要不显山不露水的球员，但他的作用却在球队中非常巨大。如果朱琪能让自己的行动更坚决更硬朗，这个球员有希望成为取代徐弘的未来国脚，成耀东无论如何已经没有可能了。

吴承瑛当人们都批评戚务生不肯使用吴承瑛的时候，我却对戚务生的犹豫表示理解。我甚至觉得戚务生做错了许多事，唯一在使用吴承瑛这件事上表现出了明智，遗憾是后来戚务生在压力下重召了吴承瑛。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一个吴承瑛救不了国家队，我以为中国队当时最需要的是高钟勋邵延杰这样的后腰，更需要王涛这种高大的锋线人物。

吴承瑛在场上总是很惹人注目的角色，他的助攻义无反顾，往往给对手的右翼造成巨大的伤害。但吴承瑛的成功只有面对弱队的时候才能实现，遇着强队时，吴承瑛的左路便是人家反击的走廊。吴承瑛似乎生来就是进攻的，他的防守和进攻相比显得非常无力。即使他老实本分地守在侧翼，也不能很从容阻止对手的进攻。徐根宝时代造就了吴承瑛这种只会攻不会守的球员，申花的左路在很大程度上用不着吴承瑛操心，成耀东和朱琪时时刻刻都把眼睛盯在那条走廊上，一旦吴承瑛上去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就过来帮忙了。国内的球队在申花的狂攻下很少有精力去反攻，吴承瑛的缺陷因此不能暴露，但和强队相持的时候，吴承瑛的助攻也是申花失球的先兆。打国际大赛吴承瑛和其他球员都只能顾及自己的区域很难抽出精力去互相帮助，这种时候吴承瑛的技术缺陷就显露出来，他防守能力一般，助攻又不能一击而中，这就使任何一个教练员使用吴承瑛都意味着冒险，而且是明摆着的危险。严格讲，吴承瑛这种球员并不适合打后卫，他在前场或许更好些。安杰依这样做了，虽然申花因此少了引入欢呼的左路奔袭，但却从此消除了隐患。接着吴承瑛的前途就可以预见了，他想成为中国中场左路高手还有相当的差距，在这个位置中国有不下半打的球员要比他更有竞争力。所以我说吴承瑛是那种在别人帮助下才会光芒四射的球星，是那种与弱者决斗时才显英雄本色的平庸之辈，是任何一个有现代足球理论武装的教练都不愿使用的球员。国家队毕竟不是申花队，它无论如何担不起那么大的风险，国

全兴刚刚冲上 A 组的时候，真让人看着心跳。一身鹅黄色球衣在球场上潮起潮落煞是漂亮，它让我想起意大利的新军帕尔马，也是这样一身黄衫，也是在球场上刮起黄色旋风；它也让我想起 '94 世界杯上的罗马尼亚，同样涨如潮落如潮般激动人心。

因而我首先成了四川的球迷，成了魏群马明宇的球迷。

后来的全兴变了，变成了一支我无法看清的队伍，它越来越像一个帮会或者用某种血缘和亲情结成的什么团伙。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在它身上时有发生：球队输了球，球迷不高兴，冲余东风叫“下课”，球员居然指责球迷不懂球，还拒绝和球迷打招呼告别；当主教练的听见球迷喊下课真的就要撂挑子不干，球员说你不干我们也不干，大家都下课。这种事在足球的职业史上空前绝后，完全有资格申请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这伙子年轻人真像被父母宠坏了的孩子，犯了错不许骂，一骂了他就要和你脱离父子关系。我真觉着不通，懂球不懂球的标准可不是会不会踢球，球迷不懂球还有谁看球？刚刚半瓶子醋就猛晃荡起来，这样的孩子肯定没有多大出息，下课就下课，没什么可惜。

这样的教练和球员不可能造就一支理性的球队，但如果能蛮打到底也不错，它将在甲 A 构成一道新风景，遗憾的是没有理性的球队只能逞一时之勇，一旦遇到了强者，三拳两脚之后就光剩下挨打的份了。全兴大胜大输的次数比任何球队都多，但几年过去仍旧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输凭什么赢。95 年来一回保卫成都，97 年招回马明宇又捎回了黎兵，结果是实力明显增加战绩却一塌糊涂。别忘了入选国家队的人数全兴队仅少于大连万达和申花，那边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这边只能喊叫“保六争五”，其实差一点在降级区里挣扎了。甲 A 的五至九也就半场球的差距，名次前后都该属于保级，第五、六、七、八名没有丝毫意义。

全兴也想理性，但一直理性不起来。按川辣子的性情，其实理不理性用不着太在意，硬要四平八稳踢球，反倒像穿了一身新衣进城的乡下人，别人看着别扭自己也不舒服。全兴队惹人喜爱之处还真就是它那股子不要命不服输的疯劲，凡是全兴队疯到底的场次，都是踢得酣畅淋漓，让人饮了全兴酒一样过瘾，更像吃了四川麻辣烫一样刺激。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四川足球也只有保持住自己的性格才会有立足之地，也才有风格的进力。千万别去学万达，也别去学国安，踢就踢它个野性十足，踢就踢它个胜负分明，也不在了四川父老彻夜排队购票的辛苦，不在四川球迷万里随军的痴情，中国足球缺就缺一股子疯劲，多少年来都是这么半死不活，踢起球来还不如娘子军痛快。全兴这种劲头之所以保持不住，之所以抽风似的一阵好一阵坏，说到底只是因为缺一个好教头。凭四川球员的灵性和冲劲，全兴队没理由每年都为名次操心，更用不着省长下令去保卫成都。

重点人物：马明宇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攻击型中场，他在 '95、'96 两个赛季的表现让我觉得马明宇已经成熟。但我忽略了马明宇心理素质差的特点，进入国家队之后的马明宇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他让大赛压垮了，以至于回到全兴之后还是找不到感觉。没有心理负担的马明宇在球场尽显统帅才能，传球和射门同样激动人心。他的疯狂劲头上来时，可以让任何对手心惊。但在国家队的马明宇除了会跑什么都不会，他还时不时在自家禁区前边给对手作墙，来回一撞就让人家面对了区楚良或老江津。看得出马明宇是一个上进心很强但又是缺乏自信的人，这种球员应付大赛的能力很差，往往发挥不

出自己的日常水平，95 年在全兴队马明宇威风八面，97 年重返全兴就显得拘谨失常。肯定是国家队的失败影响了马明宇对自己的信心，他大概也在怀疑自己是否具备统领三军的资格了。事实上马明宇的实力还在，在中国还很难找出比马儿更有资格打左前卫的入选。马明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刻苦训练和重树信心，马儿很必要多读些书，最好能找着一位懂球的心理医生。

黎兵这个来自足球落后省份的贵州小伙显然已经告别了自己的足球高峰，在辽宁队时的那种风光显然变成了苦涩的回忆。

黎兵在中国球员中具备了少有的纯朴和善良，他更像一个用足球完善自我的教徒。我非常欣赏黎兵的为人处事，也很怀念他担任左后卫时的那种头球破门，但从不得觉得黎兵是一个好前锋。即便在辽宁队时黎兵成为第一攻击者，我还是认为黎兵的位置不在前场。’94 赛季成就了黎兵，使他成为职业联赛的第一个足球先生，但也把他的足球生涯拉上了歧途。不仅仅戚务生把黎兵当成进攻的尖刀人物，球迷们也认可了黎兵的角色，最糟糕的是黎兵自己也被进球弄昏了头脑。其实黎兵的条件一般，他既不是那种能创造机会的人也不是那种善于把握机会的人。黎兵的最大长处是有超常的体力，他可以不停地奔跑，而且责任心极强，他执行教练的意图从不走样。这样的球员往往是一个球队稳定的重要棋子，但稳定不适合进攻而更适合防守。

黎兵不妨重新试试左后卫的位置，这个位置在世界足坛上也嫌缺少，中国足坛尤其如此。只是担心几年来黎兵一会打突前一会打中锋，对打后卫已经生疏了，更要命的是，黎兵恐怕忘不了伊尔彼德。我想说的是伊尔彼德的失误不怪黎兵，就像亚洲杯左后卫的失误不怪刘越一样，怪只怪主教练没能很好地协调全队，没能把左边助攻后留下的空档塞住。

魏群从国家队回到全兴时魏群非常恼火，他大概是第一个对戚务生公开表示不满的国脚。他说：“半场也不敢过的后卫谁不会当？”毛毅军抢了魏群的位置，魏群当然不服，我也不服。我觉得再也找不到比毛毅军更平庸的后卫了。也只有戚务生才会把这种球员选进自己的主力阵容。毛毅军在十强赛中的表现倒也符合中国队的成绩，整体一个平庸。魏群的助攻在全兴队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同时也是全兴受害的一环。新闻界和球迷弄了一个“魏群真空”，很形象地描绘了魏群进攻之后的窘境。魏群是那种一旦杀性起来就很难自制的人，这才是“魏群真空”形成的根源。和毛毅军相比，魏群有些过分了，他总是记不住后卫的根本任务，经常把自己误会成前锋，进攻完结之后的魏群肯定意识到了危险，他恨不得多生出两条腿来往回跑。他懂得就地拦截，但经常动作大得离谱。他很少在禁区前犯规，却经常在人家的禁区一带吃黄牌。这很能证明魏群的责任心，他很想在前场就把对手的进攻瓦解掉，因而有些急不可耐。“魏群真空”了几个赛季，余东风才想到把这个拼命三郎调到前场去全力进攻。魏群终于用不着为自己的真空犯愁了，对天津三星一场比赛魏群肯定度过了他球场生涯最快乐的九十分钟，他独中三元，简直疯了。

魏群踢球有激情，但也养成了一些坏毛病，脾气大得有点超过球技。动不动就要发狠，劝不动就要和球迷较劲。魏群的职业素质还不算很高，这将影响他的前途。如果魏群能加强自律，时时提醒自己比普拉蒂尼和贝肯鲍尔差些，这个年轻人还将是国家队必选的球员，魏群的未来并不灰暗，毁也只能毁在自己手上。

姚夏踢足球对姚夏来说大概是误选了专业，他似乎更适合当 60 米跑运



动员，带球跑对姚夏来说大难了一点。姚夏被喜欢他的四川球迷叫作“猎豹”，我们只在电视上见过猎豹，我觉得那东西不仅快而且灵敏，杀伤力也强，姚夏快是快但不灵敏而且总是杀伤自己。在国内还看不出姚夏有些笨，到了十强赛可就真看见小伙子太笨，一根筋拽着一条道跑到黑，直到让人伸腿绊倒，要么就是自己把皮球带出底线才罢休。小伙子过人的招数太少，拿脚一踢皮球生生就想闯过去，除非对方是根木桩，否则有口活气姚夏就过不去。姚夏踢球不惜力气，很有一股子勇气，但光有勇气不动脑子，姚夏就只剩跑 60 米冲刺了。戚务生选队员不是没眼光，姚夏的速度对中国队没坏处，但戚务生没本事让姚夏长脑子，一对师徒就这样嫖上了。好在姚夏还年轻，还有很多时间让自己聪明起来，但在余东风手下只能越来越笨，或许，98 赛季克罗地亚人能让姚夏懂得踢球和赛跑的区别，如此，姚夏有望。

余东风我一直叫唤余东风下课，余东风就是不下课。他就像帮会里边的老大，手下的弟兄们全力帮着，不过也是好。本来全兴的球员挺有实力，但让余东风带得硬是只能保组。事实上俱乐部两年前就图谋往前挪挪屁股，余东风就是挪不动。余东风就像一个劣等厨子，面过手边的上品菜肴就是不知道怎样调配，索性生了大火，一古脑丢进锅里——自己熟去，炖出什么味算什么味吧。余东风 1998 年终于下课了，这对他对四川全兴都是最大的解脱。经过几年职业化磨练的全兴球员这一回没有嚷着下课，他们终于知道一个好教练对于球员意味着什么，再这样混下去，兄弟们的前程怕是到头了。余东风年纪轻轻却被累成老头子模样，谁看了都觉心疼。但话说回来，主教练还是肥差，也是很了不起的荣誉，于是余东风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让人不解的是全兴决策者，他们不应该看不见余东风指挥上的低能，更不应该容忍有四五员国脚的球队年年在保组的烂泥里挣扎，但他们就这样一年一年一直等到余东风自己三番五次要求下课才来了个顺水推舟。四川人办事历来都有头脑有魄力，全兴俱乐部在主教练这般重要的大事上却像个老太婆一样罗哩罗唆，真该检讨一下该不该下课了。

余东风如果顺利去科隆，我猜他肯定能收获大大。凭他那点三脚猫功夫能在甲 A 球队混成唯一没下课的主教练，如果学成归来还不登到天上去？我唯一的希望是余东风学学普通话，解放快 50 年了，大家都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都有语文老师教 bpmf，总该能讲几句普通话才说得过去，咱们又不是刚刚回归的香港人和没回归的台湾人。讲出话来让人听不懂有点不好意思，你总不能光跟四川老乡开新闻发布会吧？

‘98 赛季前景季军或第四名。

焦点米罗西真的能比安杰依崔殷泽更有韬略吗？

## 50 广州太阳神

‘98 赛季太阳神打到第二十轮还在降级区里苦斗，确实让我感到意外。世界杯外围赛期间写文章时看到了宏远必定降级，但没想到太阳神也弄得这样惨。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太阳神，球队里有彭伟国还有胡志军和谭恩德，

这几个广东仔虽然瘦小，但踢球蛮好看，他们大约是南派足球硕果仅存的几个年轻人了。陈亦明本来是我非常看重的教头，他试图推行“新广东风格”，但现在看来有些操之过急，陈亦明低估了中国足协对转会的限制。不能引进北方球员，陈亦明的“新广东风格”就是空谈。我一直认为陈亦明是败在足球场外，他完全是中国足协行政干涉的牺牲品。但陈亦明很倔强，他到了太阳神还想搞他的“新风格”，结果和徐根宝一样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太阳神的球员根本不适合高举高打，他们天生只适合踢那种贴地皮的足球。球队成绩日渐下落也就顺理成章，陈亦明下课也就顺理成章。其实从长远看，陈亦明的想法符合现代足球的发展趋势，无论踢哪种风格的足球，球员光有技术肯定不行，必须有强健的身体做保证。太阳神球员遇着北方球队总是显得缺乏竞争力，其根本原因还是身材过于矮小而且只有半场球的体能。太阳神在戚务生时代有几个北方球员支撑空防基础，至今黄启能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虽不是北方球员但身材高大有对抗能力）。陈亦明不能引进高大内援，外援又平庸之极，但还想高举高打，当然要酿苦酒了。此外，太阳神球员从内心里对这种打法的反感更是陈亦明失败的根源，将帅之间不能统一思路，即使有劲也使不到一起的。

应该说太阳神'97赛季所遇到的危险只是一个预兆，在未来的竞争中太阳神还将危险不断。究其原因是南派足球的传统已经构成了广东足球发展变革的桎梏。这个传统很难接受陈亦明的“新风格”，甚至会被认为是对艺术足球的破坏。麦超接手之后太阳神的起色并不能证明对太阳神的恢复传统有多大的作用，它只是能在短期内救急。到了明年，靠这班矮小的人马，恐怕又是在下中游晃来晃去。十四支球队总有倒霉蛋给太阳神抓住，但太阳神不会甘于充当这种角色。谁都知道广东足球历来是中国足球的代表流派之一，振兴广东足球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太阳神肩上，光能保级恐怕跟谁都交代不过去。

职业化以来，广东足球很明显地跟不上形势，不用说宿敌辽宁，如今上海和北京甚至四川都压了广东一头。不知道徐根宝改造申花努力是不是是一种启发，至少陈亦明引进马明宇黎兵给广东足球带来了唯一的一次好名次。按理说陈亦明能让他的广东同行意识到改变传统的作用，但广东和辽宁一样，足球元老太多，传统意识根深蒂固。他们认定了广东人有广东人的打法，是独树一帜和富有竞争力的。和辽宁不同的是大连队在职业联赛开始之前就不再听从省体委大院那一套，他们形成了自我发展的独立体系。而太阳神的一切似乎还都笼罩在传统势力之下，球员们也一直按这种传统培养成长，所以我说太阳神在以后的竞争中免不了要吃更大的苦头。按说广东一直是改革开放最早最活跃的地区，他们比北方内地有更多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但不知为什么广东足球界却一直死抱传统不放。想想也不难理解，元老派都是传统的建设者和受益者，打破这个传统就意味着否定自己的光荣，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东西占了上风，但都可以冠冕堂皇打着为国为民为足球的旗号。

从中国足球的历史布局来看，问题最大的就是那些足球传统最深厚的地区，辽宁广东天津都是矛盾最多、困难最多的地区，它们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经历着同样的危机。广州太阳神的日子比广东宏远好过，还要得益于太阳神归属广州市。历来都是市一级的传统势力比省一级要小些，所受的制约也就相对小些，解决起来当然也就容易些。沈阳海狮和辽宁双星就相当于广

州太阳神和广东宏远，前者少背包袱，丢掉旧东西的决心和勇气也就大些。和沈阳海狮不同的是，广州太阳神似乎被赋予了重振南派足球雄风的重任，这也就使广东足球要重回老路，因此说广东足球的未来注定还要多灾多难。

并不是说广东传统有什么不好，而是北方球员的个人技术和战术意识已经大大提高，他们已不再是一些光知道横冲直撞不会动心眼的莽汉。太阳神和北方球队的较量之所以处于下风，还在于北方球员除了身体优势之外，技战术能力至少不在广东球员之下，甚至已经超出了。除了彭伟国，在广东已经找不出第二个能在国家级球队立足的球员，即便彭伟国也只属于那种半场球员，从根本上讲已经不是现代足球所需要的那种人才了。

重点人物：彭伟国虽然他体能不好，但还是能被国家队委以重任。彭伟国应该是近年来中国最有创造性的中场指挥员，这种球员在一支球队中不需要很多，在国家队中也只需有一个就够用了。但想要彭伟国发挥作用，他的队友就要多付出许多辛苦。他的体能如果不留余地地拼抢回防，用不了45分钟彭就只剩下叉腰喘气的份了。因此说当哪支球队找着一个比彭的能力稍差但体能上乘的冲场球员时，彭伟国注定要坐板凳。回想十强赛，如果戚务生是那种有眼光有魄力的教练，他早就该让刘军多多出场，早就该在热身赛中确立刘军的地位。彭伟国作刘军的替补，而且只有在刘军能力已尽时替补上场。刘军没有彭伟国那么多的经验，但刘军用不着其他人擦屁股。如果说世界讲究公平和均衡，彭伟国没有上乘体能大概只能是上帝有意的布置了。彭伟国的才能受制于他的身体，一旦对手死缠不放，彭伟国很快就会失去作用。想赢太阳神只需把彭伟国盯死，半场球之后太阳神必输无疑。’97赛季后几场球太阳神能胜，重要的原因是对方没有纠缠彭伟国，让彭伟国从容拿球从容指挥。更重要的是，太阳神垂死挣扎打出了少有的疯狂，对手也是出乎意料。还有彭伟国可以不必像在国家队那样奋力争取主力位置，在太阳神他的地位不可动摇，他有一百个理由少抢少跑少防守，他只把精神体力放在进攻上就算大功一件。

完全可以这样讲，在以后的国家队里，彭伟国这种球员已经不可能有主力位置，充其量当做一支奇兵，在万不得已时调出一用，现代足球对体能的要求已经用不着讨论，任何一支球队都不欢迎半场球员，他们只着重那些发展全面的选手。

麦超他应该是广东风格最后一个代表，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元老们寄托了最大的希望，可以说麦超的成败决定着传统派们的荣辱，麦超属于受命于危难之际，无形中成了太阳神’97赛季的救世主，太阳神能保级成功麦超无疑可记头功。

作球员时的麦超很有意思，他的面相也表明麦超心机过人。想当初周穗安离开太阳神全是麦超的功劳，队员炒教练也成了足坛的最大新闻。麦超前后干了两把，第二把终于成功了，那时他已经开始了队员兼教练的生涯。驱赶周穗安的事一方面证明麦超野心勃勃，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背后有元老们的支持。想那周穗安是少有的学院派教练，在经验主义的足球传统中肯定不受欢迎。但周穗安的能力又让元老们无法开口，麦超的造反真是恰逢其时。遗憾的是周穗安之后的太阳神再也没有周穗安时代的虎威，而陈亦明的助阵仍旧是不合正统派的口味。应该说周穗安和陈亦明是广东教练中最有才华的两个，他们缺少的大约只是资历。如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麦超也终于等到了执掌主教鞭的机会。其实麦超还是年轻，如果他的战绩不好，元老

们恐怕不会替他擦屁股，但麦超凭着和太阳神球员特殊的师兄弟关系，还是把弟兄们团结起来，好在只有几场球，大家咬紧牙拼一拼，很难说就死定了。

广东的事情很有意思，凡到球队危难之时，平日里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的元老们都不见了，总是把最年轻最没经验的人推出来当炮灰。麦超还算争气，率领太阳神保住了广东足球最后一点颜面，接下去元老们一定要夸耀自己的眼光准选中了麦超，反正成功了他们都有功劳，失败了他们都没责任，但就是没有谁敢出头救救广东。在这一点上广东比不上辽宁，辽宁是老师们很想出山，只是体委大员不让，辽宁是行政原因导致名帅无事可做，广东大概是足球人自己的毛病。

麦超踢球时很有头脑，国家队踢 12 码球几乎由他包办。麦超射失的时候很少，被球迷尊为“点球专家”，这表明此人的心理素质过硬，关键时刻拿得起放得下。这种球员退役的必由之路就应该是当教练，只是麦超还没能作好更充分的准备，他在 '97 赛季的幸运是多方原因所促成，并不能证实他的真才实学。我注意观看最后几场比赛，觉得球场外的因素不容怀疑，也就是说太阳神的保级并非实力所致，对手的态度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已经和麦超的执教能力毫无关联了，他只需让师兄弟们尽心尽力就算大功告成了。

我相信麦超会有很好的将来，这个年轻人比我们想象得要世故许多，他善于处理和上层人物的关系，善于利用矛盾，善于因势利导进入权力真空。这应该是现代人公共关系学的至高境界，是个人把握和利用机遇的最省力方法。但凡事都有因果循环，麦超迟早有一天也会遭遇周穗安和陈亦明同样的不幸，肯定也是源于人事关系。如果麦超真的聪明，就该见好就收，交出太阳神的帅印，跟殷铁生和余东风一同去科隆。否则，'98 赛季等着麦超的大概不会是 '97 岁尾的救星形象，恐怕未曾出头就已经烂了。

据说国际管理集团相中了太阳神，这或许是麦超出走的最好时机，至少再当几年洋教练的助手。但这一回麦超记牢了别再搞兵变，老老实实跟别人学点足球本身的东西，学而有成再图发展肯定会有所建树。切记切记。

'98 赛季前景第八名到第十名之间。

焦点国际管理集团介入到什么程度。太阳神能否请到高水平外援。能否礼聘高水平外籍教练。广东足球元老派是否放太阳神一马。太阳神的焦点大多了些。

## 51 延边敖东

应该说，97 赛季延边敖东的战绩才对得起朝鲜族公众对足球的热爱。在中国众多民族中，朝鲜族是唯一把足球当作自己本民族运动的一个。如果你有机会去延边就会发现足球在长白山下的普及程度，它甚至超过了广州和大连。吉林省能有足球，全凭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东北虎的主人本来是延边，只因为辽宁队成了东北足球的老大，延边人才只能忍气吞声。如今敖东俱乐部的标识就是一只东北虎和一只足球，他们开始恢复自己的原来形

象，趁辽老大奄奄一息之际夺回东北虎的所属权。

94 年李虎恩给中国足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足球风，人们看惯了慢悠悠的比赛，突然间看见了延边队充满激情的进攻，一时间李虎恩成了最有影响的新派代表。所谓“延边的马拉多纳”李红军也就在那段时间里脱颖而出的。延边队的话题说也说不尽，但接下去的比赛延边队突然像给人抽了筋似的打不起精神。’95 和 ’96 两个赛季勉强保级。李虎恩的执教能力最终受到怀疑，上下两回还是让给了韩国老头崔殷泽。

崔殷泽上任之后延边队脱胎换骨，’97 赛季敖东旋风刮得比万达还要猛烈，如果这支球队有几个高水平球员，我们谁都不会怀疑它有能力取代申花和国安直追万达。

我生长在吉林，当编辑时几次去延边登长白山。延边的确是个好地方，那里不仅有长白山和天池，还有和天池水一样温柔的朝鲜族女子。这是一些非常能干的女人，洗衣烧饭伺候公婆丈夫儿女，支撑了日常生活的大半边天空。和这些女人相伴的是情性倔强自尊心好胜心极强的男人，这些男人的世界总是和酒和足球联系在一起。我几次到朝鲜族朋友家里做客，我注意到在延边有尊敬老年人的传统，无论什么节日，老年人都是年轻人首先要照料的对象。这都曾经是汉民族传统中最有温情的部分，但如今在汉人中间已经变成特别需要呼吁的东西了。朝鲜族兄弟把这个传统继承并且发扬开来，老人成了这个民族最大的宝贝。

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崔殷泽在敖东的权威了。崔殷泽在延边人眼里根本就不是外国人，他只是遥远些的邻居，崔殷泽对于敖东球员就是远房的叔父，他们有义务对老头唯命是从。

崔殷泽还是韩国足球界的元老，车范根也要对他礼数多多，因此李虎恩无法做到的事崔殷泽想做就做了。他可以清理球队中的不良分子，可以不留情面地骂你。李虎恩不行，他不光是太年轻，而且在足球界的资历也乏善可陈。崔殷泽的年龄和身份使他在延边如同足球教父，连延边队的现任教练和领队也是他的学生。朝鲜族人还有另外一个让汉人脸红心跳的美德：尊敬师长。也就是中国传统中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崔殷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延边呼风唤雨。延边人崇拜相信崔学长，即便上任之初敖东四连败，朝鲜族同胞也不会叫嚷崔殷泽下课。我确信很多人对崔学长产生过怀疑，但传统教育告诉他们不可以在长老面前大呼小叫。敖东球员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中也一定学到了许多坏毛病，但他们在延边这个小世界里没有肆无忌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崔殷泽开始了对敖东的改造，’97 赛季其实只是这种改造初见成效的一年。如果假以时日，如果敖东添丁进口，’98 赛季的敖东将变成一只真正的东北虎，中国足坛将出现一支韩国风格韩国气质的球队，多好啊。

重点人物：高钟勋我对高钟勋的评价非常高，我说他是国家队中唯一懂得皮球比人跑得快的人。在这一点上，戚务生也显得不如高钟勋更理解足球比赛的辩证法。因此在新一届国家队中高钟勋被戚务生弃之不用。他认为高钟勋慢，但他不知道高钟勋比彭伟国更快，而且比彭伟国更抗得住冲撞。高钟勋很少丢球，他总是能在对抗中保护住皮球也使自己不摔跟头，他还能在对抗中传出几十米远的好球。高钟勋还有更让人放心的素质，他的责任心非常强，从来不会让对手轻易在自己面前形成攻击。在这一点上，彭伟国不行，姜峰也不行，彭是更多的力不从心，姜是天生的缺乏责任感。高钟勋还

是摧城拔寨的发动者，有时也能不失时机地给对手致命一击。高钟勋汉话讲得挺笨，这使他面对话筒时显得憨态可掬，但在球场上高钟勋从来都是力搏到底。

崔殷泽的到来给了高钟勋更大的帮助，一度有些消沉的中场骁将在‘97赛季重新生龙活虎；身体状况也比从前要好，每场比赛都满场飞奔，时而客串前锋，时而当当后卫。在敖东队青黄不接的情况下，高钟勋成了敖东的灵魂。明眼人都看见了国家队脊梁骨挺不起来，三番五次呼吁戚务生重新启用高钟勋，但戚务生在这件事上显出了少有的坚决，高钟勋一直到外围赛全部结束，也没能进入戚务生的名单。而这期间，戚务生宁可带着不能上场的李红军和于根伟观战。高钟勋就这样度过了他的第二个运动巅峰期。

从眼下的情形看，敖东还离不开高钟勋，这支球队实在太年轻太不成熟了，球员的能力也低得让人叹息。没有了高钟勋，敖东队的实力又会减弱一半，没法子打了。

黄东春这是崔殷泽造就的一颗新星，也是敖东整体攻防推出的锋线杀手。黄东春如今更像韩国球员，天赋不高但刻苦耐劳。他依靠不停的奔跑去寻觅机会，他面对机会时首先是奋不顾身去争夺。对手往往被他吓住，就在稍稍迟疑之间，黄东春已经直扑球门或者抬脚怒射了。黄东春只有在敖东才是人物，换到其他任何一支球队，黄东春都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因此说黄东春需要学习的东西非常多，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有理由祈祷崔学长‘98赛季继续留在敖东。

崔殷泽关于崔殷泽的话题‘97赛季人们讲得最多，因为同感崔殷泽对延边足球的贡献，也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只是想从崔殷泽执教敖东看中国教练的表演，或许有另外的故事，当然不会是让人舒怀的故事。

用车范根的话讲，崔学长属于老派足球，但就是这种老派足球也让敖东受益匪浅，崔殷泽看见了中国球员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斗志差，职业精神差。用中国话讲，就是意志品质差。他抓住这个冲突口拼命培养敖东球员的斗志，通过言传身教和韩国之行，敖东球员还真的增强了斗志。就是这样一伙子娃娃兵，一伙子在任何一支甲A球队都打不上主力的年轻人，靠着旺盛的斗志和不停的奔跑拼抢，把十一支甲A球队打得缩头缩脑。这个要终结万达不败，那个要终结万达不败，其实只有敖东差一点终结了这个神话。如果敖东球员的经验丰富一些，心理稳定一些，2：0领先也不见得就能被如此轻易扳回。崔殷泽并不想扮演终结者的角色，对中国足坛上的那些虚荣根本不感兴趣。他很高兴能2：0领先，给追平也并不生气，他称赞球员打得不错，也坦然承认敖东没有取胜的实力。

实事求是讲，崔殷泽能改变敖东，根本原因是延边敖东球员天性中的东西更接近韩国人，这使得崔殷泽能少费些力气就让敖东接受韩国打法。韩国足球先看勇气意志和体力，然后才是技术，这也是韩国足球能在亚洲称雄的原因，也是韩国足球近年来停滞不前的原因。

中国球员在意志品质方面的差距近来越来越大，也就使国家队的战绩一年不如一年。其实中国球员的水平并不低，但由于忽视了对球员精神素养的提升，导致在大赛中不能正常发挥。崔殷泽的思想在敖东行得通，但在其他球队不一定行得通，他完全可能被中国教练和球员联手兵变轰下台。当舆论界呼吁由崔殷泽出任中国国家队教练时，人们忘掉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俱乐部训练水平无法和崔教授的训练水平衔接。飞行集训不可能从根本

上改变球员的习惯，因此崔殷泽呆在俱乐部更好，他的球队会影响其他球队的思路。要想战胜敖东，就要有更好的体能和整体配合。一旦各俱乐部都这么干了，敖东现象就是对中国足球的一大贡献，崔殷泽对我们的帮助就该载入中国足球的发展史册。

敖东现在什么都不缺，只缺能力强的球员。现有球员不光是年轻，技术上也年轻，和国内其他俱乐部的同龄人相比，敖东的年轻人显得非常一般，如今就是这帮人构成敖东的出战阵容，他们只能以勤补拙了。如果崔殷泽手下有更好的球员，他就能进行更高层次的调教，敖东队就有机会成为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遗憾的是崔殷泽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只能做到人到佛知。

敖东在申花处于低潮时赢了，申花在敖东刚刚请到崔殷泽时赢了，两家打成了平手。但通过现象我却看到崔殷泽比安杰依更有实力。如果申花交给崔殷泽，我有理由相信他会做得更好，我判断的根据是申花的球员比敖东强出许多，敖东球员充其量只够在申花打替补。

’98 赛季前景仍旧是保级。

焦点一旦崔殷泽离去，敖东只能为保组而战。崔殷泽在，敖东可争前五名。高钟勋能否继续保持状态，对延边敖东的意义在崔学长之下却在全队之上。

## 52 广东宏远

宏远降级在上个赛季就已经有所暗示，陈亦明的改良给宏远带来了一个赛季的希望，他曾公开跟徐根宝叫板。想来陈亦明的雄心是有理由的。如果有了马明宇黎兵再进一个韩金铭，宏远的实力就会因为合理的组合变得很强大。只是陈亦明在那一年只看见了申花，他肯定忽视了万达，那才是真正具备冠军实力的球队。宏远和辽宁队的情况有些相似，都属于后备球员出了问题。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辽宁队青黄不接，宏远队五世同堂。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青黄不接是糟糕的局面，但五世同堂无论如何不应该是降级的根本理由。相反，它有可能是一种不错的组合，只有两世同堂的球队才是最可怕的情况。宏远的衰败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这需要广东足球界自己去认真总结了。

’95 赛季辽宁降级似乎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但宏远队还是在甲 A 中挣扎了两年，今天宏远降级已经不能引发中国足球的地震，它只是旧时代终结的最后一次回响，带给中国的思索已经没有 ’95 赛季结束之后那般深刻，只需要广东足球人自己去医治创伤了。

华南虎曾经代表了中国足球的一种南方风格，它虽然没有东北虎那样威猛，但也丰富了中国足球，也给中国足球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我一直不同情辽宁队的衰落，也盼着宏远降级，但 ’95 赛季辽宁主场的保级生死战我还是忍不住去看了，我还是替辽宁将士鼓劲。当冯峰踢进那个致命一球时，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97 赛季初我就撰文说宏远 ’97 赛季一定降级，但宏

远和三星的雾中一战我还是看了。在迷漫的大雾中我无法看清场上的搏杀，但能听见评球员告诉人们三星队 1：0，2：0，3：0。我还是非常伤心，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让我周身乏力，我甚至觉得自己和宏远的战绩一样绝望。一定是记忆中的东西使我怀念，一定是古广明、吴育华、容志行、陈熙荣、谢志雄、黄军伟这些人的形象唤回了我对广东足球的留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每个时代都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出美好的东西。东北虎和华南虎毕竟给中国球迷带来过许多额外的欢乐，它们都曾经是中国足球的中坚力量。如今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它意味着一种羞辱和残酷。我还想到宏远的命运尤其让人心酸，它比辽宁还多坚持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宏远没有能力拯救自己，它经受了比辽宁队更多的磨难。终于完结了，虽然不是让人高兴，但也让人替宏远将土松口气。在死亡线上跳舞可不是美好的感觉，要死要活还是利落些吧。

辽宁队和宏远队成为难兄难弟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计划经济造就的队伍。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体育工程使两支球队天然成了两派足球的代表，它们也就理所当然成了两个省份的龙头老大。而实际上辽宁队的球员大部分来自大连，一部分来自沈阳；广东队的球员大部来自广州，部分来自梅县。在那个时期，足球城市有义务给省队提供最好的球员，辽宁和广东两队的强大是以抽空城市球队骨干为代价的。职业化一开始，大连和广州要证明自己，也就不再替省队无偿输送人才，省队很自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辽宁队青黄不接，广东宏远五世同堂，都是因为失去了后援。如果青黄之间是绝对骨干，五世之中都是强手，也就不会存在降级的问题。没有人怀疑如今的辽宁队已经不能代表辽宁足球的水平，同样没有谁会认定广东宏远代表广东足球的水平，它们只是过去的历史留给人们的影子，只是人们回首过去的通道了。

因此对于舆论界和业内人士大叫重振辽宁雄风广东雄风就有些滑稽，辽宁足球从来就没有滑落过，只是辽宁队滑落了；大连足球比起当年的辽宁队有过之无不及，那才是这个省足球水平的真实代表。广东足球也没有坏到人们想象的那种程度，只是由于好大喜功的决策者急功近利地搞了太多的卫星，过分地分散了有限的足球人才，弄和大家是老和尚的帽子——平套套。宏远、太阳神、松日、平安、佛山、金鹏，就那么多球员，你争我夺谁也没办法集中优势兵力。其实辽宁足球人口并不比广东少，但如今只有万达和海狮两支高水平俱乐部队，即便如此也觉兵源不足，广东有什么条件想垄断甲 A？闹到最后还是苦了自己。

如果能把球员优选到太阳神和松日或者其他任何一支广东球队，肯定能形成个体优势，也就不会连太阳神也要狼狈得为保级苦战了。

历史能让人清醒，也能让人发昏。辽宁队和宏远队都属于被历史搞昏了的球队，它们在潜意识中死抱着往日的辉煌不放，难免要在职业化大潮中被冲烂。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旧体制喂出了一些死脑筋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忍受不了权利的转移，辽宁和广东足球内耗之严重连外行人也看出了里面的权力和派系之争，就是这些东西让广东宏远步辽宁队的后尘去甲 B 打发日子。广东足球如果吸取辽宁队的教训，如果认识了职业化对球队生存的特殊意义，应该把宏远降组当作脱胎换骨告别旧时代的契机，丢掉“广东”这块牌子，让球队忘掉“省队”这个冠名，你从此不代表任何省份，只代表俱乐部和你所依托的城市，这才是职业化给宏远的最好出路。如果像辽宁队那样



还是自以为是，还是以“老大”自居，恐怕也会在甲B里混日子了。其实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但以辽宁和广东这种特殊历史，改一个名字或许就是更换了一种思想，这不仅需要魄力，肯定还要和旧势力进行一番生死搏斗才成。

重点人物：区楚良第一国门’98赛季不能转会，中国足协的转会章程又一次毁掉天才的生命。想当初辽宁的姜峰于明庄毅都是这个转会制度的牺牲品，这个看似平衡的规程相当不合理，它违背了职业化的内在规律，也使格外稀少的好球员在低上加低的竞争中一点点毁掉。区楚良虽然没有李富胜傅玉彬那样好，但在今天的足坛上还是难得的门神。心理素质差几乎是广东籍门将的共同特点，当年的杨宁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打不上主力。如果不是因为戚务生本身的心理素质更差，区楚良无论怎样都不该成为第一国门，和他水平相当但越到大赛越兴奋的江家两兄弟早就该在大赛中得到锤炼。区楚良的星运应该说很侥幸，傅玉彬和徐弢的退役让区楚良乘虚而入，而且大赛前区楚良总给人们留下“神勇异常”的印象。

无论在国家队还是在宏远，区楚良习惯于丢掉不该丢的球之后才开始神勇异常。区楚良放松得过分，而且潇洒得不是时候，对许多射门区楚良经常不作反应，只是扬一扬手，很有“挥手从兹去”的味道。区楚良作为门将的致命缺陷是没有指挥能力，他总是场上最没有声息的人，即便就要和自己的后卫相撞区楚良还是一声不响，守门员有各种类型，但不论哪种类型都不允许忽视自己的指挥职责，他是球队最关键人物，担负着最后一道防线的要职，区楚良只是靠队友对他的猜度去和他配合，区楚良更是连打手势的热心都没有。

甲B的日子应该是区楚良从此不得翻身的日子，如果哪个新任国家队主教练还把眼睛盯在区楚良身上，只能证明这个国家队根本就不想取胜。

郭亿军其实郭亿军是非常不走运的人，记忆中郭亿军在国家队最后一段时间里经常“大漏勺”，如今刚刚当了教练又得做岳永荣的听差，还要不停地出席新闻发布会，而且要承担宏远落败的责任。郭亿军很有勇气，他经常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现自己的勇气，他大概是所有甲A教头中“永不言败”的一个，遗憾的是郭亿军没有能力拯救一支早就断了奶的球队。郭亿军的可爱之处还在于他不该承担任何责任却坦言自己有责任，这种年轻人首先让自己有大将风度，这个风度意味着一个人内在气质的高贵，郭亿军的日子还长，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其实郭亿军也应该追随殷铁生们去科隆或者巴黎或者西班牙意大利，学有所成之后再回来重谋职业，中国并不缺少教练，但缺少年富力强、掌握了现代足球理论的教练，郭亿军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不要为眼前的利益限制住自己的进取心。

’98赛季前景继续呆在甲B。

焦点广东传统势力强大，内部问题积重难返。

## 53 天津三星

甲A体战期间，我把天津三星比做“卖火柴的小女孩”，并且询问三星

“手中的火柴还有几根？”在‘97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中，这个小女孩手中的火柴燃尽，整个天津一下子就陷入了黑暗，很简单的梦想也随着这很火柴的熄灭破碎了，一群天才少年的努力就在宿茂臻的冲顶下变得毫无意义，蔺新江和陈金刚又一次成为败军之将，天津足球界又将产生无休无止的争吵，津门虎重振虎威又只能期待1999年了。

翻阅人类发展史，你会注意一种很有趣的现象，那些曾经创造了人类童年历史的区域，如今部落后于现代文明，无论是巴比伦还是恒河，无论是美洲还是华夏，在几千年之后都成了这个世界的落后的地区。大概历史的辉煌肯定要给它的后人带来负担，保守和不思进取大概就构成了这种地域的主旋律。也可能是人类的发展也讲究平衡，曾经辉煌了就让别人也辉煌一把，所谓有饭大家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足坛最负盛名的三只虎如今都掉到甲B里去养伤，津门虎本可以躲过另外两只的命运，但最终还是天算不如人算。天津出国脚也出壮汉，但天津足坛的内乱也和广东辽宁一样致命，自从韩金铭当着几万球迷和蔺新江吵架，这个球队就没过过舒心日子。那大致是内部混乱的第一次表面化，‘97赛季王俊等球员和俱乐部的纠纷则是这种混乱最明显的标志。

整个天津足坛一直处于无序状态，经常出现一些非常没头脑的事情。左树声上任让球队保级，天津足球似乎开始复苏，但谁也想不到左树声会让自己的俱乐部耍了，他用二线球员打寰岛，好不容易赢了球却白白送给了对方。以左树声的脾气，他没冲进足协办公室掴上司的耳光说明左家老二修炼有成。但左树声不是那种可以忍气吞声的人，他可以不去打人骂人，但却可以辞职。多年来天津足球一直在主教练人选上扯皮，换这个不行换那个也不行，重招回蔺新江还是不行。其实天津不光出国脚，也出很好的教练，但这些人无法把全部心思放在球队上，他们还要时时参与到那些和足球本身无关的人际矛盾中去，每个主教练都要时时提防让人家背后捅刀子。老百姓有一句古老的顺口溜：“京油子卫嘴子……”就是说天津人的嘴茬子厉害，最好的相声演员中天津人占了大半。吵架论理无止无休最后不了了之是天津人的习惯，大约也能从中获得乐趣。但足球可不许这个，它要用脚说话。津门足球这些年光顾着自家打嘴架，把踢球的事抛到海河里去了。左树声、蔺新江、陈金刚，都是一些响当当的好汉，但谁也救不了球队。能救球队的人只会给球队添乱，弄得年轻人不知跟谁吆喝才算正道。

按理说辽宁队和广东队都降了级，三星更应该提高警惕别让传统害了自己。其实津门虎早就没有了资本，但偏偏硬着头皮说大话。传统无孔不入，连年轻球员也染上了自以为是的坏毛病。

学会了从战略上藐视对手，一旦到了具体阵仗便踢得一塌糊涂。年年这几支球队，谁有多少斤两大家都清清楚楚，只有三星队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结果不该输的输了，该赢的也输了，22场比赛只胜了5场球，不掉级还能升级不成？

回想‘95赛季之初，天津队踢得有模有样，人们分明已经看见那只津门虎又活了。那时的韩金铭在中场踢得威风八面，把年轻的队伍调理得顺顺当当，很有成为中国中场王的趋势。谁都记得首战大连万达，虽说1球小负，但天津队惹得一片赞誉，说它虽败犹荣一点不算过分。说不行就不行了，不光是韩金铭从国家替补变成编外队员，连王俊霍建廷也差一点就被淘汰了。将将分帮，将帅失和，好端端一支球队说不行仿佛一夜间就溃不成军了。

天津足球弄成今天这副模样，也搞不清是谁的责任，官就是兵兵也是官，谁都想说了算谁又说了不算。这大概是津门足球区别于广东和辽宁的地方，在那两个地区，都是说了算的人一手遮天，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抱残守缺。每个足球人都该检讨自己，都该想想为天津足球干了些什么。在夏天，我曾在文章的最后提醒津门虎：“无论如何还没有沦落到东北虎的地步，现在振作还来得及。”97赛季天津三星的前景并不看好，待降了组再唱‘还债’，高调只能落了笑柄。”

应该说，津门业内人士真该还债了，你们欠天津足球的东西比天津足球给你们的东西多出大多，已经问心有愧了。’98年冲回甲A事小，重整天津足球大计才是头等大事。

重点人物：于根伟中国足坛不可多得的将才，但旧伤恐怕会影响他的运动寿命。于根伟太年轻了，他很容易被老奸巨滑的人鼓动起热情，因而置腿伤不顾。于根伟在球场上冲锋陷阵几乎都拖着一条伤腿，每一次拼抢都让我替他担心。为了于根伟能早一些彻底一些治疗那条腿，三星降级应该说恰逢其时。于根伟终于不用为三星保级而战，他有理由去医院住些日子。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于根伟将是中国国家队的未来希望，他有能力去接替李铁孙继海这伙子新锐撑起球队的脊梁。在中国球员中，于根伟不仅天资出众，而且有超过他人的意志品质，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和技术同样不同常人的球员。年年临危受命肯定会扼杀了这个年轻人的成长，他极有可能过早告别赛场。想当初戚务生451选定了于根伟，这一点没错，错就错在戚务生明知于根伟有伤而姚夏没伤也会受伤，把宝押在这样两个年轻人身上，很明显戚务生既没经验更没头脑。记牢了这句话：降级对别人是坏事，但对于根伟却是重新振作的最好时机。我确信1999年的于根伟会让球迷们大吃一惊的。

孙建军也有理由成为国家队的一员，但孙建军的发挥总是很不稳定。小伙子踢球像是抽疯，好一阵坏一阵，一场球踢得漂亮，另一场就踢得稀臭。球迷们给弄得这里才赞孙建军大将风度，那里又要骂孙建军没头苍蝇瞎撞。我看孙建军踢球，最欠缺的还是头脑。这个年轻人拼劲没得说，就是有点没分寸，和邵庚比起来孙建军也显得有点愣头青，和于根伟相比就更显出难当大任了。如今看孙建军有点像他的同门师兄韩金铭，技术不差体能不差勇劲不差，就差一份聪明。这往往是一念之间的事，有好师傅常在耳朵边提醒，也就有希望变成好中场，可惜的是孙建军的师傅们也都光是血性缺少理性。

蔺新江蔺新江也算得上半个元老，在国家队踢球时就生死不怕，和徐根宝很投脾气，但开口闭口都是“跟徐指学到了不少东西”。其实蔺新江不需要跟徐根宝学东西，徐根宝能教给蔺新江的东西他早就掌握了，蔺新江需要学的是徐根宝的心计；只可惜人的性情不是说学就能学的，蔺新江沾火就着的性情和徐根宝大不相同；如果要学，倒不如学学严德俊的微笑和刘国江的思想者形象。我看蔺新江的指挥官才能天生就有欠缺，他总是比球员还要冲动，比年轻人还要火冒三丈。在这方面他明显不如后辈陈金刚和左树声，论起威望论起带兵打仗，左树声远在蔺陈之上，但左家老二同样有很大的脾气。

我猜天津教头全让自己的脾气毁了，一点委屈也不能受，很难说适合在中国当教练，更不适合在传统势力强大的地区当教练。李应发的本事大不大？但在辽宁照样无用武之地，说来也是，李应发才大脾气也大，惹恼了管事儿的，不用你行不行？反正地球照样转。

三星队的降级内因多于外因，但执教者缺少合理战略思想肯定也是失败的原因。天津三星踢球光懂得拼，但却不太讲究巧。当别人也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也拼起来，缺少战术的三星就拼不起来了。’97 赛季最后一轮泰山队也要保级，于是利用主场的优势和三星拼起来，反观三星拼不起来了，处处受制，脚脚不顺。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年来三星枉有几个非常优秀的球员，枉有几个不错的外援，就是没能把技战术提高上去。应该说和频繁调换教练有直接关系，左树声那一套蔺新江不一定欣赏，蔺新江那一套左树声不见得继承，陈金刚也不是便宜货，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此这般，一支球队哪里还能形成自己的技战术风格，也只能靠蛮拼愣抢，结果怎样看运气了。

蔺新江的火爆脾气也会坏事，三番五次冲进场里跟裁判员打架，对球队的心态肯定起不到好作用。加强个性修养应该是蔺新江的首选科目，想法子让自己泰山压顶不弯腰，还要想法子让自己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后边这项更重要，让队员看看你的脸心里就平稳，这算得上一种很高境界的执教之道，蔺新江不可视为儿戏。

施连志算得上绿茵场上的长青树了。当今中国足坛跟他比资历的大约只有广东宏远的池明华，施连志可以算得上天津三星最劳苦功高的球员了。我非常看好施连志的守门能力，他比区楚良和江氏兄弟还要好，但施连志有很坏的毛病，他出击封单刀球时总是把两脚踢出去。国内有许多守门员都这么干，但施连志最得真传。他在几场比赛中都这么把别人踢得不轻，体育品德有些问题，至少大家都吃足球这碗饭的，你干吗把人家往死里整呢？万一把大家踢得记仇，瞅冷子给你一家伙你难道是金刚不坏之身？我猜施连志进不成国家队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到了国际大赛你一脚把人家蹬飞了，外国裁判可不是中国裁判，一张红牌算是给定了，11 个打 11 个都嫌人少，让中国队 10 个打 11 个还不一家伙 20：0？武汉雅琪代表中国参加室内足球赛，守门员严毅受了伤，结果让巴西踢了 24：1，残疾人打篮球也很少打出这么高的比分，何况双方都有进账。

施连志属于那种技术好心理稳定的门将，但身上的非体育精神使他很难受人欢迎。球员首先是社会公众的一员，做事就要符合公众道德，一旦违背了这些东西，你有天大的本事人们也怕你讨厌你，你的价值也就贬了。

’98 赛季前景重返甲 A。

焦点理顺内部关系，保持队伍稳定，最重要的是保持教练员队伍的稳定。俱乐部上层不干涉多支持，别都个顶个充明公。

## 54 大连万达

一支只有失败才能制造新闻的球队，一支输了球才会得到解脱的球队，这就是大连万达，它如同中国足坛一个不合时宜的怪物，让它的对手心怀恐惧和嫉妒，谁都想战胜万达而成为舆论和球迷心目中的“万达神话终结者”、“不败纪录终结者”、“冠军的冠军”。这已经超出一支球队的承受能力了，

已经使普通的比赛变成了超越胜负的象征，已经使中国足坛演变成同仇敌忾抗万达的闹剧，结束万达不败似乎已经成了其他球队最大的人生目标，也是球员和教练证实自己的最好时机。一切都让人觉得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不知道造成这些差错的究竟是万达还是别人，反正我觉得事情有些古怪，古怪得就像中国足球本身既不争气又感觉良好，既臭不可闻又登堂入室，既富有得一贫如洗又贫困得歌舞升平。

当申花在自己的主场 10 人应战以 4：2 定胜万达的时候，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盼望已久的正常日子终于重新来了，一场惹人心烦的闹剧终于到了闭幕的时候。我也替万达队庆幸，这场失败来得正是时候，它再也用不着去追赶 AC 米兰的记录了。一只天上飞翔的鹰和一个飞上树梢的鸡从来就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AC 米兰的伟大缘于它出生在意大利，万达的弱小只因为它是中国联赛的冠军。万达俱乐部自己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别人不这么想，他们还是不依不饶，万达自己总不能随便就让你打败吧？于是不败的场次增加下去，于是普普通通的比赛开始改变味道，变得让人恶心起来，想吐都找不到去处。真难过。

万达的拥戴者在帮助万达吹嘘不败的伟绩，万达的对手宣传万达不败的悲哀，舆论界只需要击败万达的新闻，中国足协想要的是自己一统天下，但谁都忘掉了国家队刚刚在十强赛里给人家打得落花流水，谁都忘了万达的不败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我们本应该解剖一下万达，解剖一下大连足球，寻找出大连足球常盛不衰的特殊原因，从中挖掘中国足球早日崛起的理由。但中国的足球人总是把现象本身当作本质，从来不肯在发现本质上花一些功夫。什么“激情”、“理智”、“悲哀不幸”、“梦之旅”，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但他们习惯于嘴巴上论输赢，只是想争得更多的讲话权力。一方面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另一方面就是红眼病重得没法治。在这种情形下，万达将士的“求败”似乎变得顺理成章，他们只是需要凭自己的心情在那里“终结神话”。北京国安是绝对不能赢的，万达可不想让迟尚斌败在金志扬手上；八一也不能胜万达，这支军人球队年年从万达身上得分，并不是它真有“万达克星”的本事，这里边有深厚的军民鱼水情更有深不可测的故乡亲情。谁都瞪大眼睛看万达放水，2：2 打平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输给申花应该是最伟大的选择，双方都互相钦佩，有英雄惜英雄的尊重。虽然万达能赢更好，但在对方缺少主将的情况下胜之不武，战平也是表达一种歉意。申花让裁判的瞎吹气昏了头，三军用命，把没有丝毫准备的万达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很好很好。安杰依比崔殷泽朝前多跨了一步，1：9 的耻辱已经用胜国安胜万达的战绩洗刷得干干净净，中国人对洋教练的信心重新建立起来，对中国足球的进一步开放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万达不败的终结恰逢其时，它的价值只有在 '98 赛季开战之时才能真正显示出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大连没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虽然它出了几十名国脚，虽然它输送出去的球员可以组成至少十支球队，但大连在旧时期的足球历史上始终没能留下什么让人震动的回忆。

那时的辽宁队是辽宁足球的唯一代表，它有权力征召辽宁各地最好的球员组成省级球队，大连想自己组织一支普普通通的甲级队也十分困难。职业化的开始终于使大连有了翻身的机会，第一个赛季就拿了冠军。而辽宁队在 '95 赛季就降了级并且一直在甲 B 里打发日子，只剩下喊口号发毒誓的

本事，一踢起球来谁都敢输。

应该说大连雄厚的足球储备和悠远的足球历史养育了万达，而这个逐渐与国际模式接轨的俱乐部只是顺应了足球发展的总潮流。在这本书的上篇我已经列数过大连的足球现状，它的确是中国足球的最先锋区域，也是最有希望率先冲出亚洲的俱乐部球队。万达在国内联赛的战绩是其整体实力的正常结果，它只证明其他城市的足球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定胜大连万达的地步。

申花可以胜大连，国安和敖东也可以胜万达，但万达可以在一个赛季中保持自己的水平和实力，其他球队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它们打好了谁都能赢，打差了谁都能输。球队的这种起伏不定说到底还是综合实力有限，其实任何一个具体缺陷都可能从根本上降低一个球队的战斗力。比如说万达的现役国脚和前国脚可以组成完整的阵容出战，也可以用出色的新人挑起大梁，这种人才储备量是其他任何一支俱乐部队都不具备的，常胜之师当然也就不应该让人感到奇怪了。

和南方球员相比，大连球员属于最典型的北方男人，他们身材高大而且健壮，有很强的对抗能力，往往用不着过分用力就占了上风。多年来广东球队一直让辽宁队和大连队压迫着，其根本原因是广东球员的身体条件吃大亏。二十年前北方队的技术很差，但就是这样一群莽汉也让南方球队占不着便宜。如今的上海队能打抢逼围，也是因为上海人具备了打身体的条件。据调查，上海人的平均身高如今已升至全国之首，上海仔在申花里都是一些高大威猛的角色，和北方球队对抗冲撞毫不吃亏。

广东球队就不行，因此陈亦明才拼了命想建设一种“新广东风格”，而这个风格的建立则取决于能否引进优秀的北方球员。徐根宝想把抢逼围移植给松日，结果是让甲B的混混儿给抢逼围，灰头土脸好不尴尬，如果不是上海同乡拼死相帮，徐根宝真得为自己的吹牛上高额大税了。大连球员恐怕永远也不会存在身体条件的问题，他们和亚洲最强壮的球员相比也不落下风。崔殷泽评价中国队时就这样讲，中国球员在技术在身体方面都不差，甚至还略占优势，差的就是意志品质，也就是斗志不行。这应该是中国球员的通病了，大连球员也不例外。我引用德尚的话也是想证明万达球员同样缺乏职业球员的特殊品质，这种品质也将影响他们战时的心态和努力状况。这个法国国家队队长说：“我是职业球员，我的工作可以得到很多钱，因此我不能说：我累了。同时，我也不知道有的运动员胜利了会感到累，而且就不想再取胜了。”这就是最明显的差距，也就是因为存在这种差距，万达球员才会在对申花的比赛中表现得如此差劲，不知道万达球员在输掉这场球之后是否从职业的角度去审视自己，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如果不清楚自己缘何胜负就是愚蠢，至少不会使自己变得聪明。

在辽宁队代表辽宁足球横冲直撞的时代，国家队热身很少找辽宁，因为失去了主力的辽宁队经常让国家队出丑。后来还演出过几场“红黄”之争的轻喜剧，辽宁队都输了，输家赢家都不当真，玩玩呗。今天的国家队打大连也难赢，但前提是大连国脚呆在母队。从这个角度看万达，还没有达到当年辽宁队的高度（按各自所处时期的标准）。今天的万达不敢说比国家队更有竞争力，但以本届外围赛国家队的表现，大连队在个别位置配上几个国内高手至少也差不了什么，甚至会打得更好。比如说调入刘军、范志毅、谢峰、高峰、马明宇，这支国家队就是最有战斗力的队伍，以它在国内炼就的稳定，很难会大起大落。其实这也是当今中国足球的最大实力，有了大连球员才是

一支完整的国家队。当然并不能保证大连球员就可以改变国家队的本质，大连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它同样不能脱离中国足球整体落后的大环境。

按理说，大连已经具备了领先一步的条件，它不仅仅是真实的足球城市，而且相当于一个或几个以足球为运动主项的国家。

如果大连足球的水平高些，它完全有理由组成一届国家队战世界大赛。建国五十年来，中国还没有哪一个城市能像大连这样给国家队给其他球队输送出如此众多的足球人才，还没有哪一支球队能连续两个半赛季一场不败，大连足球一直是中国足球的真正霸主，它无论怎样讲都代表了中国足球各个时期的最高水平。这是一个特殊的足球现象，很有些像乌克兰的基辅迪纳莫。乌克兰足球的整体水平在欧洲只是二流之末，但基辅足球却完全能和欧洲一流足球水平抗衡。前苏联虽然有莫斯科斯巴达和迪纳莫，但苏联队的主体也是基辅迪纳莫。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的经济政治状况同样很差，但经过几年调整之后，随着乌克兰国家形势的好转，基辅足球又开始复兴。三大杯赛中基辅迪纳莫在冠军杯中痛斩埃因霍温和巴塞罗那，让人们又重新看到了前苏联足球的影子。如今的大连万达也已经初具基辅迪纳莫的模样，只是它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试图证实这一点。

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内，万达欠缺的东西仍然很多，它如今正在和国际模式接轨，正在与国际管理集团寻求合作，也试图和欧洲几家最成功的俱乐部进行合作，还送出自己的年轻教练去国外学习，如果这些事情按部就班进行，万达无疑会获得更多的帮助，也会增加经验，更多一些外出比赛的机会。而俱乐部在一二三线球队统备外籍教练的计划一经实施，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俱乐部就将诞生。

其实足球还不是全民健身运动，也不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的运动。中国足协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中没必要搞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的国力有限主要是金钱有限，搞大锅饭式的平摊伙食免不了大家都半饥半饱，谁都不能率先走一步，到头来中国足球还是没办法集中优势兵力冲出亚洲。根本用不着十二亿人民都去踢球，一个具体项目更用不着全党全民总动员。大连、青岛、上海、北京、天津……中国的任何一个足球城市搞好了，都具备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足球实力，都可以单独和任何一个亚洲足球强国争争高下。足球人口的多少，足球基础的厚薄，都是相对的概念。就中国十二亿人口来说，足球人口当然少得可怜，但就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讲，大连的足球人口就非常可观；现代足球在中国开展得并不悠久和普遍，但大连在上个世纪就踢开了现代足球，一直是足球传统最久的城市。在职业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学会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对足球运动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突出重点寻求突破口，完全可以带动整个中国足球水平的提升。

大连应该是唯一具备率先起步的足球特区，它比上海更有后劲，而万达如果能抓住机遇，给自己制定更宏远的目标，就将成为中国足球的希望。如果满足于不败和卫冕，迟早会丧失进取精神。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进则退。上海和青岛甚至其他城市都在努力，都有可能后来居上。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大连万达在职业赛季中还只有孙继海和王鹏张恩华属于后来居上者，而申花则有申思、朱琪、吴承瑛、祁宏、张勇一大群后起之秀，这至少说明上海申花在后备力量的发现和使用上已经领先，它至少暗示了明日霸主将存在着更加激烈的争夺。

辽宁队老将打天下是出于无奈，它想换代时已经来不及了，职业化断

了它的兵源，辽宁队自然会衰退。而万达则不同，它是职业化滋养的骄子，但如果不能抓紧时间加大投入后备队伍的培养建设，肯定要吞食自己种下的恶果。再与申花比较外援，我们就更容易发现两个球队的区别，申花全靠年轻人打天下，外援基本不能登场；而万达的外援一直占据了球队的最重要位置——中场。如此看来，万达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缺陷，身后的追击足音已经清晰可闻，没有一点可以歇脚喘气的条件了。

重点人物：徐弘他的稳健和大局感没说的，在国内还很难找出第二个，但徐弘的笨拙在现代足球的高速运转中无论怎样说都是致命的缺憾。徐弘在大连队造就了他的指挥才能，长期担任国家队队长也使他比别的球员更有信心。十强赛期间是徐弘的胜利戚务生的失败，但两个人都说不清楚胜利和失败的理由。我一直认为徐弘是古典风格足球的高手，但在现代足球的高速对抗中光有大局感是不够的。当戚务生在球迷的欢呼声中换上徐弘的时候，中国队的前途就已经确定了。戚务生没有眼光去挑选更有活力的自由人，他只懂得用手边的球员拆东墙补西墙。徐弘打了一场好球，主场对沙特的比赛是徐弘回光返照般的精彩表演，在这场比赛中徐弘称得上是中国队的中流砥柱，也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队队长。此后的比赛徐弘重返平庸，他并没有能力阻止伊朗人和卡塔尔人的疯狂进球。’97 赛季最后一场联赛是徐弘的能力下跌的最典型例子，他镇守的中路要塞成了申花球员直捣龙门的通道，他的助攻只是恼羞成怒的爆发而已。

在我的预计中，新一届国家队如果想有所进取，徐弘肯定会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按徐弘现在的势头，甚至在大连万达也只能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和不稳定因素。他最好能转会，他对万达都是最好的选择。

孙继海职业联赛造就的最年轻国脚，比起他的同龄人李铁隋东亮张效瑞，孙继海更有大将风度；比起张恩华申思吴承瑛朱琪，孙继海的前途格外光明。孙继海是我见到的中国球员中最有活力最有进取心的一个，也是最有希望成为未来的国家队场上领袖的年轻人。孙继海最该感谢的是迟尚斌，然后是戚务生，这两个人给了他表现自己的机会，孙继海也抓住了这两次机会。孙继海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也是每个位置都可以一试的人，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右路的突然插上，右后卫是孙继海的才能得到发挥的最好去处，其他任何一个位置他都将面对许多国内球员的挑战。在国家队，孙继海是戚务生乱点鸳鸯谱的牺牲品，这个年轻人在国家队已经成了真正的“万金油”。戚务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左边卫，也没有费心去找后腰，孙继海就这样踢了八场球，都踢得很别扭，有些有劲使不上。孙继海憋急了，也会独自带球一路杀向对手的禁区，他的经典之作是客战科威特，孙继海长驱 40 米一直冲到对手腹地，然后分球给高峰并且继续向边缘扯动，使科威特的防守出现空档，高峰面对一个防守球员，一停突然启动，打入一球。

孙继海不服输的性情在十强赛和国内联赛都表现得很充分，在国家队中这个年轻人是很少灰心丧气很少输了球就放弃希望的球员。如果他能有更高的威望，肯定能带动起全队的进攻热情，可惜在国家队在万达队他还只是小兄弟，他无法去指挥和批评别人。

孙继海的潜力当然是不能怀疑，我对孙继海的疑问是他的进取心能保持多久。我最担心的是孙继海和其他人一样染上球星的坏毛病，已经有苗头表明孙继海的自律能力有所下降，脾气也长了。这肯定会影响孙继海的发展，如果孙继海能成为闯荡欧洲的一员，肯定会使他刚刚滋生的自得情绪消除



掉，回来之后就是一个正宗的职业踢球者了。

张恩华在中国足坛上，除了全兴的法比亚努，除了海牛的希德尼，恐怕再也找不出比张恩华更好的盯人中卫了。我一直注视张恩华的这个位置，但始终还没能看到更出色的选手，张恩华因此牢牢地占据了国家队的主力位置。其实张恩华不是我很欣赏的球员，他的责任心和拼劲都行，就是行动有些不灵敏。在国内还看不出太多的问题，一旦和国外强队抗衡，张恩华就比对手慢半拍。张恩华也在努力加强自己的预见能力，但高手对抗都是一个相互制约的过程，胜负往往在一念之间就决定了。没有谁可以保证自己百分之百不出差错，但盯人中卫的失误往往就使球门面对直接的轰击。十强赛张恩华的表现应该说还算稳定，他基本上发挥了自己的真实水平，但他还是不能阻止对方突破自己的防守。这只能说张恩华的能力有限，还没有资本成为一流球星，不知道张恩华自己怎么想，我的想法是张恩华的前景并不差，至少在目前还没有谁可以夺去他在国家队的位置，但我不敢保证三年后的国家队也会让张恩华打主力，我甚至确信在两年之内会有更敏捷更稳健的人去抢夺张恩华第一盯人中卫的称号。张恩华的潜力差不多已经挖掘尽了，他只能看着别人去超越了。

张恩华若想保持住竞争力，只有一条路可走：再刻苦些，再严谨些，再谦虚些。

李明两年前我把李明比作绿茵场上的莽夫，'97 联赛李明的表现差一点让我改变对他的看法，十强赛首场比赛李明的精彩演出让我怀疑自己的判断，但接下去的李明又旧态复萌，我不能把更好的评价送给他。

李明的确配得上拼命三郎的称呼，而且李明也的确成熟了许多，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直不能更聪明些踢球，一到了重要比赛李明总是有点发紧，他于是成了奔跑的机器，而且大力远射也没了，即便射了也偏得离谱。但和马明宇相比，李明还是起了更多的作用。虽然两个人都有点丧失方向，但李明的硬朗还是比马明宇更加有效地阻挡了对手的进攻。更重要的，李明没有犯太低级的错误，这也应该证明他真的成熟了许多。我已经没有把握认定李明能否成大器，但经过许多次失败的李明肯定会形成许多心理障碍。一旦遇到生死攸关的搏杀，李明很难说还会有超水平发挥。李明很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教练去调教，教会他用脑子而不是用体力去踢球。李明的斗志往往受到情绪和心理不稳定的制约，他还容易在逆境中失去理智。

严格他讲，李明的自信心不很强，他更需要鼓励而不是斥责。在禁区中犯低级错误留下的阴影并没有真的消失，他只不过是躲开禁区去回避自己的胆怯。很少有人注意到李明这么干已经减弱了他的威力，更没有人从李明的成熟中看到了他的更不成熟。

李明注定了不是中场灵魂的角色，但他始终可以成为很好的帮手。对这种帮手有理由给他更多的责任，但眼下李明还只是那种拼了抢了丢再拼再抢的工兵。如果教练能有效地抑制李明的野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他的自信心，李明的潜力还有。以李明的身体条件，再打一届世界杯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上述问题不解决，30 岁以后李明仍旧是不成熟和莽汉的代名词，他对中国的右路中场都是损失。

郝海东我一直说郝海东是足球场上的病人，看起来没必要改变这个评价了。外围赛十强决战期间郝海东一直带病参战，而且是中国队中唯一发挥稳定和出色的人。在我的标准中，郝海东是那种很难适应现代足球的人，如

果郝海东真的可以去英国踢球，我的判断很快就会被证实。郝海东还不是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他在欧洲球队中没法子获得只进攻不防守的特权。郝海东只有在中国联赛中才有可能成为球星，也只有在大连队才有可能成为最佳射手。

大连万达给郝海东创造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只需把握其中的一小部分，他就有可能超过其他人成为进球机器。郝海东的心理素质在球场上表现出稳定的方面，但他经常闹病也是他精神高度紧张的反映。郝海东肯定是那种克制力很强的球员，也是尽可能把紧张压在心底的球员。他还不会释放紧张只会压制，因此他比其他人更容易身体不适。当所有的人都讲郝海东体质差的时候，切不可忘记郝海东的体质不致于差到经常患病的地步。在正常的联赛中郝海东就不那么多病，而一到大赛他就开始发低烧，而且找不出原因，所以只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体质差，经不住大强度训练。又有谁在这个球员的自我压抑和自我暗示中寻找过他低烧不退的原因呢？

郝海东说他在万达找到了霸气，但这种东西是双刃剑，它割伤自己的机会同样多。’97 联赛最后几场比赛，凡郝海东上场，他都要和裁判发生一点争执，对防守他的球员更有些失去理智。

霸气这个同一旦赋予贬义，就非常糟糕了，郝海东从大连万达得到冠军、最佳射手的同时，丢失的是什么呢？

虽然我不是看好这个球员会有更好的前途，但十强赛期间郝海东还是给我留下了少有的好印象，因此我还是祝愿他能到国外去证实一回自己，即使给人家退回来也是很好的一件事，至少能使郝海东重新认识自己，也使中国球迷重新选择自己的前锋。

王涛如果王涛能出现在十强赛中国队的阵容中，我确信中国队的 451 还不致于如此不堪一击。但王涛和戚务生的较量很显然处在下风，不管人们如何批评戚务生斤斤计较，我还是认为戚务生这么干属于别无选择。谁当国家队主帅也不可能容忍一个没有绝对实力的队员因为打不上主力而和主教练顶牛，换了谁王涛也不可能不被清理出国家队。应该说王涛自作自受，他让人同情但更让人生气，王涛辜负了大连球迷对他的推爱，也辜负了新闻界对他的援手。但愿王涛从此学会正确估价自己和别人。

通过几年的职业竞争，王涛的进步有目共睹，他的实力也使他在下一届国家队中具备很大的竞争力。王涛的技术比宿茂臻和蔡晟更全面，身材也更高大更健壮。王涛是任何一支球队都能感到危险的人物，他几乎每分每秒都会使防守球员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在万达，强有力的中场使王涛不去充当影子前锋的角色，他实实在在成了一个攻击者。几年来王涛的入球数在万达一直名列前茅，只在 ’97 赛季落在了郝海东后面。这就是王涛和郝海东之间的差距，他把握机会的能力和射门的技巧都比郝海东要差，我确信王涛对郝海东口服心服。但无论如何，王涛还是国内最好的高大中锋。

王涛在近两年脚下的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头上功夫却落在了宿茂臻后面。他大约太想扭转人们对高大中锋的偏见了，于是总想证明自己也会用脚踢球，这实在是很孩子气的想法。身高是王涛最大的本钱，即便在欧洲，也很难有王涛这样高度的中锋，每支球队都把拥有这种人物当作自己丰富打法的条件。

但王涛的头球技术下降使他正丧失空间感，他正在把自己的本钱浪费掉。由此下去，王涛必然会被技术更好的前锋淘汰出局。

王鹏在国青队中杀出的新星。这个孩子有超出人们想象的预见性，位置感和空间感非常出色。王鹏还有一个特别的长处，连续攻击的能力非常强，这表明他连续性技术动作比一般球员完成得更快更好；还有，王鹏补射得分的时候也很多，这往往是评价一个前锋进攻欲望和取胜决心的很好标准。王鹏有很好的前途，但他还需要更多的进球，虽然王鹏更多的时候把机会留给了郝海东，但他浪费的机会实在更多。这表明王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东西要学，但最首要的是学习做人，千万别染上老大哥的坏毛病。

韩文海他不是一个非常让人放心的门将，如果不是万达的后卫线非常坚固，韩文海很难成为国家队的候补门将。每当万达的后卫线被突破时，韩文海就丧失了抵抗能力。完全可以这样讲，是万达的霸气使韩文海的胆怯得到了保护，一旦球队失常，韩文海就很难用自己的补球去激励队友。该进的球几乎都进了，韩文海不会创造奇迹，在数得着的几个门将中，韩文海毫无疑问是最缺乏竞争力的，他甚至比符宾还缺少门将的风范，只是万达没有谁去和他争夺那个位置，韩文海就是在这种缺少比较和竞争的环境里成了球队当然的主力。大连一直是盛产门将的地方，但如今门荒到如此地步实在让人不解。一旦韩文海出了什么问题，真不知道万达用什么人去守门？难道是许建平？

迟尚斌主教练。十强赛期间的国家队助理教练。（在本书即将付印时，已离开了万达队。）’98 赛季前景丢掉冠军？

焦点能否引进优秀的外籍教练和外籍球员。

## 55 裁判问题综合症

### 1

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以来，裁判问题一年比一年让人气恼，误判错判反判漏判都是很难避免的，但更让人们气恼的是吹黑哨。所谓黑哨，已经伴随着贪赃在法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喊叫“打假”，但却一直没能打住任何一个黑哨。到了 1997 年，不仅没能使怨声平息，反倒更加高涨起来。

’95 赛季有个戴宇光，还有中巴对抗赛时的黄钢；’96 赛季出了川鲁之战的于敬仁；’97 赛季最大的黑哨嫌疑被新闻界指定为浦东和建业之战的法官刘庆伟，还有国安万达之战的主哨王学智，上海万达之战的主裁王燕春。

我很同意新闻界的普遍说法：中国裁判的职业道德水平比业务水平更低。如今的问题是没有谁能抓到确凿的证据。其实国外的足坛同样也存在行贿受贿问题，也只能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才能治罪。中国足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非理性非法治方法不仅不能起作用，反倒使吹黑哨变得巧妙而肆无忌惮。比如说足协曾经用“莫须有”原则吓唬裁判，但足协也并不是真有胆量凭“莫须有”这个荒唐规则定罪，更要紧的是足协自身屁股不干不净，处理起乱子来当然也就不能理直气壮。比如 ’96 赛季前卫寰岛总是主场得点球，舆论界的批评铺天盖地，但足协一直没有反应；比如说 ’97 赛季新闻界一致怀疑主裁建业浦东之战的刘庆伟吹黑哨，足协还是一言不发。人们都

知道最后两轮比赛决定着松日和建业的生死，委派资深裁判是国际惯例，中国足协在其他场次都依国际惯例行事，唯独给建业浦东之战派出了一个没有任何威望和资历的刘庆伟。刘庆伟在比赛中漏判误判，更多的是反判。刘庆伟有“奉命”之嫌，恐怕是连局外人也猜得出来，但仍然涉及到“证据”。也许只有刘庆伟有朝一日可以做证，但他手里恐怕也没有文字或录音带作为证据，于是又可能是个死案。

豫园主场出战建业，主裁是 97 年口碑很好的朱六一，但比赛之后朱六一还是被处罚，朱六一想讨说法，得到的回答是“不要问了”。

如果说徐根宝要“谢人”，最需要谢的肯定是足协的哪个官员。

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足协自己没能保证内部的纯洁，他们在关键时刻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了比赛，指定“靠得住”的裁判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一旦出了大问题，让裁判受过，日后找机会再补救，这个裁判的日子肯定会更加好过。

人们对王学智有看法，认为他是“主场裁判”，足协就有一万个理由不指派他执法国安和万达的比赛，比赛中王学智的确有偏护国安的嫌疑。虽然这是一场很普通的联赛，但由于有了“终结万达不败神话”的鼓噪，也就格外引人注目。派王学智执法，首先就让人怀疑这个“终结”有人为的成分，因此给本来非常精彩的比赛抹了黑。

王燕春一直和申花队之间存在相当的不信任，他应该是申花最不喜欢的人，但指派他主裁上海和万达的比赛很显然让人怀疑这种选择的纯洁性。上海舆论虽然相当克制，但还是指出了王燕春对万达的照顾。比赛的实际情况其实比上海舆论所指责的还要严重，王燕春几乎到了闭着眼睛判罚的地步，他险些在 '97 赛季最后一轮造成比赛中途流产。甚至可以这样讲，万达在这场比赛中也是受害者，他们不想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赢球，追平之后很明显地表现出厌战情绪。人们有理由怀疑指派王燕春就是想阻止申花取胜。这和帮助国安取胜形成鲜明对照，谁都要问到底是裁判出了问题还是中国足协有关人士出了问题。

## 2

对裁判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与比赛的进程相关，比赛越临季末，对裁判的批判也就越厉害。这是很明白的原因，往往在这个阶段一场比赛就能决定一支甚至几支球队的命运。

足协的官员就曾说过，指责裁判的都是输球一方。这种说法有些市井无赖式，正因为裁判导演了一场比赛，才会出现不合理的胜负。赢球一边除了对裁判歌功颂德，我想不出它有什么理由也去指责裁判。大连对上海 '97 赛末的最后一场肯定是个例外，双方都不需要黑哨，都想打一场平等境况下的好球，但让王燕春给搅和了。

在 '95 赛季，全兴队主场胜率非常高，我能看到的所有场次全兴在主场都或多或少得到了裁判的帮助。客队几乎都要指责裁判不公，而全兴球迷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足坛奇迹：他们不止一次掀起保卫裁判赞美裁判的浪潮。这使怀疑裁判的公正性得到了反证：只有对裁判感恩戴德才会这么干，要知道裁判从来都是球迷和舆论的射击靶子。那一年的川吉之战引起了全国的震惊，戴宇光的不公正判罚导致了延边队采取消极踢法，最后弄得全兴球员也难堪起来，能进的球也不进了。

'96 赛季鲁川之战发生了最明显的不公正判罚，这一回吃亏的是全兴。

全兴队上上下下都愤怒，余东风还冲进场地和裁判理论，队员们也气得围追裁判，而且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四川球迷这一回不保护不赞美，喊起了“惩罚”和“打倒”的口号，四川新闻界也连篇累牍就裁判问题开展讨论，但局限于讨论于敬仁 and 两个助理裁判。

我反复观看这场比赛的几个有争议瞬间，觉得于敬仁的最大问题不是良心出了毛病，他主要的失职是丧失了主裁判的决断力。他在执法过程中太害怕承担责任，更愿意顺水推舟。

我甚至也想到了于敬仁也不干净，但他肯定有些矛盾，也很想尽可能公平地对待这场比赛，但他又害怕人们指责自己不公，因此努力要做到兼听则明。全兴的两次反越位称得上是经典之作，非常容易看清的事情于敬仁也不致于视而不见，但他宁愿按巡边员的旗示判罚。于敬仁在关键时刻放弃了主裁判的权力，因此他严重失职，对于那个助理裁判，他的位置无论怎样糊涂也不致于误判，他的举旗无论有无受贿证据我们都可以断定他有问题。因此我完全可以认定这场球是在不公平的裁判导演下分出胜负的。当事者无论如何都应该受到处罚，更重要的，应该借此机会进行法律方面的调查。录像慢放告诉所有人，助理裁判不存在失误的条件，他所在的位置正好，全兴球员反插时，泰山队防守球员还在他面前至少五六米的地方。

但中国足协放弃了进行整顿的最好时机，我当然有理由说足协自己问心有愧。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两场不同结果的比赛，除了裁判人格出了问题之外，我以为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主场球队的体育品德出了问题。应该说这相当于先有蛋和先有鸡的复杂领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哪种因素起主要作用。我倾向于认定裁判的道德水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俱乐部和球队的职业道德水准出了问题：首先是他们想使用不正当手段达到取胜的目的，我甚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判定行贿在先而索贿在后，我根本不相信哪个裁判有胆子索贿。俱乐部和球队缺乏胜利的实力，便通过买下裁判制造不公平竞争的环境。裁判从中获得金钱，便吹偏哨歪哨黑哨。然后每个俱乐部都这么干，然后裁判受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致于发展到“吃了主队吃客队”，如同贪赃在法的法官那样“吃了原告吃被告”，成了主宰各队生死的行刑刽子手。

到了’97 赛季，输家赢家都要行贿，都想从中得到利益。比如客队行贿只想让主裁判手下留情，主队行贿是求裁判帮自己获胜。如果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公平执法，客队满意主队生气，但无论生气的还是满意的，下一回还照样行贿。俗话说“引狼入室”，还有“请君入瓮”“自作自受”“养虎为患”，正说出了球队和执法者之间的关系。球队用自己的钱培育出了一群黑哨，到头来保不准自己也被黑上一回。如果真有哪个裁判敢不收黑钱，这个人肯定会被排挤出裁判圈子。黑哨们可不想让自己身边有一个清白者，清白者就意味着对黑哨的危险。

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在中国裁判问题上是一种相互支撑的恶性循环。如果每一支俱乐部队都不想使用不正当手段获利，没有行贿者，裁判的黑哨也就吹不响，一旦有人敢吹了，舆论群起而攻之，不信他能保住饭碗。

3

新闻界的地方主义也帮了黑哨一把，并不是说新闻界没有批判，但大都是为所在地区的俱乐部和球队呼吁。比如川吉之战以后川方舆论批评的矛

头指向延边队消极比赛，回过头来鲁川之战就声讨于敬仁。批评和舆论本身就失去了客观性和公正性，裁判吹黑哨当然用不着担心。辽宁队打佛山遭了裁判暗算，把《球报》气得失去了理智，竟然说辽宁队干脆塞红包，花两万元买个胜利。天知道辽宁队塞没塞过红包？《足球》'95'96 赛季给裁判打分，貌似公正，但谁都可以统计出凡是广东球队获胜的场次，裁判得分都挺高，而凡广东球队失利场次，裁判满身毛病，得分就低。

地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新闻舆论的力量。它们不能按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同一类赛事，你为自己的地方球队说话，我也为自己的地方球队说话，你说裁判黑哨，我就说裁判万岁，自家忘掉了新闻舆论的职业准则，成了地方利益的保护者，于是黑哨们大可以隔岸观火，谁骂我狠了，下回我要整死你。真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

一旦新闻界能丢掉狭隘的地方主义，黑哨的日子就很难过得舒畅。多年来新闻界只干了一件漂亮事，他们这一次共同批判揭露戴宇光，最后中国足协也不得不让戴宇光歇业。这是新闻界唯一的一次胜利，但它至少告诉人们新闻界一旦能丢掉地方主义利益团结一致，就可以有效地起到舆论监督和导向的作用，他们甚至可以迫使中国足协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

遗憾的是大多数专业体育报纸都是由地方政府出资经办，在人事上也要由地方政府指派，替自己的俱乐部和球队说话成为责任和义务。而且由于和地方俱乐部、球队、球员经常打交道，还有了一定的私人交情，一旦遇着什么事情，无意有意都要替自己这一边多说好话，有时候甚至制造点新闻鼓吹自己的地方俱乐部和教练球员。

裁判敢和新闻界作对，中国足协敢动不动教训办报人，说穿了就是他们早就把握了新闻界的脉搏，早就看到了新闻界自身也是各扫门前雪，早就看到了一些记者是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新闻界的身体不健康，打起仗来当然就没有战斗力。

#### 4

对于球迷来说，批评裁判主要是感情问题。在大部分比赛中，比赛越激烈，裁判越容易出岔子。有经验问题，有体力问题，有心理紧张问题，哪种情况都会导致失误。对胜利者来说，裁判的失误可以忽略不计；但对失败者来说，裁判的失误就不被原谅。球迷并不都是专家，他们往往只接受对主队有利的判罚。有时明明是主队犯规，裁判员吹了，也要被球迷谩骂一通。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具，欧洲联赛中也能见到。到了美洲和非洲，这种情形就有点变态，完全能导致杀人。我到现场看球时能有更切身的体会，自己有时也很难不受那种热潮的冲击。在那种时候球迷很难保证客观和公正，欢呼和谩骂在比赛过程中和裁判是否公正已经失去必然联系。主队一切都对，客队一切都错。裁判吹主队都错，于是就骂就喊换裁判黑哨。如果这场球主队输了，主裁判是攻击的首选目标，如果这个裁判有些失误，他就是黑手党了。

这种过激反应也会使执法者受到感情的伤害，如果这个人公平执法，他会因此生出许多怨恨；如果这个人的确吹黑哨，他会变本加厉。因为他们上有中国足协撑腰，下有地方主义新闻舆论的保护：忍受不了任何伤害言行。恰好他正公平执法，于是为了维护自己摸不得碰不得的尊严也要随自己的好恶工作。这种恶性循环往往使正常的比赛真的变成不公正竞争了，于是假的变成了真的，真的变成了假的，越发说不清楚了。

应该说球迷的这种不客观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必要接受职业教育。作为纳税人，球迷似乎有权力不讲道理。而裁判和俱乐部却不能不讲道理，他们的荣辱系在职业生涯的成败之上，而决定这一切的最终只能是球迷。我相信哪一个裁判都想得到好评，但他的职业特点又使他无法获得这些东西，正确对待批评和赞扬就应该成为每一个裁判员自我修炼的首要内容。但无论怎样，业余裁判和职业裁判的区别不应该成为执法水平低下，职业品质低下的借口。在这一点上中国足协的解释格外愚蠢和荒唐。他们甚至把中国裁判的低收入也收进吹黑哨的理由中去。维护裁判的权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解释只能表明足协官员自己的职业素质低下，裁判毕竟是一个职业，不论专职还是兼职，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没有谁强迫你做裁判，是你自己选择了它。不管你出于怎样的动机，你都有义务遵守职业规则——公平执法。你不能公平执法，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你逃脱惩罚。

中国足球没有拿出过任何一项有效措施。如此多的问题拖了这许多年，除了证明足协不想解决还能说明别的吗？只有足协自己知道。

## 56 关于打假球

’97 赛季是中国足坛最热闹的一年，先是决定甲 A 甲 B 扩军，然后是停下联赛打世界杯外围赛，接下去国家队惨败而归，再接下去是联赛重新开战。关于打假球的预告和揭发就在最后一个多月里多起来，新闻界和球迷已经到了气疯的程度，但一切都按人们推断的样子进行，降的降升的升保级的保级，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庆功几家吊丧。乱哄哄把 ’97 赛季推向假戏真作真戏假演的高潮。’97 中国联赛由于扩军变成了假球大汇集，它使中国足坛的形象变得十分丑陋。似乎足球水平并没有提高，而作假的水平却达到了最高境界。

联赛打到后几轮，一年才赢了三场球的八一在最后三场两胜一平，居然拿足了保级分数，真不知道比赛之后八一队的球员为何流泪；松日客场胜了火车头，真想不出松日老板为什么会拥抱火车头的主教练张贵来；也不知道宏远输给海牛之后队员为什么笑得出来；还不知道余东风为什么骂严德俊“真不要脸”。

虽然谁都看出是假球，但没法子弄到证据，谁也只能干生气。我如果说八一和寰岛和万达打假球，如果说宏远和青岛打假球，如果说太阳神和全兴打假球，说海狮和平安、松日和火车头打假球，人家要我拿证据我到哪里去找，连圈里的人都拿不出来，我一个看球的凭什么能拿得出来？我一直是守法公民，不能干违法的事，于是也只能生气骂娘。

现在新闻界大部分都挺起了腰指责假球，并且进行了有限度的揭发，《球报》《体坛周报》《足球》《体育天地》《羊城体育》都有些义愤填膺。它们发表了大批文章，而且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足协的官员曾经说过：“只要新闻界认为是假球，这场比赛就将被认定为假球。”现在新闻界空前同一认定了，但足协却自食前言，推聋作哑。’95 赛季辽宁面临降组，客战

大连时足协表现出了难得的廉洁公正，派出官员监督，说：“我要是认定假球，两支球队都要降级！”时到‘97赛季，中国足协的廉洁公正突然就没了，大概他们认定真的，假也就真了。跟全国球迷的承诺变成了空头支票，玩了你一场。

足协年年喊打假年年不打假，年年吆喝动真格年年不动真格。

依我的看法，恐怕是足协内部有假，如果真要打假，追来究去，说不准把哪个足协大员揪出来。管事的人自己做贼心虚，当然没胆子出来动真格打假。木已成舟，时间能冲淡一切，明年再说明年，该假的时候还假。如此下去，中国足球恐怕要步东南亚足球的后尘。在东南亚，利用足球的胜负进行赌博已经司空见惯，操纵比赛结果也是家常便饭。如果中国足球这样假下去，迟早会失去球迷的信任，只变成了赌具一种，那就惨了。不知足协是否想到这个责任由谁去承担，估计还是该做官做官，把责任往下一推了事。俗话讲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想打假还得先找到根源，根源就在上边。

从俱乐部和球队的角度去分析，打假球的大部分是那些不上不下，不能降级也不能争三甲的角色。这些球队自己没实力担保不会面临降级，今年保了别人，来年自己遇着麻烦也可以让别人保自己，来而不往非礼也，也算得未雨绸缪，更划算的是可以额外得到一笔黑钱，几十万是小数目，得钱别人还要感激涕零。

打假球越打越有经验越有技巧，想找茬子也很难，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对行贿的俱乐部来说，能花几个钱买个保级是小损失大收获，对升级者来说，更是花得心花怒放。有人称中国甲级联赛为“假级联赛”，一点不虚。这两年的甲级联赛真的越发无耻起来，足球人在暴富的同时，人的精神贫穷得没了裤子，光着屁股丢人还要让人说你穿了新衣。

如果打假球的问题不解决，中国足球的进步就很难，想要在亚洲当强者就更难。因此说中国足球要树立自己的新形象，当务之急根本不是冲击世界杯，而是清洁自己的环境。清除一些光认钱光认权不认理的足坛败类，组建起一个热爱足球事业、凡事为中国足球大计着想、有现代思想有理论头脑的领导机构。

有了这样的机构，许多坏东西包括打假球就失去了靠山。包青天们打假能动真格，足球的健康成长就有了真实的土壤。

## 57 新闻舆论的品质

新闻舆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有时候它甚至比法律更有威慑力。它没有权力使坏人受刑罚，但却可以使他成为过街老鼠；它还可以使某种事物成为一个时代的楷模，比如说“志行风格”“拼搏精神”也都是它的功劳。我的意思是说正因为新闻舆论的了不起，它也才让人恨也让人爱，让人尊敬也让人蔑视。多年以来我对新闻舆论界执很轻蔑的态度，我以为它忘记了新闻舆论最本质的东西：批判精神和舆论监督作用。多年来它只学会了顺情说好话、拍马屁捧臭脚，还有落井下石。作为无冕之王的记



者们，有相当的时间都花在和俱乐部拉关系套交情，虽不像黑哨那样收受许多贿赂，但也从马屁文章中得到一些实惠。这些人和那些给企业家写“英雄传”讨些小钱的作家一样，败坏了这两种神圣职业的形象。一提记者，有尖酸的人就称“老妓”或“名妓”，一提起作家，有刻薄的人就叫“乞丐”。我可能更恶意，但不会幽默，就觉得妓女和乞丐也要比这些人磊落高贵，妓女和乞丐没有可以装腔作势的东西，而“名记”和“作家”却当婊子立牌坊，偷东西喊抓贼，强奸女人说受了引诱。反正这些人使记者和作家的名声形象变得非常下贱，让人从心底里瞧不起。

随着时代一点点进步，新闻界这几年也有了进步，1997年岁尾1998年岁初成了这个进步最显著的一段时间，除了《中国足球报》，几乎所有的专业性报纸都表现出很强的批判精神，地方主义倾向在这段时间里突然被它们抛到一边，全都站在发展中国足球、净化足球环境的同一高度上审视“打假球”“定位说”还有更深层的东西。读者和球迷头一回对新闻界致敬，也对中国足球的健康重新生出了信心。

中国足协几年来一直和新闻界保持着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只是因为我们的新闻界也习惯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观念，对足协的超越职权视为正常。也许是今天它们终于懂得了中国足协还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于是才敢开口讲一些不中听的话。虽然还是有点可怜，但起码分清了责权利，毕竟也是一次了不起的反抗。事实上新闻界也一直想讲真话讲实话，但被体委训几句就吓破了胆，充其量小骂几句，再作几回鬼脸，努力让读者和足协都满意。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成了报纸唯一可以招待读者的手段，偶尔骂几声裁判也是出于地方主义念头。憋得凶了，含沙射影骂几句决策人，中间还不忘掉“一分为二”“一方面另一方面”，整个跟做了贼一样胆战心惊，让人看着就觉着好笑。足协敢拿新闻界出气，是因为早就算准了你是胆小如鼠之辈，得靠足协给你提供消息。

或许是十强赛国家队的空前失误让新闻界气急了，或许是国家队的新闻封锁激活了新闻界的职业意识，或许是多年来的畏首畏尾让新闻界自感丢人现眼，或许是中国足球的现状让新闻界察觉出自己的责任，或许是足坛的不干净让新闻界也感问心有愧，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不管什么原因，新闻界这一回承担起了它的职责。

《球报》《体坛周报》《足球》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足协决策失误的不满，它们或激烈或冷静或嬉笑怒骂或分析说理，发表了一些多年来少见的好文章。《足球》历来是那种不咸不淡的角色，从来都唯足协马首是瞻，这一回出人意料地搞起了“实话实说”，发表的文章有深度有水平有战斗力。我惊讶地想，难道《足球》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办报方针不成？难道《足球》一夜之间就脱胎换骨了不成？我属于那种老派的人，对什么事不愿轻易相信。《足球》多年来一直是看准了风向才行船，这一回也肯定不会例外。说不准这一回中国足协真要动真格整顿，说不准要来一个失街亭斩马谡。《足球》大约是得到了可靠的内部消息，于是才有胆量太岁头上动土。当然，这只是猜测，《足球》在97年末的时刻或许真的承担起神圣使命来，完全是职业良知的驱使，这当然非常好。

说起专业报纸就要先摇头，倒不是九斤老大的遗传，而是我们的报纸实在说不过去。如果说地方主义是受人管制的结果，但远离球迷的根本愿望肯定是个大差错。办报纸并不容易，经济基础是大难题，但如果你的报纸不

能反映球迷的心声，它也就如同一支不争气的球队一样要失去支持。《足球》没有过去那样的发行数量是一个证明，《球迷》更有点半死不活大约只有天津人才买，《足球周报》和万达队的战绩相比，非常不能匹配，更不用说和大连足球的至高地位相称了。大概只有大连球迷自己喜欢。它只是万达的传声筒，而不是一家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新闻机构。按说能到现场观战的人毕竟是少数，专业报纸无疑有广阔的天地有更加众多的读者，但这些报纸的行情并不看好，我以为根本原因还是不敢说真话实话，球迷最讨厌拍马屁说瞎话了。

《球报》和《体坛周报》之所以在球迷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无非是它们有新闻舆论的责任感和良心，无非是在所能允许的范围里讲了几句真话。《中国足球报》作为足协的机关报，本身拥有最好的消息来源也最能让球迷注意，但它在球迷心中的真正威望却比所有地方报纸还低，原因很简单，它只反映足协的声音。虽然编辑们作了许多努力，搞了许多花样，使尽全身解数讨球迷欢心，但依然是不见起色。我买它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所有能见着的体育报纸都要买，《中国足球报》买回来很少看，只是读完了《体坛周报》《球报》和《足球》之后才有可能翻翻，但也未必。

至于《体育参考》《羊城体育》《现代体育报》《足球风》《体育天地》《中国体育报》，最让人讨厌的恐怕是《中国体育报》。不过它的运动休闲还可一读，属于让你修身养性事事宽心才健康的部分。它总是不停地报道伟大功德发表社论试图和《人民日报》一样指导人民的前进方向。

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来说，新闻界担负着重要责任，它不仅反映亿万球迷的心声，更要代表真理说话，不知道我们的无冕之王们是否懂得这样的小道理：凡要成为大记者都不是拍马屁拍出来的，这样的记者是中国不正常的风气养出的“名妓”，迟早要被人们唾弃，只有那些无私无畏为真理而秉笔直言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名记”。如果我们的无冕之王能把职业品质当成自己的工作准绳，就能得到公众的拥护和爱戴，那些邪恶的东西也就真不敢把你怎么样，他们其实都是欺软怕硬且见不得阳光的小丑。

希望 1998 年是中国体育新闻放弃狭隘地方主义的开始，是站在全局高度关照中国足球的开始，是客观、公正和无私无畏的开始。如此，中国足坛的空气得到净化就不是梦想，中国足球人冲击世界杯也同样不是梦想。

拜托了，无冕之王们。

## 58 关于球迷

### 1

我们肯定还能记得发生过的几件事情，青岛海牛和四川全兴与本队球迷发生冲突，甚至动了手；十强赛期间国脚拒绝给球迷签名；辽宁双星主教练在报上发表谈话以导师的口气教训球迷。或许还有更多的事情，但被新闻界掩盖了。球迷是人，球员也是人，谁都免不了发脾气，当然都是可以谅解的。我想说的是球迷和球员、球队、俱乐部的关系，只有搞清这个关系，足

球的发展才是可能的。应该说越是更多地遗留下专业队成分的球队，对球迷的尊重程度就越差，这是旧时代的老习惯培养出来的毛病，只能随着球员职业素质的提高去改正。

延边敖东队的老队员黄庆良回顾‘97 联赛时说：“更要感谢球迷对我们的承认，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说，没有球迷的承认和支持就没有价值。”专业队时期的球员能否有价值取决于上级领导是否承认，球迷承不承认支不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他的饭碗。那时候球迷看球不见得需要花钱，大都是有组织的免费观球，有时候还要发放补贴。职业化改变了这种情况，球迷成了球队和俱乐部的最大买主，他们成了球队的上帝。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关系，不管你怎么想，球迷都天然地成了顾客看客，他们花钱看你的比赛，也有权力对演员和导演对剧场提出批评，如果你拒绝批评，就意味着失去买主。

欧美俱乐部和球员很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因此它对球迷如同对待进了商店的顾客，我们看到拜仁慕尼黑从老板到球员都要不厌其烦地给球迷签名，还要洗印成千上万张球星照片免费赠送。英格兰曼联头号球星坎通纳飞脚水晶宫球迷就要被判有罪，任你多大名气多大贡献也要老老实实伏法，况且是那个球迷先出言污秽辱骂了坎通纳。

这成了一个规则：球迷永远是对的，只因为他们是球队球员俱乐部存在的基础。中国职业球员很难接受这个规则，他们因此总要向这个规则挑战，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现在调整还来得及，因为中国球迷还没能充分了解自己的地位呢。

中国国家队长范志毅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有几句话留给了我相当深刻的印象，准确些说让我震惊。记者问他对沙特比赛射失点球的情况，他详细地回答了当时自己的瞬间慌乱和急切导致了失败，记者又讲了那个球对中国队前途的影响，当然借用了球迷之口，范志毅回答说他并不想射失，但射失了；他很难过，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承担中国队不能出线的责任。我非常同意范志毅的想法，普拉蒂尼、马拉多纳、济科、苏格拉底、坎通纳、罗纳尔多都有射失点球的时候，范志毅射失点球也并不奇怪，他无须为中国队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主场战伊朗时对代伊的犯规，同样正常，戚务生念念不忘那次犯规只能表明这个主教练差劲。让我震惊的是范志毅突然冒出一句话：“那你来踢好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以为自己听错了。于是第二天我看重播，范志毅果然说了，似乎还带着几分笑意。我真的失望之极，我真不希望范志毅会讲这种无知的话，真不希望他能讲出这句市井无赖式的话。但范志毅真就这样讲了。我突然想到从戚务生到其他所有球员都可能这样想并且相互问表达了，这的确非常糟糕，它说明我们在整体上处于一种很愚昧的状态中，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教练和球员还有中国足协听不得批评的内在根源了，他们几乎都有范志毅的这种念头，那就是：我还不比你吗？你试试看？你还不比我呢！

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给中国足球人上一堂职业规范的课。

一个作家写作品总要交给读者，读者可以赞也可以骂，但无论你高兴不高兴，你都不可以说：“你写一个给我看！”很简单的原因，读者的任务和责任不包括和作家比试写作，他们花钱买你的书看你只能感谢，他们有绝对的权力可以评头品足，你可以争论可以辩解，但你不可以让读者和你一样写作品。你们的社会角色不同，这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演员演出之后

也要受到评价，但你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气昏了头说：“你演一个试试！”批评你的如果同样也是演员，你当然可以和他较较劲，但批评你的是一个老太太或者小娃娃，你凭什么让他们去和你在舞台上比试？同样是个社会角色和分工的问题，不同的角色决定了不同的位置，作家与读者，演员与观众，天经地义是后者拥有绝对的批判权力。一个职业球员要求球迷中的批评者“踢一个试试”，很显然弄错了自己的角色。你无论怎样糊涂也不该让一个球迷比你踢得好，恰好这个球迷还是心脏病患者高血压病患者，恰好是一个姑娘或一个作家，那你可就立于不败之地了。但同时，你也就成了人们心目中最没有头脑的人了。一定要记住，没有人去要求范志毅和戚务生做托马斯全旋和金戈尔空翻，也没有人要求王俊生和李传琪去写《家·春·秋》和《安娜·卡列尼娜》，他们只要你做好自己选定的职业范围内的事情，你千万别用自己的专长去比较别人的专短。如此比下去，哪里还有规范可言了，球迷说你踢得臭，你努力踢得不臭，千万别说：“你踢踢看！”都是成年人了，也该懂点人间的事理，不能跟小孩子一样推横车。孩子嘛，到底不是能懂很多道理的小生命，不讲道理有时还会惹人爱怜。大人就没有这个特权，不讲道理只能让人们讨厌。

重复一遍：球迷是主顾，主顾是得罪不得的，消费者的权益正日益受到保护，只是在足球圈子里还没有步入真正的职业轨道，因此说还能让人有耐心等待一阵子。

## 2

接下去就该说到我们自己了，球迷说球迷，属于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大部分球迷看球只是业余爱好，当爱好变成一种职业的时候，就不那么有意思。因此我对专业球迷的辛苦一点都不同情，对一些由球迷变成官员的人还生出某些厌恶。我喜欢那种出于喜欢看球的人，反感由喜欢变成习惯的人，反感为了争当球迷领袖相互争夺球迷的人。

但球迷就是由这些动机不同的人组成，他们无论怎样都是中国足球的基础。

我自从写了几篇球评文章之后，就有机会看见一些有名气的球迷领袖，他们给我的名片几乎无一例外地印刷着“会长”“领袖”的头衔。据说沈阳球迷协会还有常委会，还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反正越来越像党政机关了。我说不出这里边到底包含着什么东西，我只是注意到那些球迷领袖讲话越来越像官员，越来越像某个俱乐部的新闻发言人。我猜球迷对于这些人来说大概真的成了职业，因此我想到职业规范，既然你是会长和领袖，就有责任敬业。敬业的内容肯定和球队俱乐部不同，球迷要展示的东西和球员也不同，如何充分展示这个不同大约就是会长和领袖们所要操心的。

北京的球迷在赛场上有最著名的齐声叫嚷：“傻×”“牛×”，谁都知道前边是骂人，后边是称赞。都是用雌性生殖器当作骂和捧的宾语，骂的不必说，捧的也有些粗俗。北京有腕级写家还对这个“×”进行了论证，结论当然是肯定了。这个人还把这个骂人话改写成中英结合的称呼：“傻B”，你发现一下子高贵起来，高贵得研究生博士似的。但我更觉得这种论证和中西结合有些无耻，比喊叫者更无耻。有关这两个口号的粗俗不需要多讲，稍稍懂点人事的大概都不会把这两个口号当作日常用语。

让我举最现实的例子：你肯定不会听到哪个球迷用“傻×”去批评自

己的父母。这个例子并不过分，你不肯用在自己父母身上，就说明你知道这是很肮脏的字眼，但你却把这个说法堂而皇之地大声喊叫送给踢球的人，而且是你不满意的踢球者。不尊重别人首先就是不尊重自己，首先是你自己把自己降低了品位，因为这个我很瞧不起那些骂“傻×”的北京球迷，更鄙视为这句脏话进行文化论证的作者，我以为这种人更下贱。

当比赛激烈进行时，你听见几千人齐声骂人的时候，真感到不快乐，而骂人的肯定很快乐。这就有点拿别人的痛苦开心，很残忍的行为。北京也有自己的球迷协会和领袖，就有责任和义务让地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皇城人比外省人更高雅。中国人表达兴奋和不满的方式非常多，干吗非要咬住生殖器不放松。北京又有许多女球迷，女球迷里也不乏女权主义者，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也喜欢听见这些叫声，大约是很喜欢，否则每个女球迷都做点工作，男球迷们大约也就能换个口号了。这里边大约也存在着某种潜意识，属于公开合法地搞些性发泄，性发泄对于一些有心理病变的人不一定是性交，拼命叫几回生殖器也就得到了满足，当然，这是很变态的方式，我不相信几千人都有这种病症，但至少叫唤的人都从中获得了足球以外的乐趣。从这个角度讲，北京的这些球迷很让人同情，他们一定是生活在没有爱情的环境之中，爱情不能就用嘴巴色情一下，这是很无奈的选择了。

其实川人的“雄起”仍然不是什么美妙的激励说法，只因为太具地方性而不易为外地人所理解，加上属于较含蓄的方式，人们也没兴趣进行历史考证，这大约是四川方言发展到特定时期的产物。让他们自得其乐去吧，反正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也讨女士的欢心。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接受雄起变得容易，如果川人叫喊“阳痿”恐怕就和京人叫“傻×”一样有麻烦，但四川球迷以赞为主，被赞者总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东北球迷在骂人方面不含蓄，在球场上气急了就骂“操你妈！”

但这种叫喊成不了气候，稀稀落落几乎听不见的，东北球迷最响亮的口号是：“换裁判！”“进一个！”在这方面，大约表现了不同地域的人都有自己的方式，相比较而言，东北和川人的方式比京都的方式要好些。北京的球迷领袖肯定应该向外省学习，你不能一边在报上写倡议书，让人家建立文明赛区，而自家这里却是最不文明赛区。千万不能给首都的美丽涂污，这很重要。

有理由这样讲，和那些嫖娼宿妓的足球业内人士相比，中国球迷的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和那些自以为高贵的球评家“大腕”记者相比，中国球迷的素质还是不错的。记得北京一个拍马屁为本业的记者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说得兴奋，开口就来了一句“傻×”，但他脸不红心不跳照旧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侃足球，照旧批评别人，他那个“傻×”就是批评别人时叫出声来的。球迷们不靠足球吃饭，他们只为足球花钱，他们没有人花国家的钱出国，但却可以节衣缩食为球队千里万里助威。这是一群看得见付出看不见收获的普通人，丢几个塑料瓶子，骂几句人，也的确没什么大不了的。教练球员可以骂人，记者可以骂人，球迷们骂也就骂了。

当然，还是不骂的好，有话好好说。

我还不是一个能抛家舍业的超级球迷，但对中国的球迷始终非常钦佩。我最听不得足球大员和记者们对球迷说三道四，最听不得这些人教育球迷们“理解”中国足球“理解”球员和教练，“理解”中国足协。如果那些人能真正去“理解”球迷，中国足球也不至于弄成今天这副嘴脸。

这就要说到球迷的素质了，我对中国球迷的最大失望不是他们骂人丢矿泉水瓶子。我的失望是中国球迷为什么不愤怒。中国足协成了暴发户之后仍旧没能改变中国足球落后的现实，输了球还要教训别人头脑发热，中国球迷为什么不愤怒？球员摆出上帝的面孔连名都不愿签，中国球迷为什么不愤怒？比赛输得丑陋，球迷还说爱你，为什么不愤怒？这是豁达还是麻木？是麻木还是愚蠢？球迷们光知道哭，光知道下跪磕头，光知道冬天里光膀子，光知道唱国歌摇国旗，光知道同情宽容理解和花钱，就是不知道愤怒。我说球迷的素质低下，说到底不是因为这些人是文化是不是会讲英文，只因为他们不会愤怒。一个不会不懂如何表达愤怒的球迷群体是很难让那些祸害中国足球的人害怕的，也很难让那些敢说话敢愤怒的足球人有依靠的。中国足球界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敢于对球迷指手划脚时不时训斥几句，都是因为中国球迷不愤怒。当我们说中国足球业内人士不敬业时，球迷们的这种逆来顺受更是不敬业了，这样下去，足球在中国同样没希望的。球迷单纯成了看客，不把自己当成足球的主人，只会宠着惯着那帮不争气的孩子，这样的家长肯定是不称职的。

都说中国球迷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未必！

## 59 中国足协的最佳构成

第二次和王健林会面时，我们就曾谈起了职业化开始之后中国足协的许多决策上的随意性和专制性。我并不打算把谈话的内容写进这本书里，我知道那样做会置王健林于很尴尬的境地。前两天中央电视台的“足球之夜”记者采访了王健林，张斌坚持要王健林谈谈足协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王健林很为难，但还是谈了。他的话和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大致相同，我有点替他担心足协官员肯定会很不高兴，会认为他有个人野心。

万达俱乐部从此给自己树立了最可怕对手并不是危言耸听。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对王健林表示敬意，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了，首先在人格上很磊落；更重要的，这个人完全是出于对中国足球现状的忧虑，他肯定比我这个局外人知道更多的内幕，他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应该受到称赞和敬重。我怀疑中国足协的一些官员也会这么想。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就有意查询世界各国足协（或足联）的构成。我注意到其中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退役球员，而这些人只有极个别的才能成为足协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其中绝大部分都做一些细节工作，很难进入最高领导层。向下到各个俱乐部，也只有极个别的退役球员才有可能成为俱乐部主席，比如说拜仁慕尼黑的主席贝肯鲍尔，其他的如鲁梅尼格赫内斯也都是世界级名将，并且有过其他职业经历。在中国，这种类型的球员只有前国脚柳海光显示了一定的经商头脑和管理才能，其他如王宝山、郭亿军等人也还是走中国球员退役后当教练的老路子。

在那些国家足协中，更主要的是一些受过专门教育的管理人才担任重

要职务，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踢过职业足球，有一些人甚至不懂足球，但他们懂得管理，足协在他们手中按普通独立机构进行管理运行。还有一些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有商业头脑，懂得职业足球在商业竞争中的价值，知道如何能使足协在足球运作中获得合法合理的好处。还有科研人员，他们负责和运动科学有关的部门，包括赛制赛程等等一系列事务都是由这些人在科学论证之后提出方案。

在上述人员中，退役明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球迷心中的威望及在世界足坛中的影响得以委任，更主要的是出于某种“形象”策略。真正的领导者是此外的那些人。

中国足协多年来一直属于政府机构，它的人员由建立过功绩的退役球员组成，当然相当一部分也是行政干部，他们出于不同原因被指派到这个岗位上。因为都是国家干部，所以只负责完成上级的指示性任务就是称职的。严格他说，这些人还不是职业化的足协所需要的人才，他们对职业化的足协还按行政干部的思路进行管理，由于是国家干部，就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至于足球运动、球迷、球员、俱乐部，这些人还不知道该怎样负责。

例如戚务生兵败之后最多的话是：“我是有组织的人。”“我该负什么责任由组织决定。”“我的将来由组织安排。”王俊生的检讨首先要强调的是：对不起国家体委党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球迷这个最主要的部分放在“组织”身后，只能说明他们仍旧把足协这个机构当成政府机构，头脑中还没有职业化的概念。

而真实的情况是：中国足协官员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干部，如果还是国家干部，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足协官员早就该列入中央纪委立案侦查的范围了。足协官员在有利可图时就不按“国家干部”的标准做事，遇到责任时就成了“国家干部”，只能说这些人既不符合正统的国家干部标准，也不符合职业化之后的领导标准，是一些利用转轨初期的漏洞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足球的发展起不到明智的领导作用。

既然足球作为体育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既然是由行政管理型转向市场经营管理型，什么样素质的人员组成新的足协决策层就不难规范了。我们的人都不是帝国主义代表，我们只借鉴欧洲足球的管理模式，那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在中国体育项目中产生飞跃的游泳，它们从教练到管理人员，大都是一些有学识的人，足协在这方面不仅不如游泳也不如乒协和排协。如果中国足球要改变形象，首先要足协改变形象，这个形象的改变可不是会讲几句洋文就行，还必须懂市场经营，懂企业管理规律，懂世界足球的潮流，懂得科学训练和科学比赛……现有的足协决策机构很显然都不符合这些要求，从上到下大家可以叫出名字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踢球退伍者，有一些还踢得稀臭。他们都是懂足球的人，但这个“懂”只是懂他们踢过的足球，都是经验主义类型的“懂”，指导现代职业足球要么力不从心，要么不懂装懂，要么不懂也不许别人懂。至于说到现代方式的管理运作，更是东一头西一头顾头顾不了腩，顾腩顾不了头。此前我列举的一些荒唐事例，都是由于他们不能掌握现代足球不能掌握科学管理手段造成的，并不是他们存心要把事情搞坏。这些人当然并非百无一能，他们还是肯做工作的，但只能在别人明智的指导下才能做得好些。

职业化意味着淘汰许多旧东西，而淘汰不合潮流、无法适应现代足球

发展规律的旧派管理者则更是当务之急。既然我们的社会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国家体委就有责任把这个优越性显示出来，完全可以利用体委的权威组成一个专门的考核班子，这个班子应该从下至上最大限度地征求意见，选举出一个有多种人员构成的职能性很强专业性更强的新足协。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球队的主帅最重要，一个国家的足球足协也同样重要，有了一个才华出众的决策机构，中国足协就不会在战略上犯更大的错误，中国足球的成长也就会趋于健康。

大约还是王俊生更聪明，他可以用“社会制度”去否定换帅的呼声；换足协肯定也不是我呼吁了就能起什么作用。虽然我确信和我一样观念的人在球迷中在足球界内部都占绝对多数，但真正要改组足协还需要国家体委下决心，具体地说，要看袁伟民有没有这个决心，更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和魄力。

这大约也是“中国国情”吧。

## 60 结束篇关于梦想

我最终决定放弃对万达的采访，这使我感到非常轻松。当这本书放弃解剖一个球队和一个俱乐部的企图时，我觉得突然间就进入了很自由的空间。其实吸引我深意万达的最好理由是大连离我的居住城市十分近，我的经费大约只够跑十趟大连。但我的优势是有将近二十年的看球历史，记住了许多有趣的东西，还有一大堆汉语足球报纸，还有我看球之后的情绪和想法……所有这些东西部可以帮助我比较周全地看中国足球，而大连万达，怎么讲也只是一大堆球队中的一个，没什么特别。

就在我累得对写书失去了兴致时，也终于差不多完成了。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但接下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让这本书结束。凡干这种事总要有个后记什么的，但我从来没写过后记，它对我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文体。我想了又想，还是不知道怎样去说这些话。也就是在这时候，'97 中国足协杯赛在北京开战了。

这是 1997 年 12 月 28 日下午，我一个人在家，上午刚刚写完了一支球队，也是最后一支我认为值得一说的球队。我累极了。我还不能休息，下午还有一场球要看，这是 1997 年最后一场比赛了。我很想知道谁能获胜。其实我早就有预感，当金志扬抽着了主场时，我就估计到申花凶多吉少。京沪之争从来都是球场大火并，不分胜负的场次十分少见，更何况足协杯一场定输赢。我对足协杯决赛的场地选择方式非常讨厌，中国有那么多城市，完全有条件选择一个第三城市。想当初泰山和申花争夺足协杯就不在上海也不在济南：大家有相对公平的环境，主客场的利益和压力也就减低到最小程度，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这种方式。北京 '96 赛季在主场胜了泰山拿到了足协杯，日本裁判表现得很不错，对主队也没有明显的偏袒，使比赛在激烈和高速度中进行。1997 年又请了韩国裁判，我觉得韩国裁判的水平并不高，而且职业道德水准也让人怀疑。大家都记得 '98 世界杯外围赛十强决战中国队主



场出战伊朗时就是韩国裁判，这个裁判对主队的宽松对客队的苛刻在上半场表现得非常明显，或许是中场休息时受了警告，下半场对中国队又有些严厉过了头。如果伊朗不是最后反败为胜，古汉说不准要把裁判杀了。但愿今天这个主裁判和助理裁判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演出一场精彩漂亮的岁末决战。

我非常怀疑，韩国职业足球联盟从‘97赛季开始启用了外籍裁判，‘98赛季决定继续聘请外籍裁判，原因是韩国裁判在执法中经常吹黑哨。韩国职业足球联盟在‘97赛季请了47岁的捷克人查尔斯、45岁的捷克人乔治。韩国人每个赛季要花许多钱，补助费每个月4800美元，还不算司机、高级轿车和住房的开销。韩国职业足球联盟认为：“为了使比赛更顺利、公正地竞争下去，请外籍裁判来执法是很必要的。”我不知道中国足协怎么想，为什么要请韩国人自己都不信任的裁判来中国给土裁判当导师。

从电视屏幕上，北京工人体育场几乎爆满，电视里传出了只属于北京球迷的声浪，但申花队表现得很平静，他们的传切配合相当流畅，北京球员有些跟不上节奏。这场比赛北京队把在中场有很强调度能力的邓乐军放在了右边卫的位置上。邓乐军很显然有些无所适从。

比赛进行到4分钟多一点的时候，上海申花前场逼抢使邓乐军有些慌乱，他头球回敲传给守门员姚健，而姚健这时候正冲出了禁区，皮球从姚健身边窜向球门，姚健返身后跃，但没能挡住皮球，皮球慢悠悠滚进了球门。这个打击来得非常突然，国安球迷一下子安静起来。

邓乐军在此后的比赛中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远远没有申花的吴承瑛表现得富有进攻性，他多半在后场想法子阻止吴承瑛。直到下半时国安领先之后，邓乐军才开始有了起色，并且形成了几次右路助攻。邓乐军的面孔一直很紧张很沮丧，他肯定责备自己回传造成的失分。其实这个球并不能全怪他，在那种情况下回传无可指责，只是和守门员没有形成默契，姚健表现得有些着急，他不该在那种情况下出击。

意外进球之后，申花的打法没有改变，依然凭籍对中场的控制对国安施加更大的压力。

30多分钟过去了，国安还没能从意外失球中缓过神来，一直被动。

第38分30秒的时候，国安队的一次中距离传球，申花队球员集体造越位，在禁区里丢下了三个绿色身影。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主裁判也没有吹哨。申花球员连忙返回禁区封堵，国安射门，被干扰了一下，卡西亚诺再射，进了。

没有人认为这个人球有效，北京台的解说员宋建生也怀疑这个球是否越位了。但主裁判的手指向了中圈，这时候国安队员才醒过来相互拥抱庆祝，并不那么狂喜激动。申花球员不服，和裁判争辩，但没有被接受。比赛中断了一会，再次开球。宋建生说等一会让我们看看慢镜头，但等了好一会，重放的慢镜头却无法证实越位或不越位。导演把传球者和接球者隔出了画面，你无法判断；导演只播了纵向慢放，而且也是传接分离的画面，无法判断；还有刚刚要出现全景就转换成了现时的比赛。宋建生有点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申花球员认为这个球越位，从电视中也看不太清楚。应该说宋建生的确是很好的评论员，他的地方主义倾向非常少，比起万达比赛时大连台的那个解说员要强出一百倍。在这种时候，宋建生不说话就已经相当让人敬佩了。

申花球员冲向助理裁判，范志毅连忙跑上去推开队友，他肯定是担心

自己的队员会因此吃黄牌；和万达比赛时，范志毅就吃了一张红牌，应该说那场比赛王燕春的执法糟糕透顶，范志毅得红牌虽说是自找的，但一张黄牌其实也就足够了。

我想起申花在国安主场 1：9 惨败的情形，那场比赛国安打进的头几个球中有三个是很容易判断的越位球，但没有判罚，申花球员失去了信心，气势一跌到底。我担心今天这个判罚也会使申花球员失控，申花球员毕竟同样想赢这场球，安杰依也想赢，但我认为金志扬更想赢。国家队主教练的位子空着，迟尚斌、徐根宝是他国内同行中最有实力的对手，金志扬想在北京终结万达不败神话，但没有成功。如果万达那场球有点运气，皮球不是老射在国安的门框和立柱上，国安就死定了。即便这样，金志扬也没忘了说自己的成功：“如果比赛都这么打，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了。”主场胜了敖东，还说：“如果比赛都这么打，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了。”这是很少见的把自己指挥的几乎每场比赛都和中国足球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人，足见他的责任感，但味道不对的是比赛必须像他指挥的这样打，中国足球才有希望。我猜今天这场比赛不论输赢，金志扬都会说：“比赛这么打，中国足球才有希望。”我的看法相反，这么打，中国足球才没希望。

你凭着外国裁判的不公平执法进球，和中国足球的希望有什么关系，只能使中国足球更没希望。

其实在这个越位入球之前，韩国裁判就有点不对劲，他的判罚尺度松得过分了，申花球员被踢得人仰马翻，惹得祁宏在身后飞铲谢朝阳报复，但裁判装作看不见，我以为这家伙有点心虚。

谢朝阳在这场球表现得很粗野，但一直没有受到警告。

比赛开始前，解说员跟全国球迷炫耀这次转播的水平之高已经达到“国际级”，六个机位可以从六个不同角度和方位看到比赛，但这个越位球却不见六个机位了。这是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联合转播，不知道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转播一下慢放镜头。我记得黄健翔在转播“德甲”时不停地称赞德国电视工作人员的职业品质，主要是他们对是否犯规、是否越位的慢镜播放，各个角度播放。好不容易我们也有了证实自己职业品质的条件和机会，偏偏让六个机位不发挥作用。后来我想到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很认真地希望我能写文章批评各地方专业报纸的地方主义，他还认为地方主义对足球的健康不利。接下来我注意到很多住在北京的记者都有意无意中站在国安的立场上说话。包括《足球之夜》，一说到国安和金志扬就不由自主地多说几句好话，不管是不是值得赞美也要赞美。我甚至觉得中央电视台是北京国安的半个球迷，至少是偏爱吧，我只是感觉。

但‘97 足协杯的这次转播真让我非常失望，中央电视台失去了它的客观性公正性，还显示出自己正在干自己所批判的那些事情，当晚的《体育新闻》还说：“对裁判和申花球员都差之毫厘的入球。”这种玩弄辞藻的勾当让人恶心。第 38 分钟的那个人球绝对不是差之毫厘，只要不洗掉录像带，它肯定能表明是一次明显的错判（，而且只能是故意错判，否则如此明显的越位你无法解释了。

国安赚了个球之后，球迷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又开始震耳欲聋地喊叫，上半时结束了，下半时又开始了，球迷们叫得更响了，国安的气势也打出来了。但申花的表现仍旧很出色，申思和范志毅尤其出色。范志毅的伤肯定很重，但他依旧勇猛异常。安杰依不想熬时间，他想 90 分钟解决战斗，

他先后用完了三个替补名额。金志扬换上了南方，这是金志扬唯一成功的地方，下半时进行到 37 分半的时候，国安抓住申花全线进攻的空档，左路突袭传中，安德列斯射门，被瓦列里挡出，南方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踢进了致胜一球。

国安球迷看见了胜利的光亮，不骂“傻×”，开始喊“牛×”。

孙正平在比赛中一直喋喋不休说套话，不懂装懂地评价申花的。“抢逼围”，这个人根本不知道申花现在的打法根本和“抢逼围”没有关系，只是知道前两年徐根宝“抢逼围”，于是就继续叨咕“抢逼围”，烦得我时不时消音看静音画面。如果没有宋建生的解说，这场比赛就更加倒胃口了。

比赛结束了，我很想看看金志扬会有怎样的表演。电视台很善解人意，播放了赛后乱哄哄的场面。金志扬冲破记者的围追堵截，和他的球员逐一拥抱，这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感情，金志扬也不容易。在金州会议上他讲了很多蠢话，使他的价码在球迷心目中大跌。终结万达不成，还自吹自擂了一番，更让球迷不舒服，大家都免不了这样想，国家队败成那副德性，你作为中国教练有什么可吹的、迟尚斌就很得体，提前夺了冠军他也没有得意忘形，先是认为作为教练组成员也有责任，然后表达了对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愿望。这是一种很正常很有风度的表现，任何吹牛都会使中国教练越发浅薄。

金志扬还是对记者讲了话，他的话很让人吃惊也让人佩服，这是职业联赛以来第一个在赛后自我吹嘘的人，他又争到了第一：“我的用兵是成功的！”“我的用人是绝对正确的！”

我用邓乐军打右后卫太正确了！既加强了右路助攻，也限制了对方 4 号吴承瑛的左路助攻。

赛前我强调打对方两肋，这场球我们的边路突破造成的威胁，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大概是为了证明裁判没有帮忙，金志扬急头败脸地说：“我们怎么看都应该取胜！”

无论是进攻和射门，我们都占绝对优势！如果机会再把握好一点，我们不是 2：1，至少要进三四个球！”最后金志扬挑战般他讲：“这场比赛的胜利证明了我用兵是正确的！”其实他在这场比赛的败笔是限制了邓乐军而不是限制了吴承瑛，看了比赛的人都注意到邓乐军攻进了自家一个球，然后大部分时间无所作为，但我确信那些捧自脚的人会把这个败笔说成是金志扬用兵赛诸葛。

金志扬做事太过着急了，其实这一场比赛的胜负并不能证明一个教练的全部学识。想当初 1：9 输掉比赛的安杰依也没有因此被人怀疑过他的水平，而能把申花调教成中国足坛最有现代足球风范的安杰依才真正显示了能力；把一支球员水准最低的球队带到第四名的崔殷泽虽然输给了国安，但崔殷泽的能力没人能怀疑，只胜了这么几场尚需解答疑问的球就吹成这般模样，跟孔明孙武似的，难免叫人觉得不成大器。况且，足协杯毕竟只是足协杯，总不会比联赛冠军杯更重；联赛第三总不会比联赛第二更了不起。我担心金志扬这样子要自己把自己卖了，自己把自己贬了值。

在中国‘97 赛季的最后一场角逐中，还看不出这么打中国足球就有希望；我看到的恰恰是‘97 赛季最后一次有失公允的比赛，它使‘98 赛季尚未开始就带上了很阴暗的东西。

真糟糕。

歇了一天之后，又想了许多，觉得说起中国足球就有说不完的话，更

觉得说什么都不着边际，还觉得说了等于没说，安慰自己的唯一理由是，作为一个球迷，看球是为了自己，说球是表达自己，千万不要把自己打扮成爱国主义战士和民族英雄。爱国和英雄的方式多种多样，当球迷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更不是值得称赞的，不是有模范教师吗？不是有孔繁森吗，不是有边防战士和消防队员吗？不是有筑路工人和清洁女工吗？应该说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比球迷这种职业更加值得效仿——如果球迷也是职业的话。

我不想把看球和追随国家队追随俱乐部队当成职业，我知道那样干我就没饭吃，更要命的是家人也没饭吃。我已经注意到那些职业球迷的生意都不错，没生意的至少吃穿有人供养，因此我认为这种爱国主义是有前提的。我们的球员爱国主义同样有前提，那就是他们拿很多钱，多得我这种人想都想不出，因此我不指望球员能爱国主义，我只希望他们能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挣到的那些钱。这就如同我对自己很满意一样，我知道自己的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花钱买这本书去读的人，最简单讲对得起一个作家的职业——如果作家也是一种职业的话。

说到中国足球，就简单了，如果每一个业内人士都能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奖金，也就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荣誉，最终也就对得起花钱养你的球迷。至于中国足球能不能冲进世界杯，那并不是想了做了就肯定能够实现的。每个国家都在发展，世界足球都在寻求进步，足球的水平越来越接近。应该认定在水平接近的情况下成功和失败都是正常的，应该认定偶然因素将越来越起重大作用。必然性变得小了，足球的悲喜交加也就越发突出起来，足球运动的残酷性和它无穷的魅力也就越来越让人激动和不能割舍了。中国足球人和中国球迷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努力就是心怀梦想，梦想的大小将决定努力的程度和失望的程度，但不管怎样，夺得世界杯将一天天真正演变成人们的梦想——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包含在这个梦想中。这是很好的生活。

我至今还能记得读过的一本书《饭店大王希尔顿》。这本书写了希尔顿的一生。我已经忘记他怎样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的十大富翁之一了，我只能记得这样一部分述说：希尔顿晚年时带着后辈重游故地，大概是现在的赌城拉斯韦加斯一带。希尔顿对后人的不思进取很担忧，他希望能通过这次旅行使儿孙们有所收益。此前希尔顿一直教育儿孙，他告诉孩子，他们的祖父老希尔顿认为工作能改变人的一切弱点，如果有人问老家伙怎样改造一个罪犯，老头说：“给他一份工作。”

希尔顿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导，努力工作，努力发展。

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每当希尔顿遇到麻烦时，就会说：“祈祷。”

希尔顿就祈祷并且真的安静下来还重新振作。

希尔顿把这些事讲给孩子们听，告诉他们：“一个人要想成功，只要你肯努力工作和祈祷。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于是成功了。”

他的孩子终于反问了，他们说很多穷人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但他们仍然穷。很多人是最虔诚的教徒，他们每天都祈祷，但他们依旧穷苦。怎么解释？

希尔顿被问住了，他开始发现自己的格言“工作和祈祷”的确不那么有说服力，肯定缺少了什么更重要的东西，而恰恰是这种东西才是导致他成功的关键。但希尔顿一直找不出这种东西是什么在哪里，这一次他故地重游其实也是想找着这种东西。

希尔顿有自己的私人直升飞机，直升飞机把他载到那块他曾经当过饭店侍者的地方，他发现几十年后这里一切都面目全非，那个荒凉的拉斯韦加斯如今灯火辉煌大厦林立，他已经找不着那幢破旧的旅馆和饭店了。

希尔顿伫立无语，他突然觉得自己激动起来，他认定自己找着了那个东西，他脱口而出：“你必须心怀梦想！”希尔顿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他把一切都想起来了，他想到：一个人不仅仅要靠努力工作，不仅仅要祈祷，他还必须心怀梦想。只有心怀梦想，工作和祈祷才变得具有意义。

这本书很厚，但我只记住了这一小部分。我想已经足够了，我回顾自己的生活，知道希尔顿的“你必须心怀梦想”的确是人的生活动力。每个人的梦想不同，也就决定了他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程度不同，也会决定他能否成功。至于祈祷，我们中国人尚没有那种宗教氛围，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寻求精神的安静和支持。

好了，就说到这吧。在我的诉说完结的时候，用希尔顿先生的话与中国足球人和球迷们共勉：你必须心怀梦想……1997年12月30日沈阳

全书完

